



紅岩

(六) 揭破阴谋

红岩

(六) 揭破阴谋

原著 罗广斌 杨益言

改编 可蒙

绘画 韩和平 罗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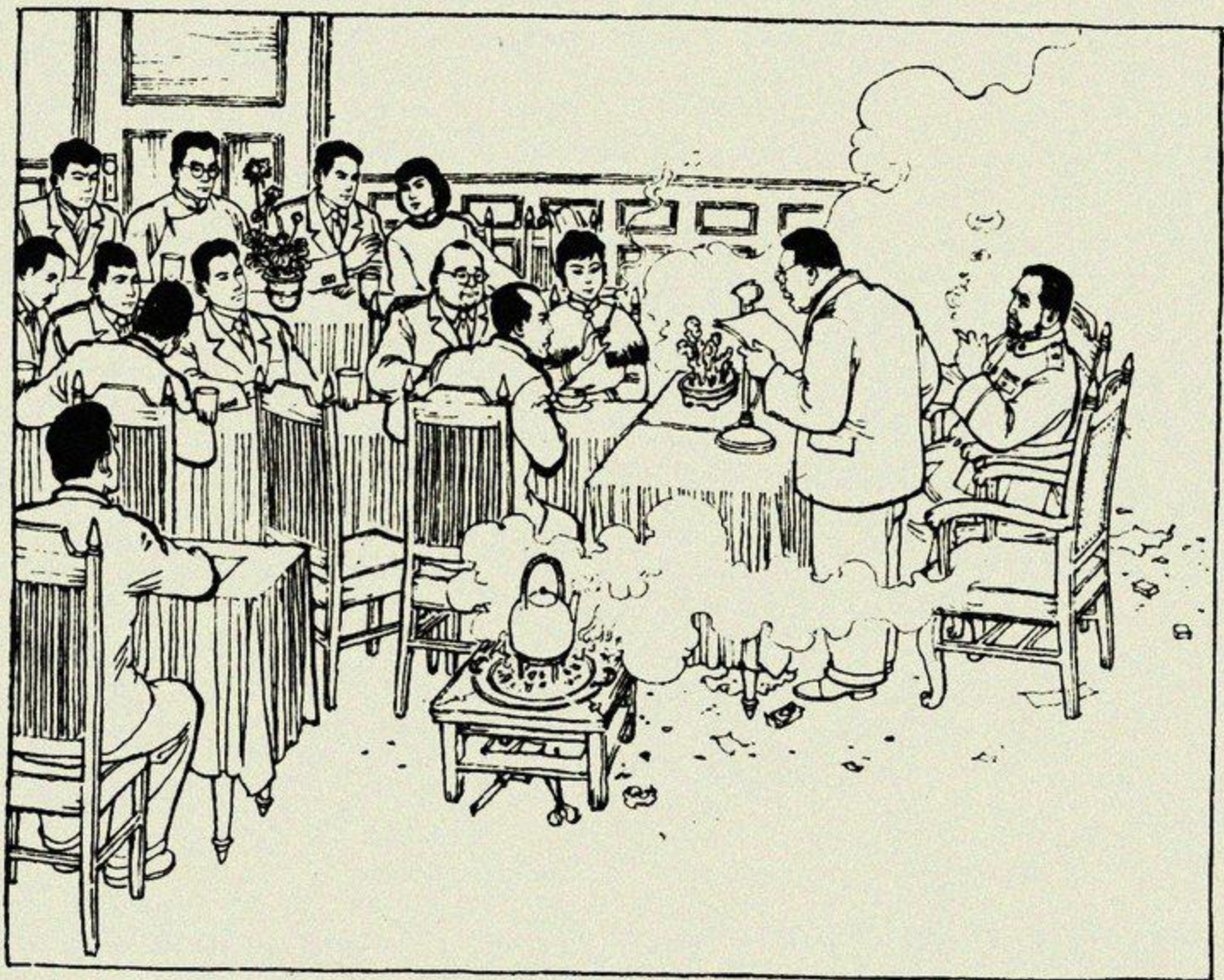
金奎 顾炳鑫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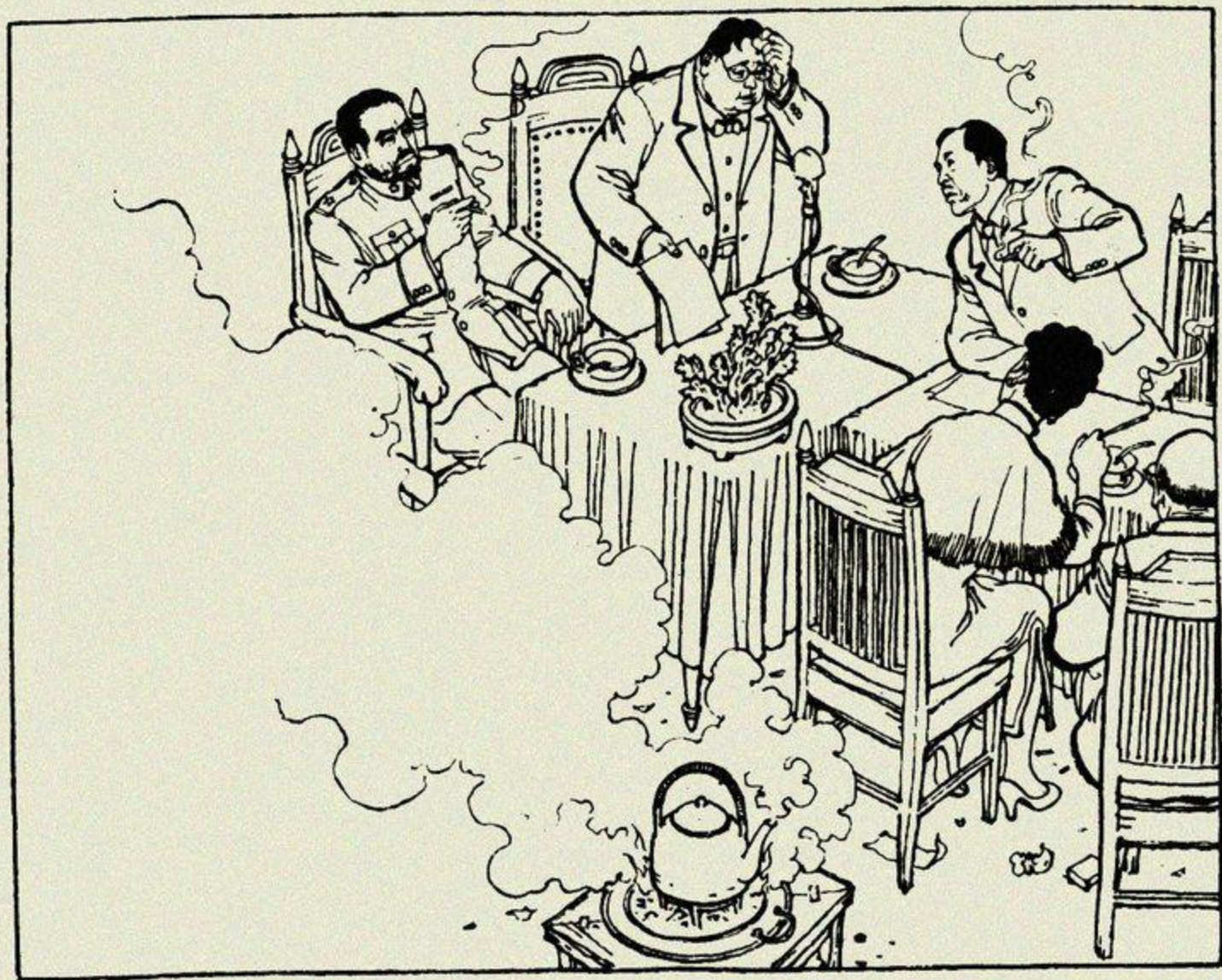
【内容提要】 一九四七年春，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包围了我驻重庆办事处，我办事处人员被迫撤回延安。但党的工作永不停止，我重庆地下党组织根据上级指示，出版《挺进报》，开展工运、学运，积极配合武装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敌人。

敌人惊惧万分，派出大批鹰犬，收买叛徒，妄图破获我地下党领导机关。由于甫志高的叛变和出卖，我地下人员许云峰、江姐、成岗等人被捕。他们经受敌人的严刑审讯，宁死不屈。沉着、勇敢地粉碎了敌人种种阴谋，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党的机密。这套连环画就是描绘他们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和无比豪迈的英雄气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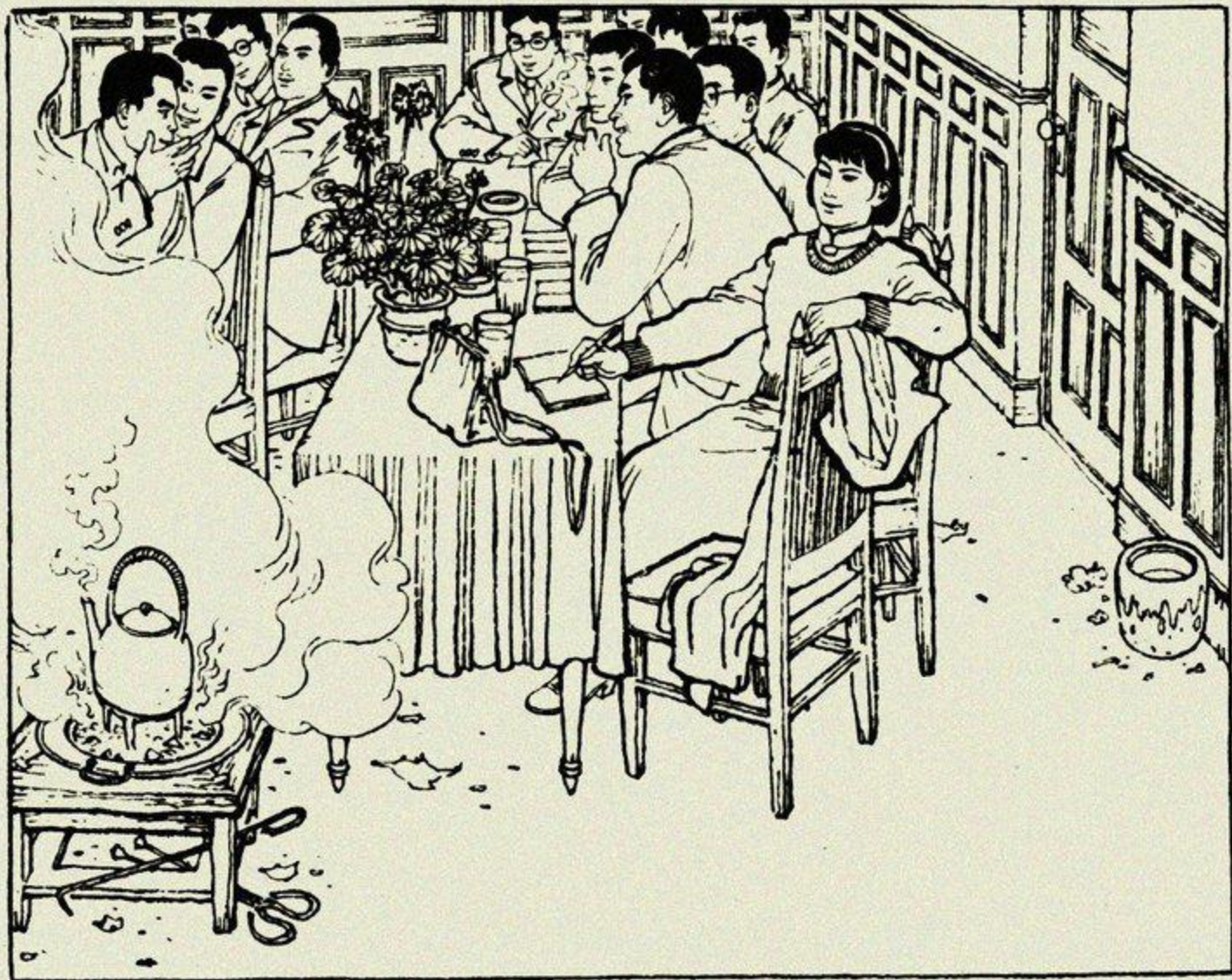
全书共分八册。第六册《揭破阴谋》：敌人假释刘思扬以后，即派特务冒充我地下人员，前去软骗硬逼，企图从狱中党组织的线索，进而破获地下党组织。幸得地下党指示，刘思扬及时识破了敌人阴谋。敌人又妄想从胡浩身上打破缺口，追查狱中党组织；齐晓轩深思熟虑，机智地救护了胡浩，反把敌人置于极为狼狈的境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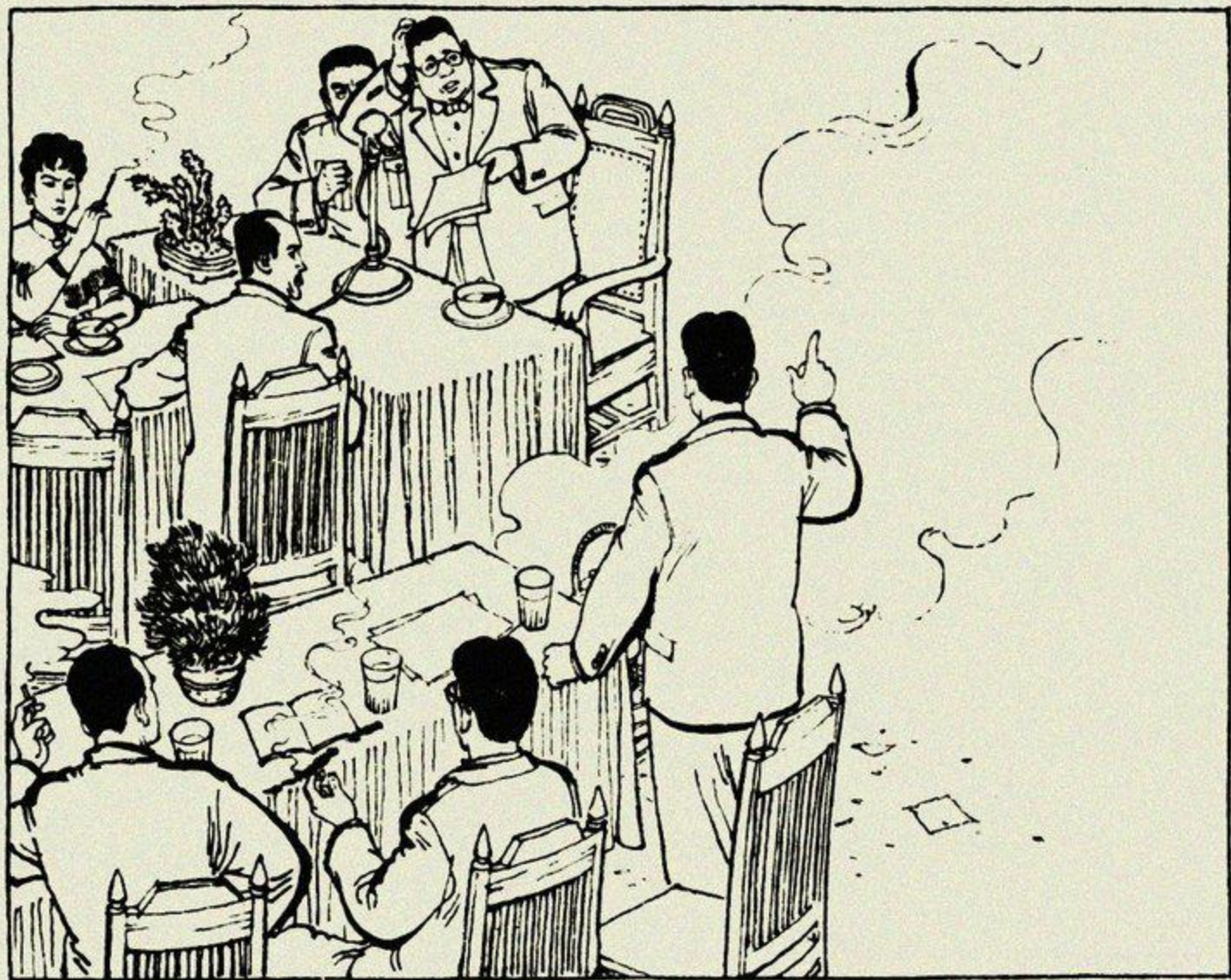
(1) 在“和谈”声中,徐鹏飞和新闻处长主持召开了“西南长官公署”记者招待会。新闻处长对着讲稿念着:“政府本不应在对日作战之后,再继以剿匪之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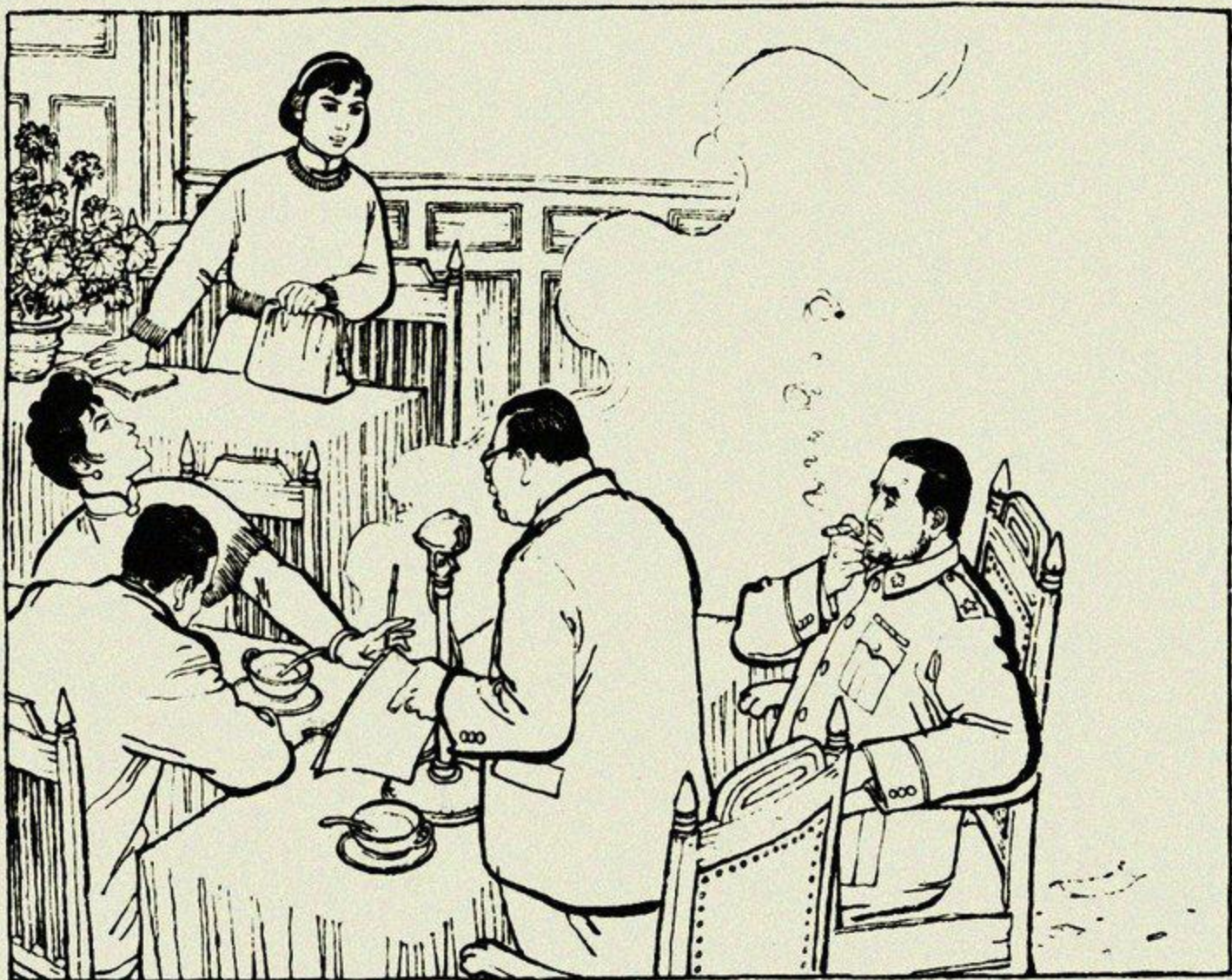
(2) 中央日报记者从旁提醒说：“剿匪？处长，现在是和谈期间。”新闻处长急忙说：“对，对！兄弟刚才口误，今后请各报将‘剿匪’之类完全废除，一律改称‘内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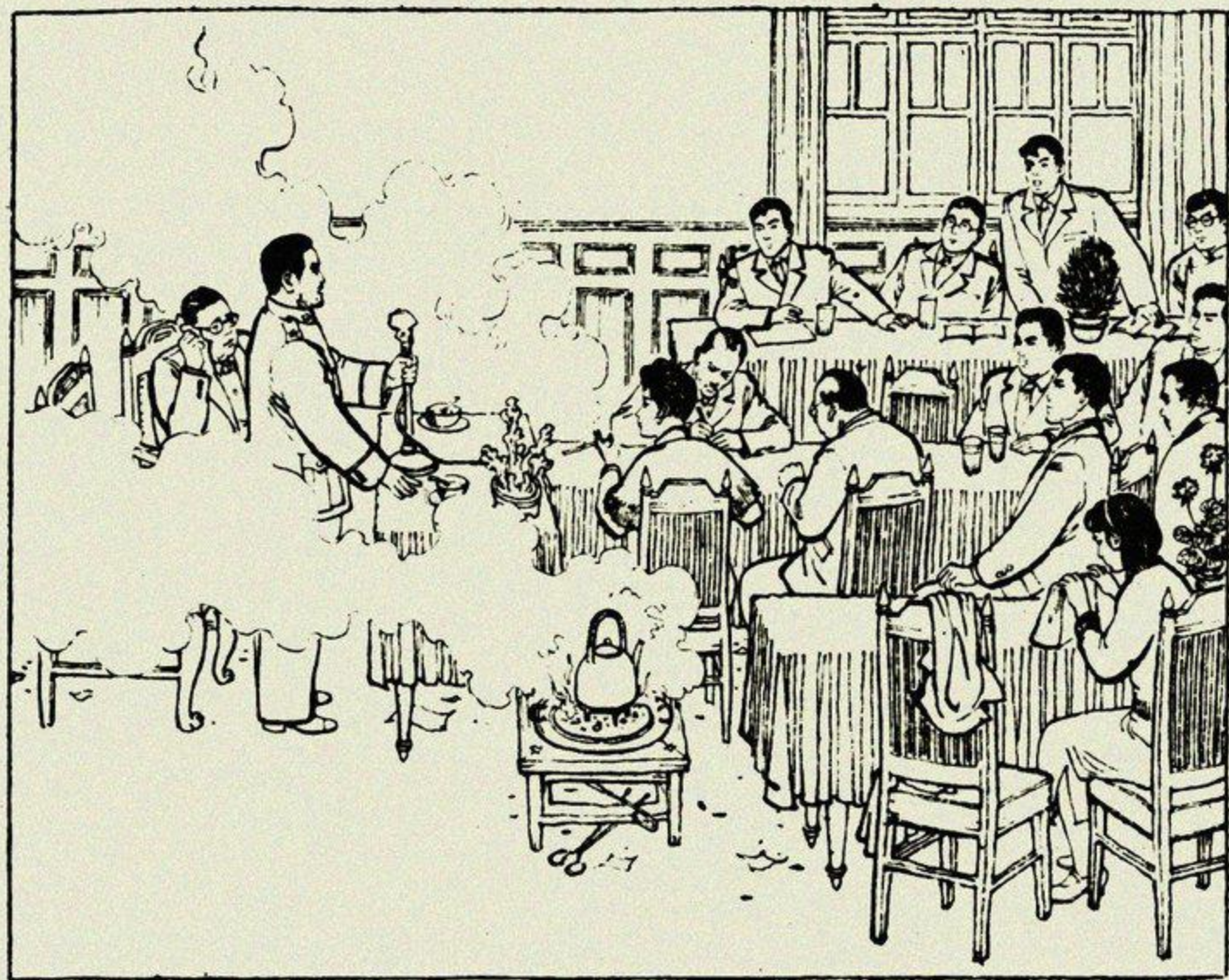
(3) 记者群中有个年轻姑娘，那是成瑶，她现在化名陈静，作为蜀光日报记者出席招待会。她听了新闻处长的解释，笑出声来，大厅里也掀起一阵窃笑之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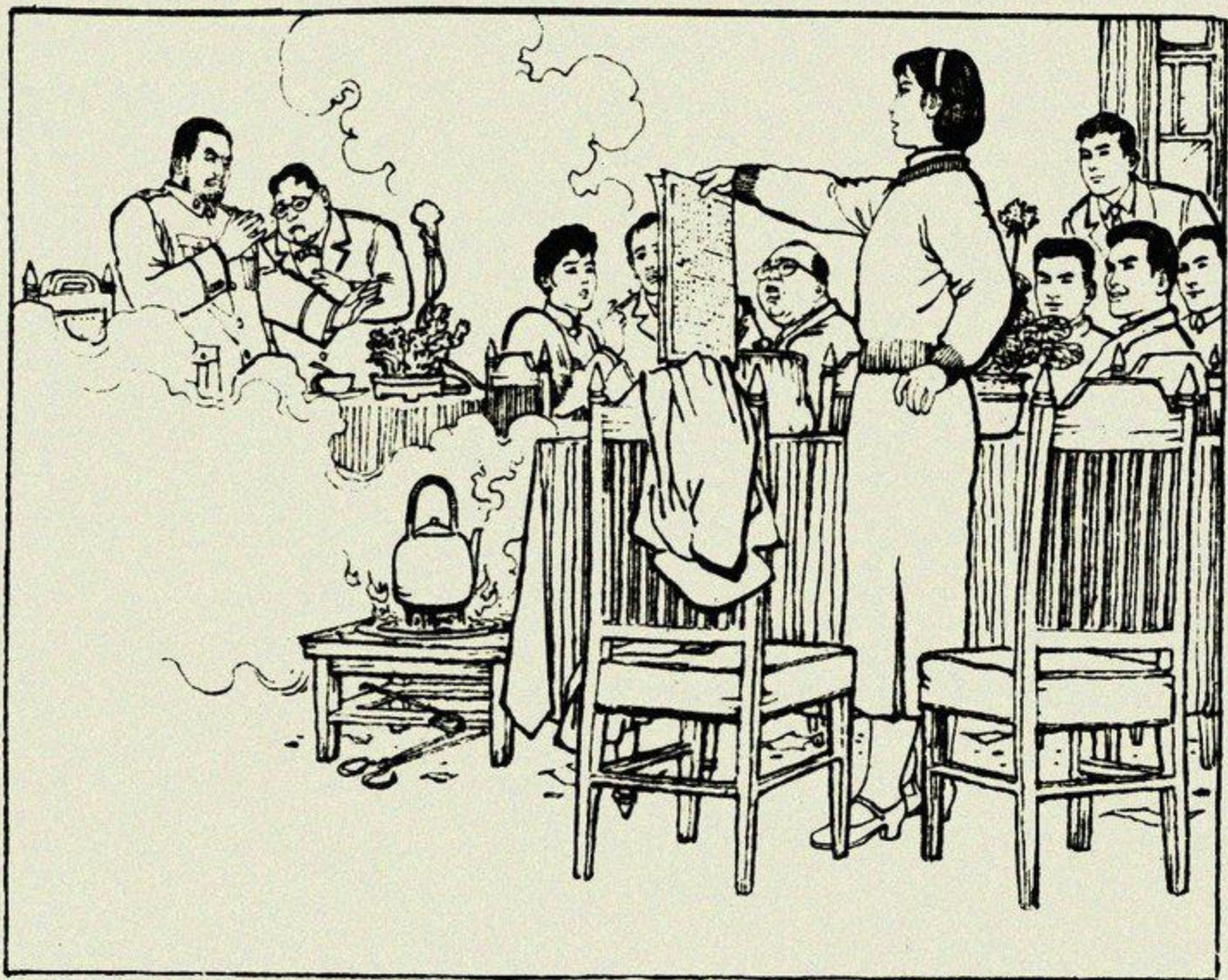
(4) 有位记者问道：“据报导，中共发言人指出，政府行动都得到美国支持，求和是虚伪的，这如何理解？”新闻处长道：“政府行动有自由，如何理解，各位记者也有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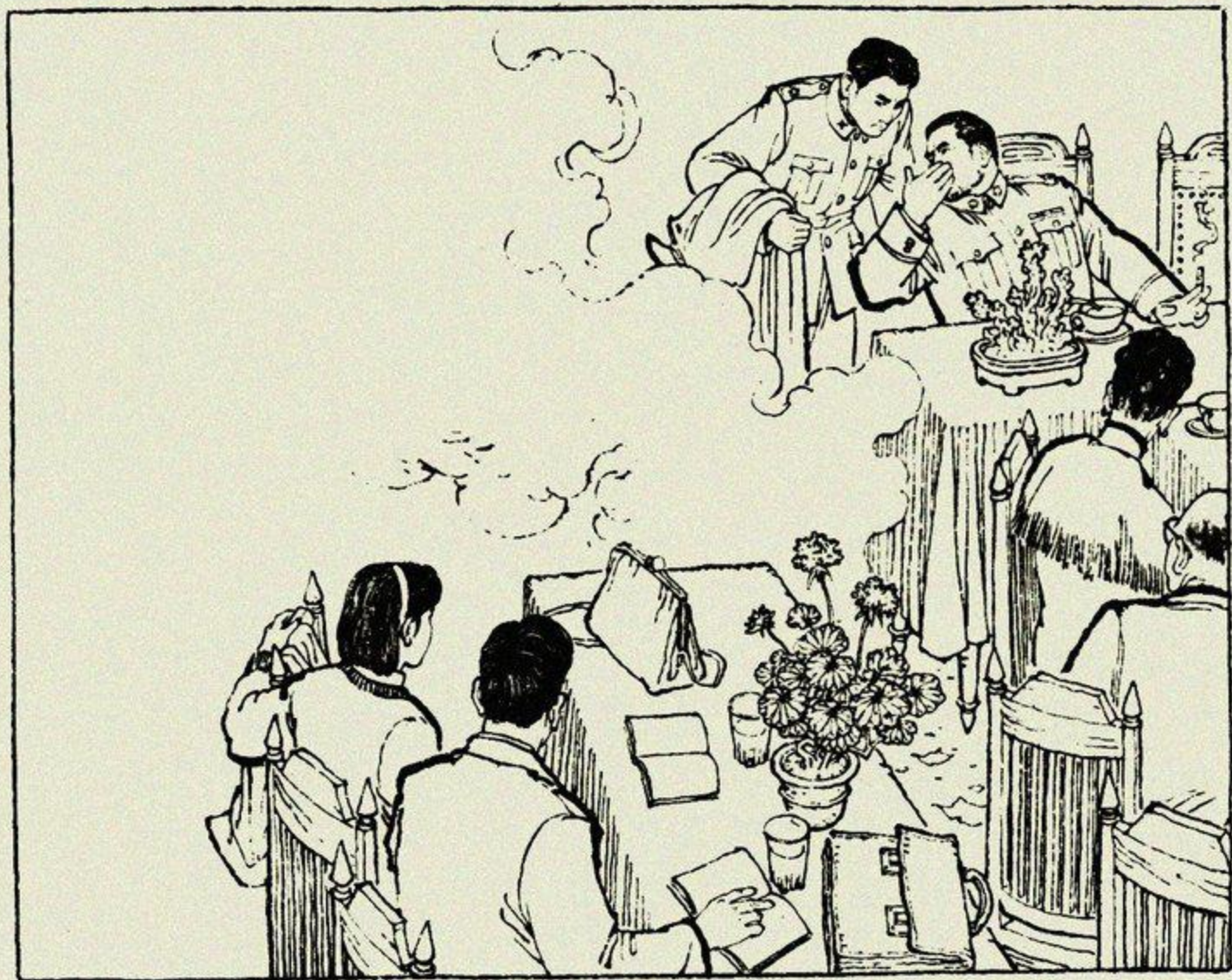
(5) 成瑶追问：“既然记者有理解的自由，各报发表消息和评论，是否也有完全的自由？”会场上响起掌声和笑声。新闻处长支吾着说：“这个问题我们正在草拟详细规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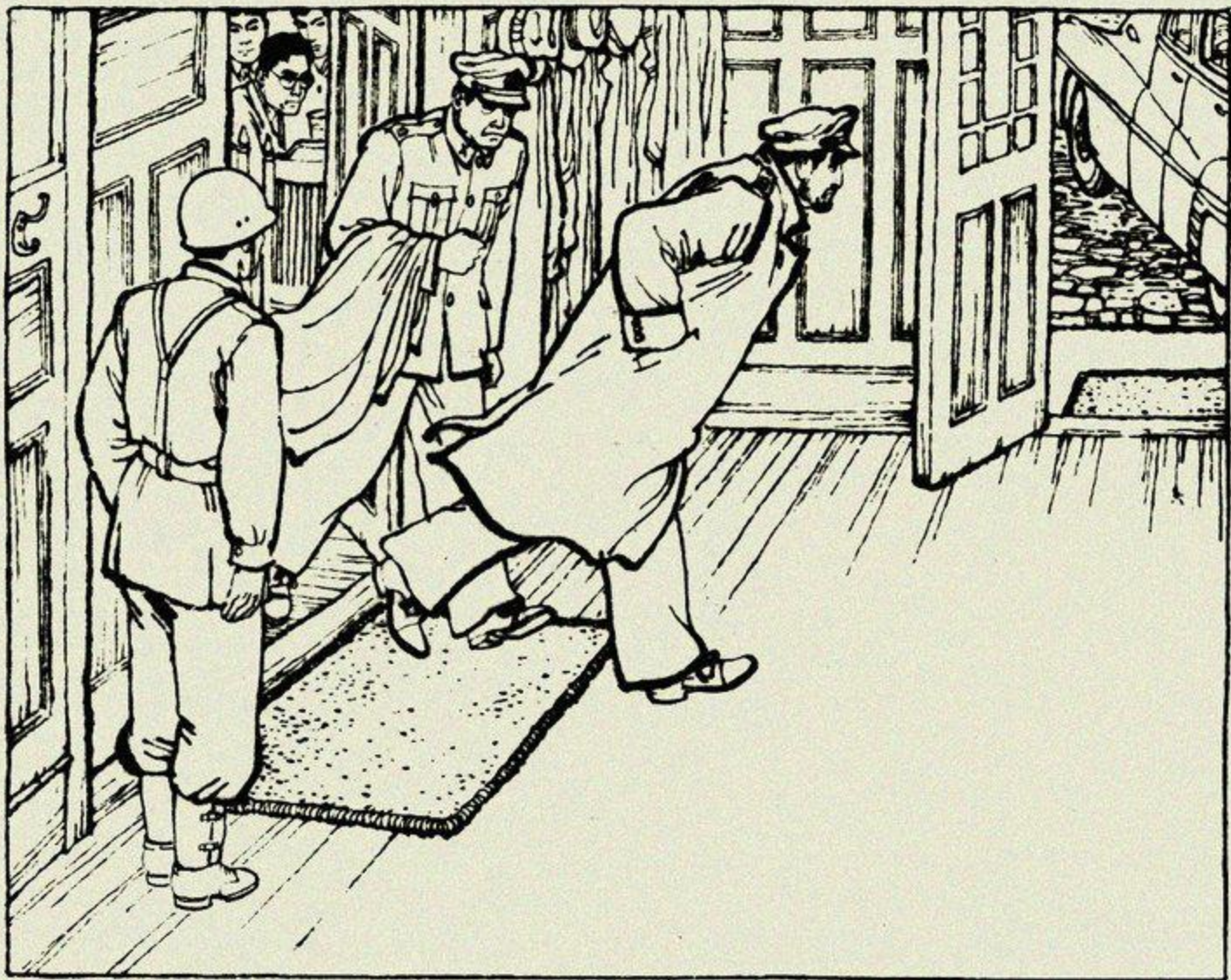
(6) 有位记者问徐鹏飞：“宣布释放政治犯的命令何时执行？”徐鹏飞说目前已经执行。全场记者顿时纷纷提问：许云峰、江雪琴等人为什么不释放？张学良、杨虎城是否获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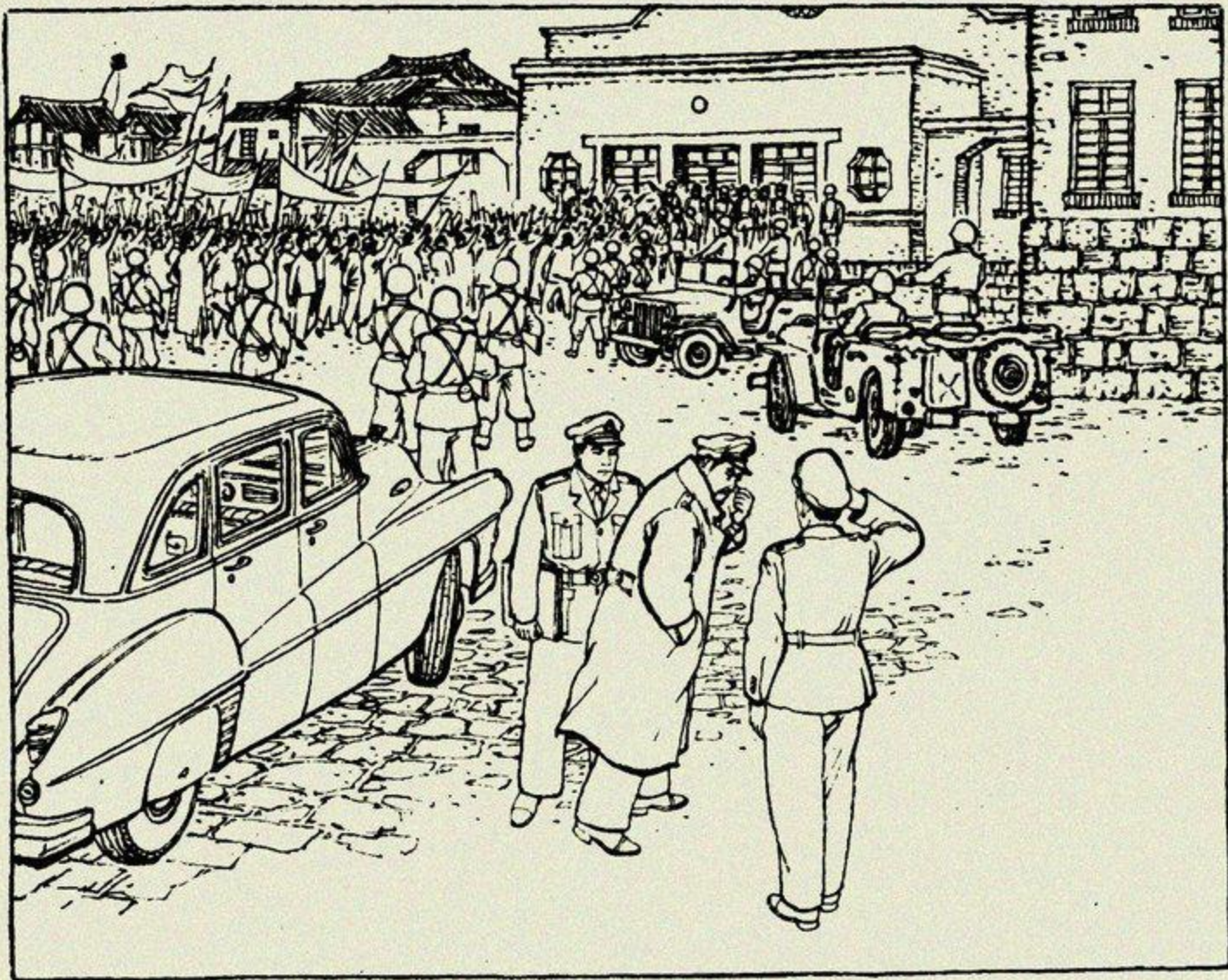
(7) 徐鹏飞说：“张、杨如确在重庆，本人当即执行命令，马上释放。”成瑶立即取出一张报纸说：“本报今天披露的消息，杨虎城现被囚本市一秘密监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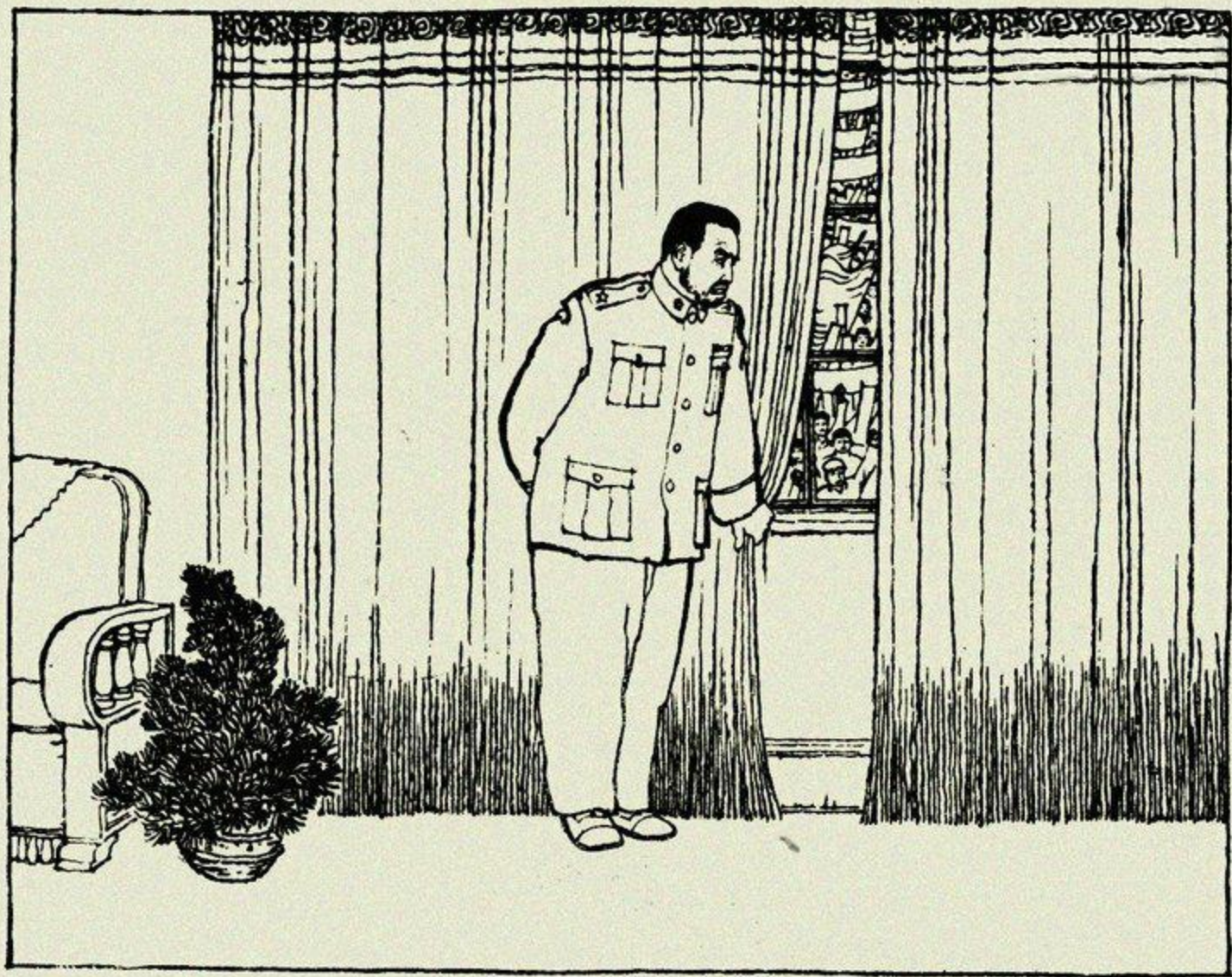
(8) 许多惊诧的眼光，一时都集中到成瑶身上。徐鹏飞一面否认有“秘密”监狱，一面吩咐身旁的特务，严密注意成瑶的行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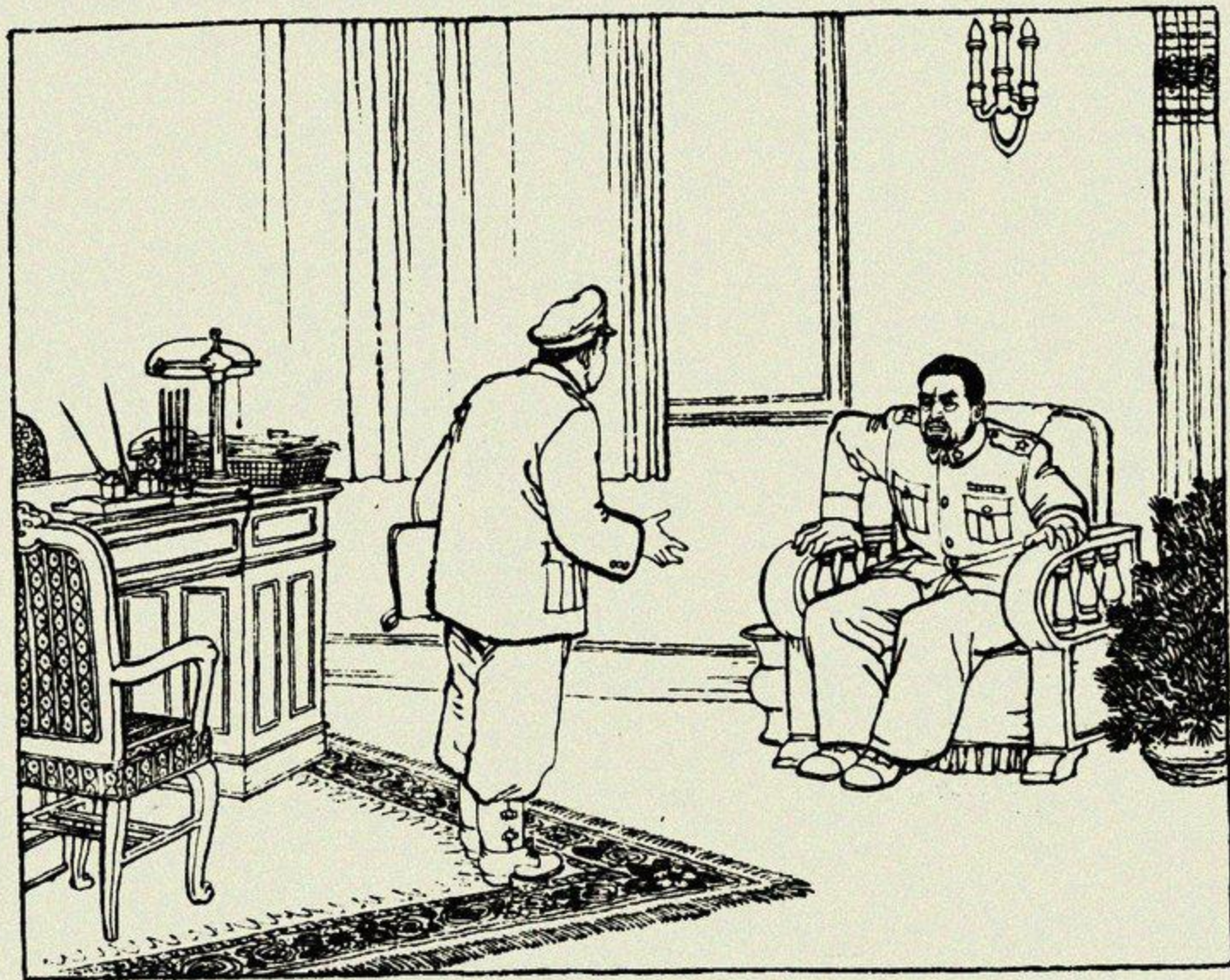
(9) 这时，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走进会场，在徐鹏飞耳边叽咕了一阵，徐鹏飞脸色阴沉，马上走出会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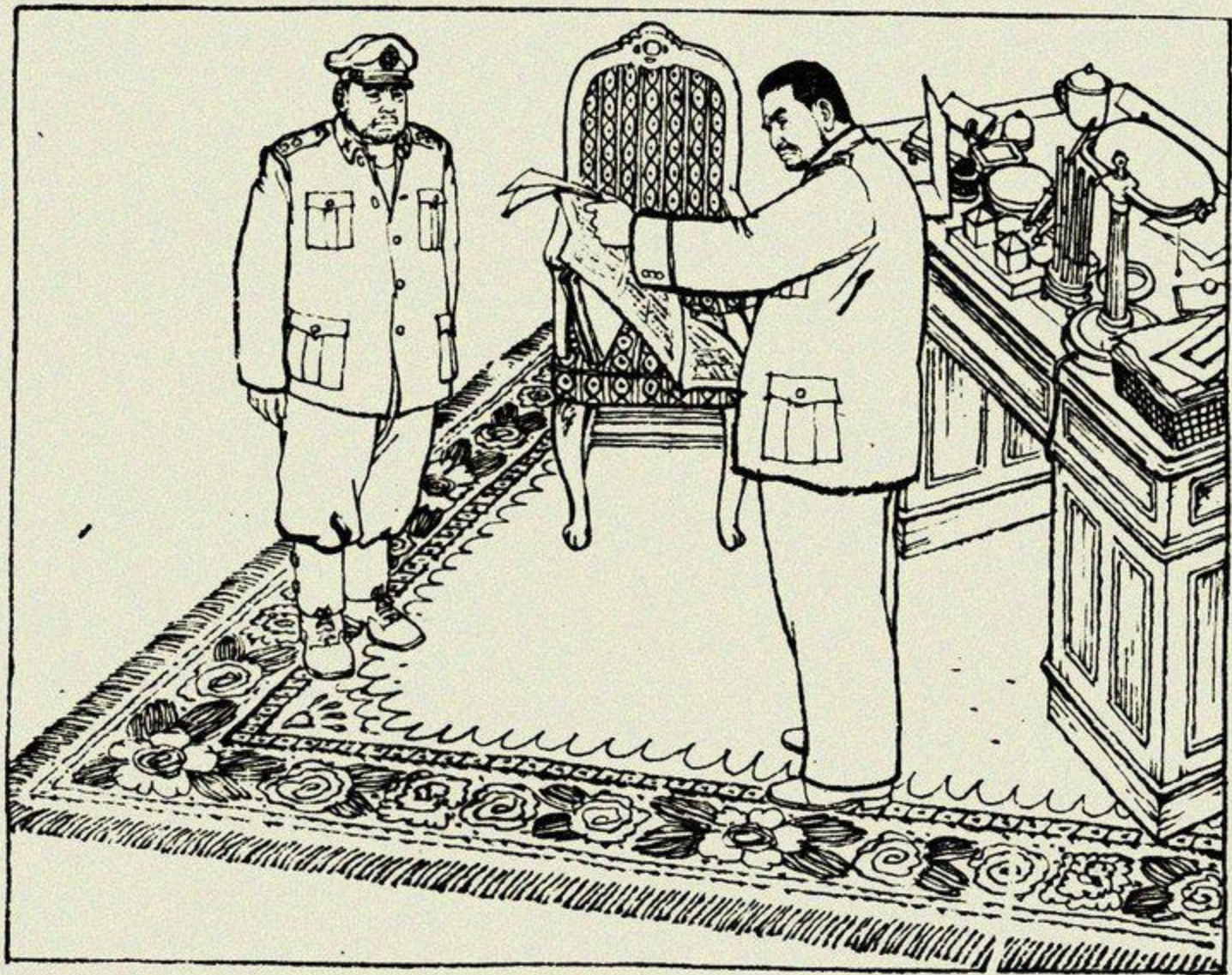
(10) 徐鹏飞赶到“西南长官公署”，只见广场上聚集着无数请愿学生，反美、反内战、争生存、争温饱的口号声响成一片。他绕过人群，溜进办公室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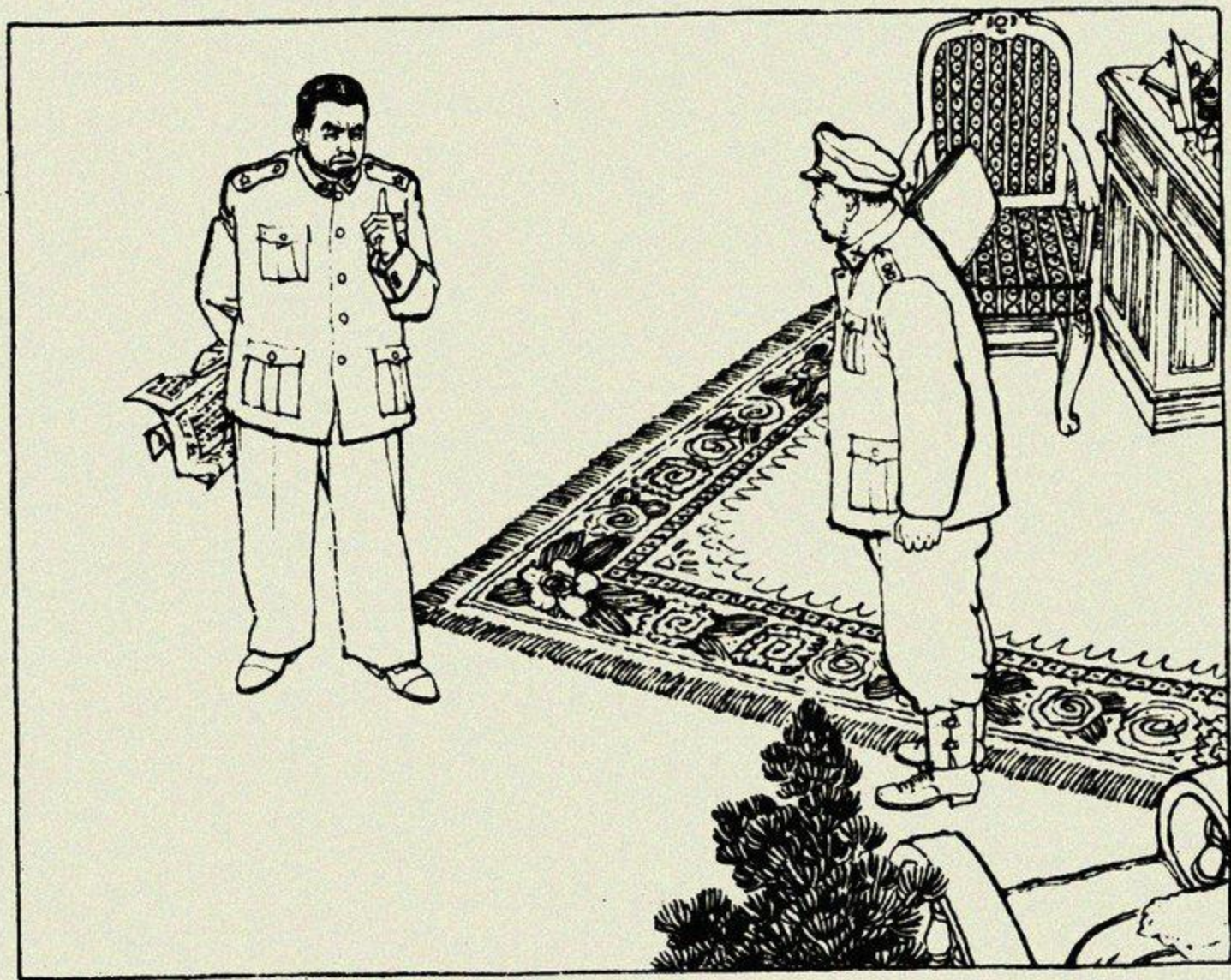
(11) 时间过了很久，办公室内虽然重帘垂地，外面的口号声仍然不断的清晰地传来。他侧着身子看看窗外，只见无数挥舞的手臂和旗帜，使他的头都感到十分昏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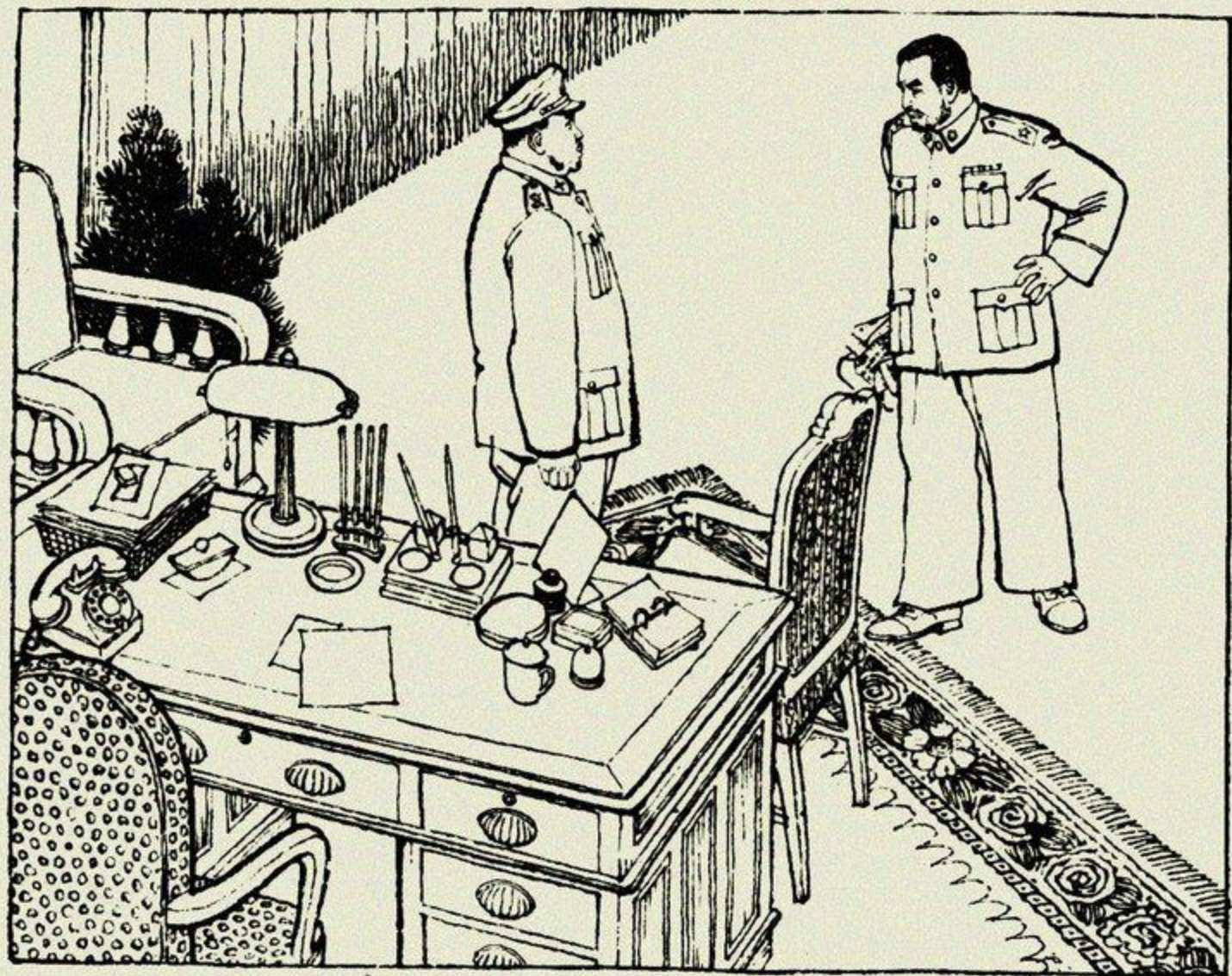
(12) 行动科长慌慌张张赶来汇报情况：兵工厂军火失窃；全市工人宣布总罢工，要求政府接受中共八条二十四款……徐鹏飞听了更增烦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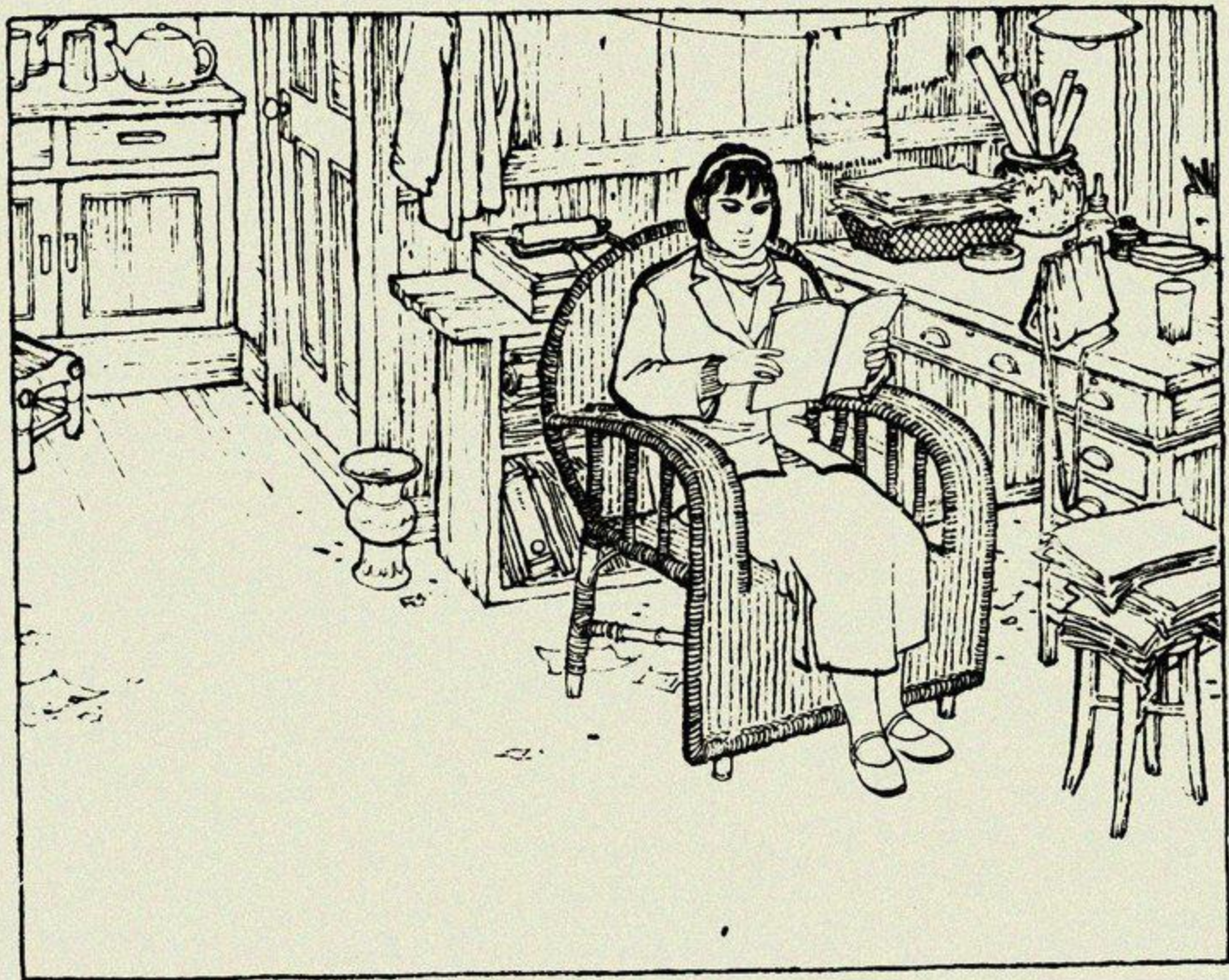
(13) 行动科长把《山城晚报》递给徐鹏飞，说报上刊有工人告全市同胞书和访问记。徐鹏飞要他把报纸全部买下来，不准流传！行动科长苦笑道：“早被抢购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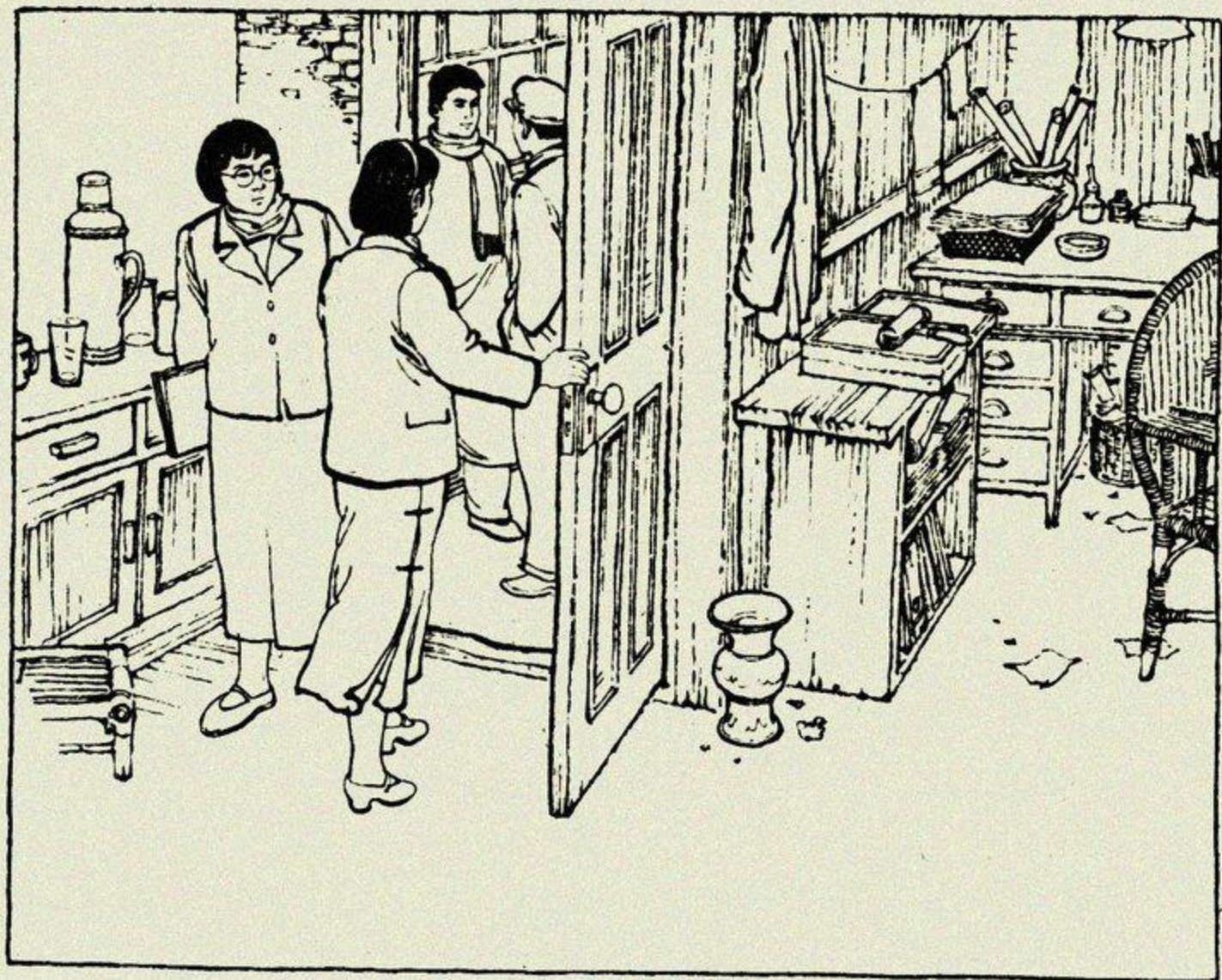
(14) 徐鹏飞突然记起招待会上的那位女记者，当时他曾相信，从她身上可以追查出来愈来愈难捉摸的地下党组织。于是他问行动科长：“那个女记者是否有人追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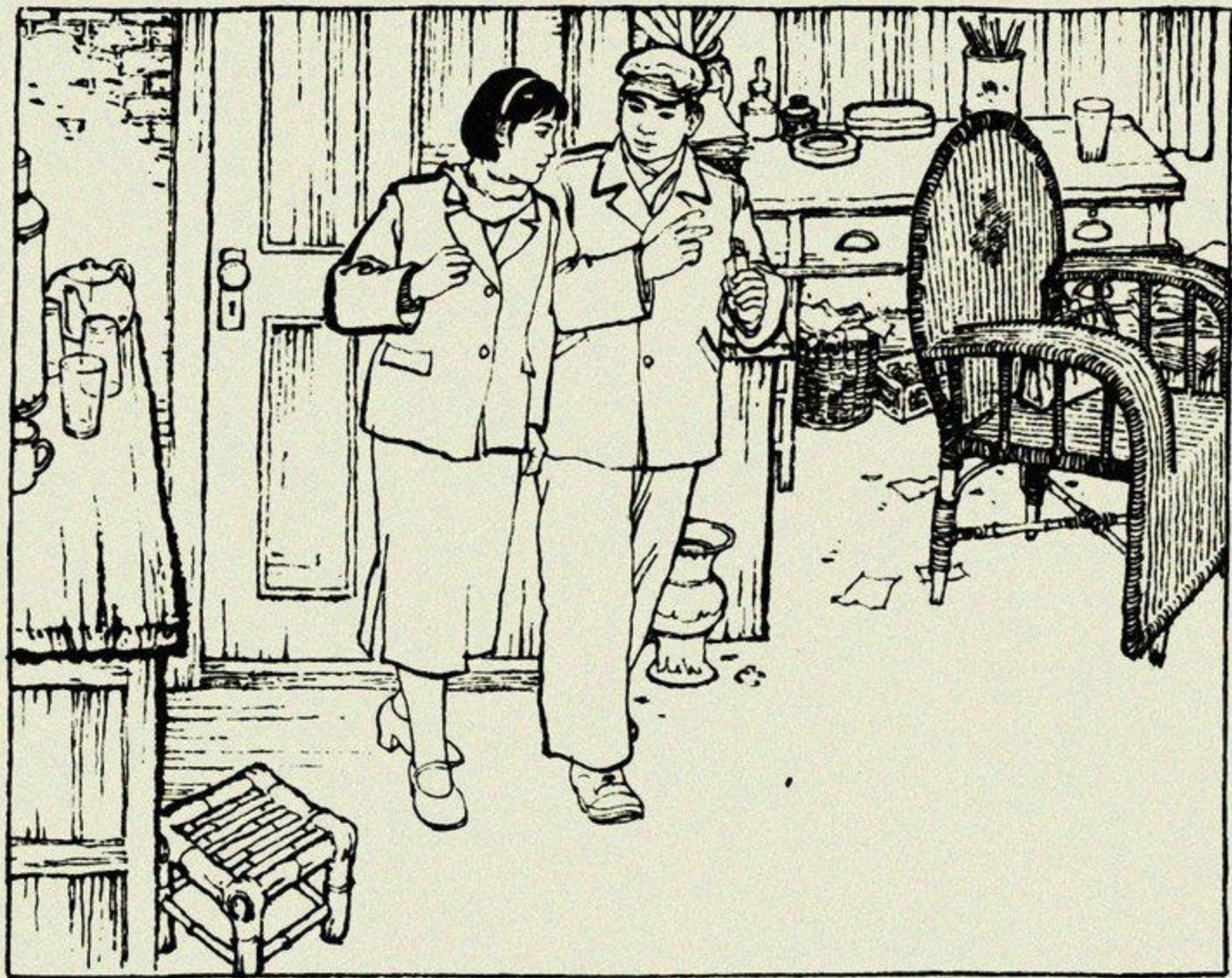
(15) 行动科长说：“据报告，这位女记者一出会场，就不见了。报馆和宿舍，都没有踪影。”徐鹏飞跳了起来：“怎么，居然让她溜了！”他命令行动科长：“想尽办法，迅速追查。”



(16) 这时，成瑶正在学联秘书处阅读内部文件。她感到在记者招待会上，由于自己一时感情激动，已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于是机灵地闪出会场，摆脱了特务的跟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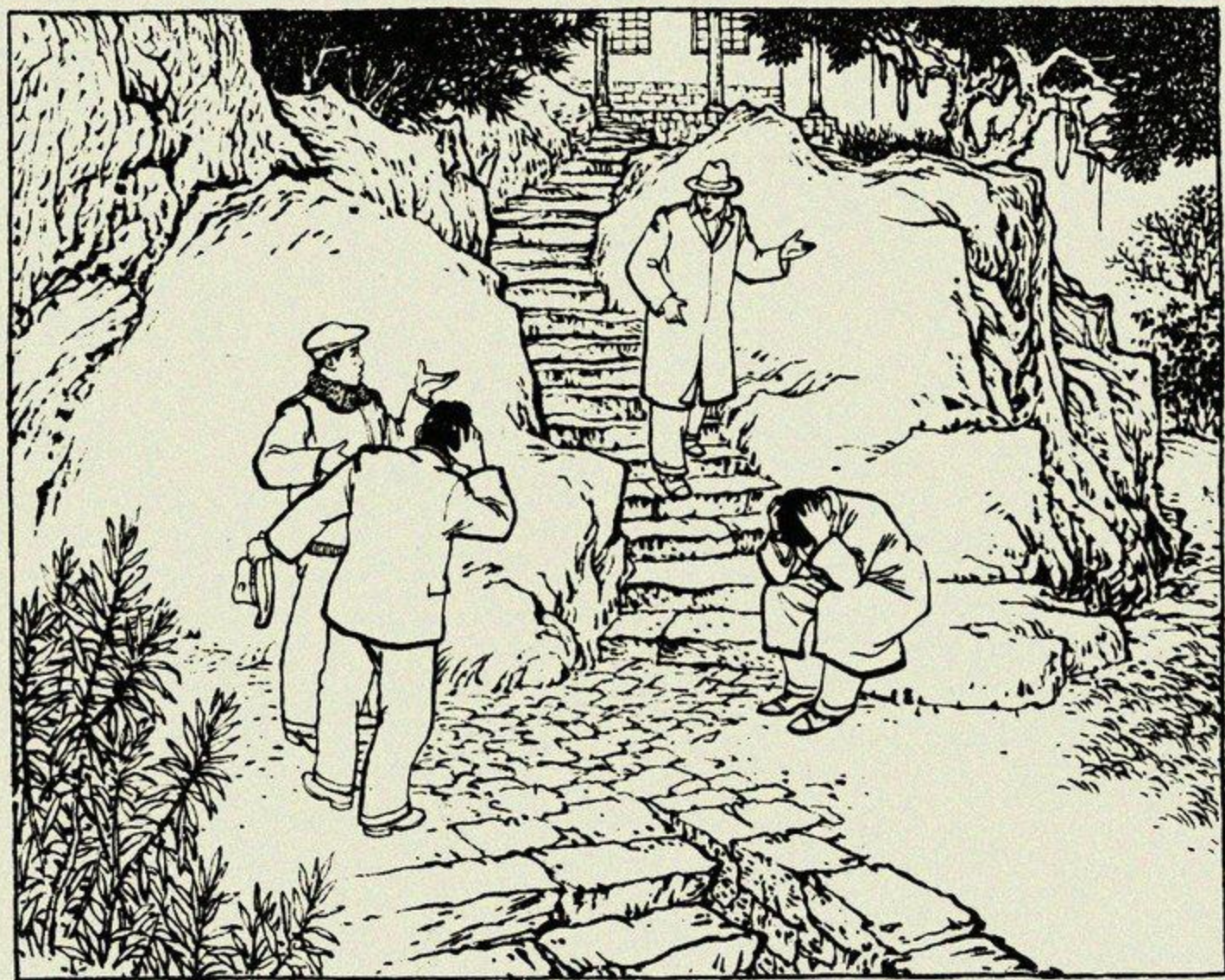
(17) 成瑶听秘书处一位女同学进来说,外面有人找她,不禁吃了一惊:是谁?怎么知道她在这里?她向外窥望,见是陈松林,这才放了心,小陈到这里来,一定有特殊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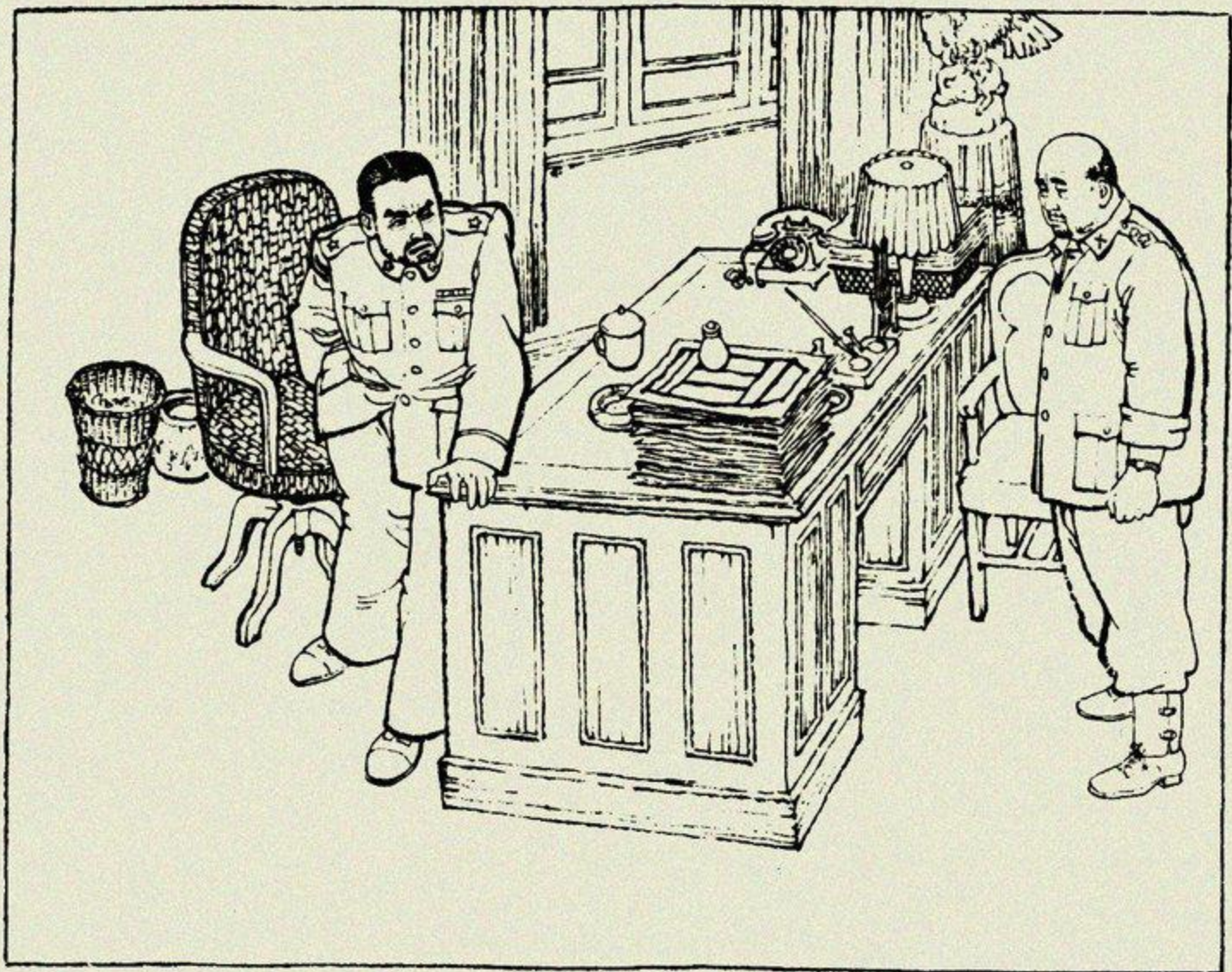
(18) 成瑶出来,陈松林对她说:“我来传达市委的指示,根据市委掌握的情报,敌人正在策划镇压,我们必须迅速改变斗争形式,隐蔽力量,转入准备迎接解放的新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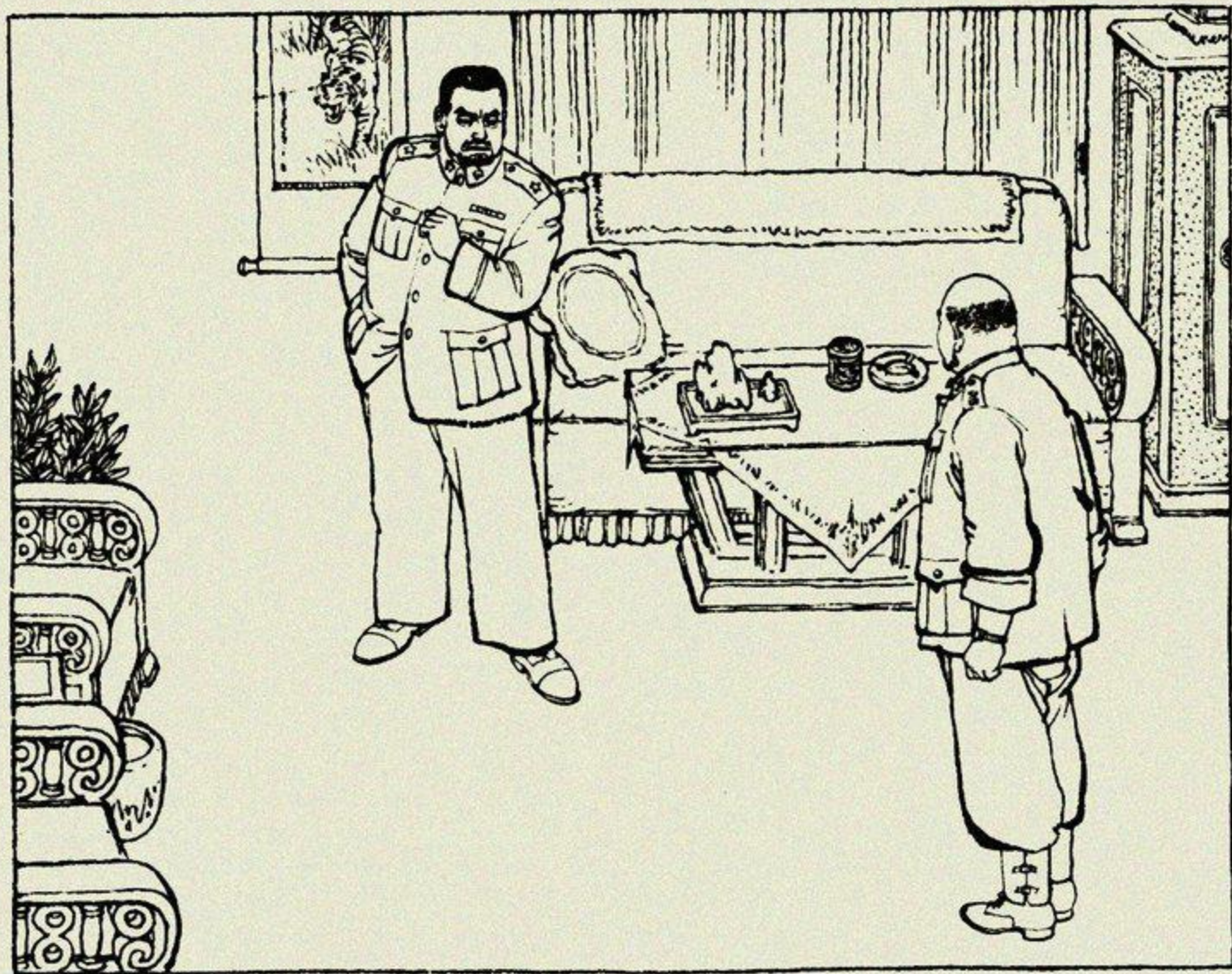
(19) 陈松林摸出一包香烟，从中取出一支撕开来，剔出一张纸条交给成瑶：“这是李敬原同志给你的信。”成瑶接过一看：“处境危险，今晚八时，速来安平人寿保险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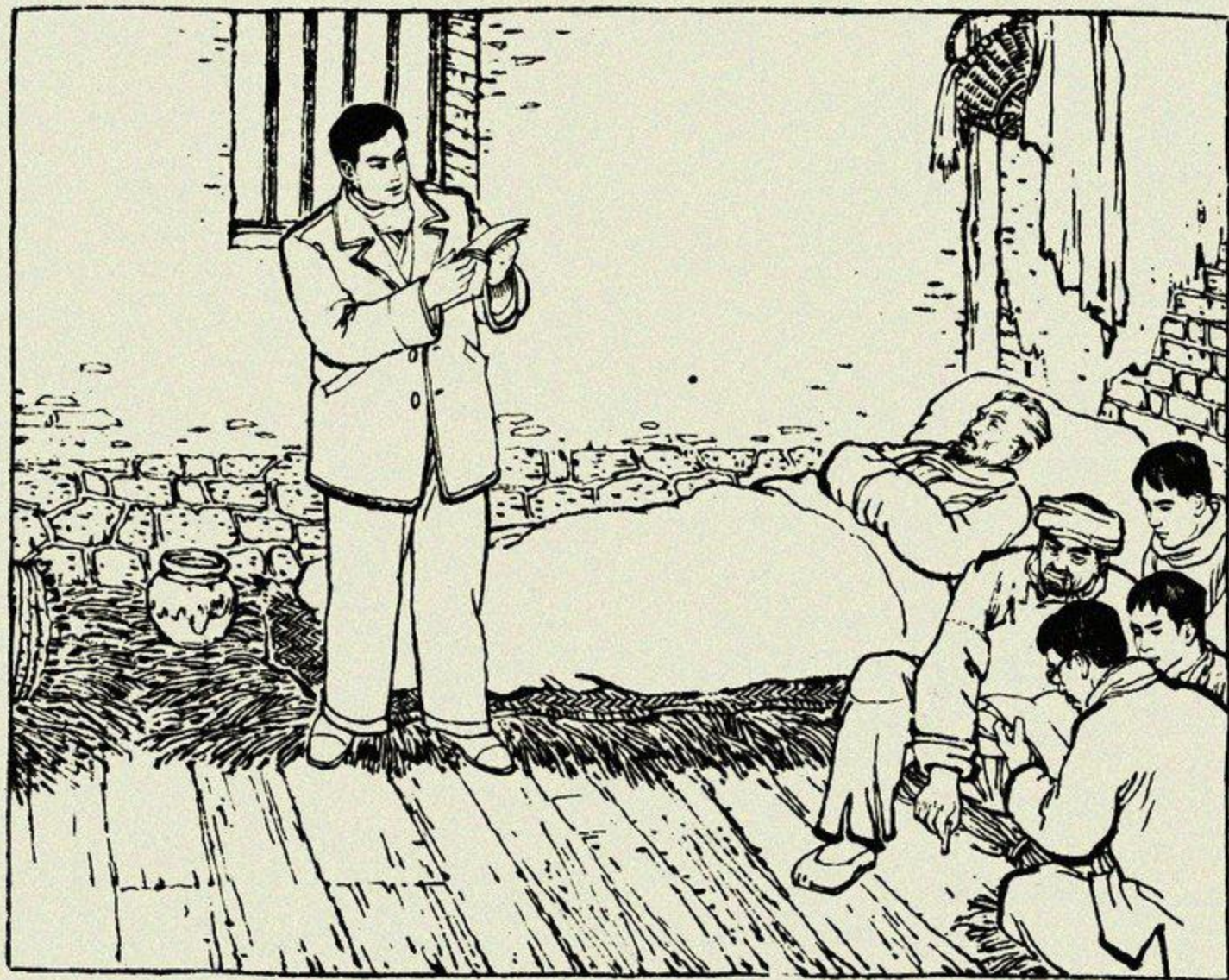
(20) 追踪的特务赶到学联时，成瑶和陈松林已经走了很久了。几个特务摊开手，你望着我，我望着你，满脸尴尬和懊恼的神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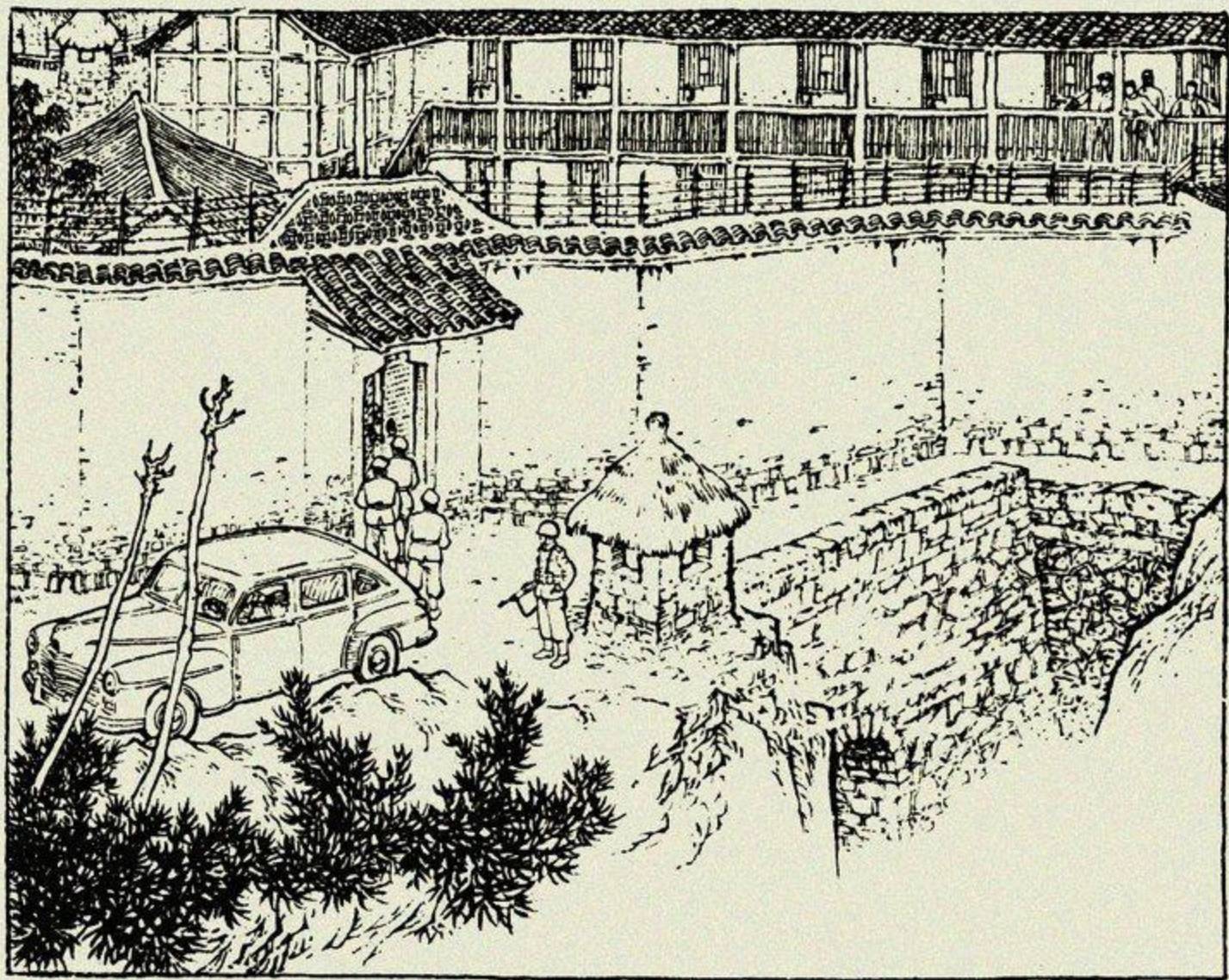
(21) 行动科长回来，将情况告诉了徐鹏飞，徐鹏飞大发雷霆：“笨蛋！你们干的什么工作，一位年轻姑娘，居然让她轻易地溜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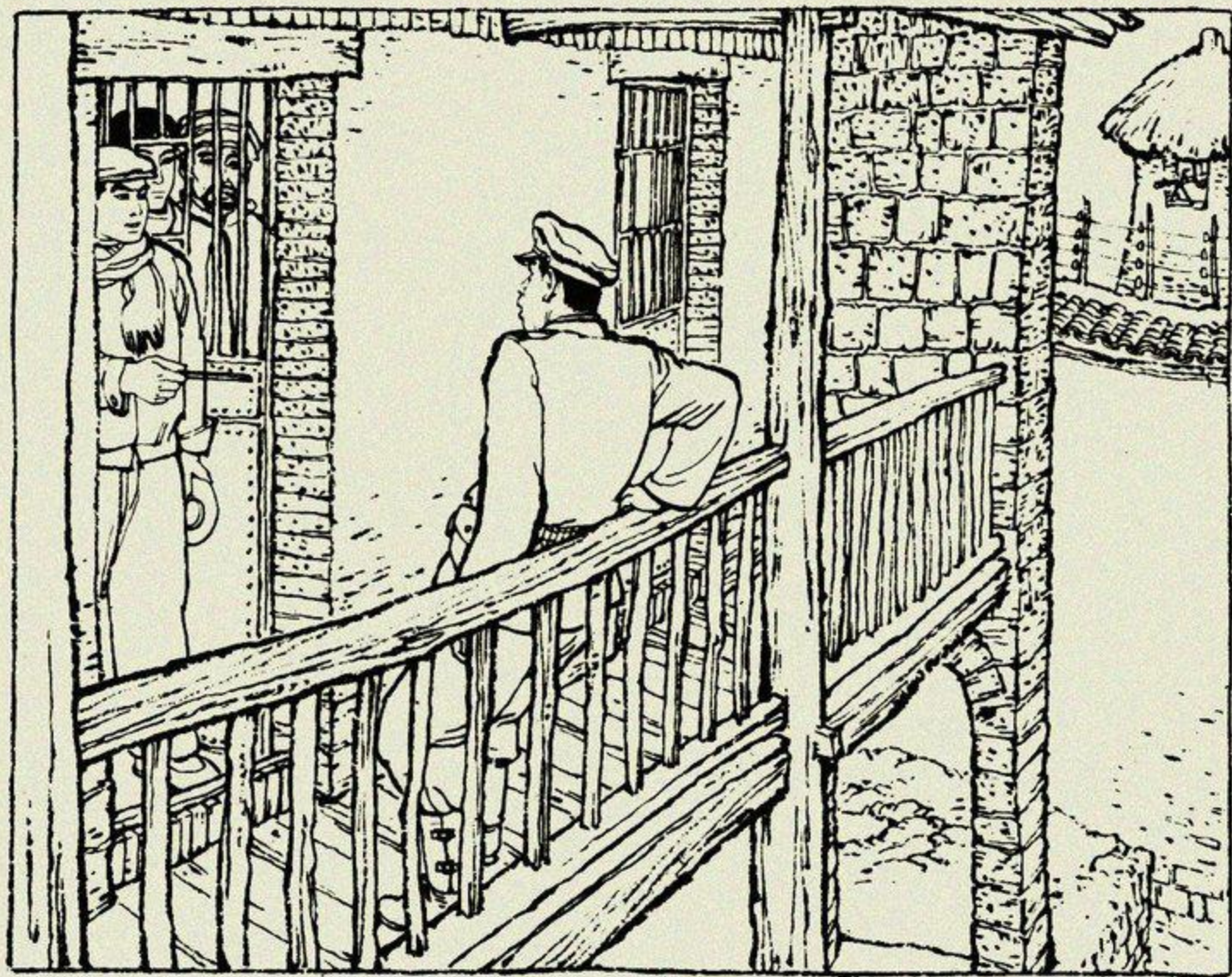
(22) 徐鹏飞决定利用和谈，进一步追查地下党。他吩咐行动科长：“马上通知郑克昌，晚上七时正，跟我去见美国特别顾问。他今后有特殊任务，一切行动不准任何人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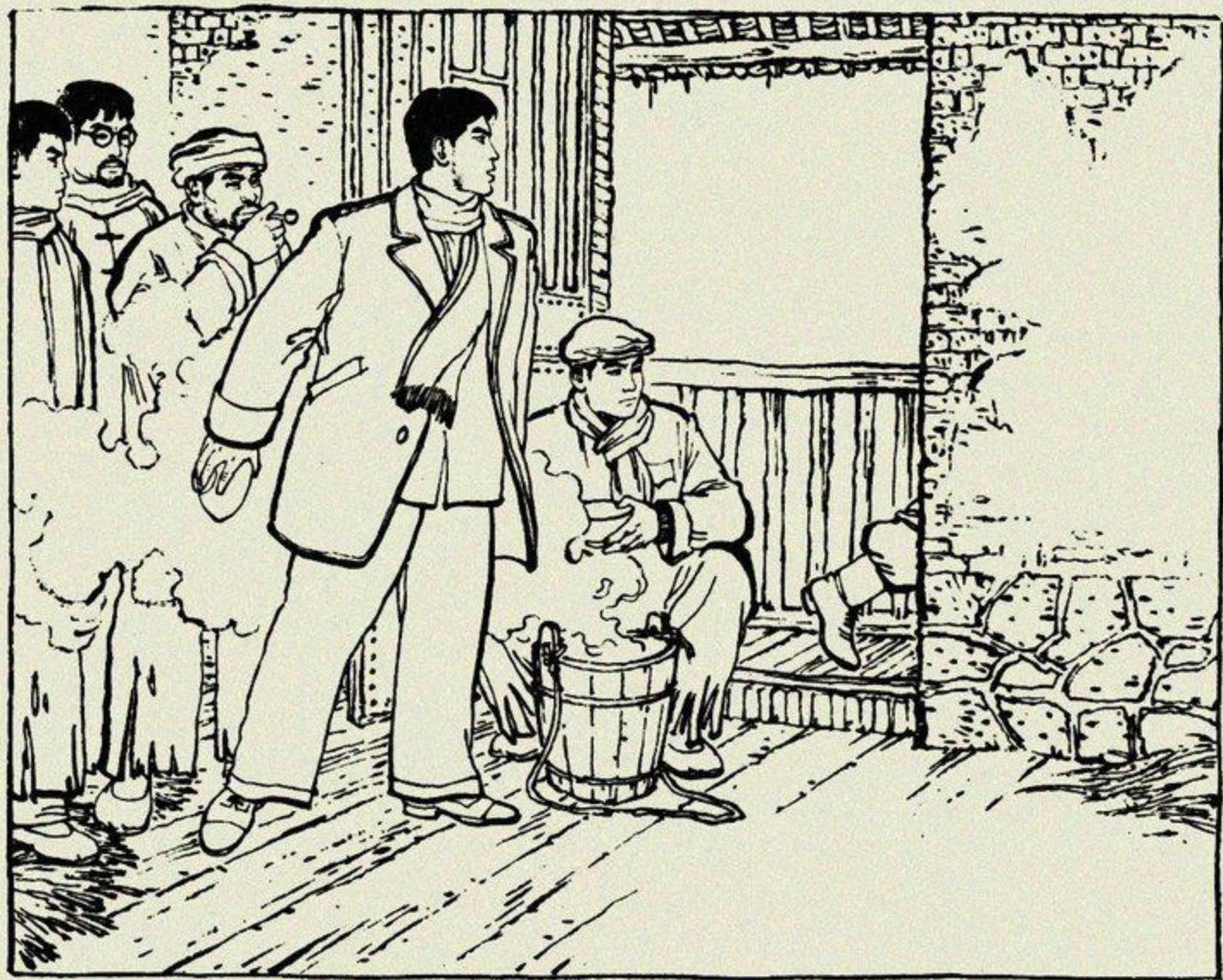
(23) 这天，渣滓洞的战友都在聚精会神的学习地下党秘密送来的《新年献词》，在一九四九年，将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大事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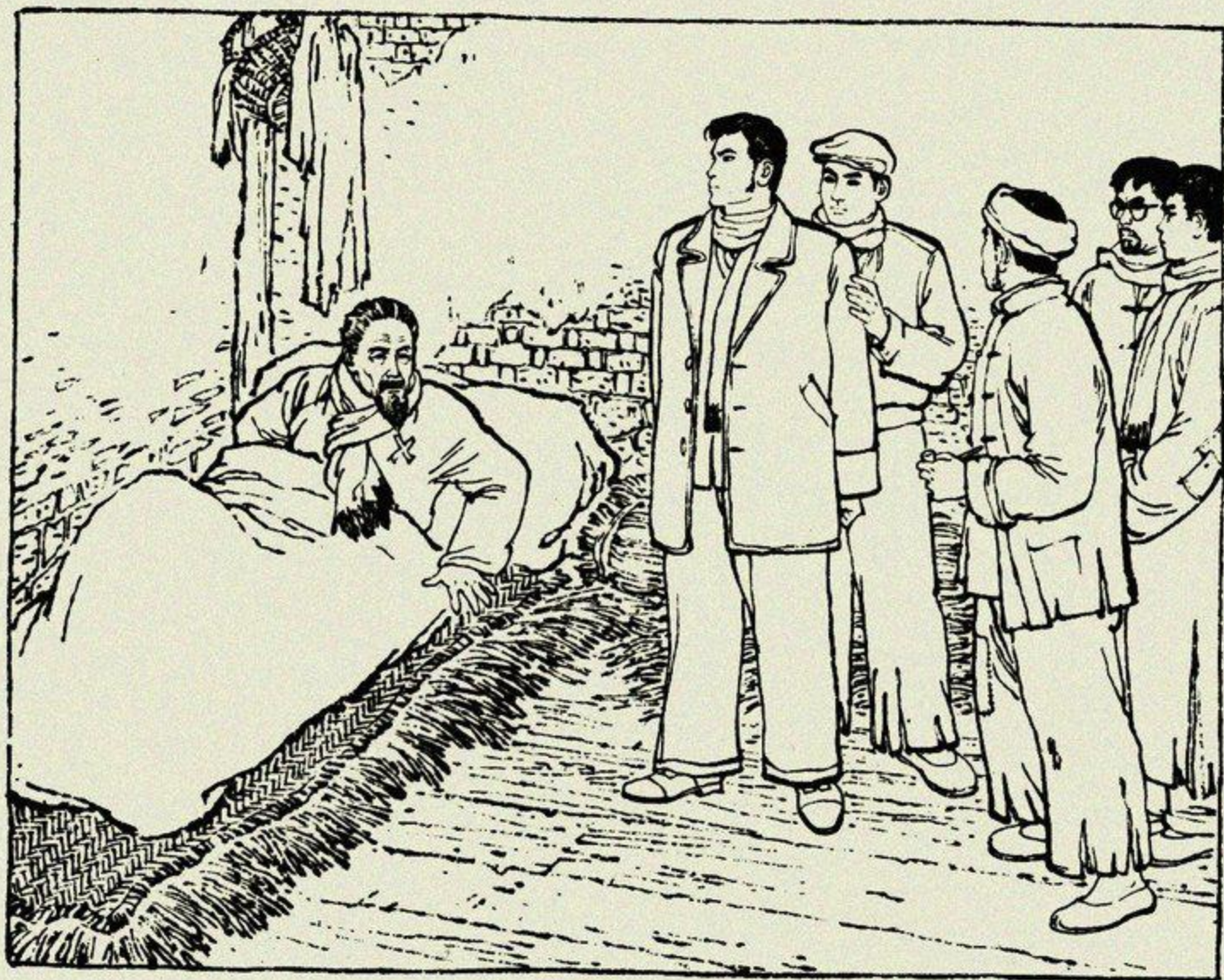
(24) “梆梆!”突然响起一阵竹梆声。余新江把看到的情况告诉战友们：“来了车子，两个特务进了管理室。”大家听了觉得很奇怪，因为过去很少有车子开到渣滓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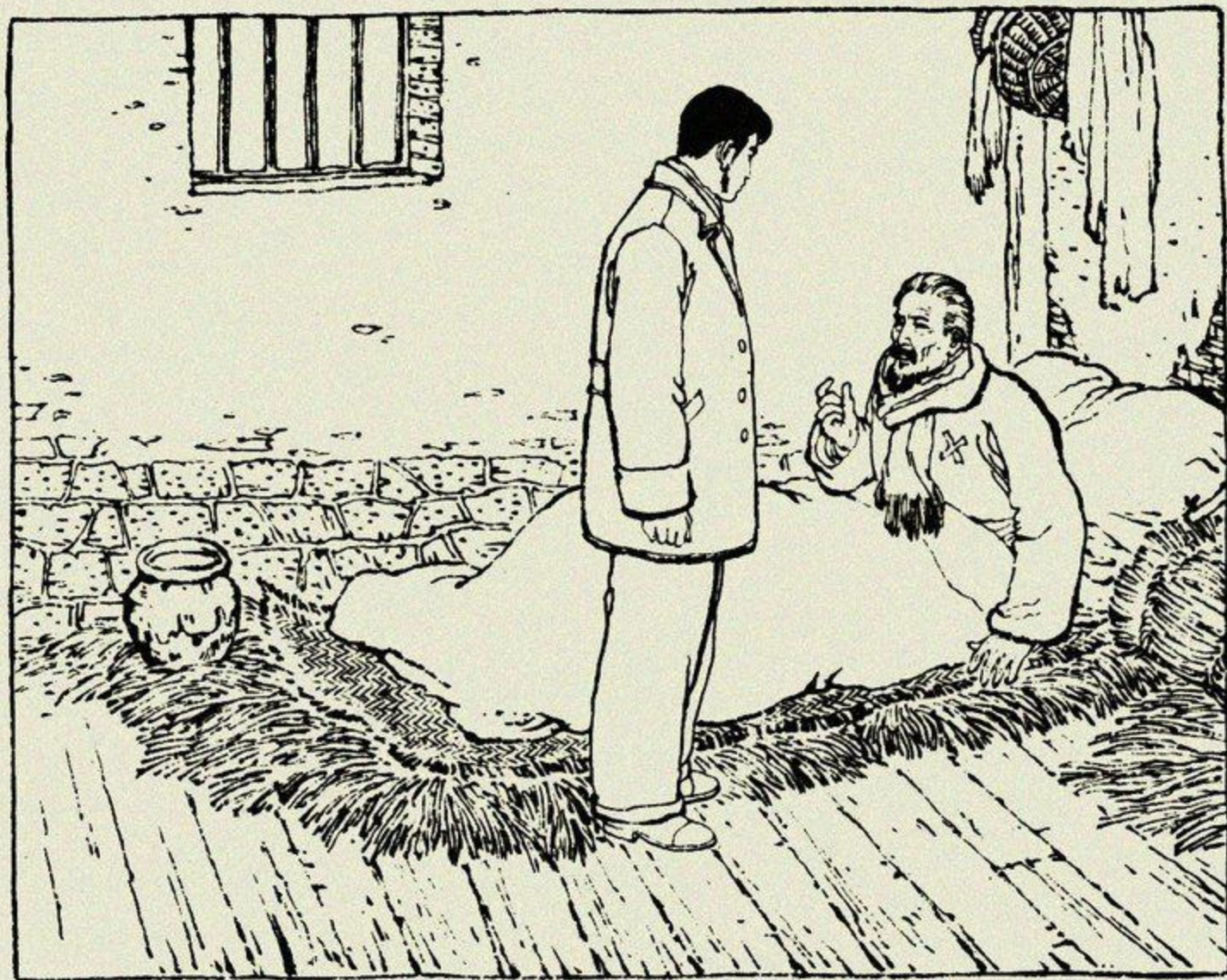
(25) 一个特务走到楼七室门口，大声喊道：“刘思扬，收拾东西，马上出来。”人们脸上露出了惊诧的神色。余新江赶到牢门口，气愤地说：“忙什么，吃了早饭再说！”



(26) 特务怪声笑着：“放这位三少爷出去，还不比这里吃得好！”刘思扬一听楞住了，他忍不住高声说：“我要在这里吃早饭！”特务摇了摇头，转身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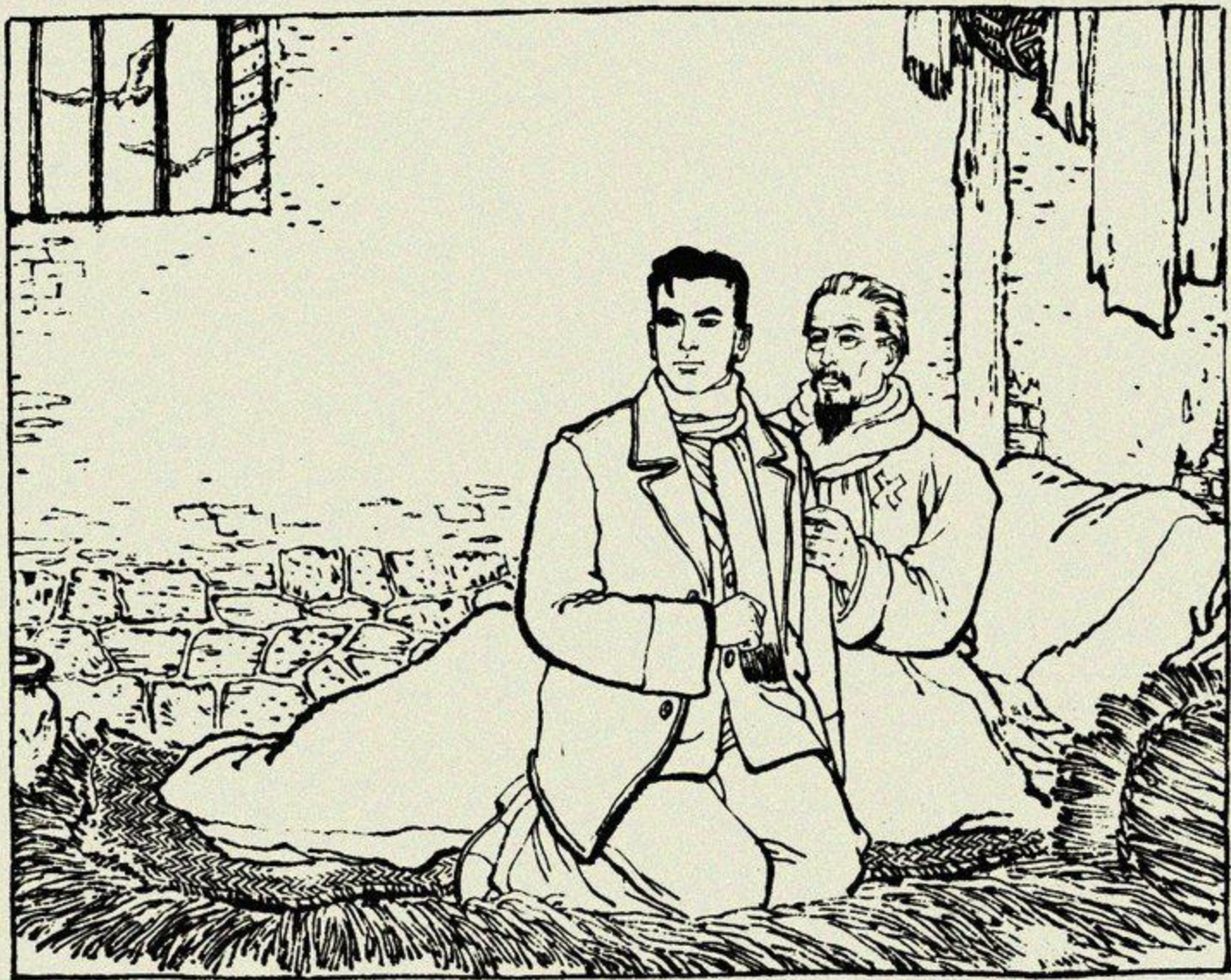
(27) 有一位战友对刘思扬说：“看样子，你可能被释放。”刘思扬连声说：“不，我不能一个人出去！”这渣滓洞是恐怖的魔窟，可是对他说来，却成了锻炼真金的冶炼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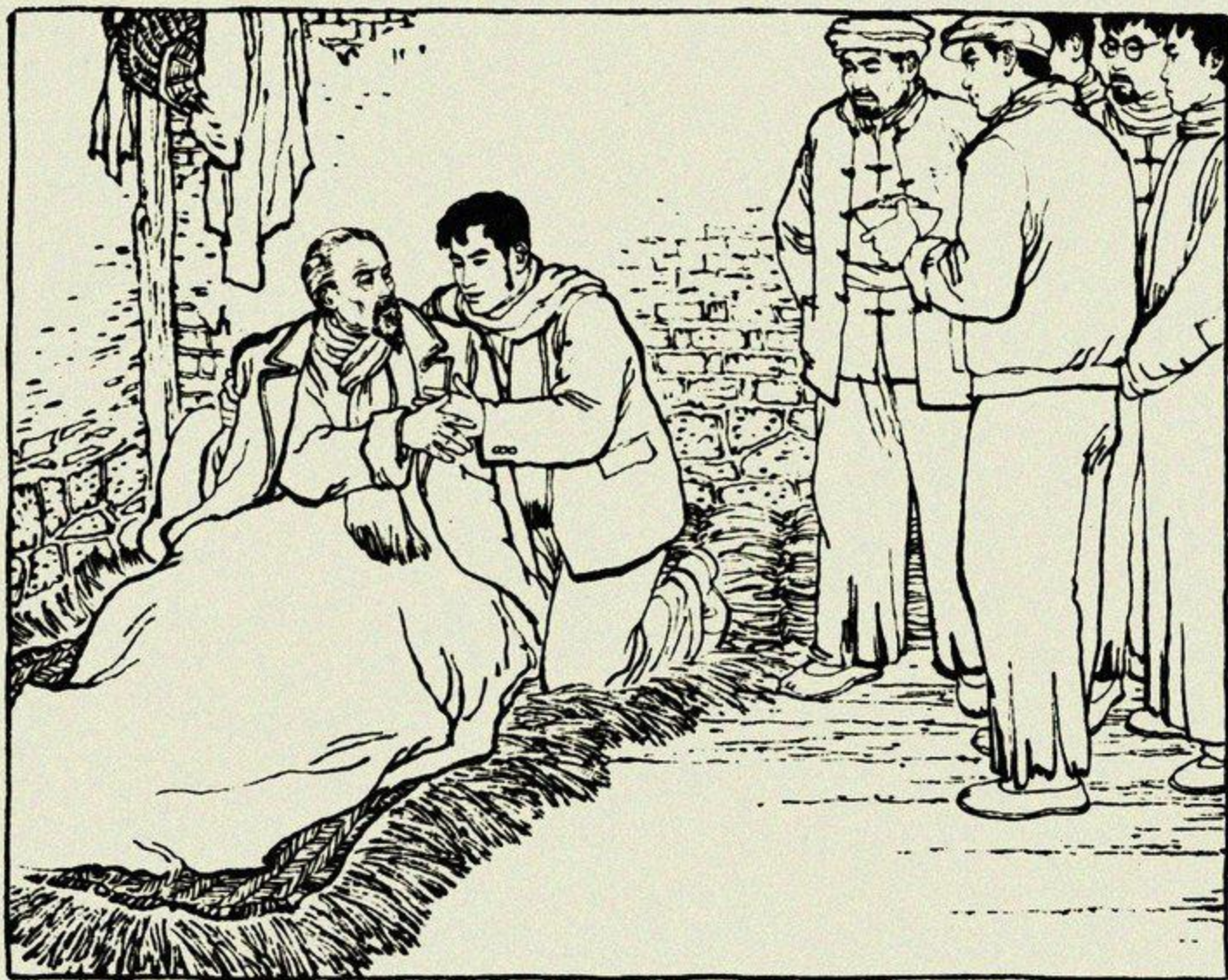
(28) 躺在屋角的老大哥,把刘思扬叫到身边,悄声说:“国民党正在搞和平攻势,这里边可能有文章。”刘思扬道:“不管怎样,我决不会忘记党的教导和培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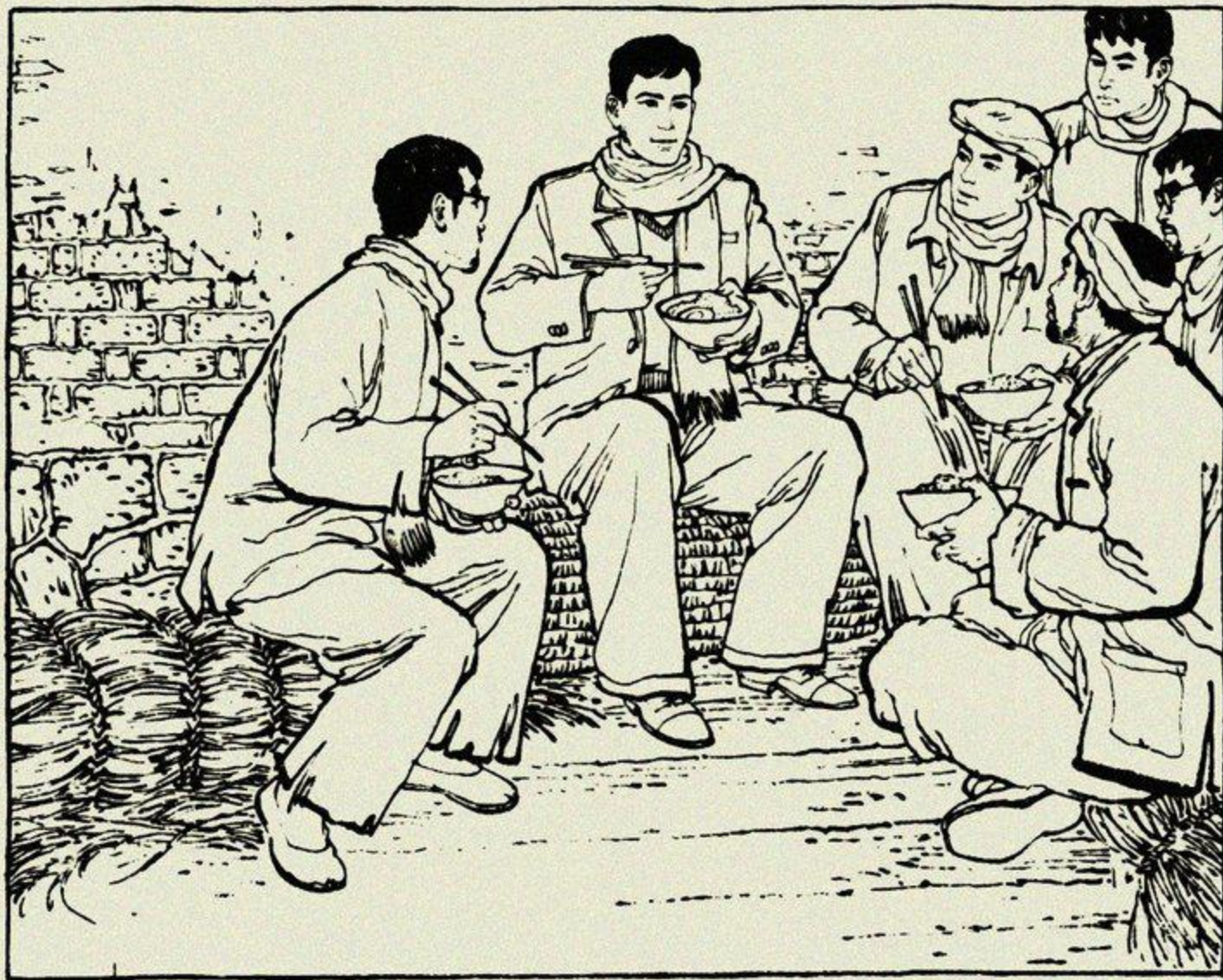
(29) 老大哥叮嘱他：“记住《新年献词》中的话：就是遇到化为美女的毒蛇，我们也要把它识破。按照敌人习惯，出去之后，决不会让你回渣滓洞，你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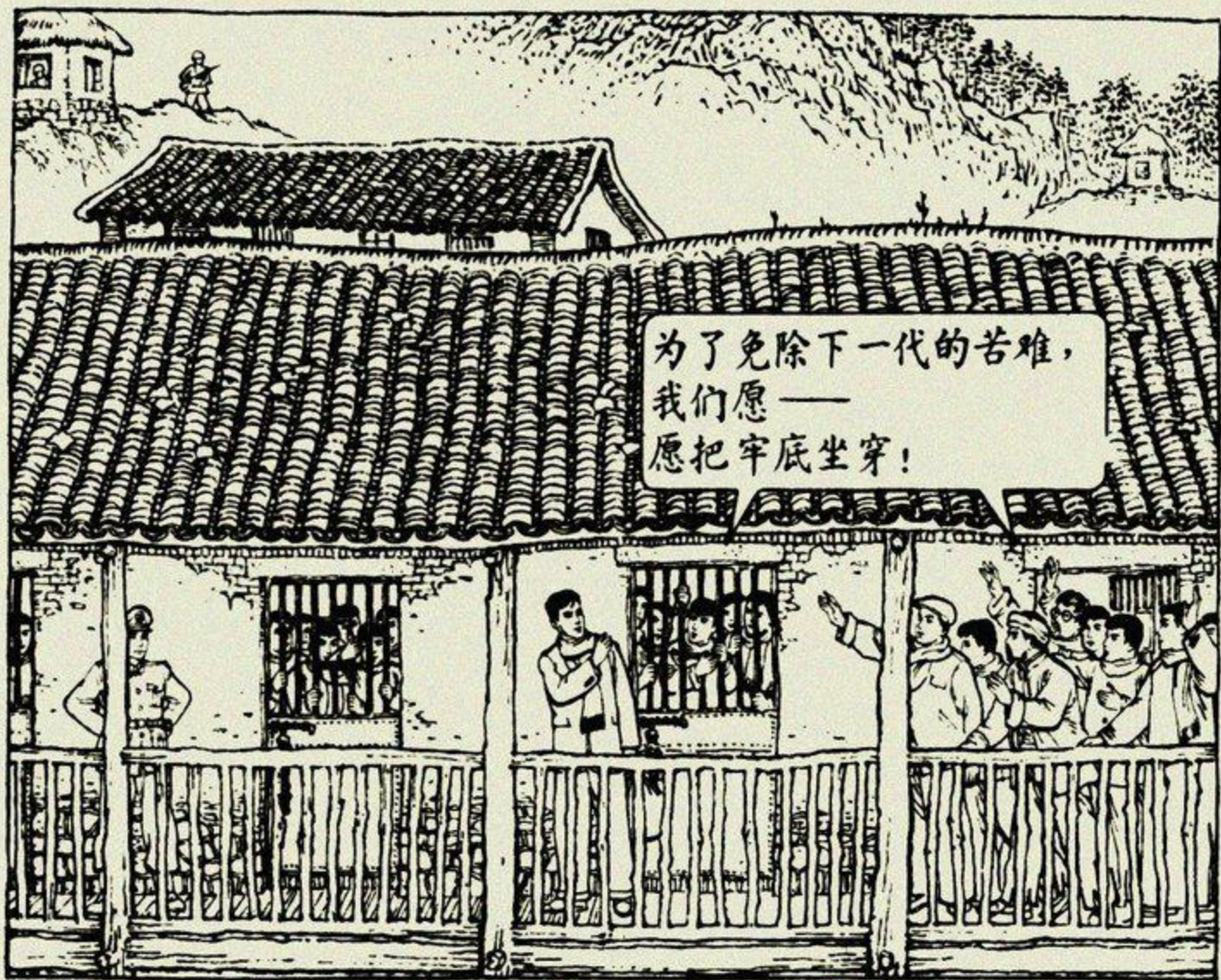
(30) 老大哥低声说：“齐晓轩同志曾送我一首诗：狱里相逢倍相亲，共话雄图叹未成。临别无言唯翘首，联军已薄沈阳城。如果你转移白公馆，凭这首诗，他会相信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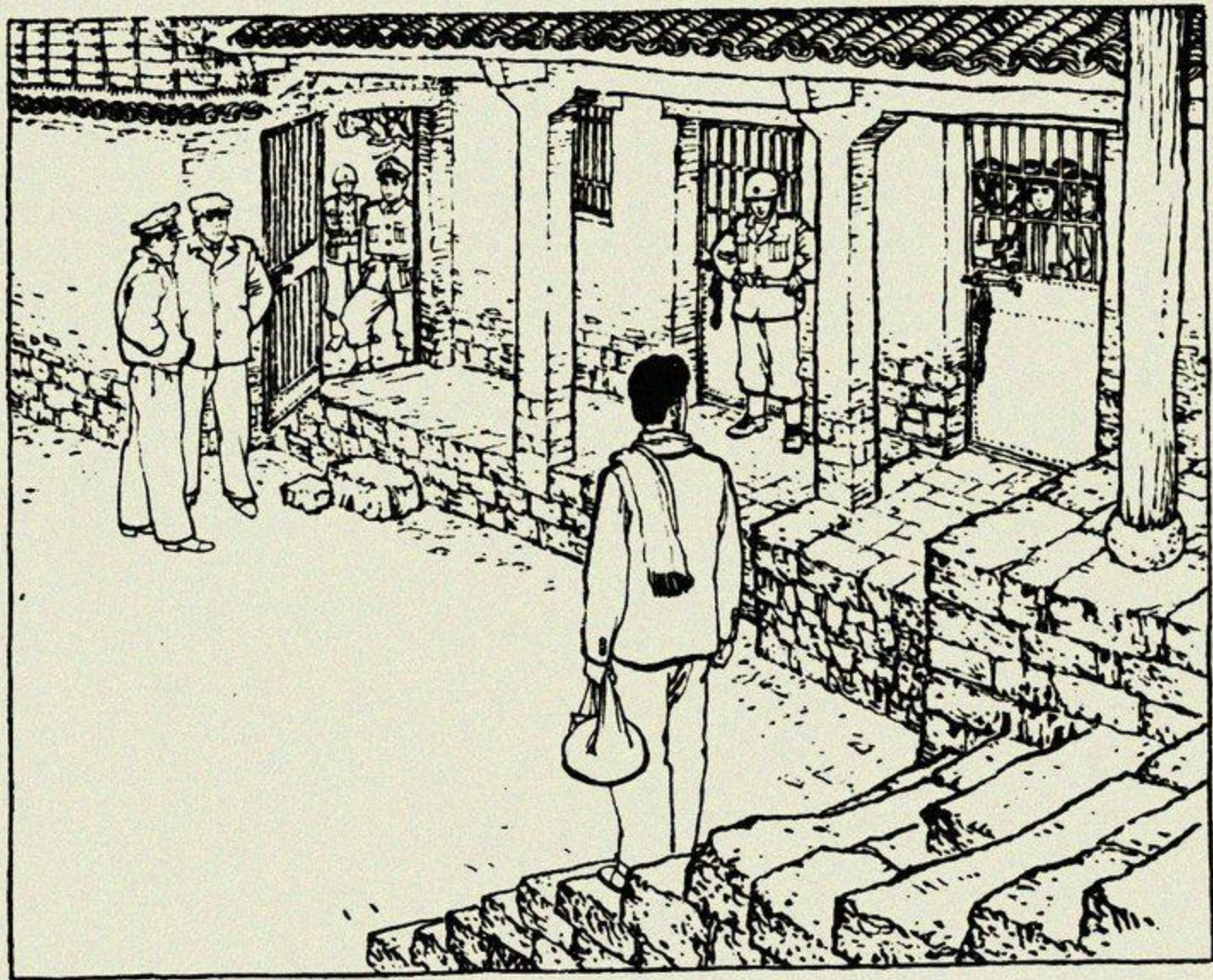
(31) 同志们端着碗等待着，不去惊动他俩的谈话。老大哥见了，便说：“思扬，该准备走了。”刘思扬脱下自己的上衣，披到他的身上，无限依恋地说：“大哥，你多保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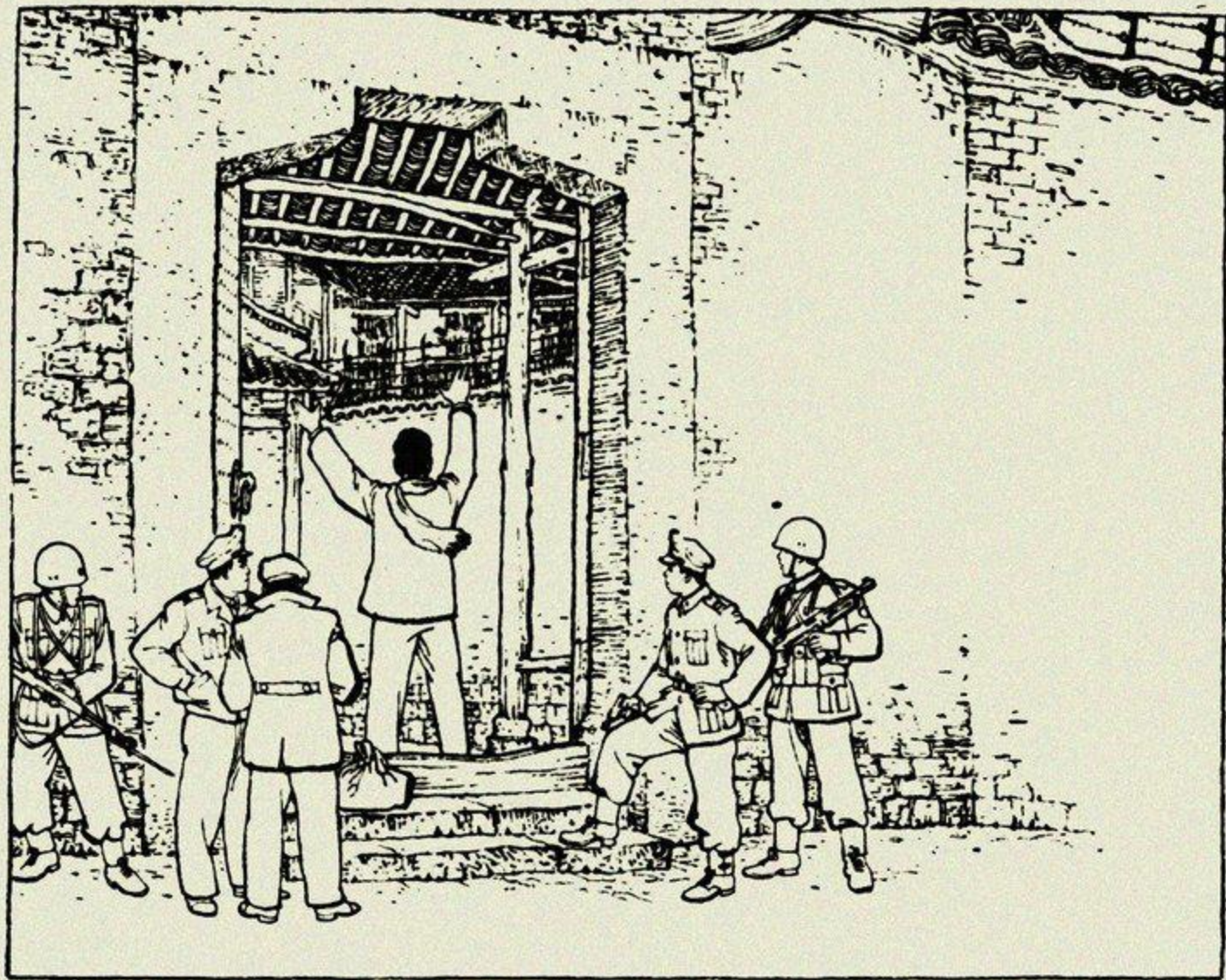
(32) 刘思扬难过得吃不下饭，同志们劝他吃一些。他拨动饭粒，见饭下埋着半只咸蛋。这是同志们珍藏的地下党秘密送来的礼物，从这里，他看到了同志们火热的情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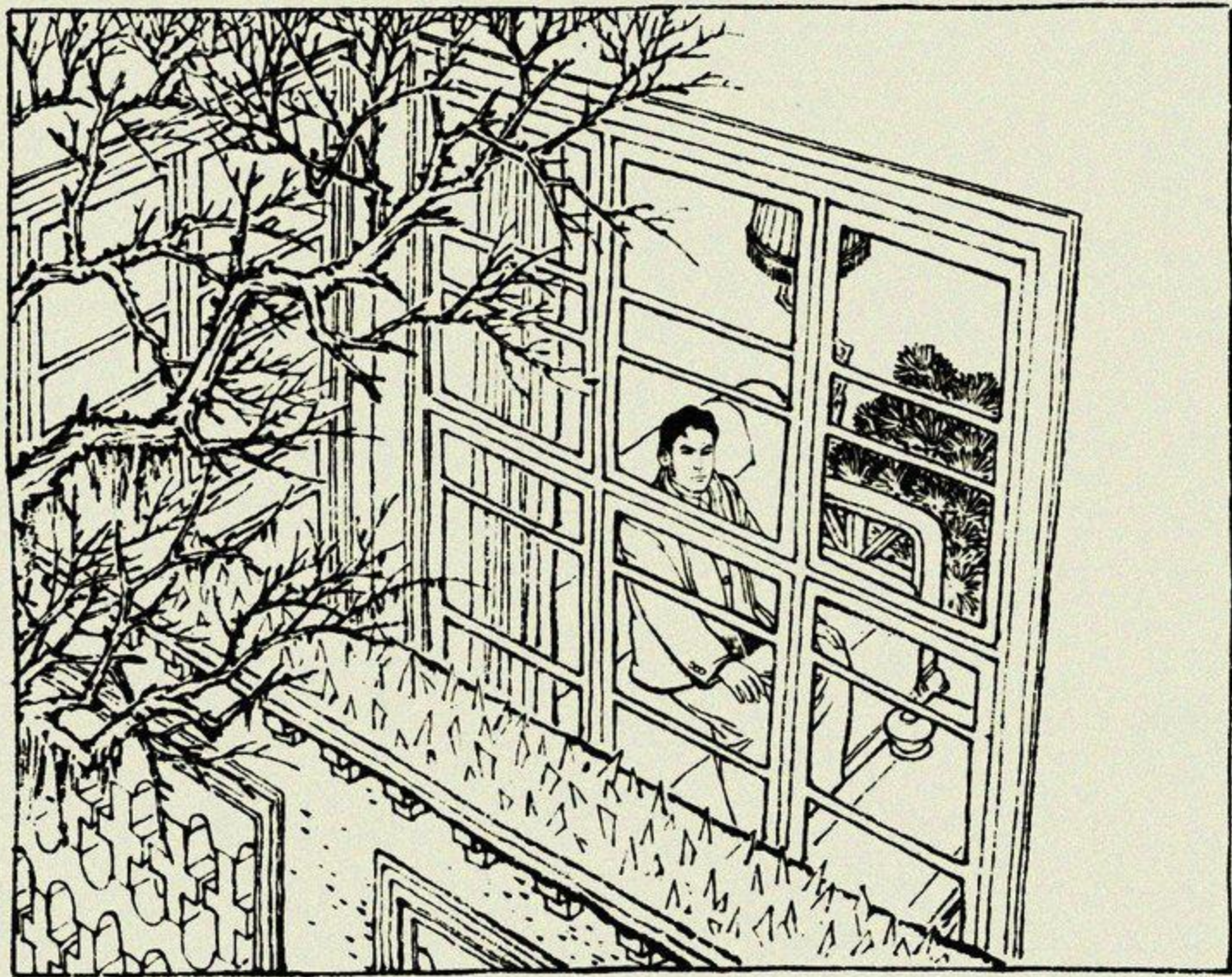
(33) 特务来了，离别的时刻到了。刘思扬和同志们握手道别，牢房里，响起了庄严的歌声：“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愿把牢底坐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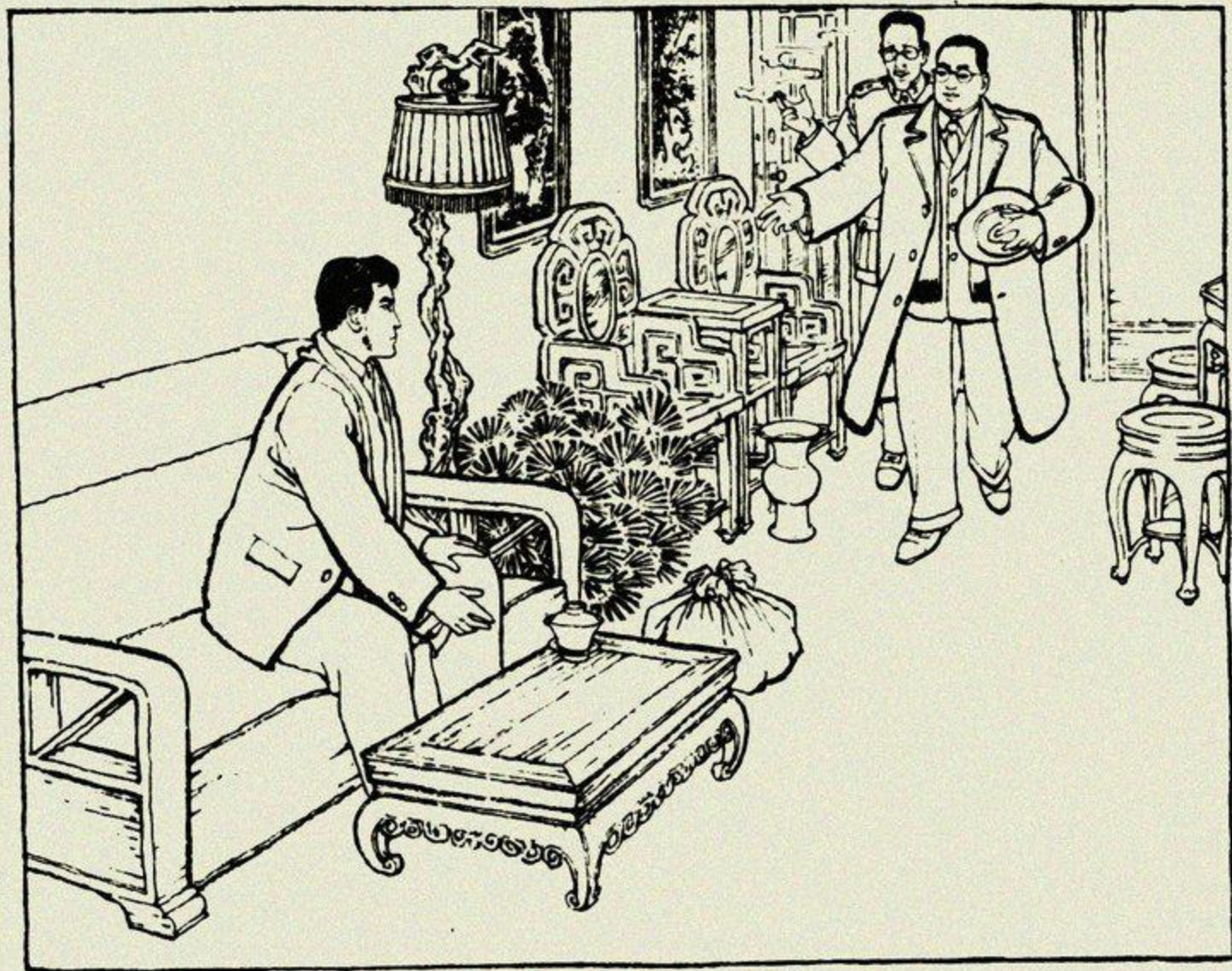
(34) 刘思扬低吟着这熟悉的歌词,慢慢走过一间间牢房。江姐和孙明霞站在女牢的门边送他,刘思扬用惜别的眼色,注视了很久,然后默默地向前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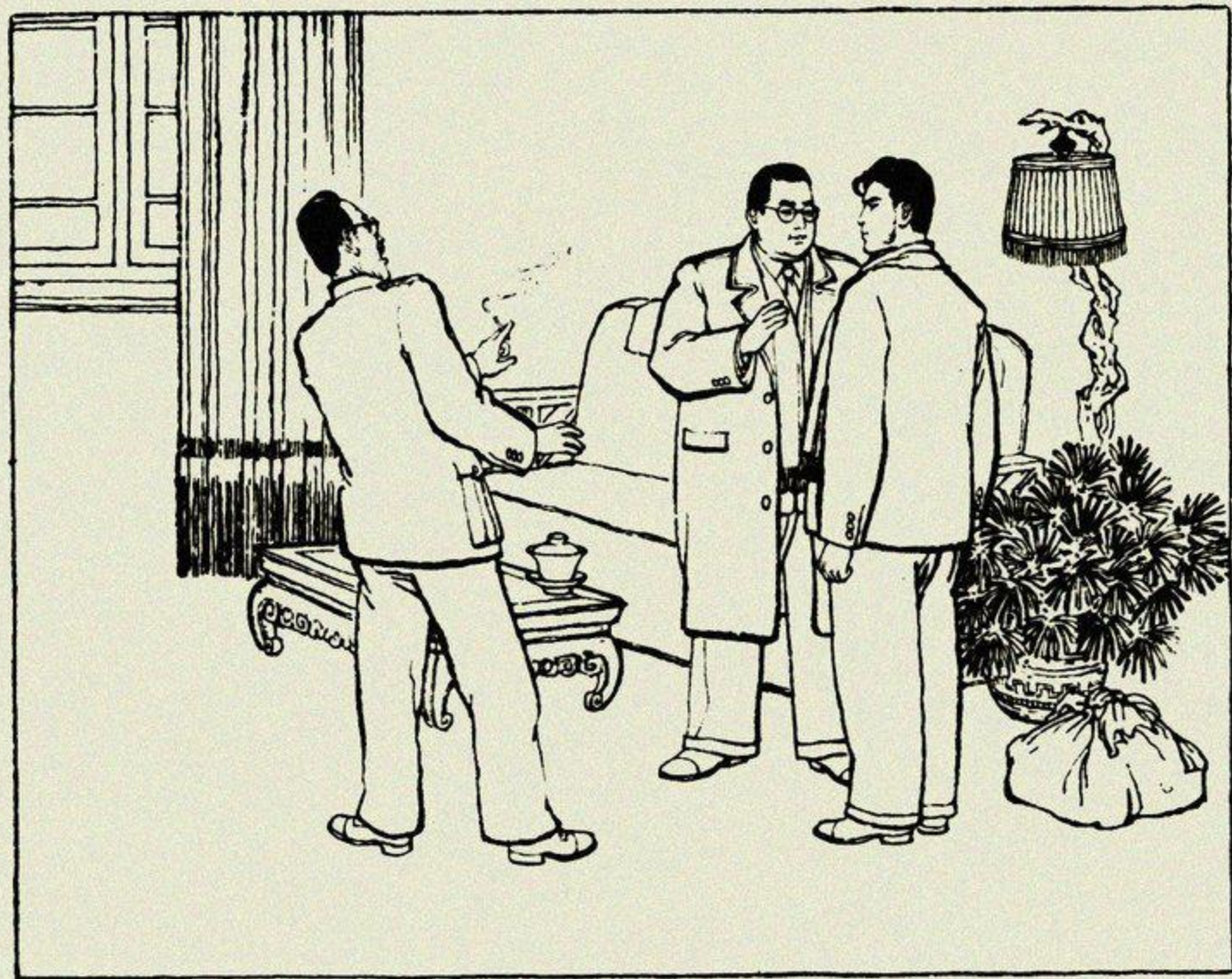
(35) 快到高墙边时，铁门开了，高高的门槛横在眼前，他突然站定，固执地回过头来，高举双手向熟悉的牢房告别。这时，他看见同志们正不停地向他挥手，挥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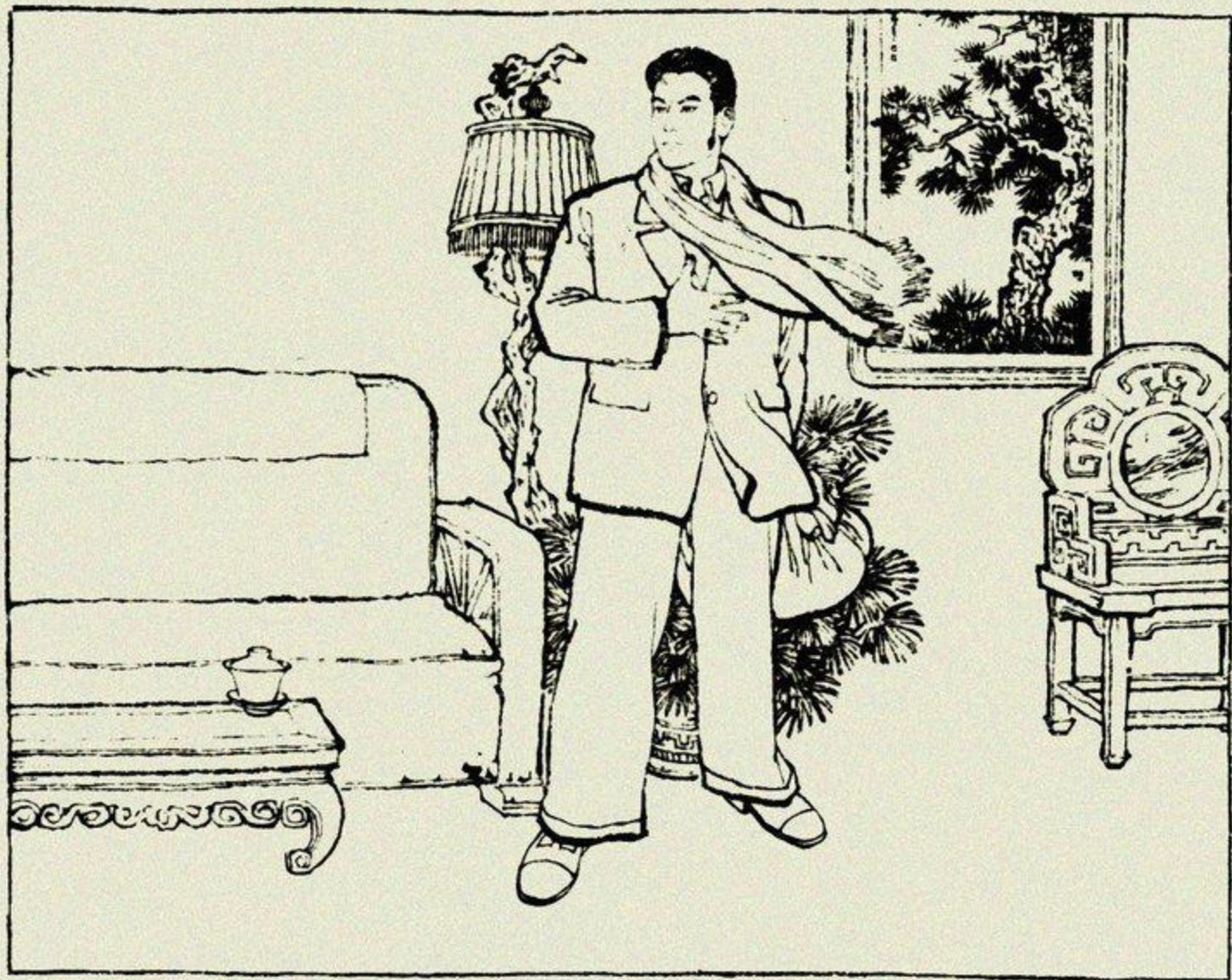
(36) 刘思扬被押到二处，勤务兵给他倒上香茶，他慢慢喝着、想着。将会出现什么新的考验？他不知道，但他情绪安定，战友们的依依离情，变成了支持他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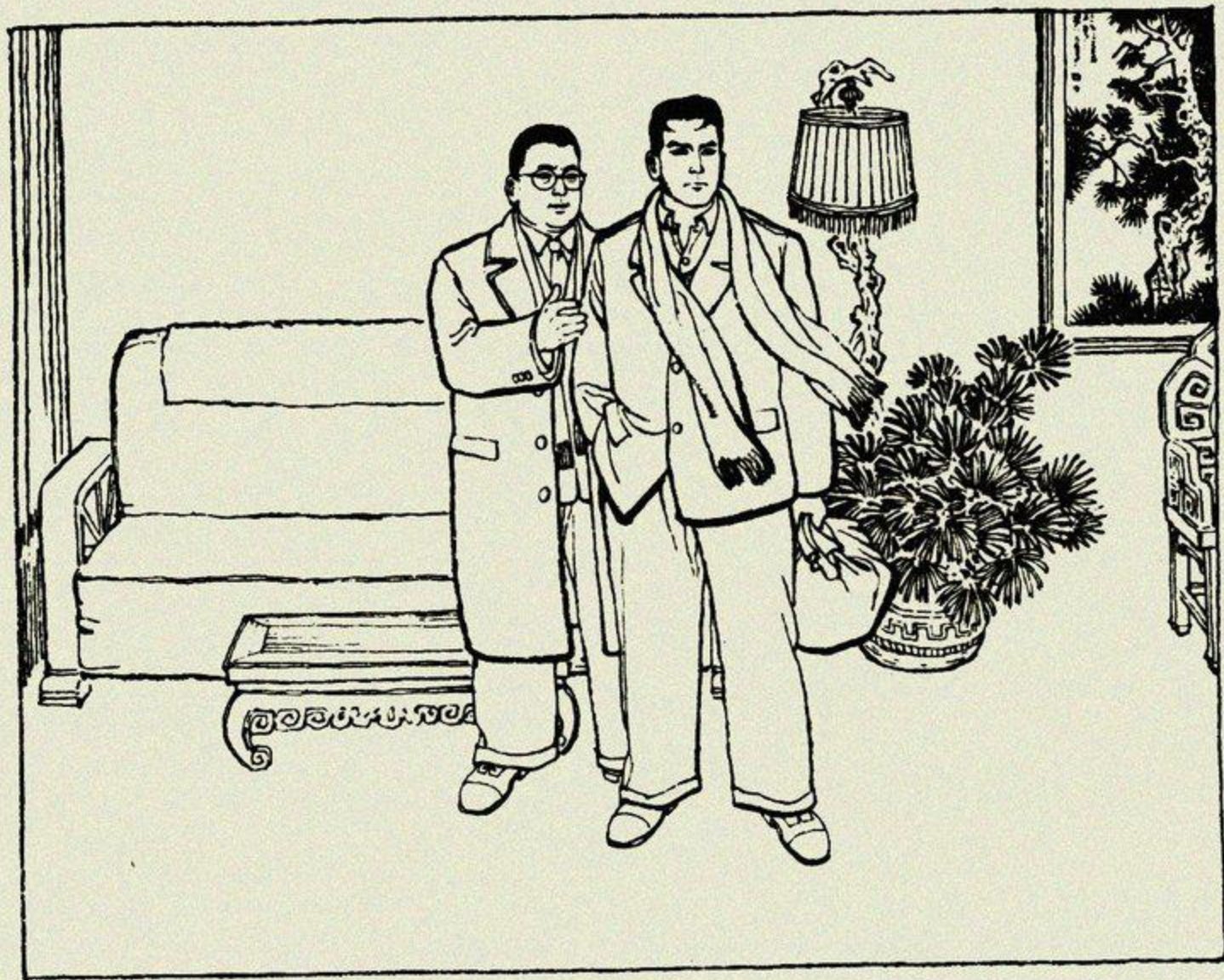
(37) 刘思扬的二哥和朱介走进来,二哥关切地说:“三弟,我们真是担心,这次国共举行和谈,大哥特地叫我从上海回来,保你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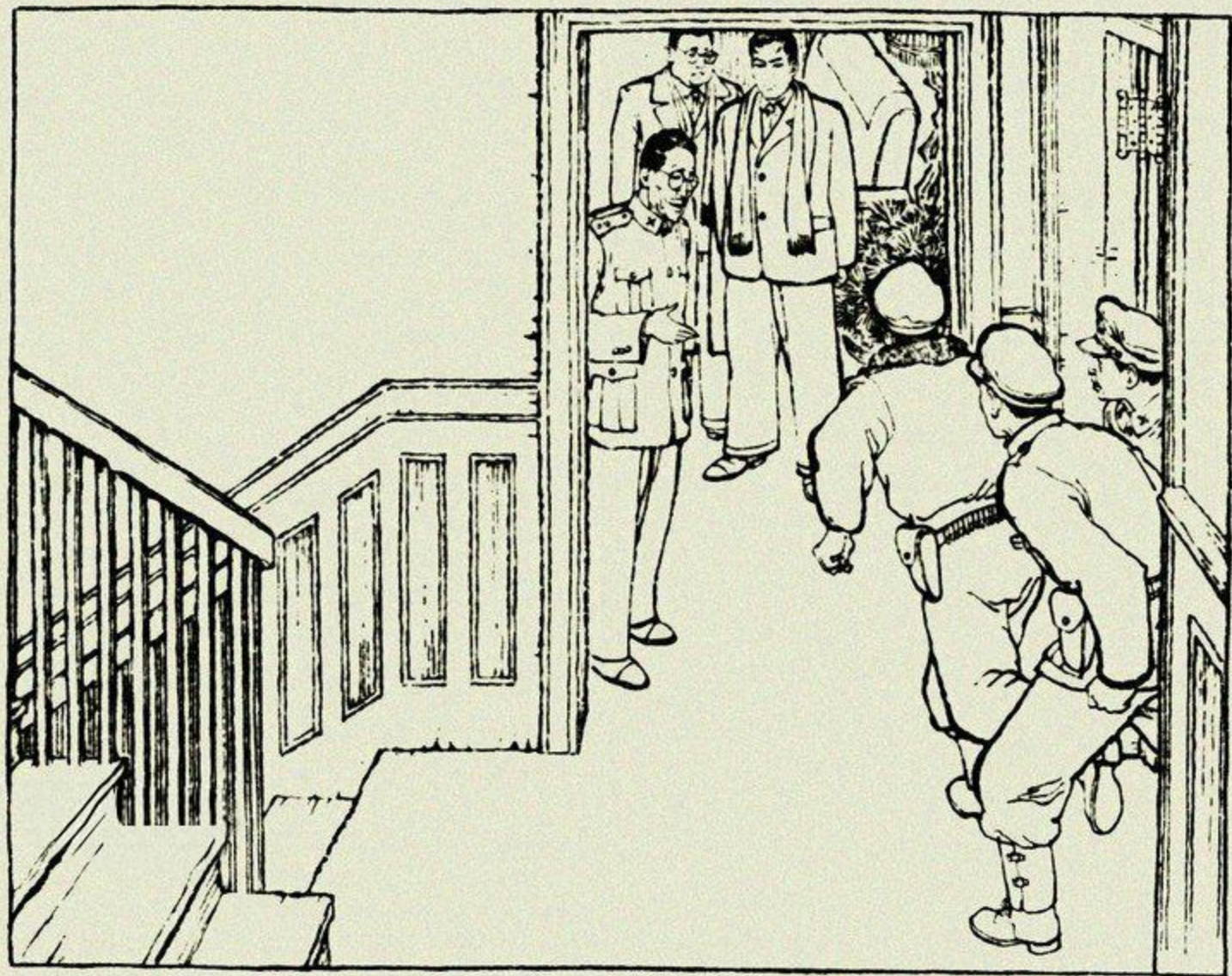
(38) 朱介满脸带笑地插进来说：“我祝贺刘先生恢复自由。”刘思扬质问道：“国民党集中营囚禁了多少革命者，你们为什么不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你们为什么不释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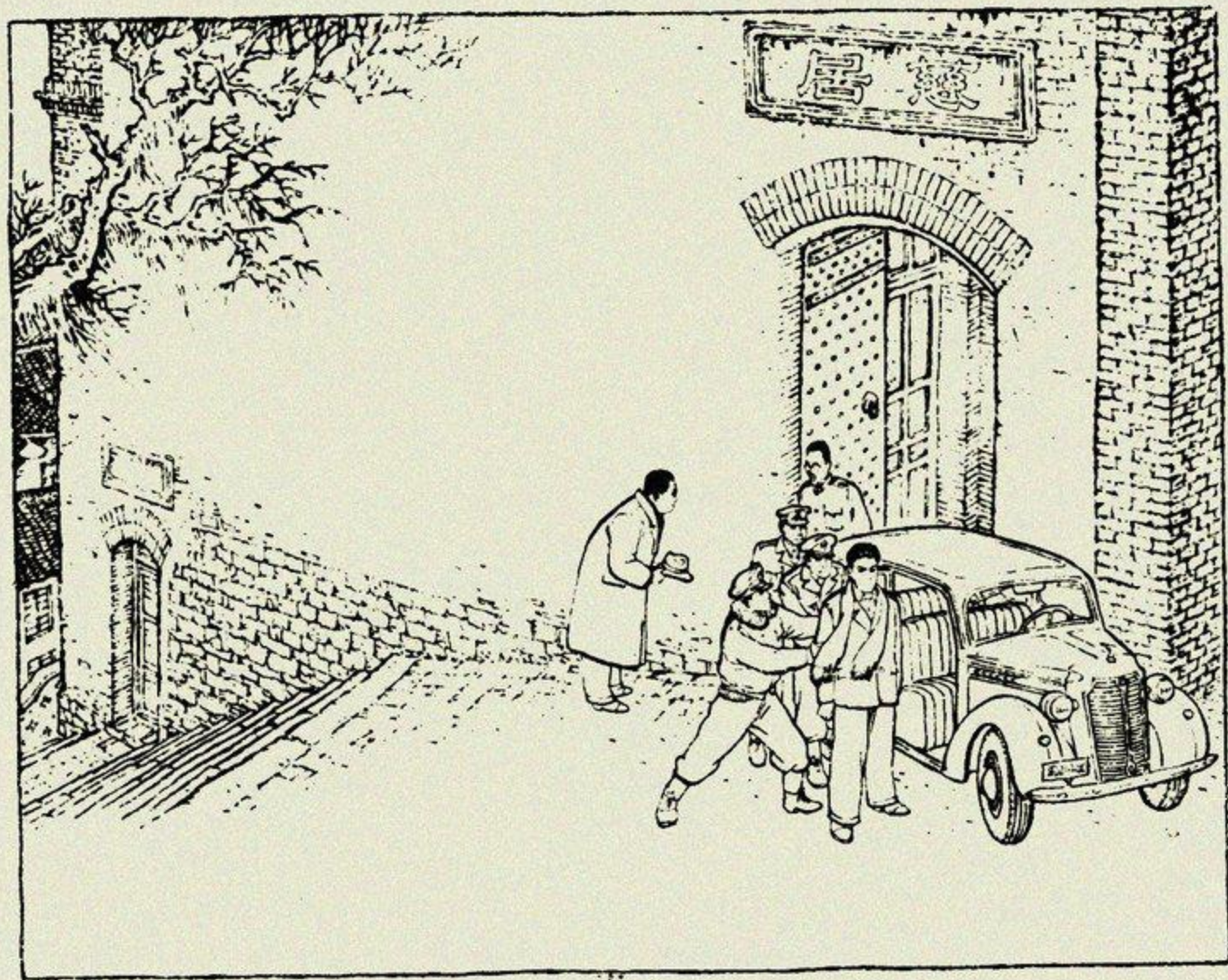
(39) 朱介冷冷地说：“目前，你还在二处，我想你应该以个人的自由为重。”刘思扬大声命令道：“我不希望这种自由，马上送我回渣滓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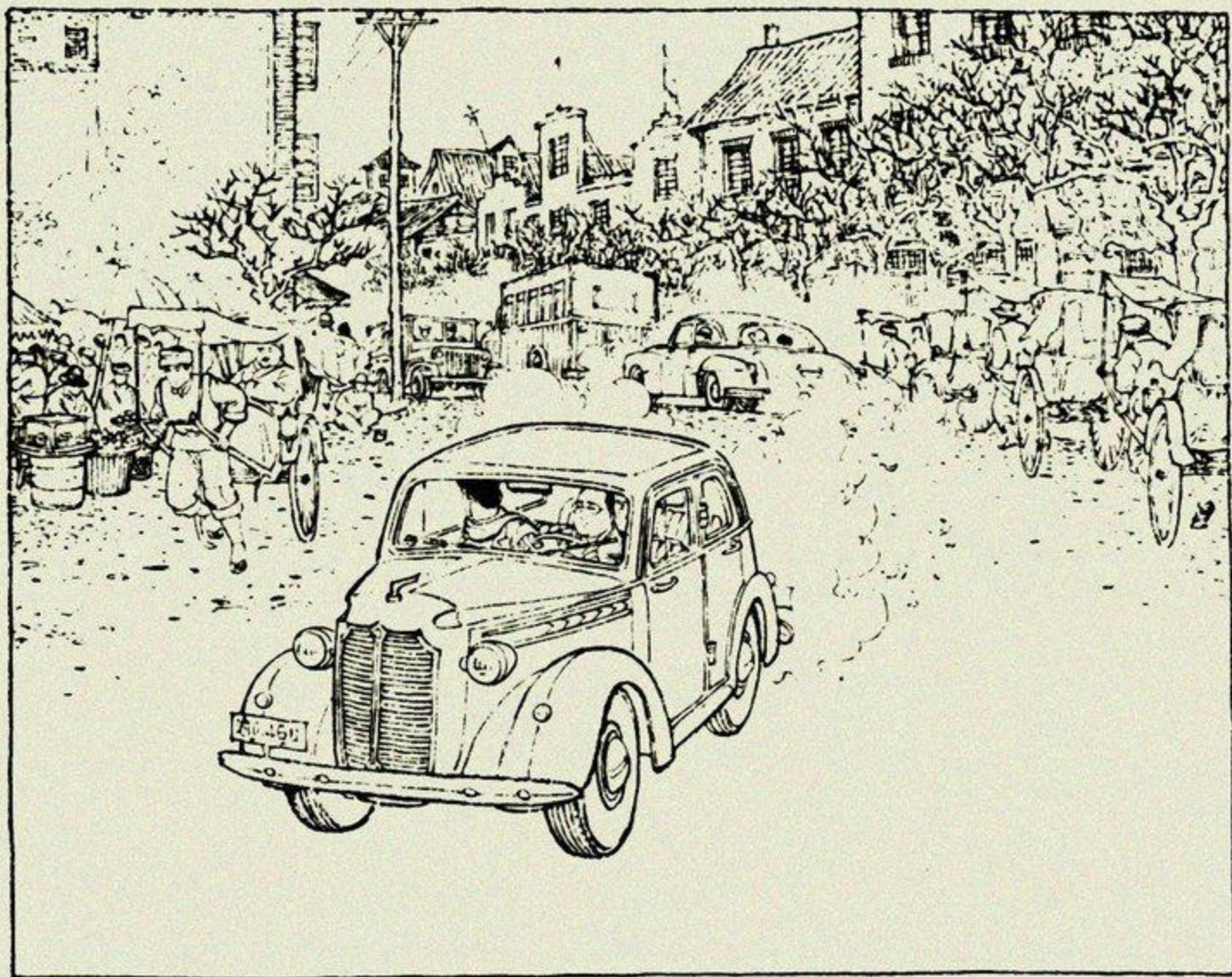
(40) 他二哥慌忙劝道：“三弟，我们为你托了多少人情，花
了多少……” 他不便当着朱介说出“钱”字，马上转口说：“徐
处长说你表现不好，要不是和谈期间，他还不同意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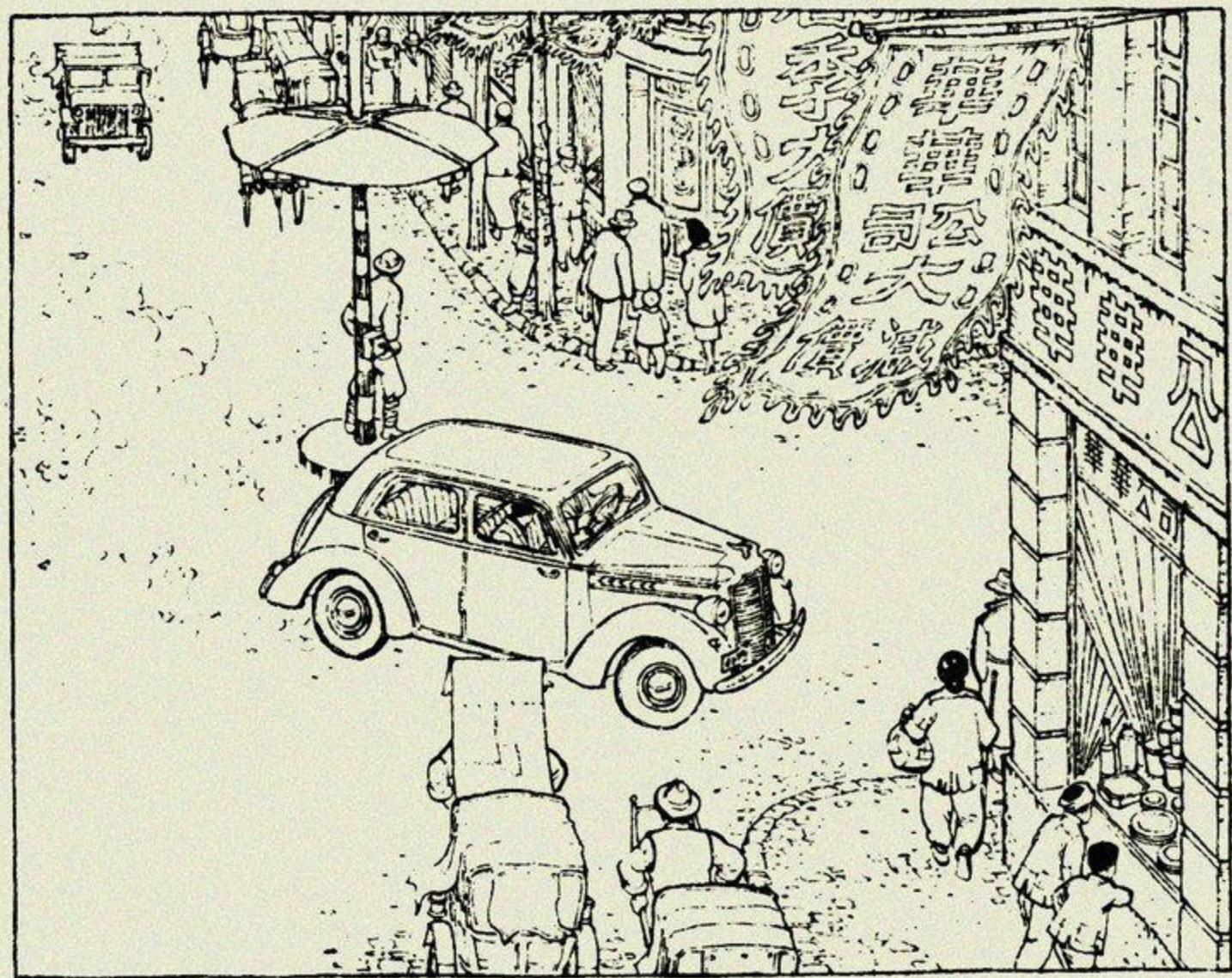
(41) 刘思扬坚持要朱介送他回渣滓洞，朱介突然沉下脸来：“刘先生，出不出去也由不得你，这是政府的决定。”说完，他一招手，几个特务拥了进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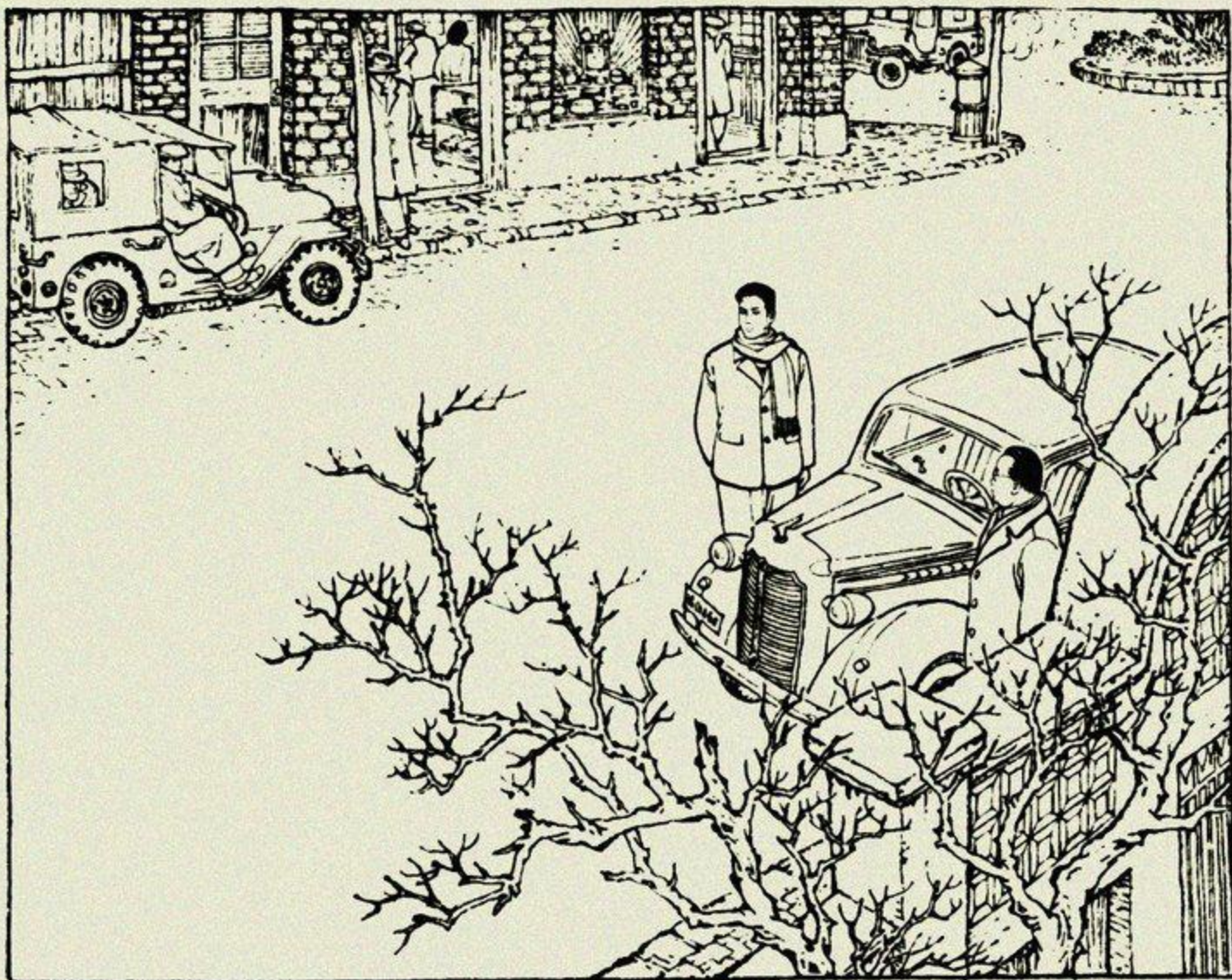
(42) 刘思扬被特务架着拖下楼，他愤激地斥责着，最后被特务推进他二哥的小轿车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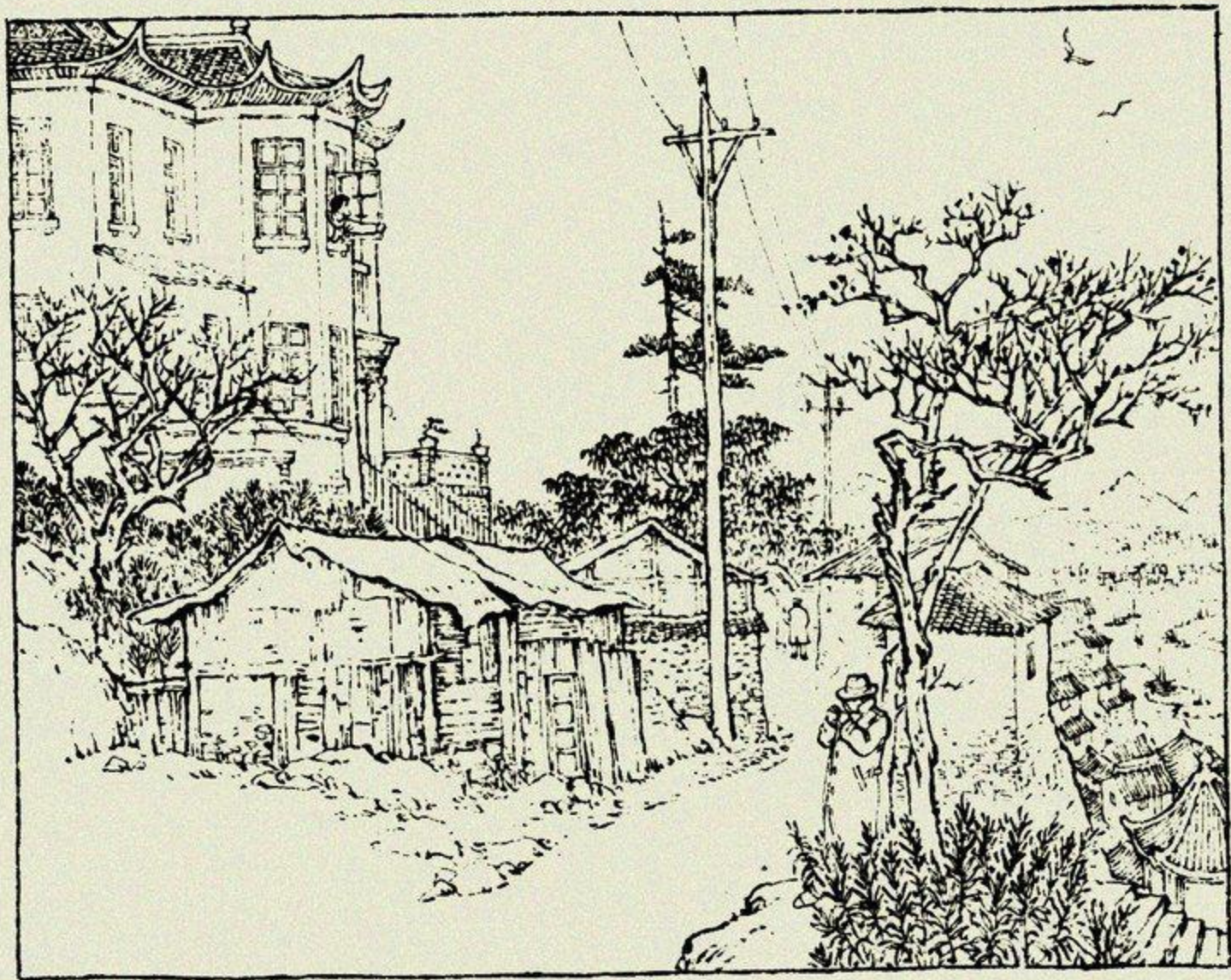
(43) 汽车在街道上飞驰着，刘思扬一眼也不去看，他想：如果敌人一面释放他，一面派遣特务跟踪，利用他急于找党的心情，布置更大的阴谋，这该是多么危险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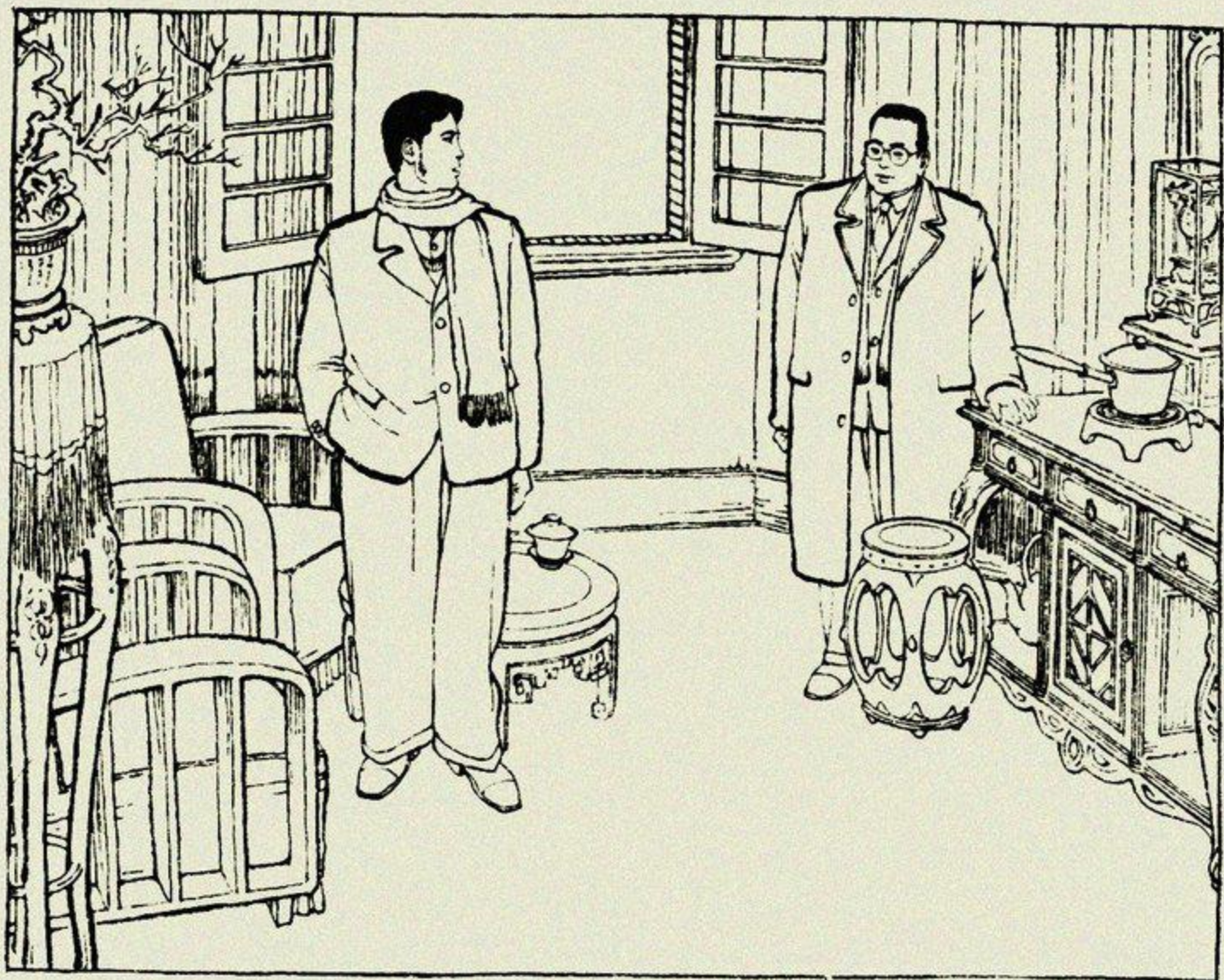
(44) 经过华华百货公司门口，刘思扬急叫停车，说要去买肥皂和牙刷，企图摆脱敌人的监视。他二哥悄悄说：“二处有车子跟在后面。”刘思扬骂道：“和平诚意？真是无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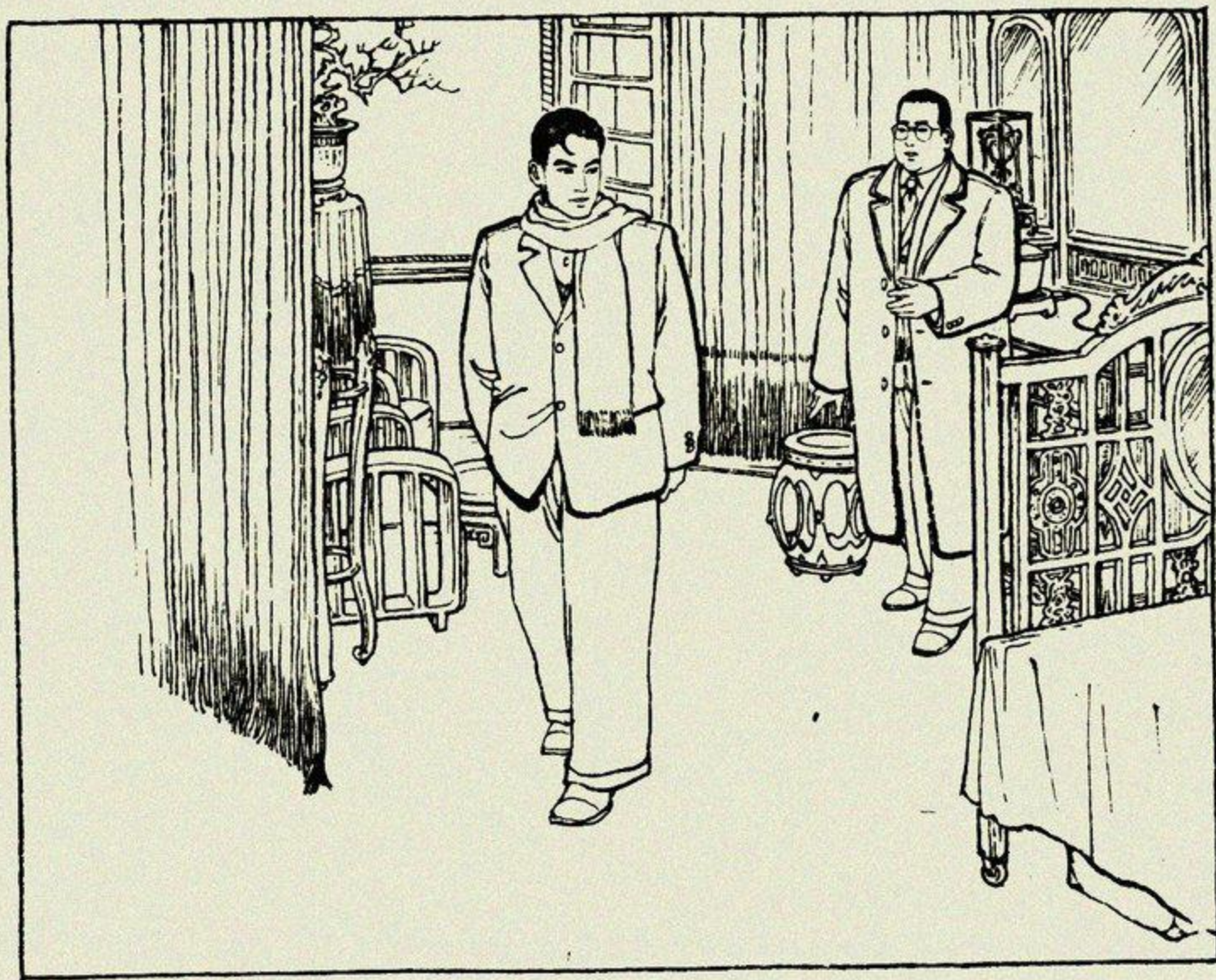
(45) 刘思扬只得放弃了下车的打算，当轿车驶到建筑华美的“刘庄”，跟在后面的吉普车不见了，他发现“刘庄”附近徘徊着一些形迹可疑的人。他知道，自己是被软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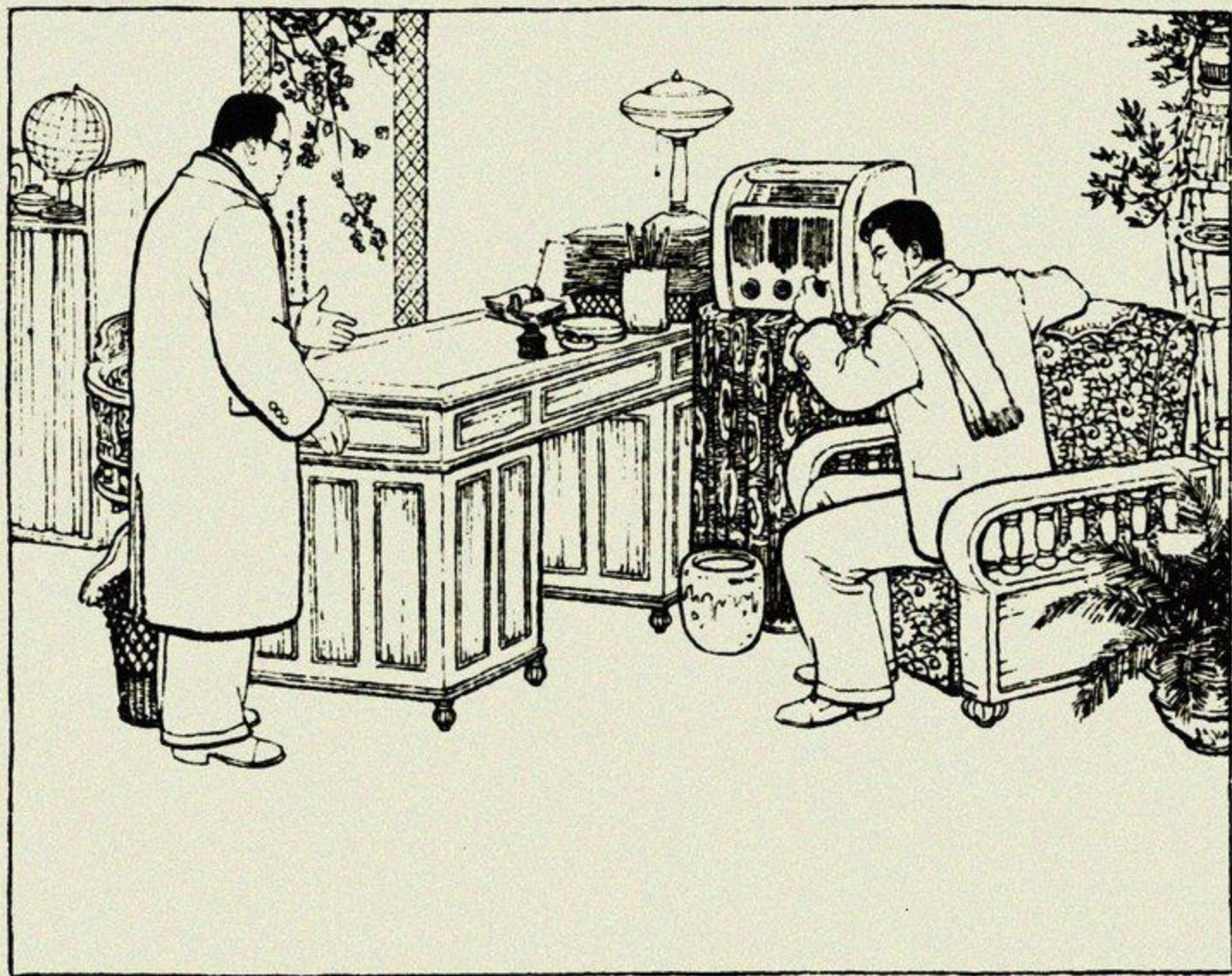
(46) 刘思扬回到原先的住处。推开纱窗，首先看到的是嘉陵江，花园中的假山、金鱼池，一切如旧。这一切，他感到很隔膜，他的思想还留在充满战斗激情的渣滓洞里。



(47) 二哥把牛奶锅放在电炉上，说：“徐鹏飞讲过，为了你的安全，外面有人守卫。你每天燉些银耳吃，补补身体。你应该先去理个发……”刘思扬摇摇头：“我不需要理发，因为我并未恢复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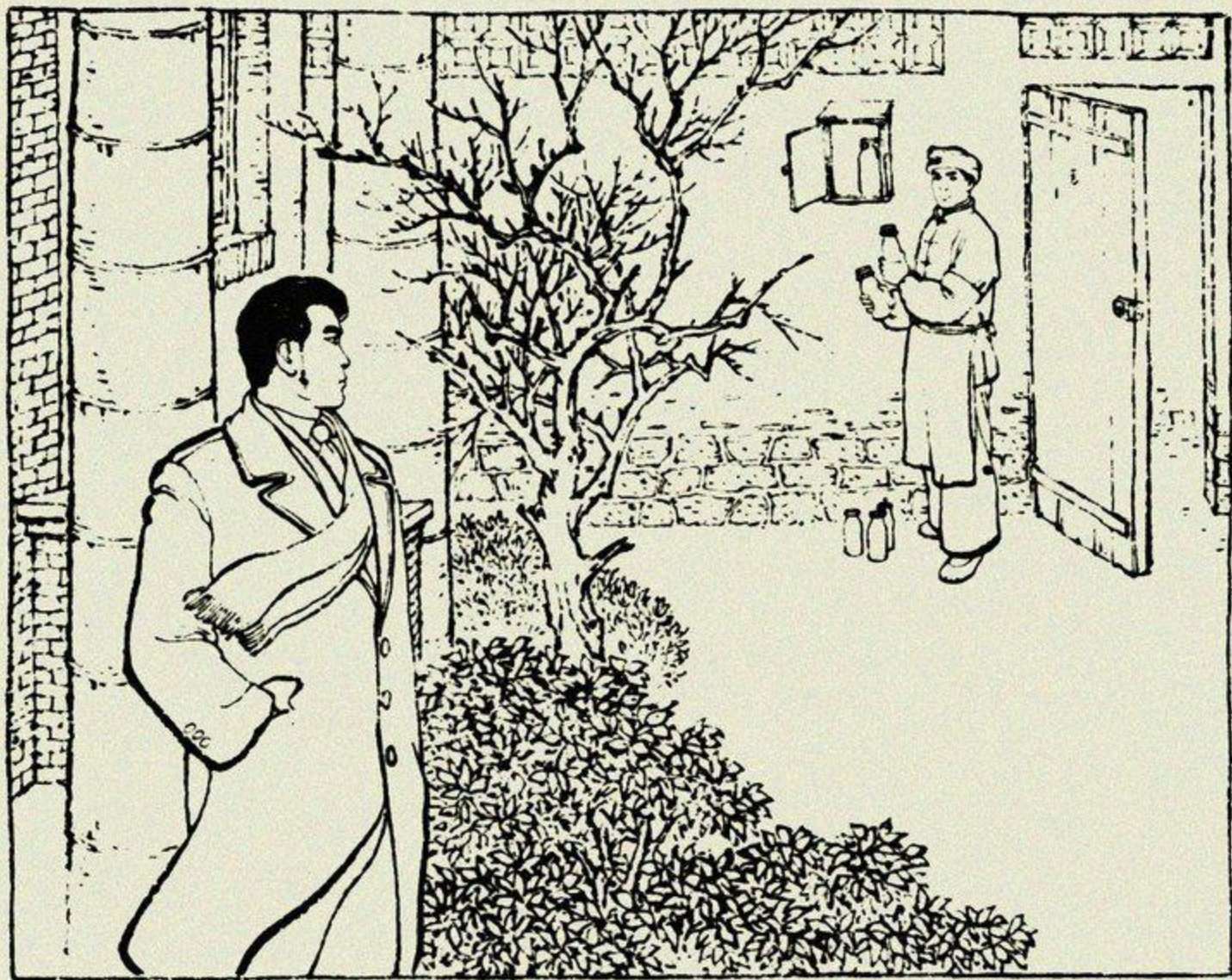
(48) 二哥说：“徐鹏飞要你不参加政治活动。不过，我再花些钱，让他同意你去香港，你可以到解放区去。”刘思扬虽然愤火狂烧，但他觉得现在遇事应该特别冷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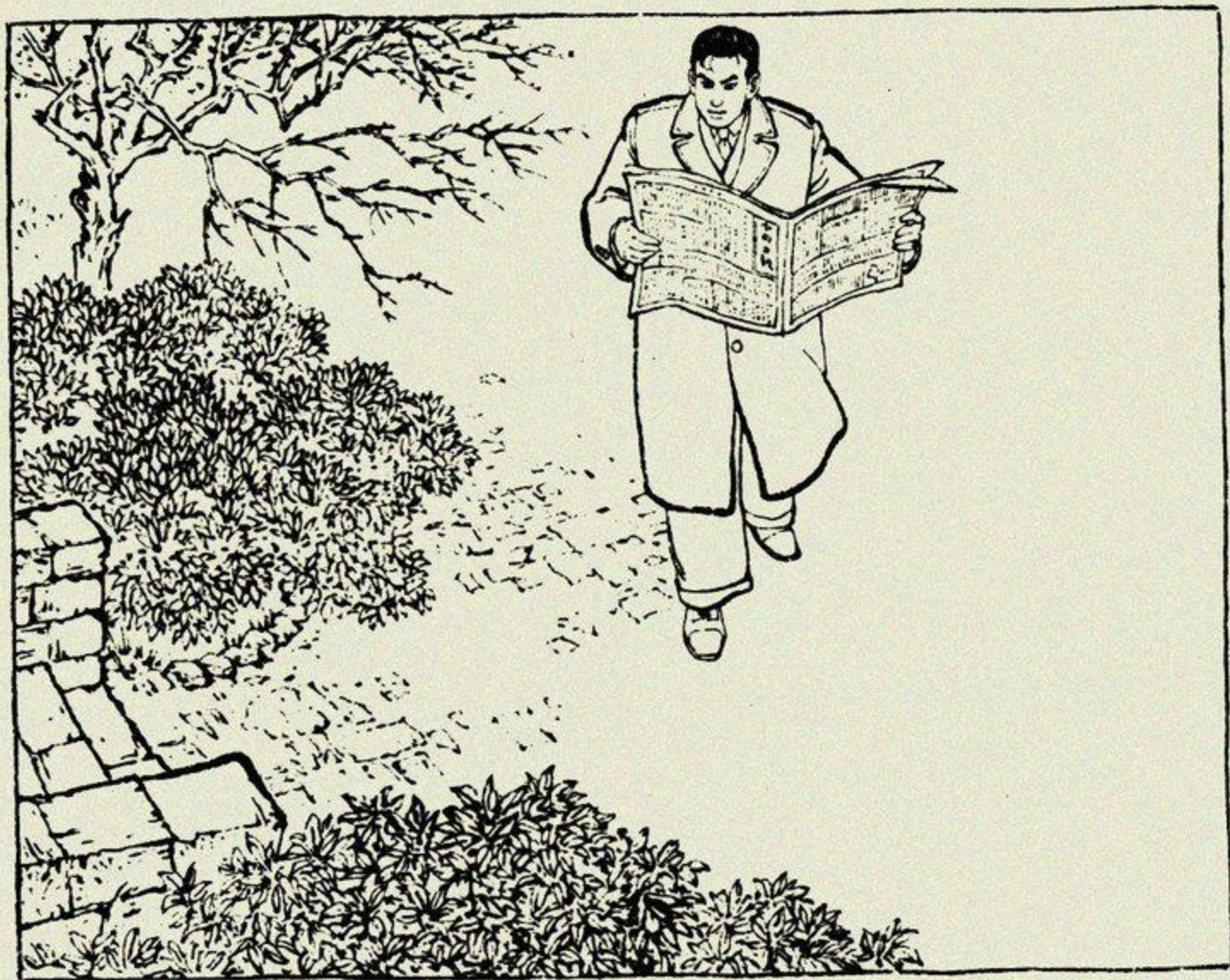
(49) 刘思扬扭开收音机，想听听新华社的广播。可是过了很久，收音机没有播出应有的声音。二哥告诉他：“当局禁止收听共产党的广播，收音机的短波都给拆除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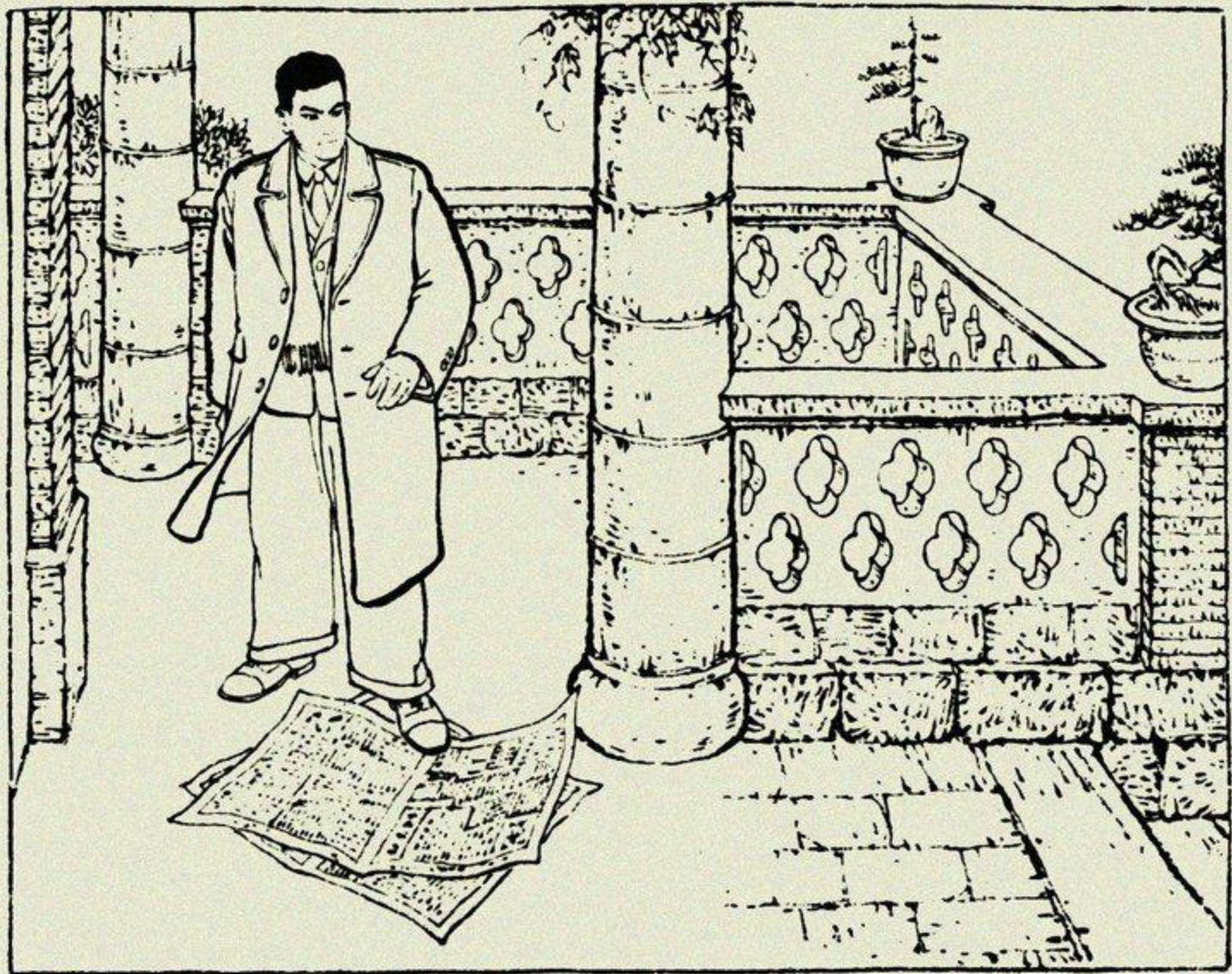
(50) 刘思扬度过失眠的一夜。早上，他烦躁地在花园里散步，忽见有扇小门离江边不远，心中一动，仿佛眼前有了一线自由的希望：如果趁黑夜游过江，就可逃出魔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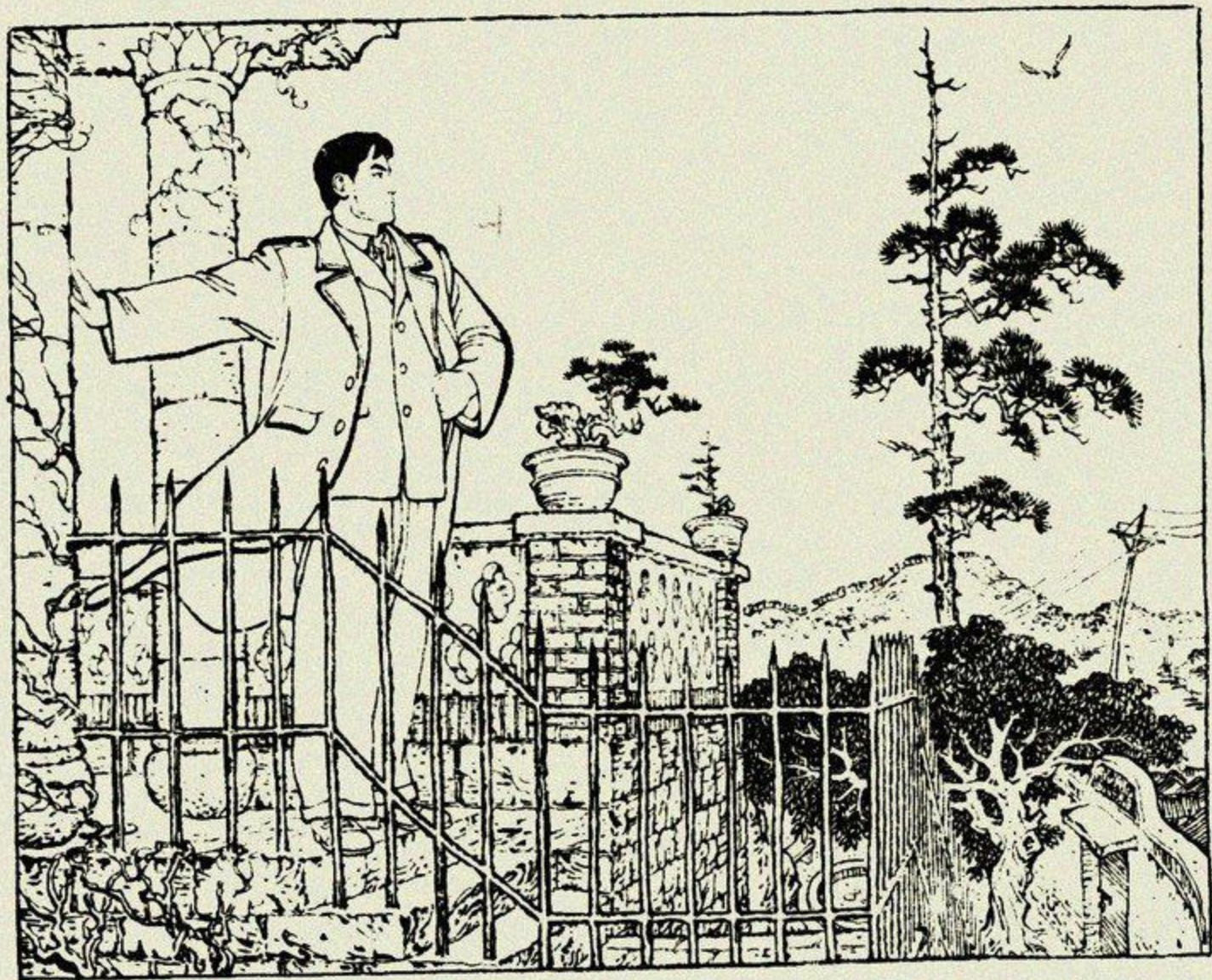
(51) 这时，大门边的一道侧门开了，送牛奶的工人，将几瓶牛奶放到木箱里，瞥了他一眼。他冷冷地看着他出去，觉得这都市生活，对他已很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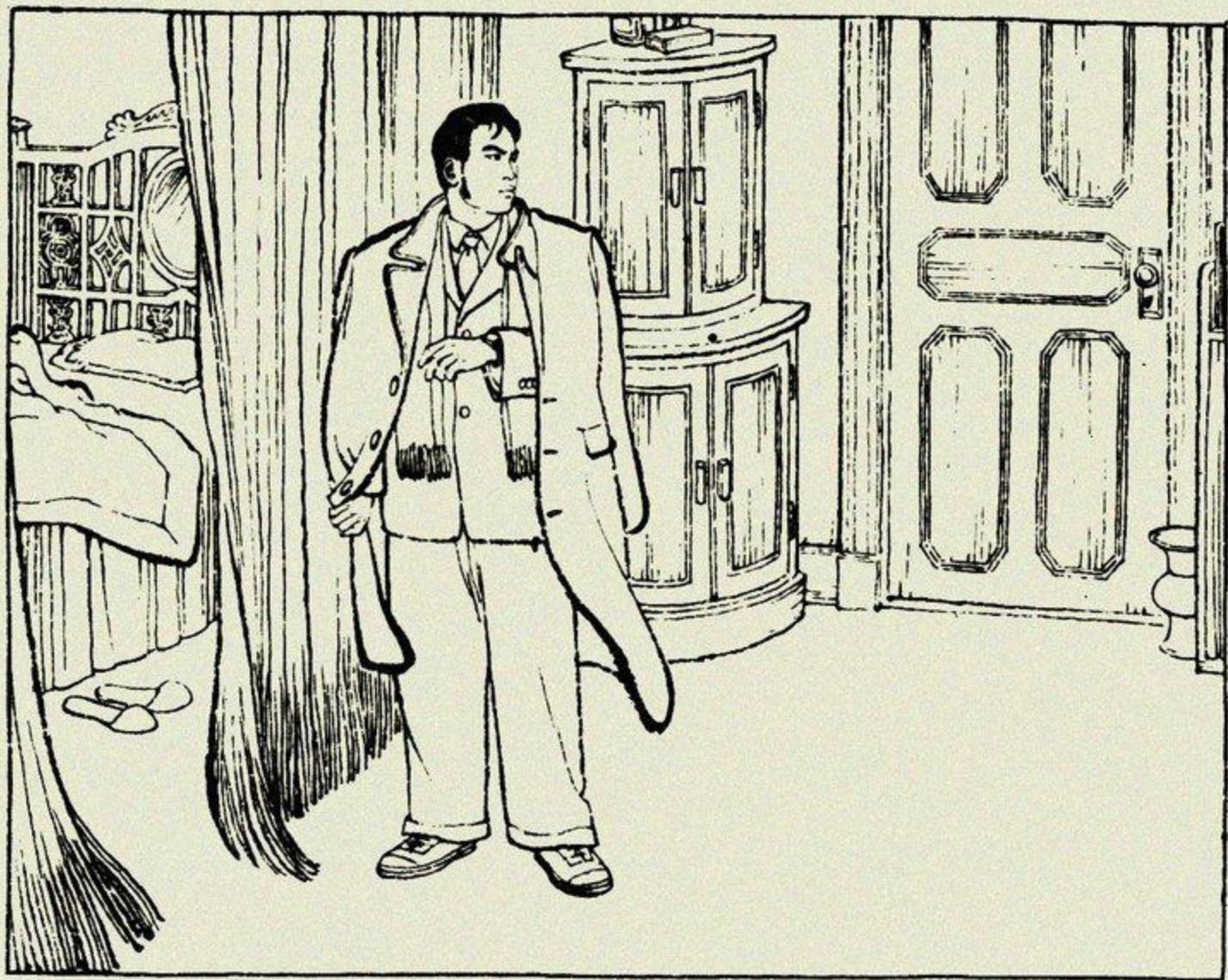
(52) 报童来了。他接过报纸，见上面登载他恢复自由的消息，还有中央社记者写的“访问记”，说他“状至愉快，对政府宽大表示感谢，对当局和平诚意表示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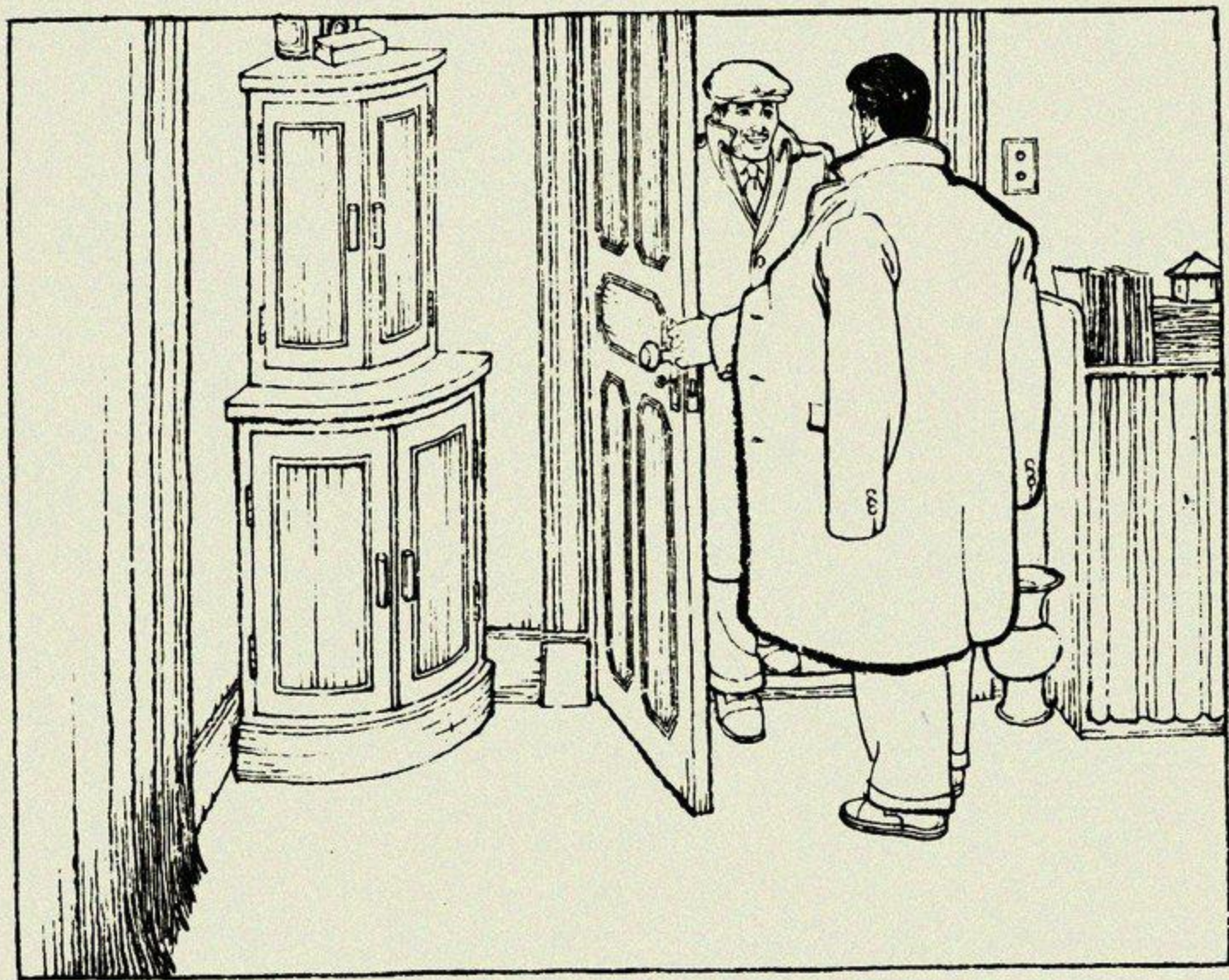
(53) 敌人竟卑鄙到伪造谈话，欺骗群众，污蔑共产党人！
他愤怒地骂道：“无耻的造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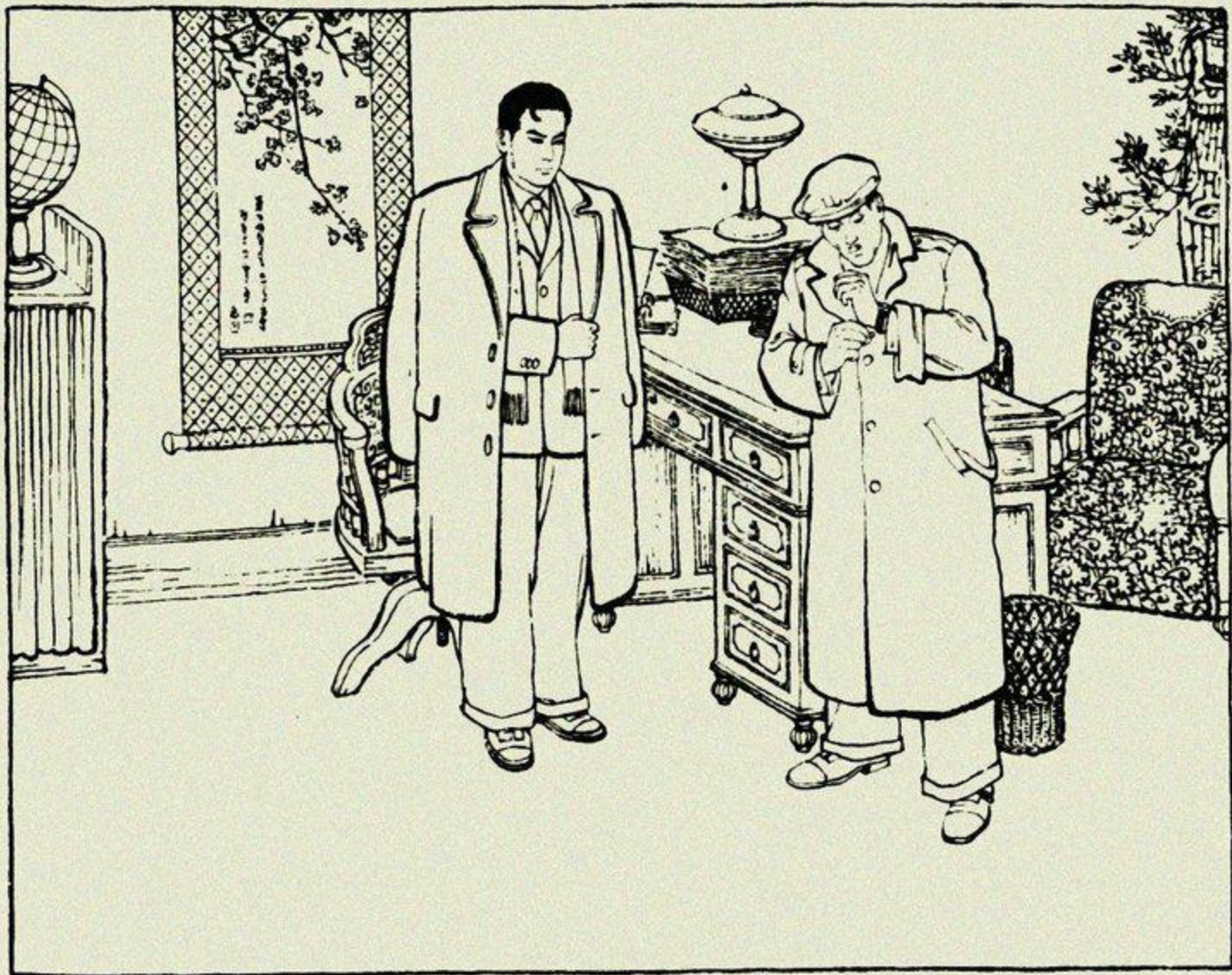
(54) 他望了望嘉陵江，望了望那扇小门，决定今晚设法逃走，如果特务鸣枪追捕，那就刚好揭露敌人这种“和平诚意”的花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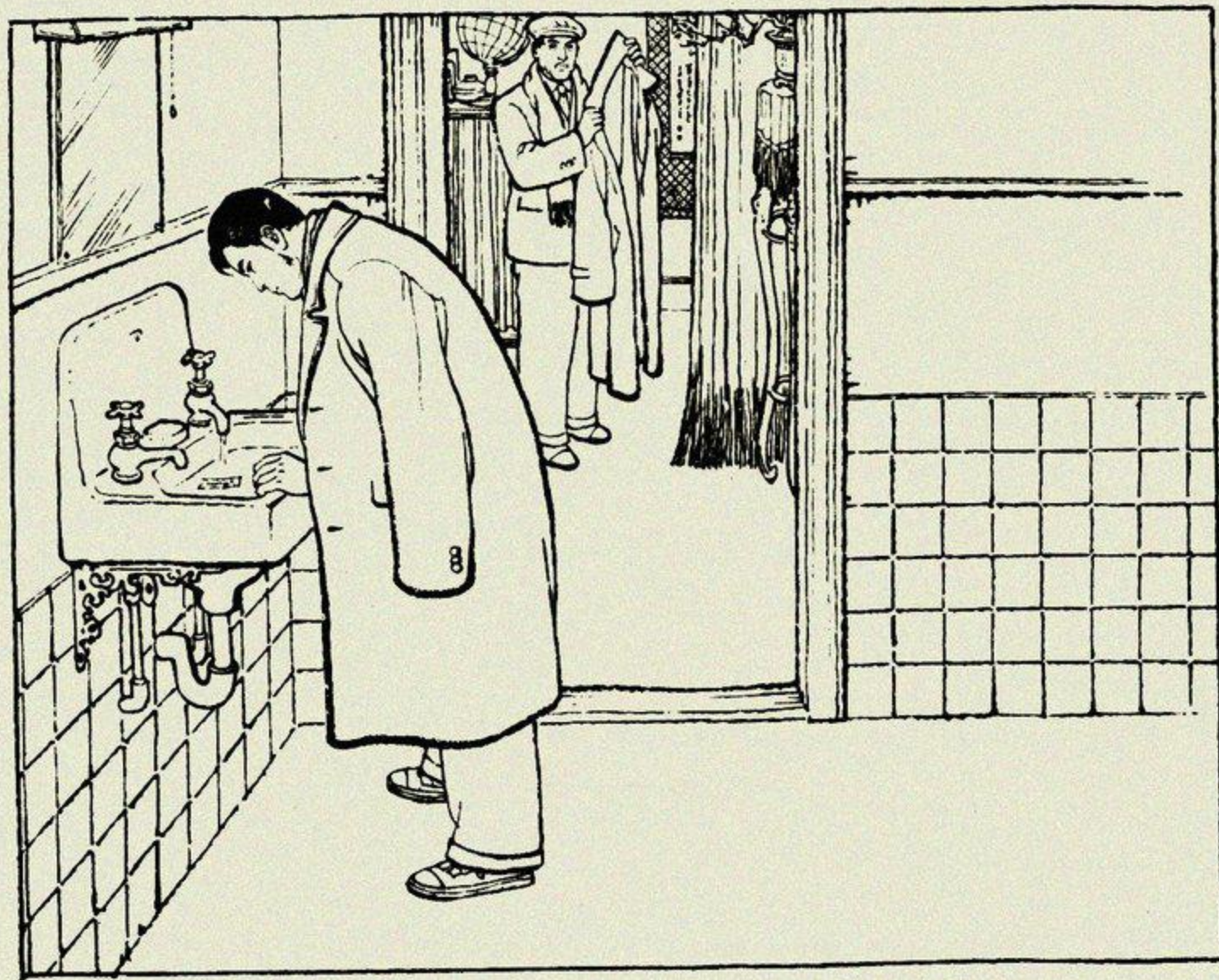
(55) 傍晚落了小雨，深夜，风雨愈来愈大了。刘思扬看了看夜光表，已是一点过后，他换上软底胶鞋，披上深色外衣，决定立刻出走。恰在这时，传来了轻轻的敲门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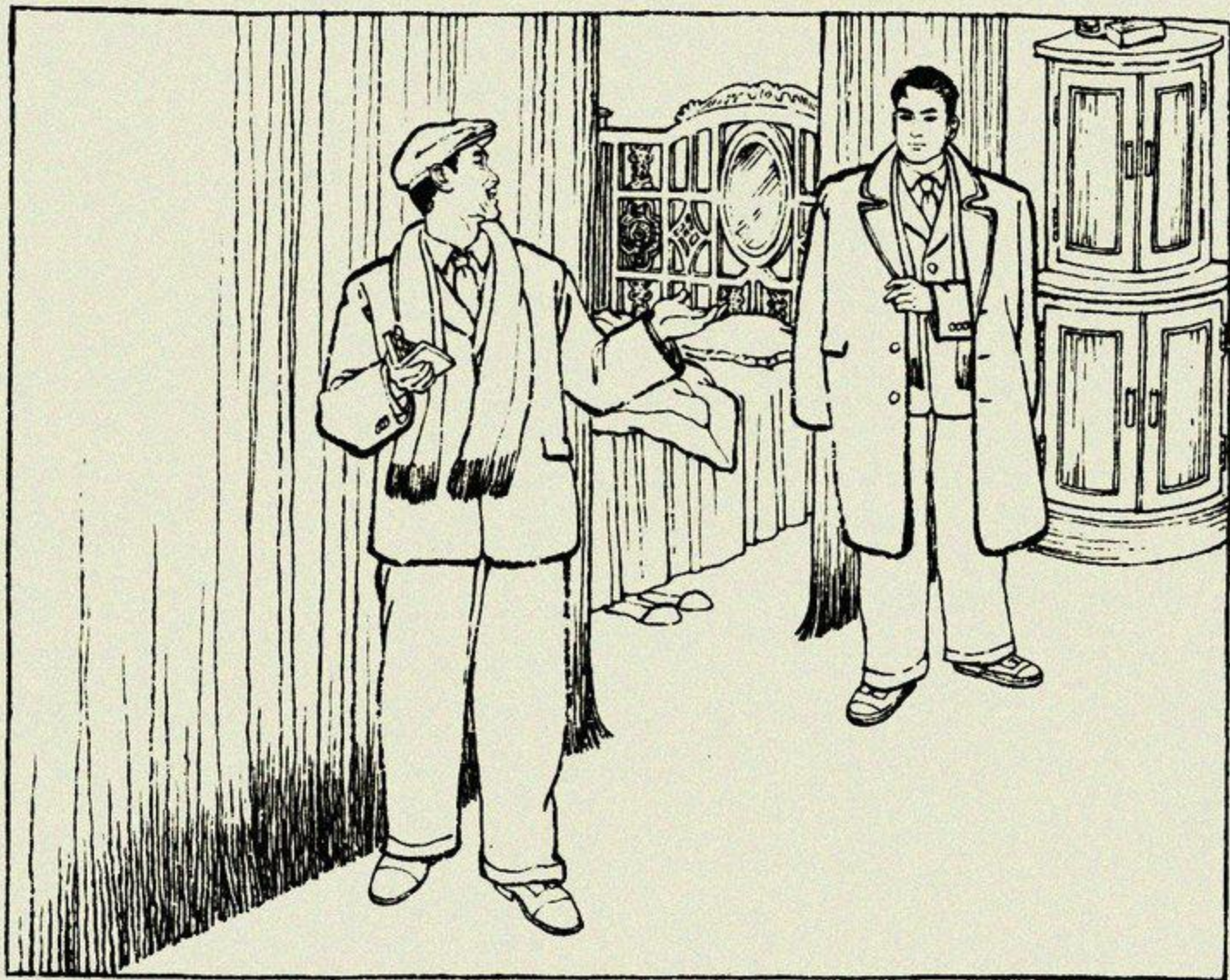
(56) 他想：半夜了，二哥来有什么事？扭亮电灯，打开房门，却见一个穿雨衣的陌生人，站在他的面前，头上戴着鸭舌雨帽，帽上的水珠，不断滴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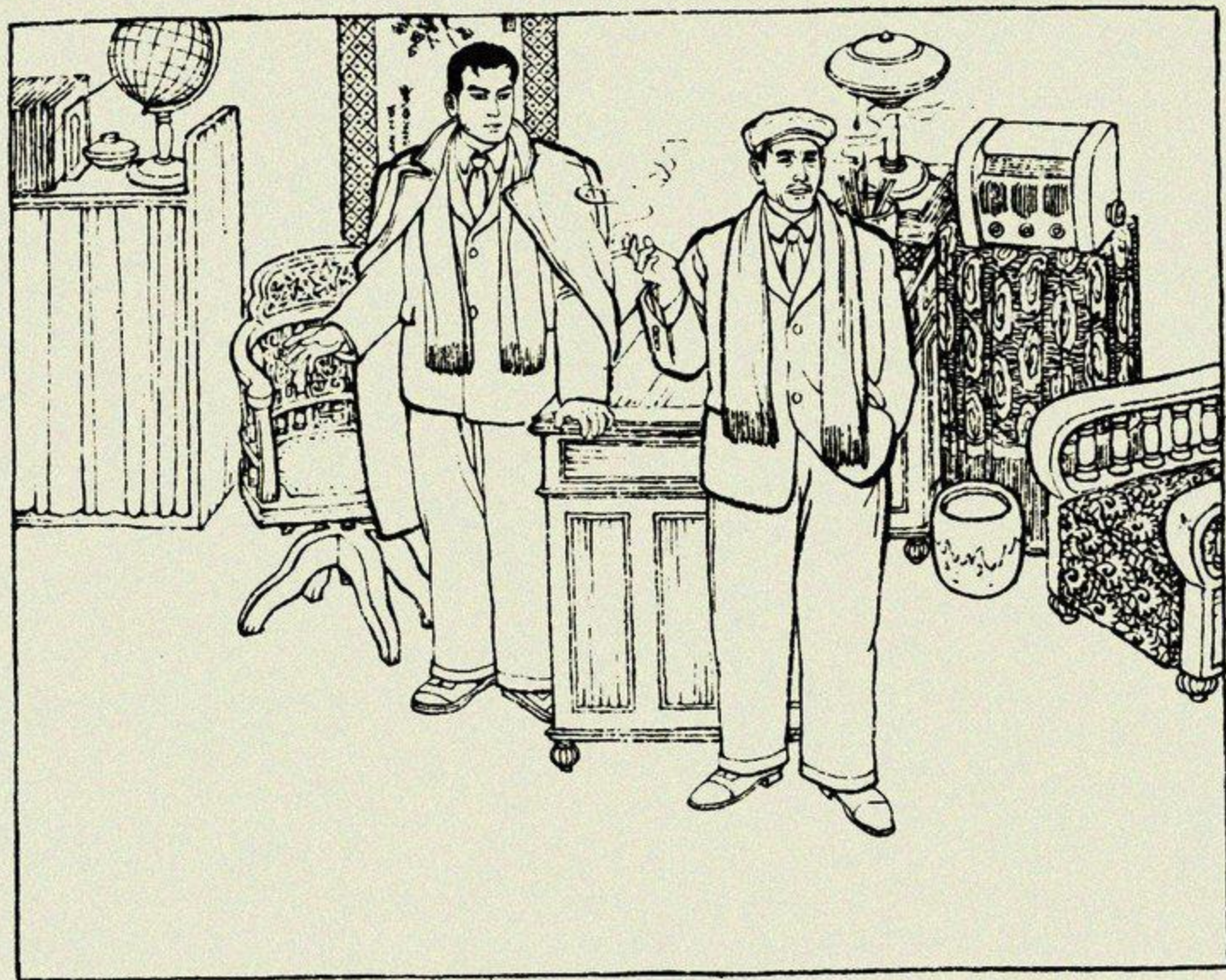
(57) 来客从容地关上门，低声说：“我是党派来的。”他撕开衬衫袖口上的针脚，抽出一小卷薄纸，递给怀疑地望着他的刘思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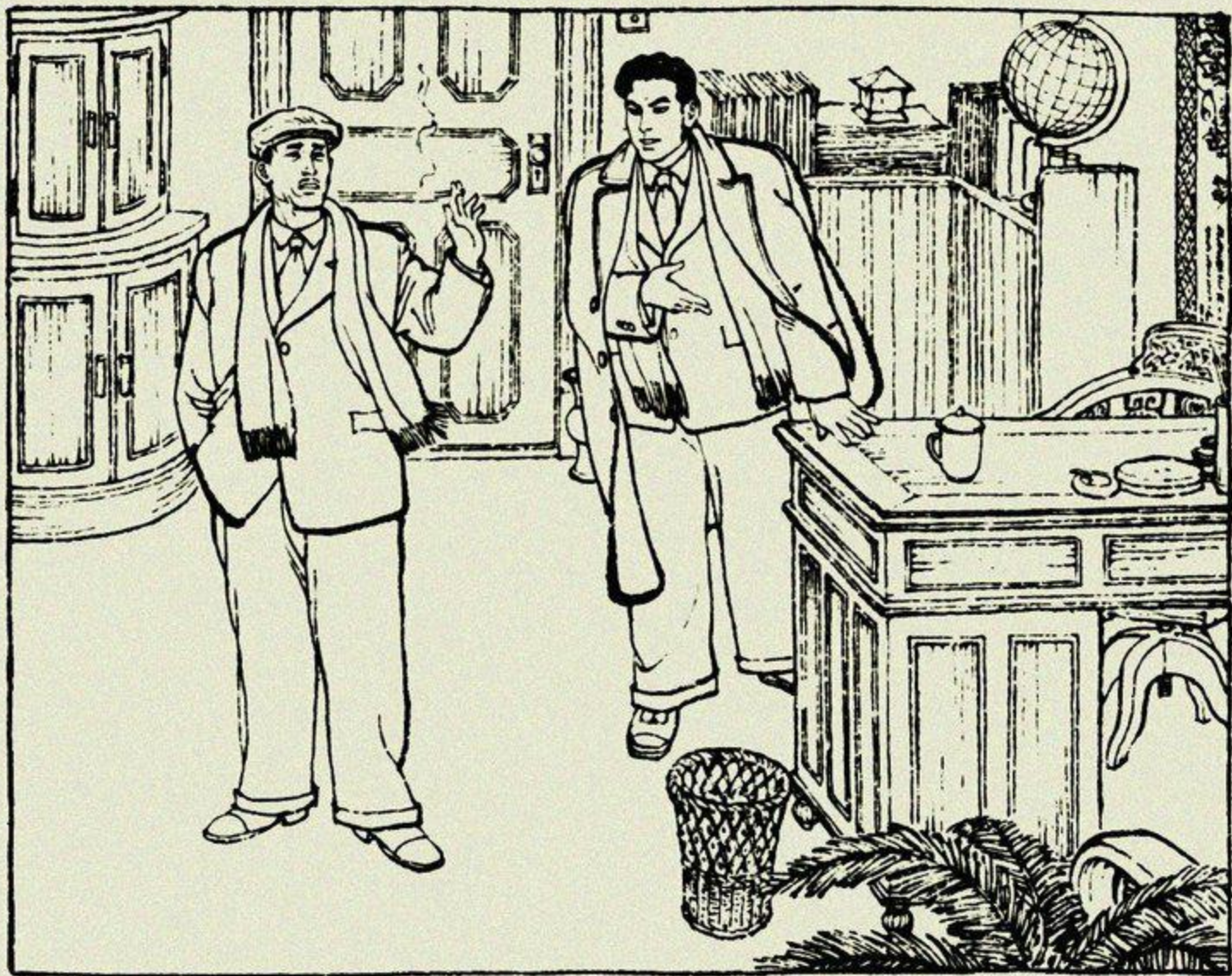
(58) 刘思扬见上面没有任何字迹，来客说：“把它放到水里。”刘思扬满腹狐疑地把纸条放进面盆，纸条上隐隐显出了字迹：“思扬同志，兹派老朱同志前来联系。李敬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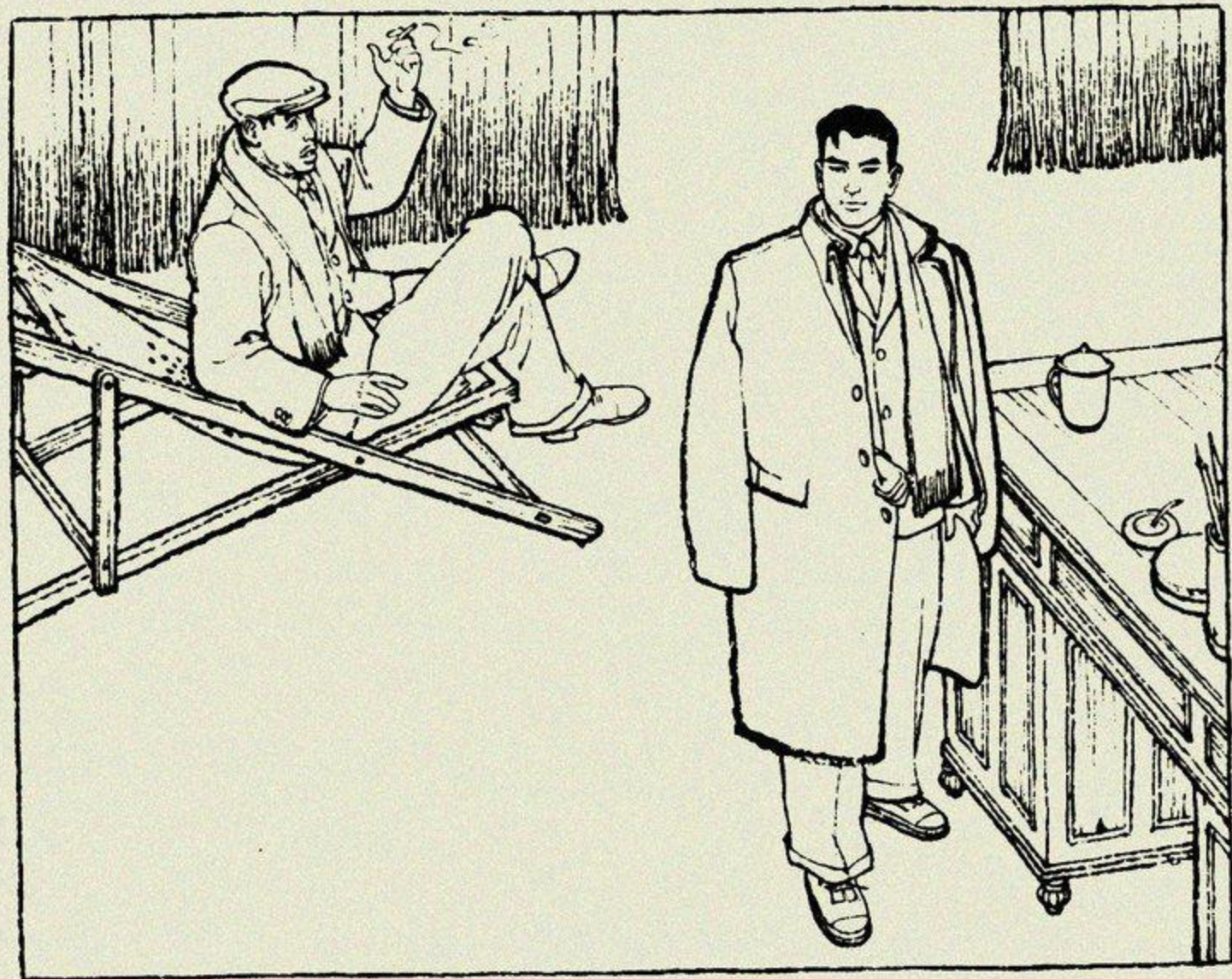
(59) 刘思扬仍然不肯深信，他捞出纸条揉碎，慢慢地说：“太意外了，外面有特务监视。”来客说：“老李叫我从江边翻墙进来。刚才雨大，特务躲雨去了，侥幸没有出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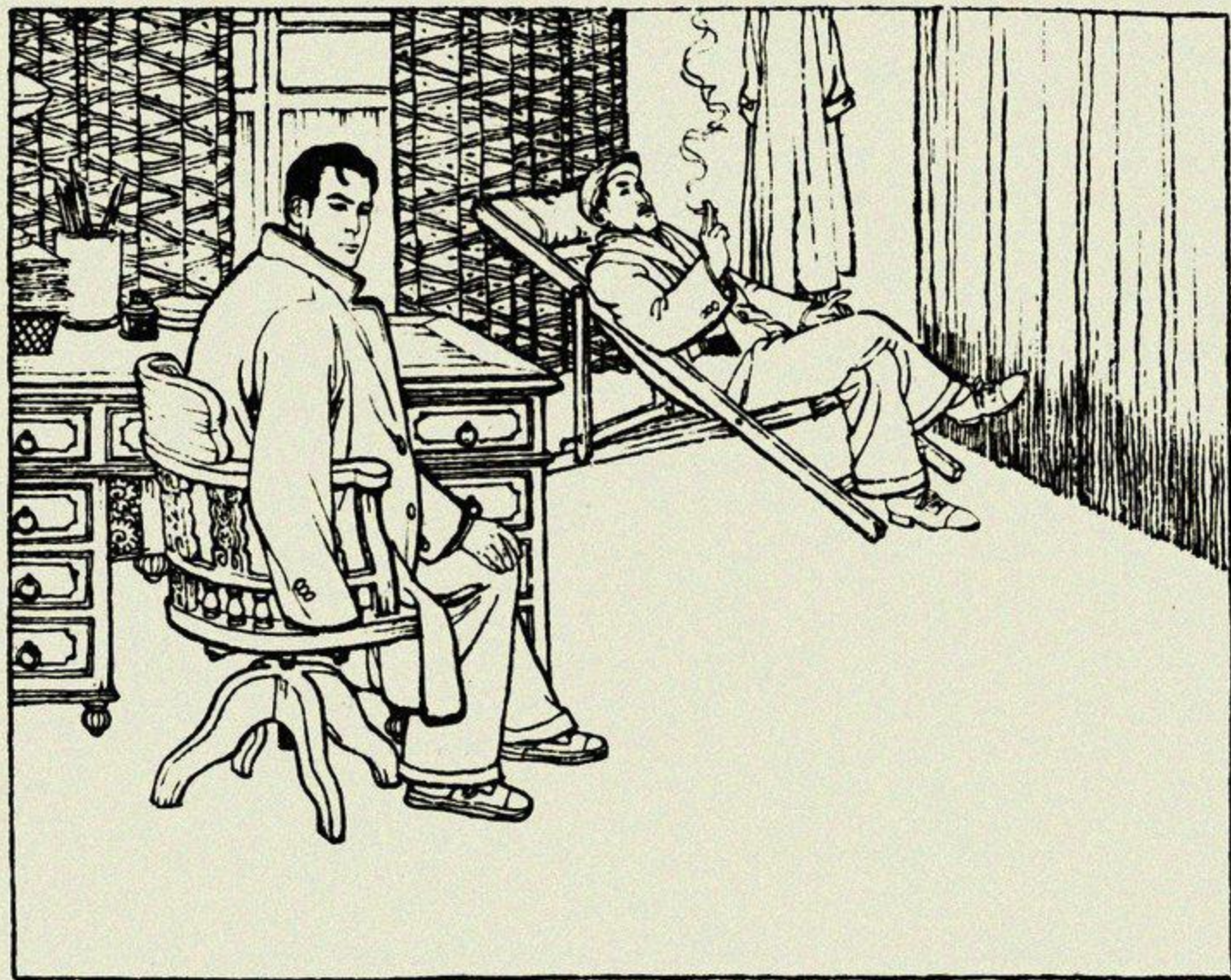
(60) 来客声音严厉：“老李很不满意你在报上发表的谈话。你忘记了自己曾是个共产党员！”刘思扬回答道：“这是特务造谣，我没有任何丧失立场损害党的利益的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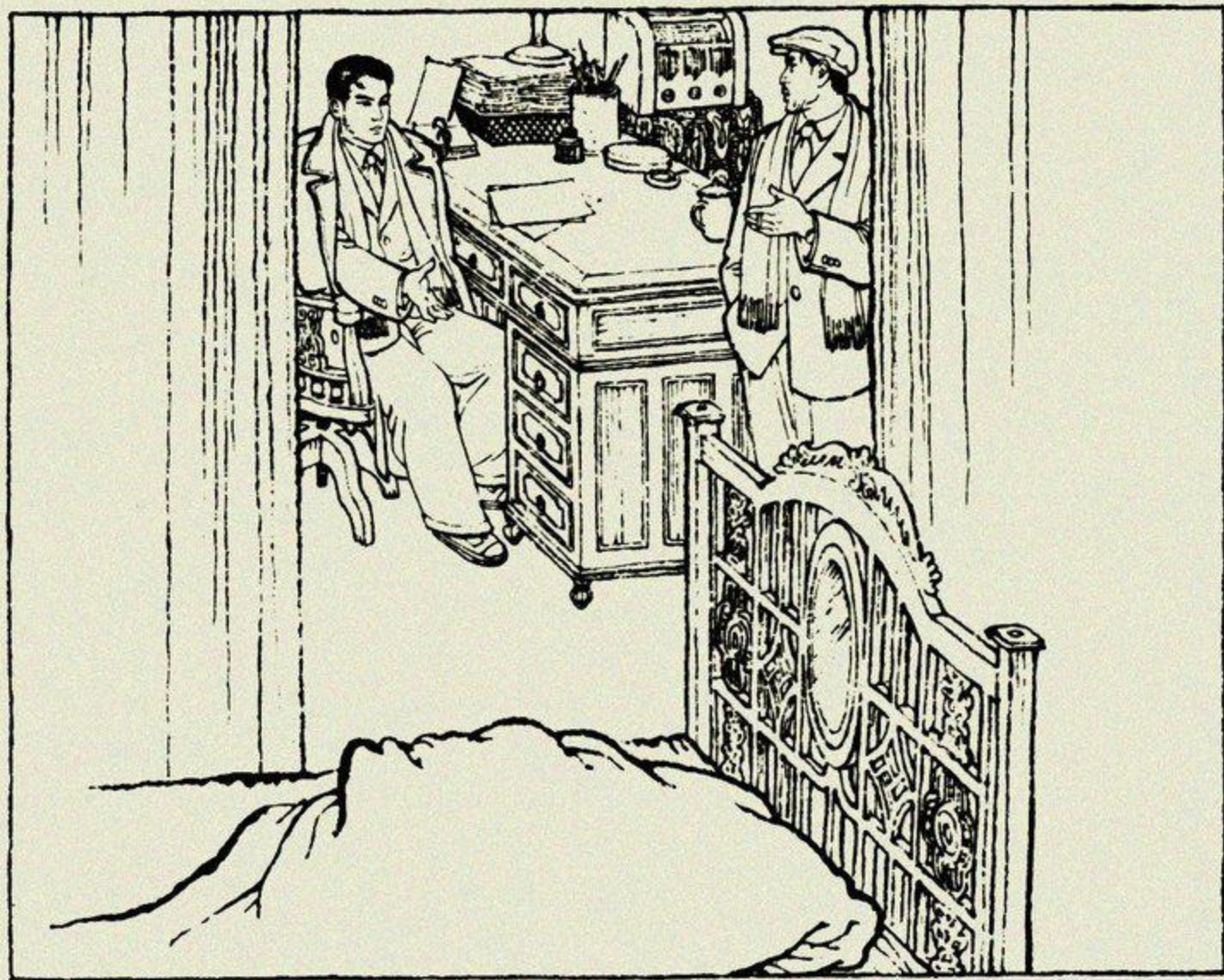
(61) 来客冷冷地说：“老李派我查清这件事，你如未丧失立场，党将设法揭穿国民党对你的污蔑。”刘思扬说，“污蔑主要是对我们党，而且在群众中造成释放政治犯的假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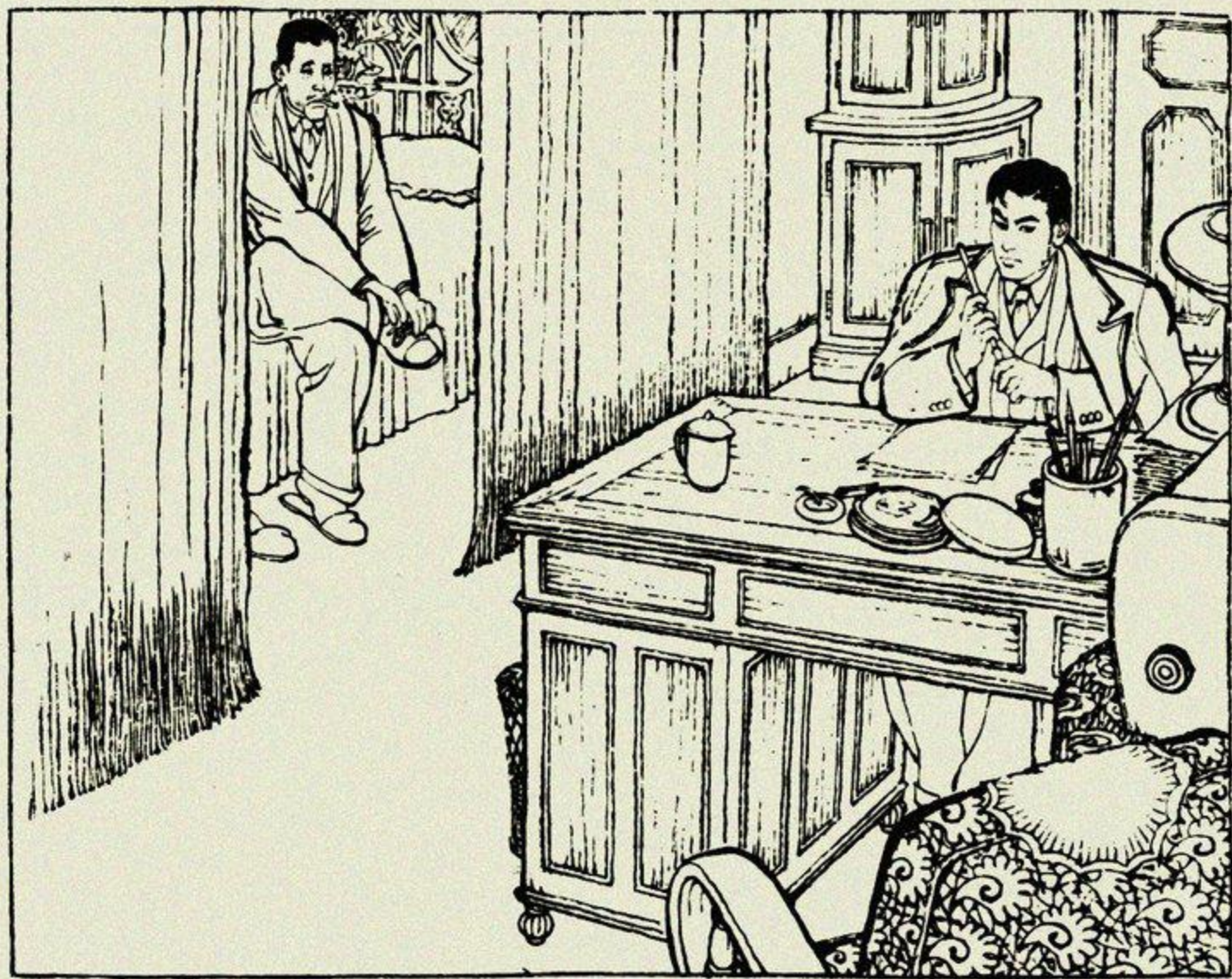
(62) 来客说：“狱中送出的名单上有你，但是缺乏更多的材料。你可把狱中情况和表现向党汇报。”刘思扬猛然心动，觉得来客是自己人，名单极端秘密，只有地下党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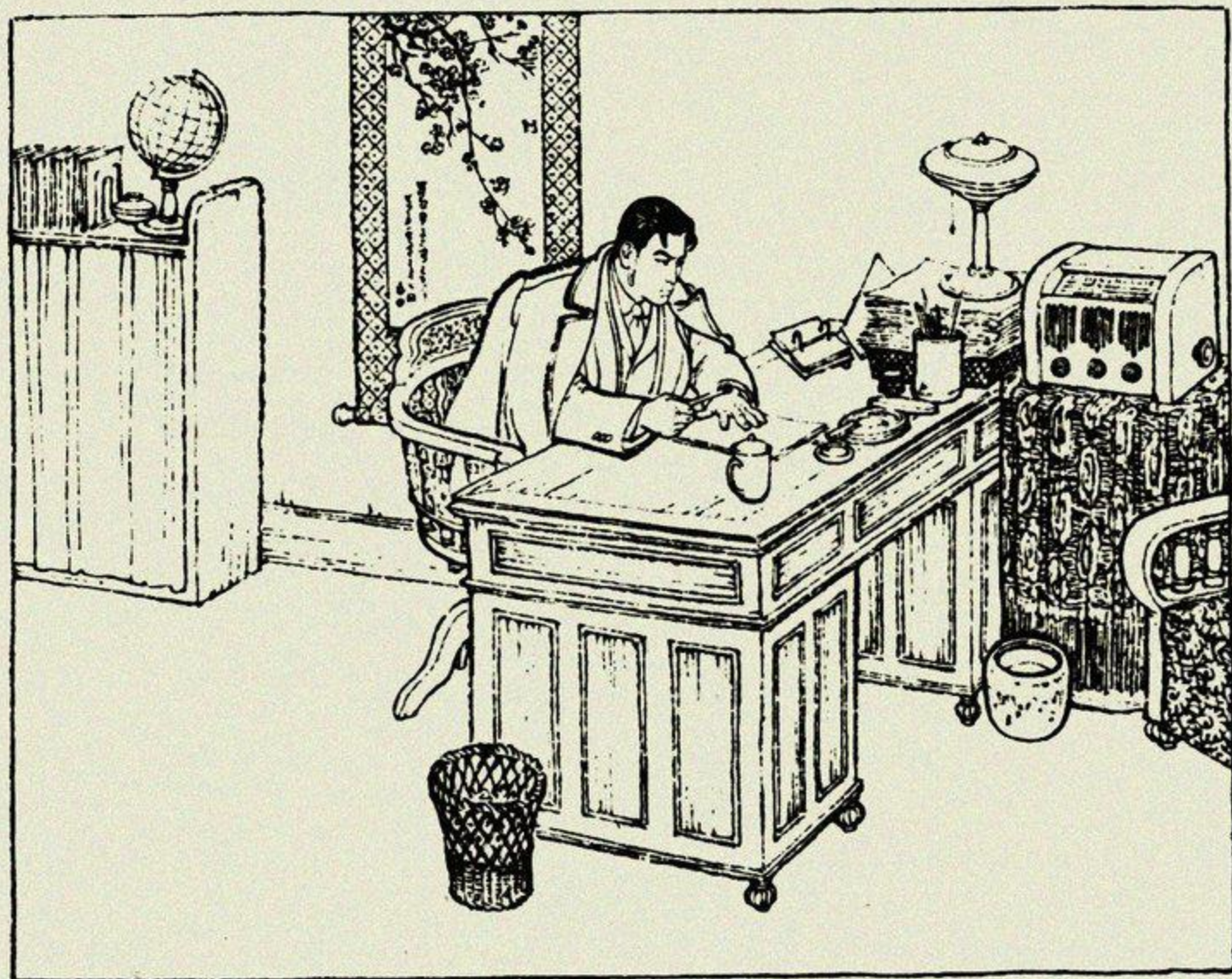
(63) 来客对刘思扬说：“你先把释放真象写出来，党公布它，给敌人意外的回击！即使重庆报纸不能发表，也可寄到香港或在《挺进报》上发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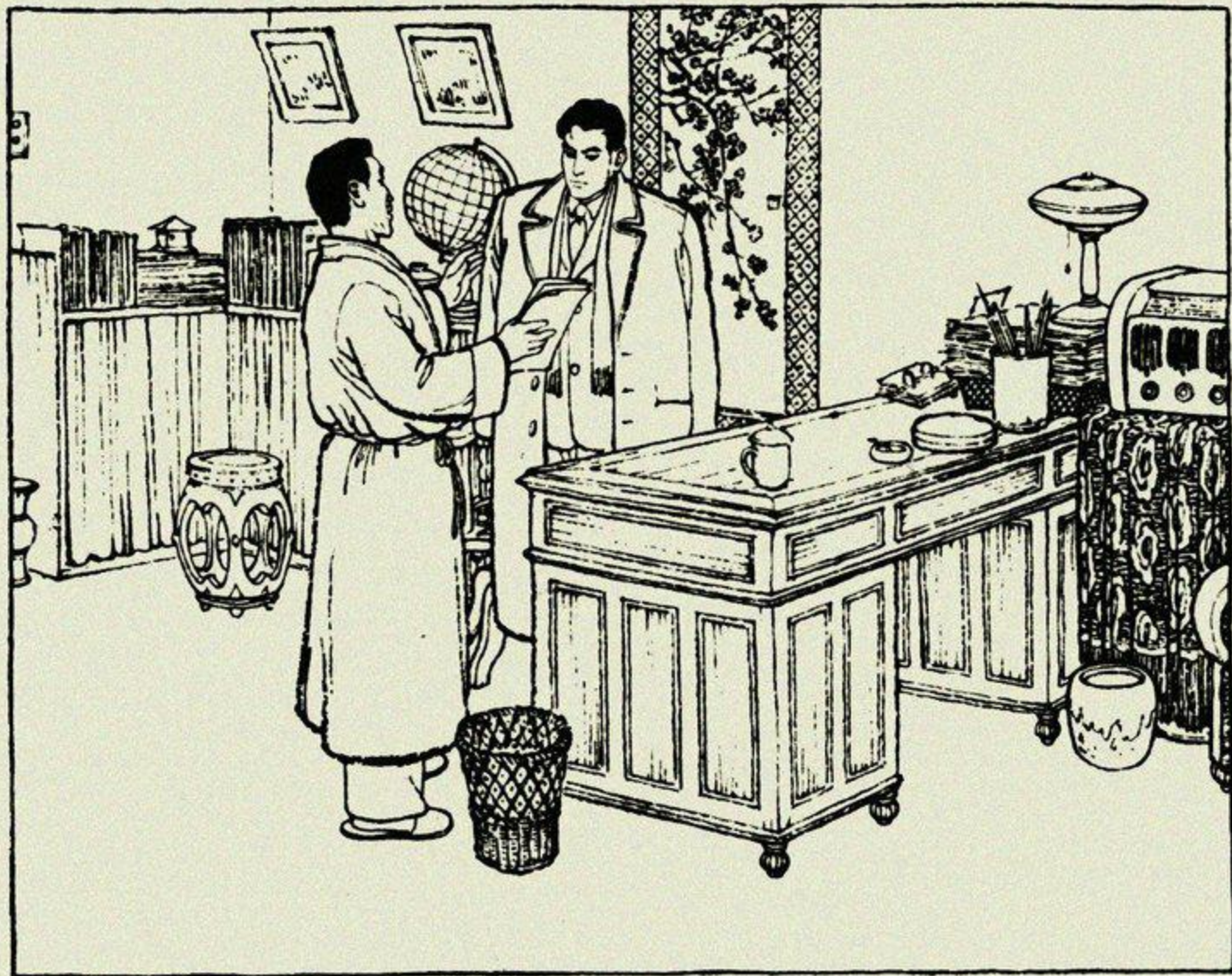
(64) 刘思扬想了想，对来客说：“我现在就写。你在我床上睡，明天，我再设法安排你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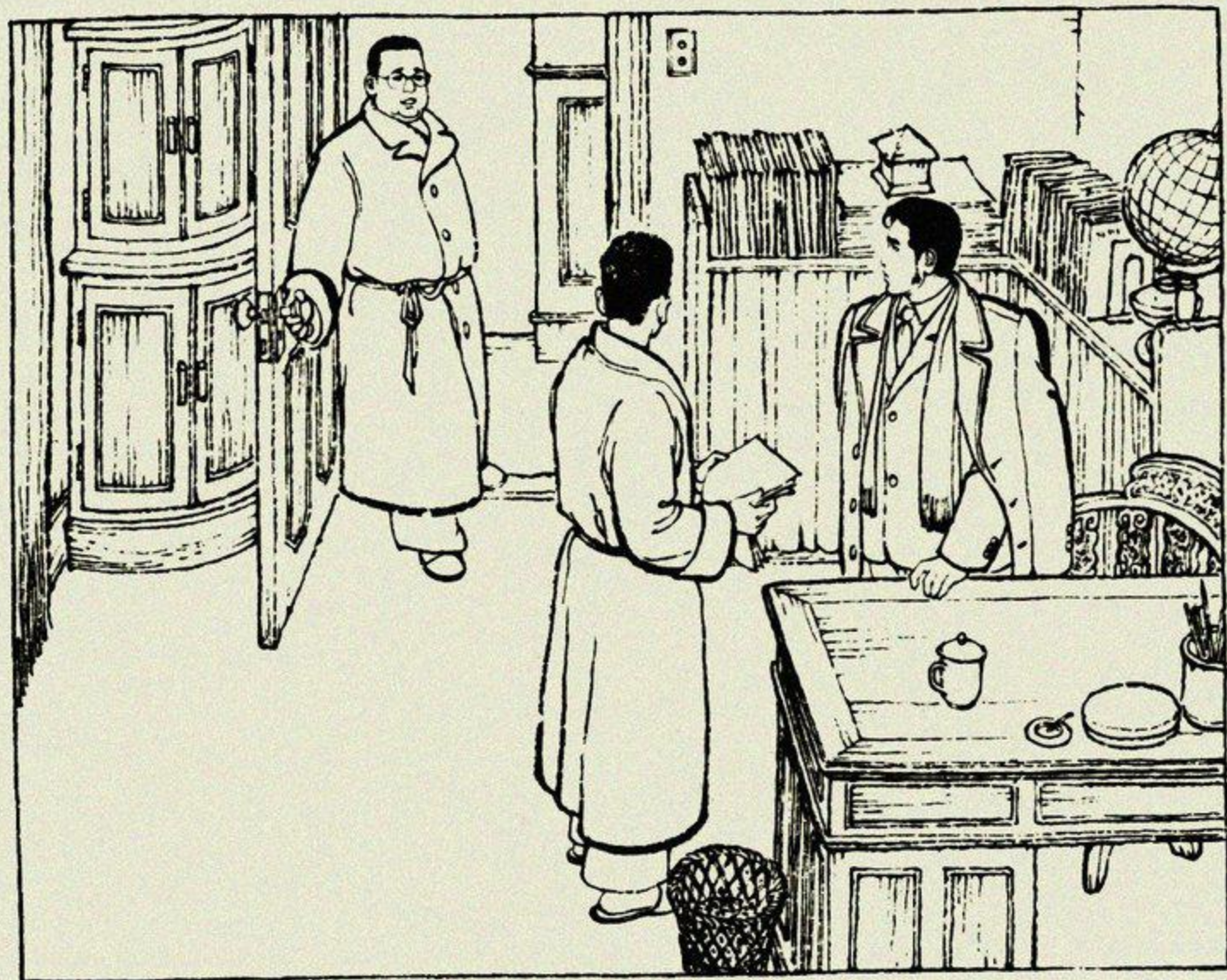
(65) 来客坐到床边，用力脱下被雨水湿透的皮鞋，语气缓和地说：“我了解你急切的心情，现在写也可以。不过，党需要我们作更多的工作，你要注意身体。”



(66) 刘思扬急于想帮助党查清自己的情况，他在写字台前坐下来，摊开稿纸，提起笔来，决心当晚就把释放真象写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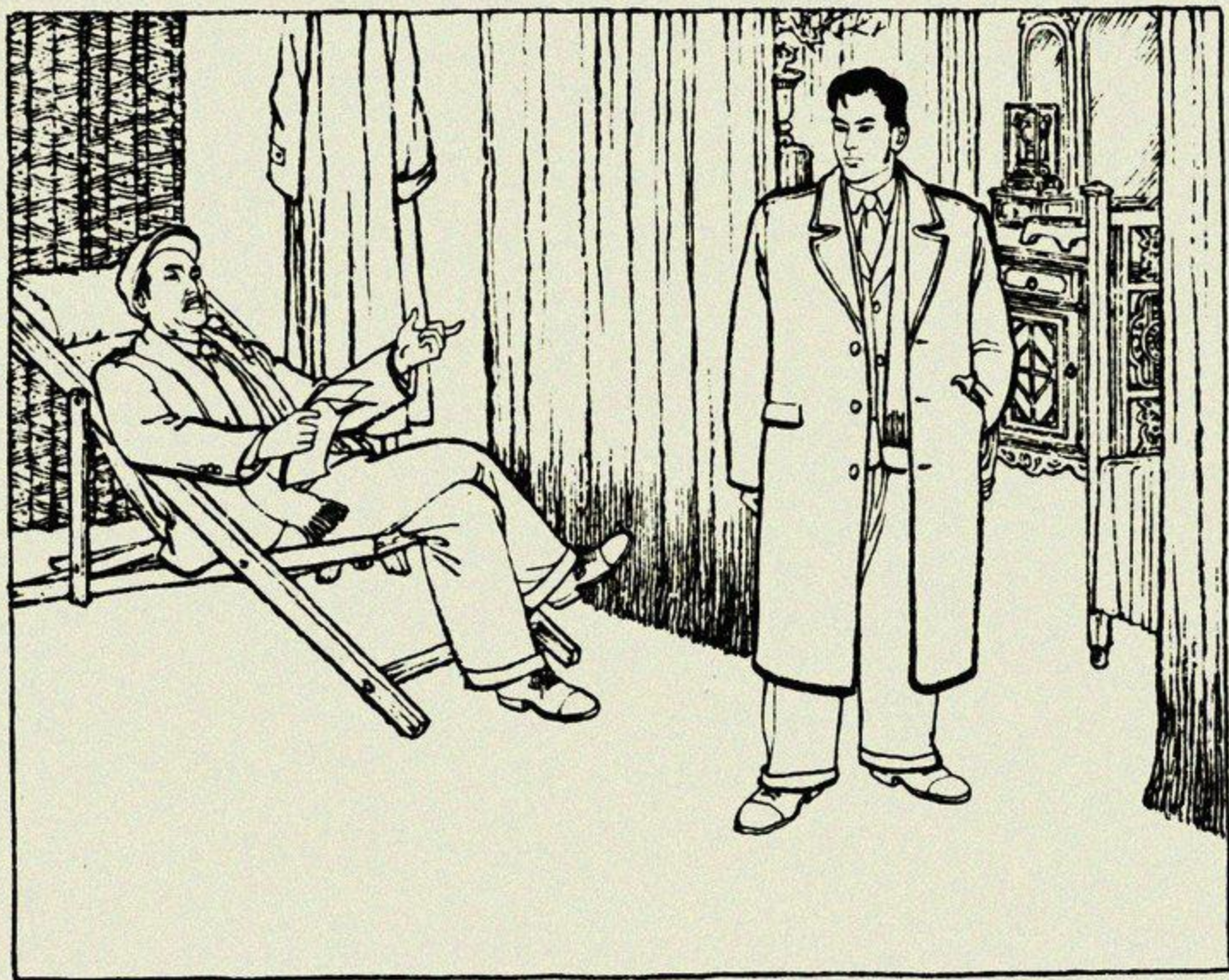
(67) 第二天早上，刘思扬把写好的一份个人署名的公开声明，交给来客。对方亲切地拍着他的肩头说：“好，我先看看再说，现在你快些去睡觉，其他事情，以后再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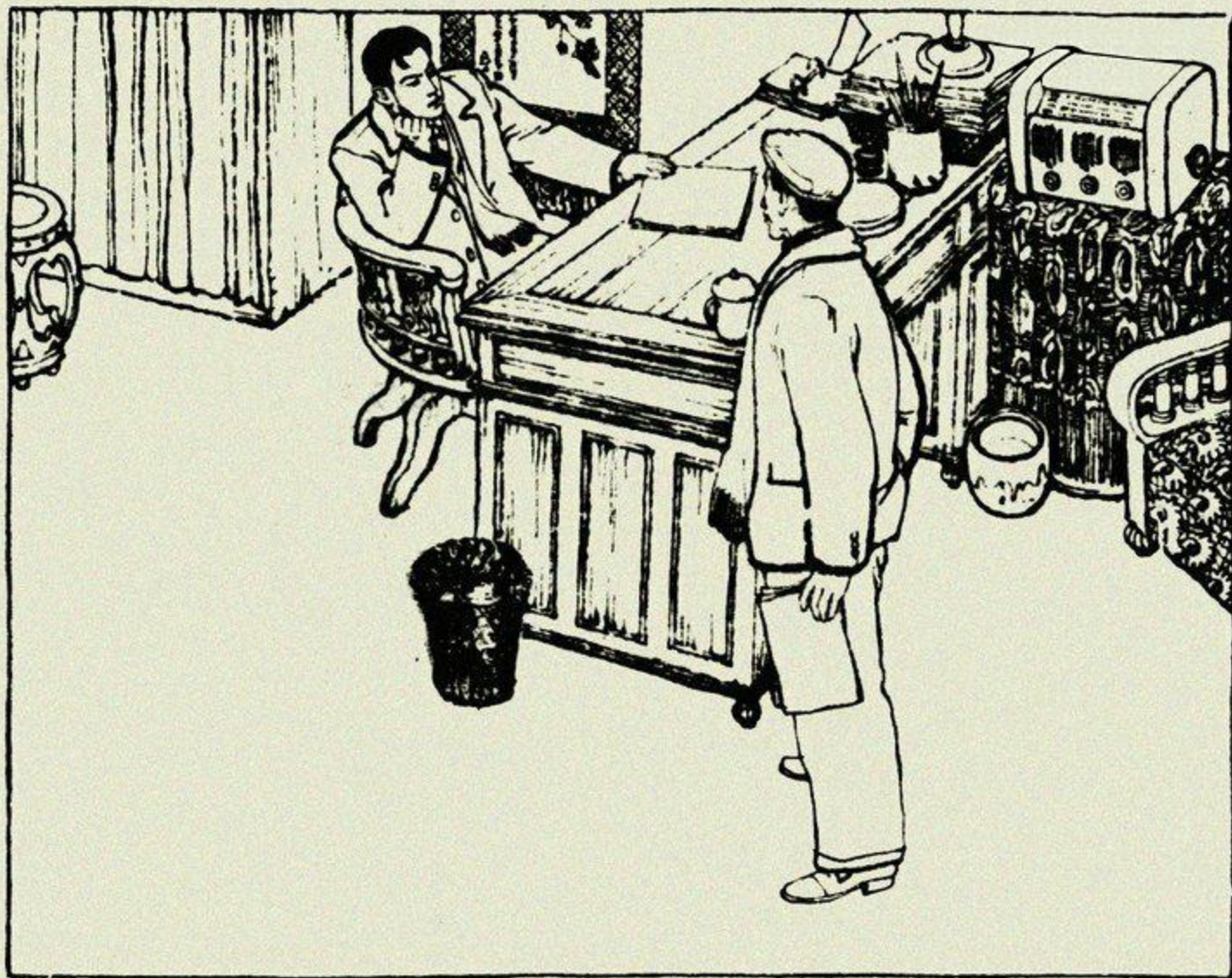
(68) 二哥推门进来，见房内有个陌生人，大吃一惊：“快吃早饭了，我以为你还没起来。思扬，你出来一下。”刘思扬有些迟疑，见来客朝他点点头，便随二哥走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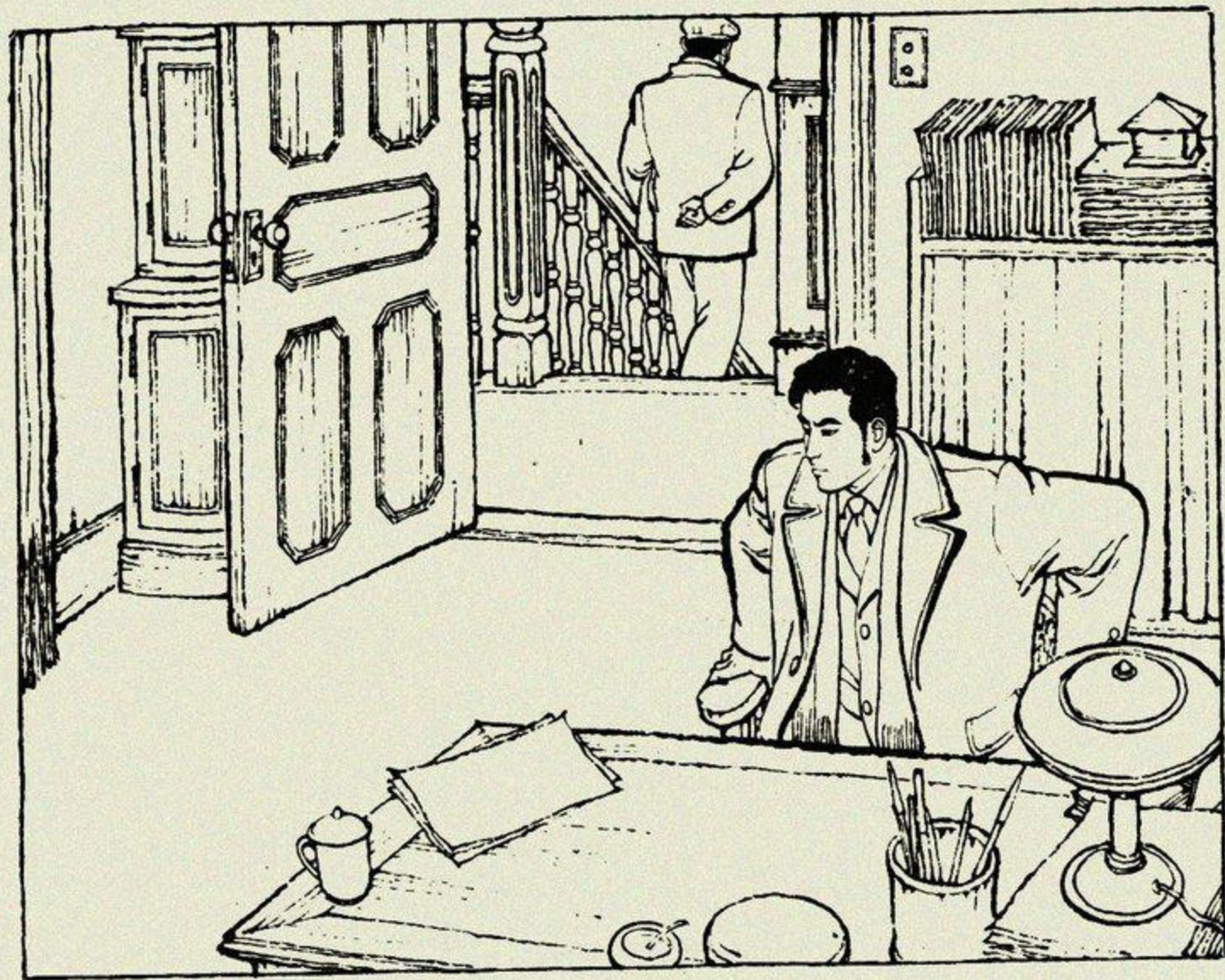
(69) 二哥忧惧地问：“他是谁？”刘思扬说：“我的朋友。”当他得知来客是翻墙头进来的，又埋怨起来，但他答应准备一间客房，有人询问，就说是大哥从上海派来办货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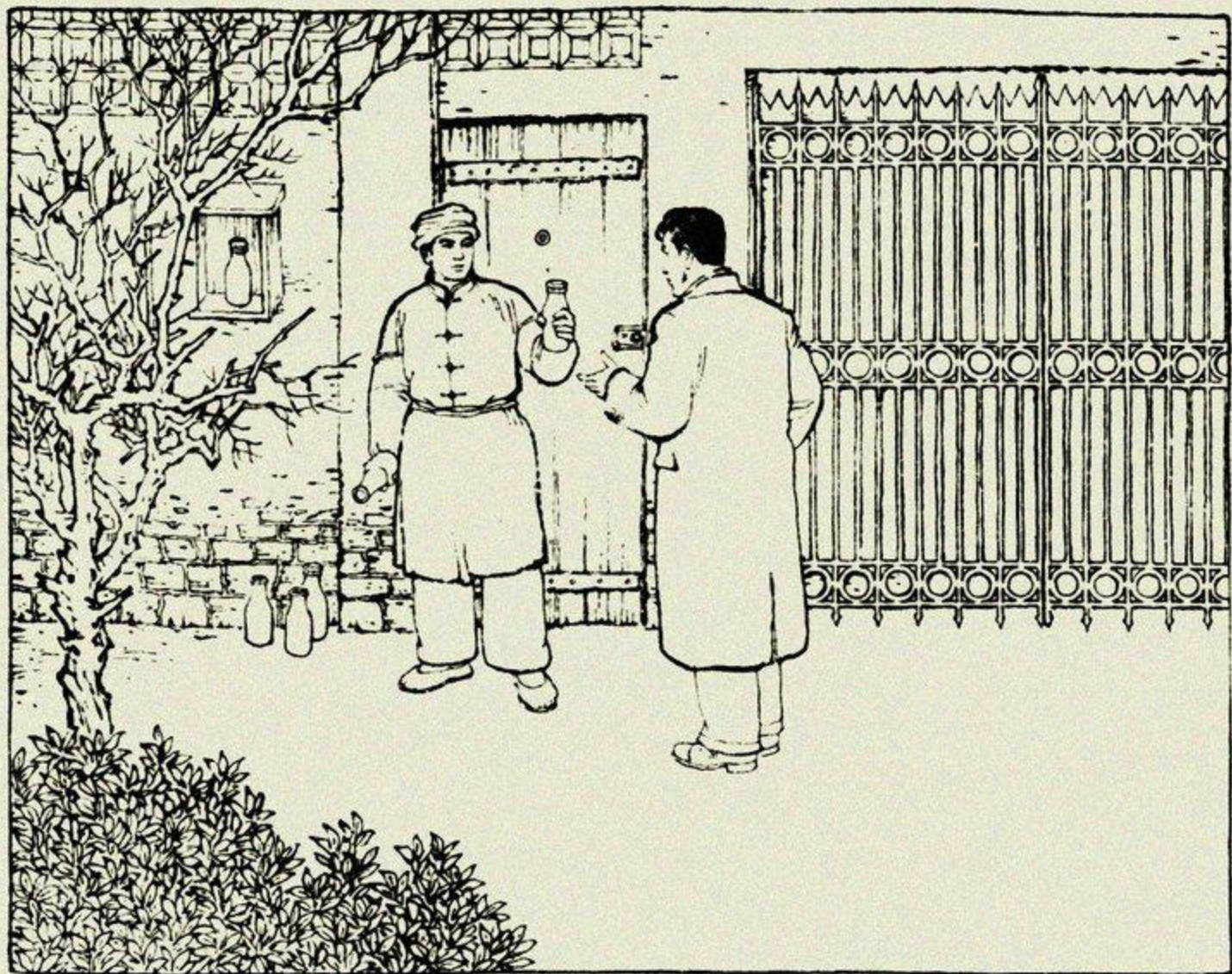
(70) 下午, 来客要刘思扬书面汇报狱中党组织的情况。刘思扬觉得这只能口头向李敬原报告, 但是不写, 又将加深来客对自己的怀疑, 便说: “让我考虑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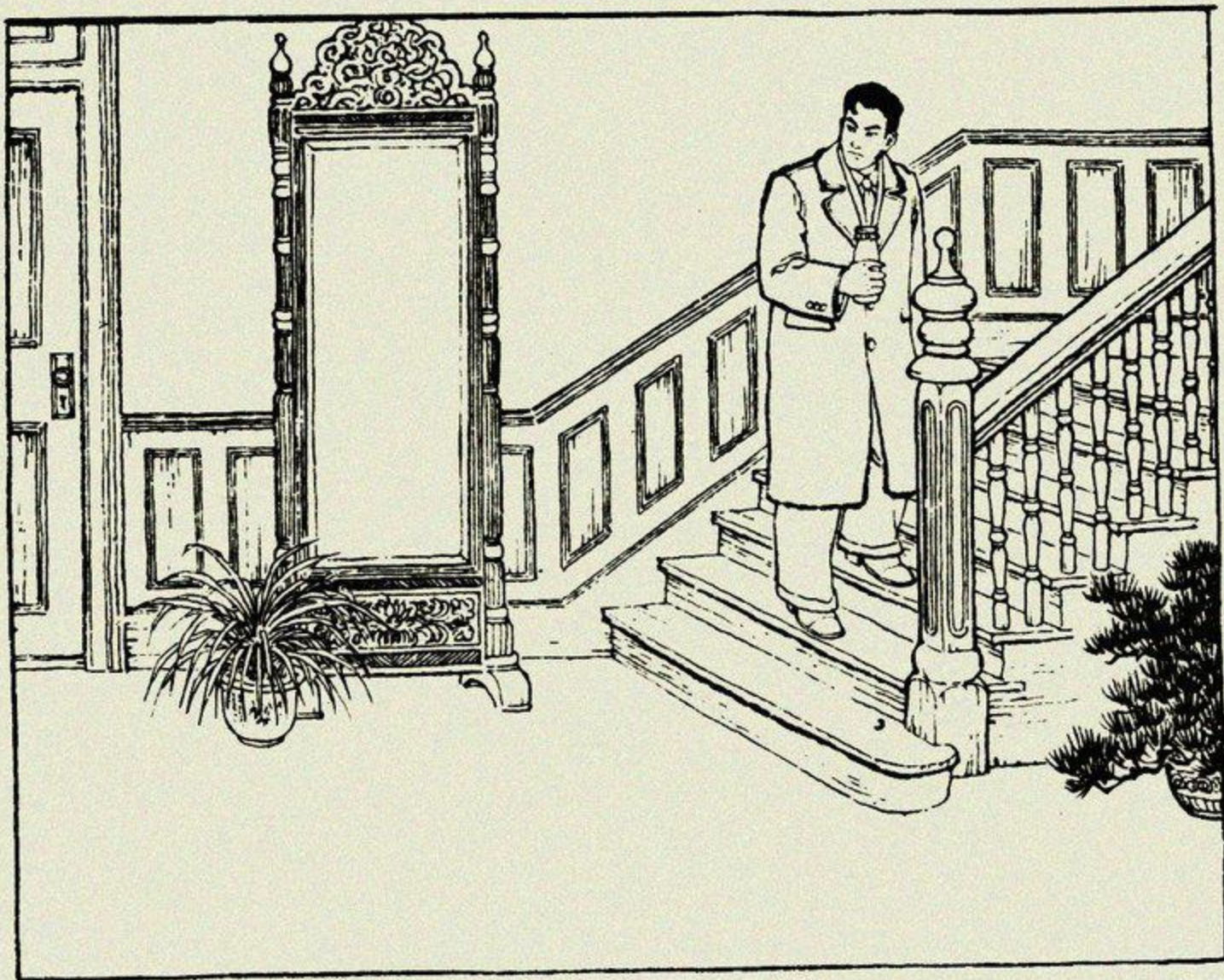
(71) 来客见刘思扬犹疑，便直截了当地要他明天写好。刘思扬经过一年多的复杂斗争，有了较多的经验，觉得对方言行可疑，暗自警惕起来，便说：“我没有什么可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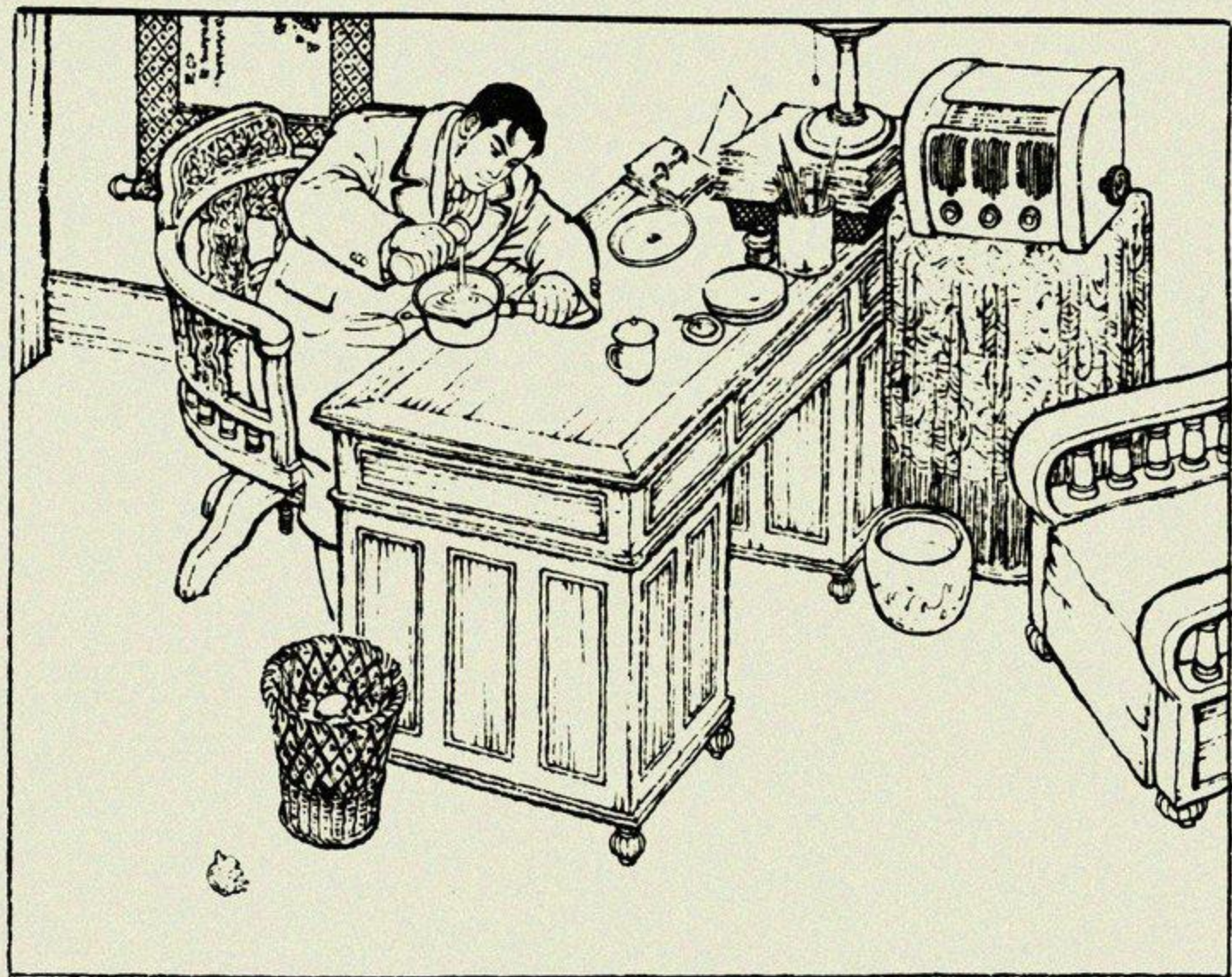
(72) 来客听了，不满地说：“你仔细想想，任何人对党不能有任何保留，这是我们党的原则。”他带着不信任的神情，把刘思扬写的声明随手抛到桌子上，走到客室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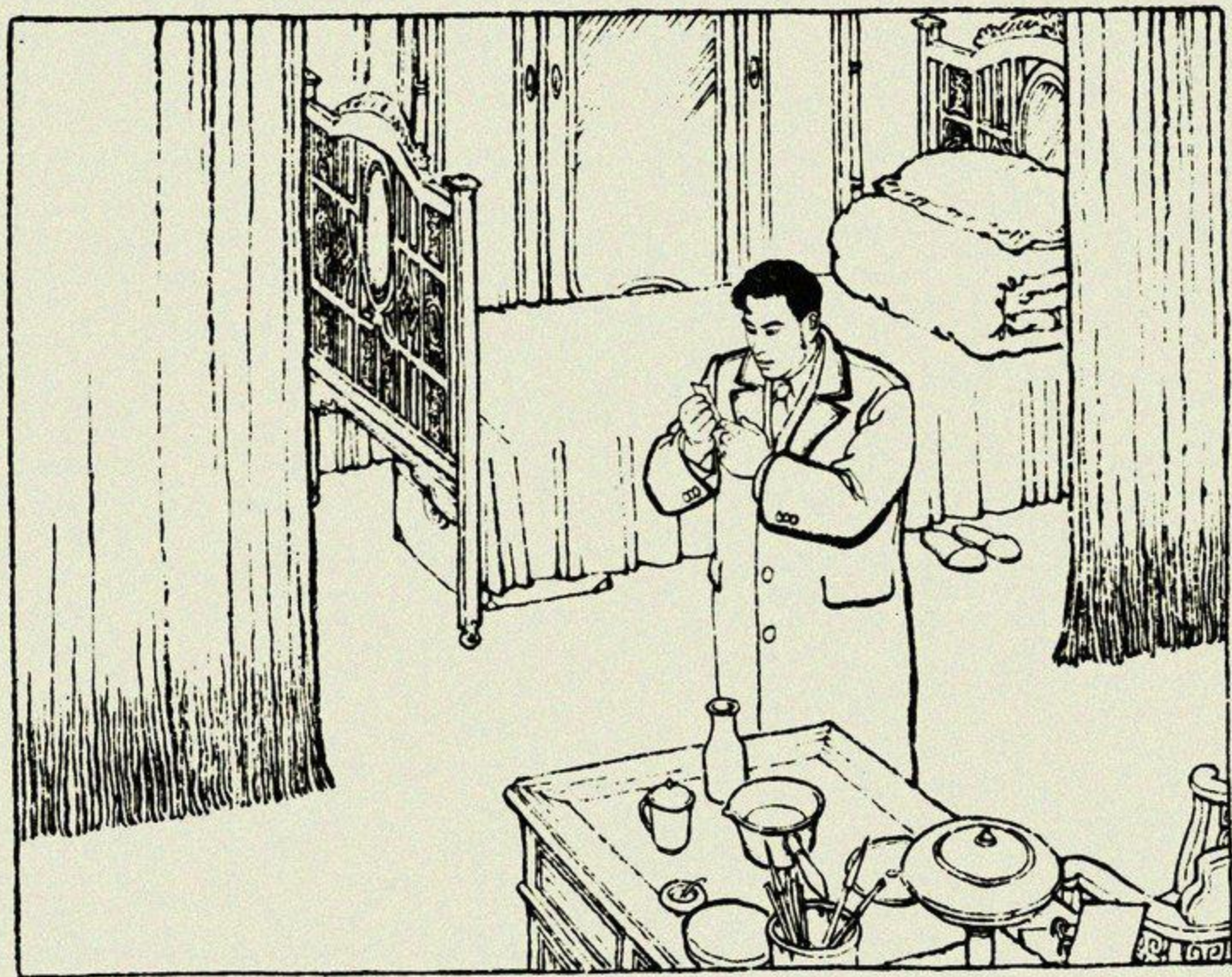
(73) 天刚亮，刘思扬在花园里徘徊。送牛奶的工人进来了，把几瓶牛奶放进牛奶箱，特地挑了一瓶递到刘思扬手上：“这一瓶是你的。”刘思扬听了，心里一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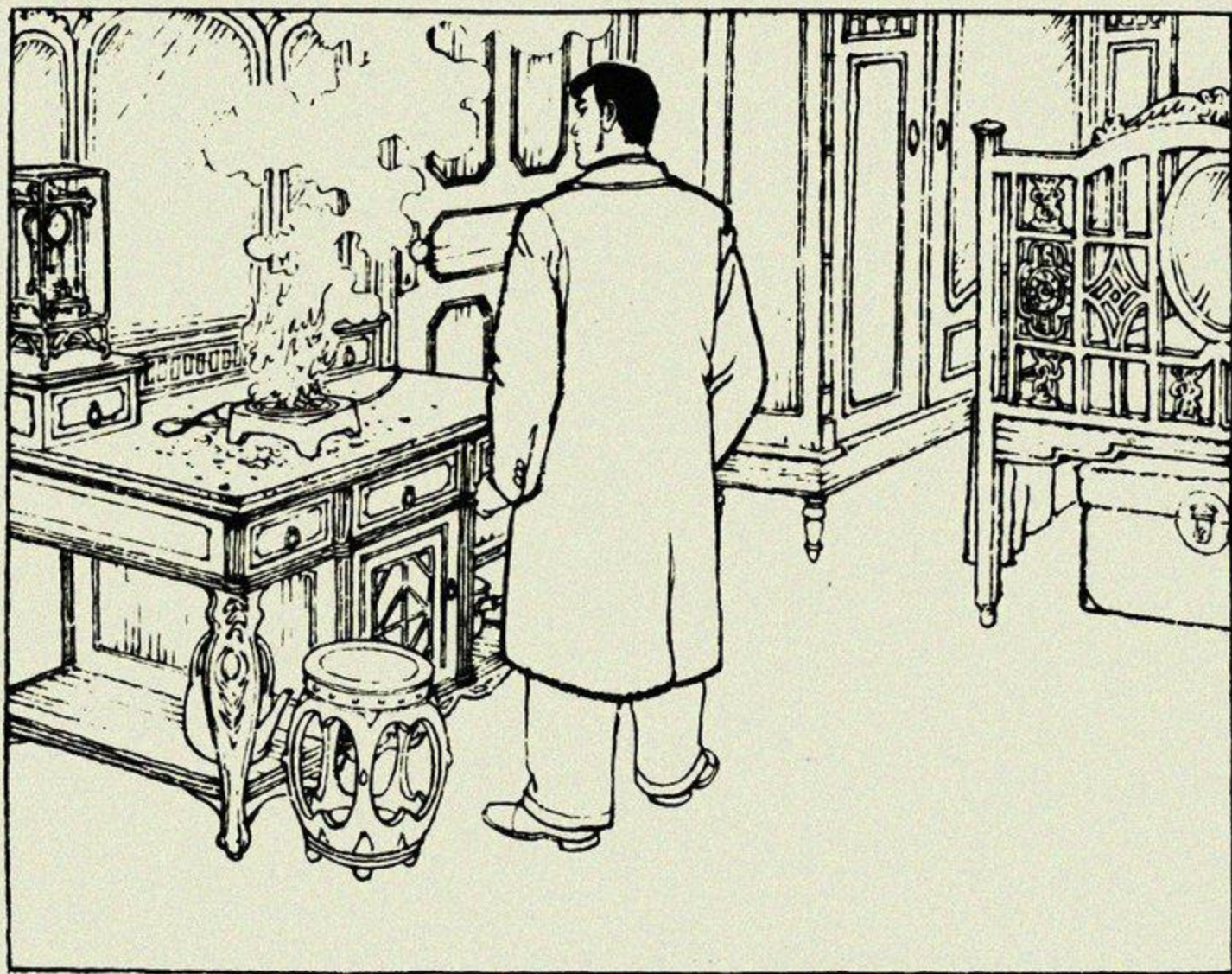
(74) “这瓶是你的。”这话说得多么奇怪。刘思扬忙拿着牛奶瓶跑回寝室，经过来客睡的房间，放轻脚步，悄悄走过，他已明显地感到自己处境的危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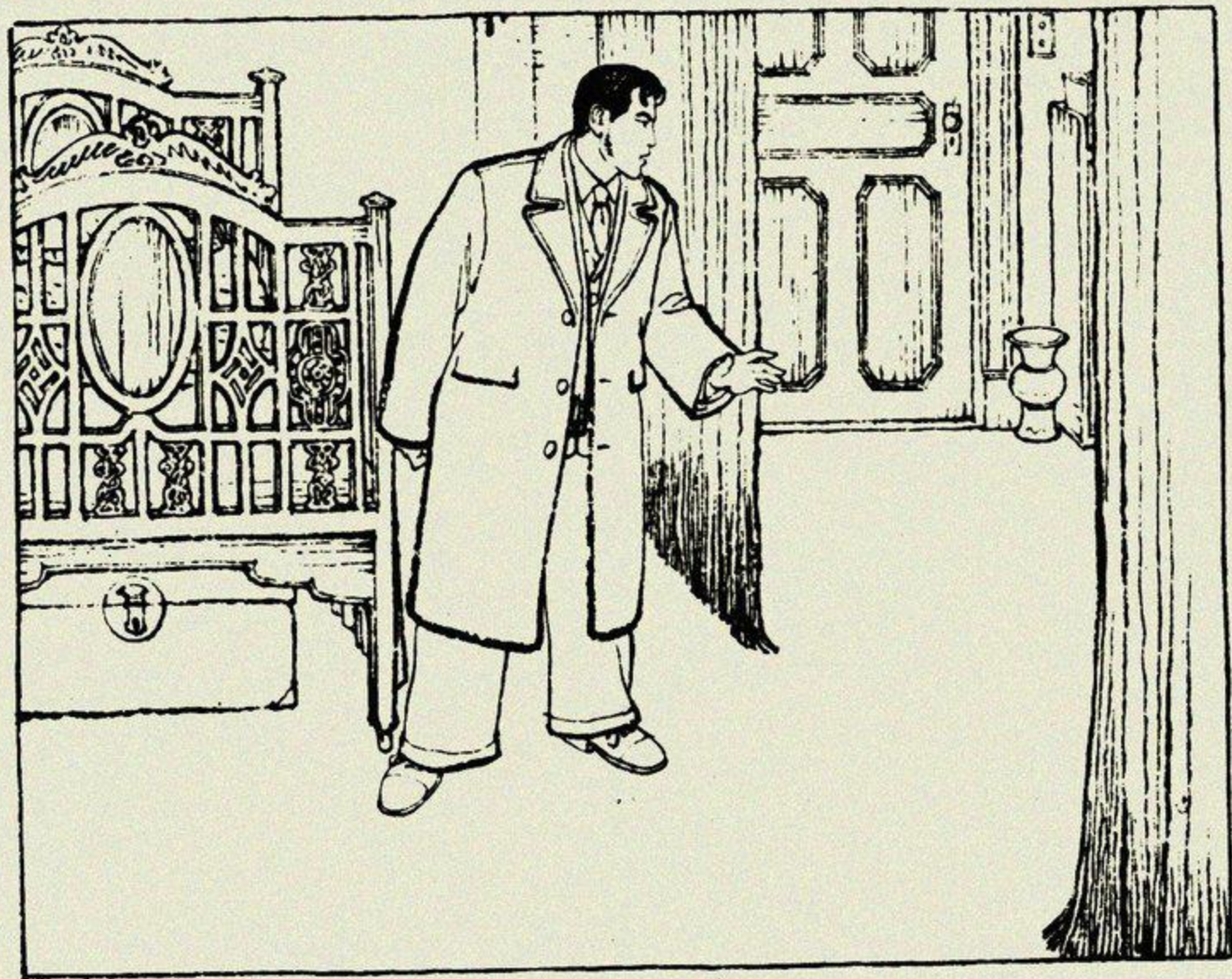
(75) 回到寝室，他仔细端详着牛奶瓶，又检查倒在钢精锅里的牛奶，没有发现异样的地方。他的目光渐渐落到刚才丢进废纸篓里的牛奶瓶纸盖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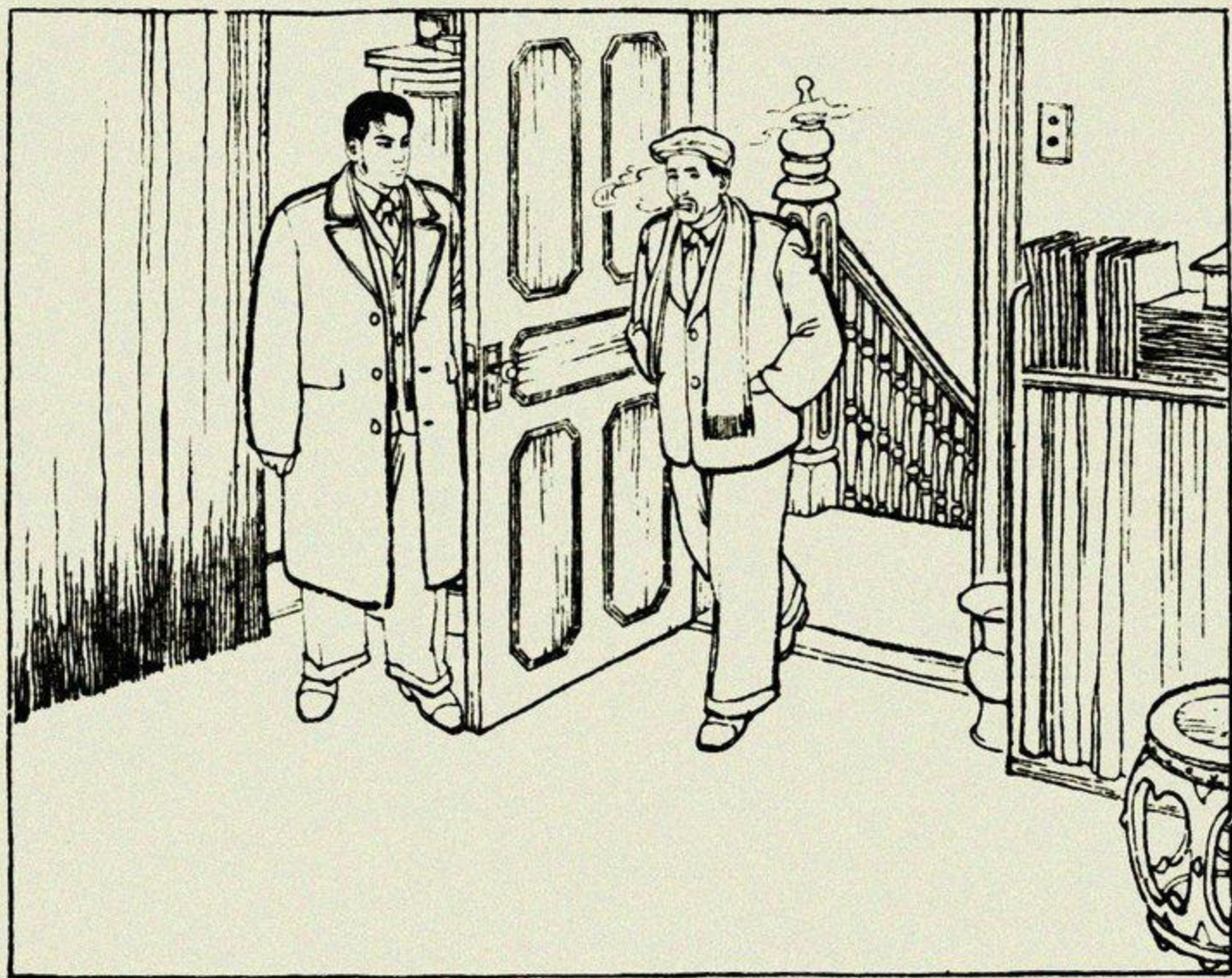
(76) 刘思扬拾起纸盖，急忙撕开，一张纸条出现在眼前，上面是他熟悉的李敬原的笔迹：“敌人对你极为注意。处境危险，立刻出走！脱险之后，坚决隐避，勿轻率找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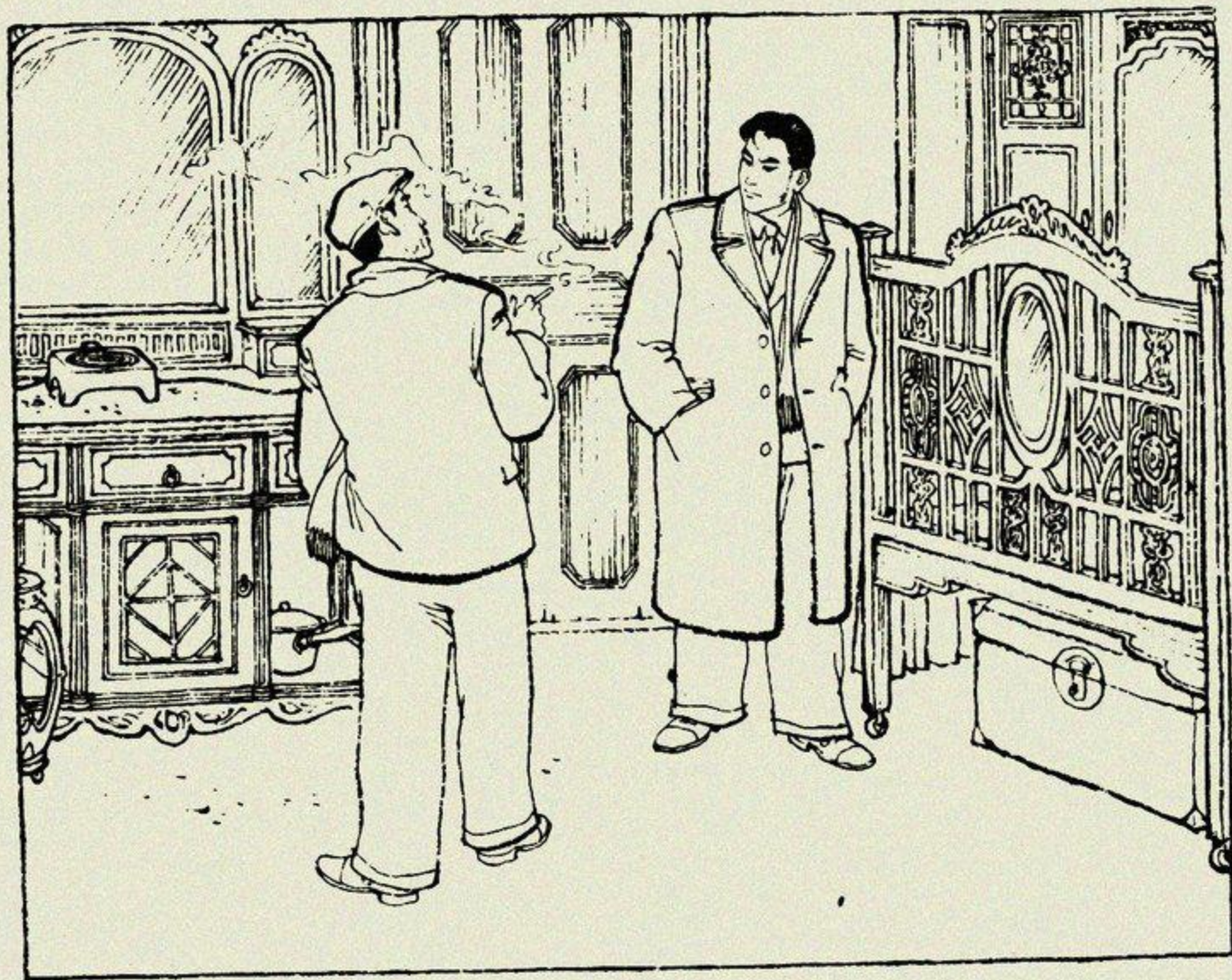
(77) 刘思扬陡地记起老大哥的话：“就是遇到化为美女的毒蛇，我们也要把它识破！”他立刻锁上房门，把那篇声明取出烧掉，发泄他内心极度的愤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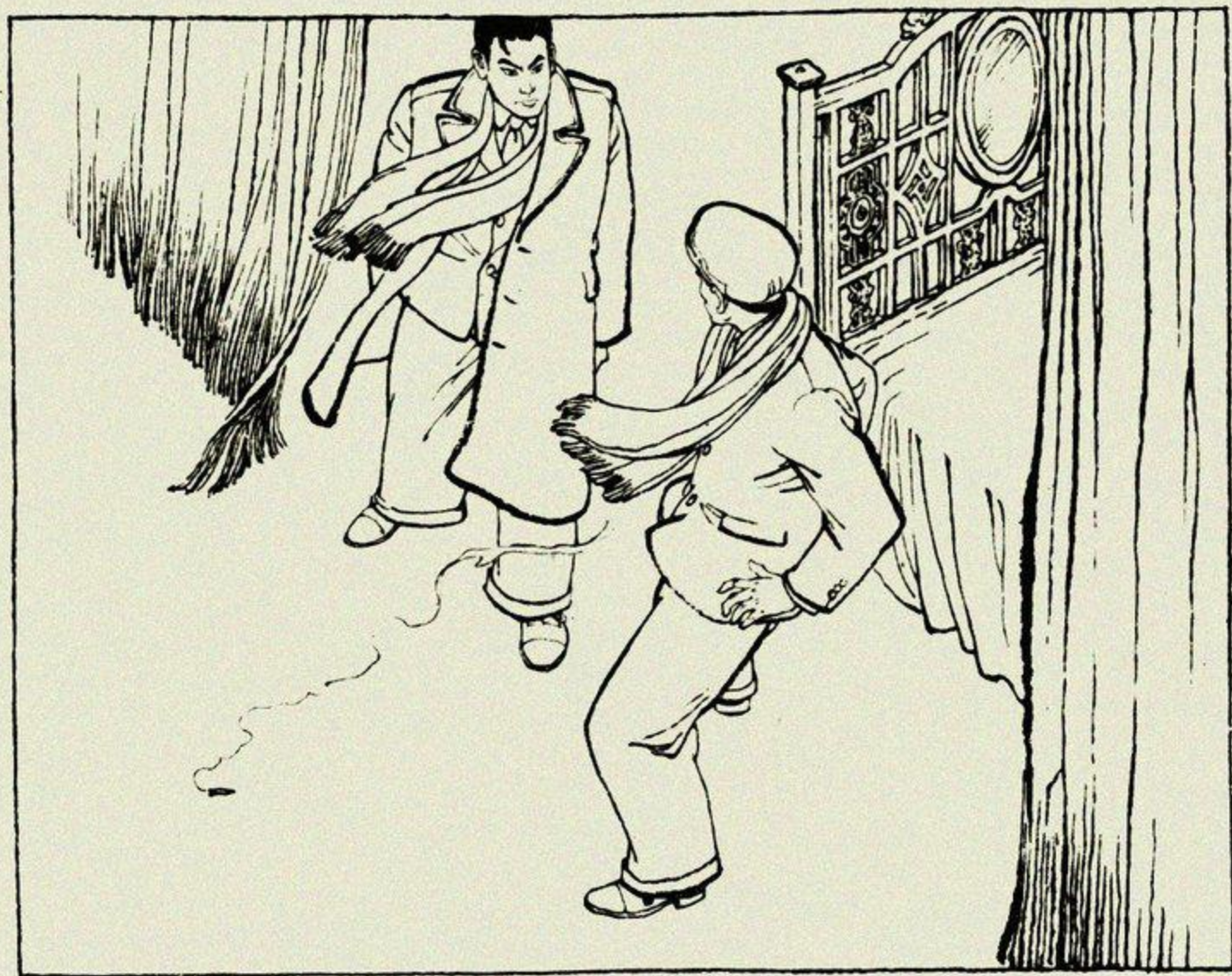
(78) 刘思扬准备立刻出走，转念一想，天色已经大亮，无论如何出不去了。正沉吟之间，突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他大声问：“是谁？”门外回答：“是我，老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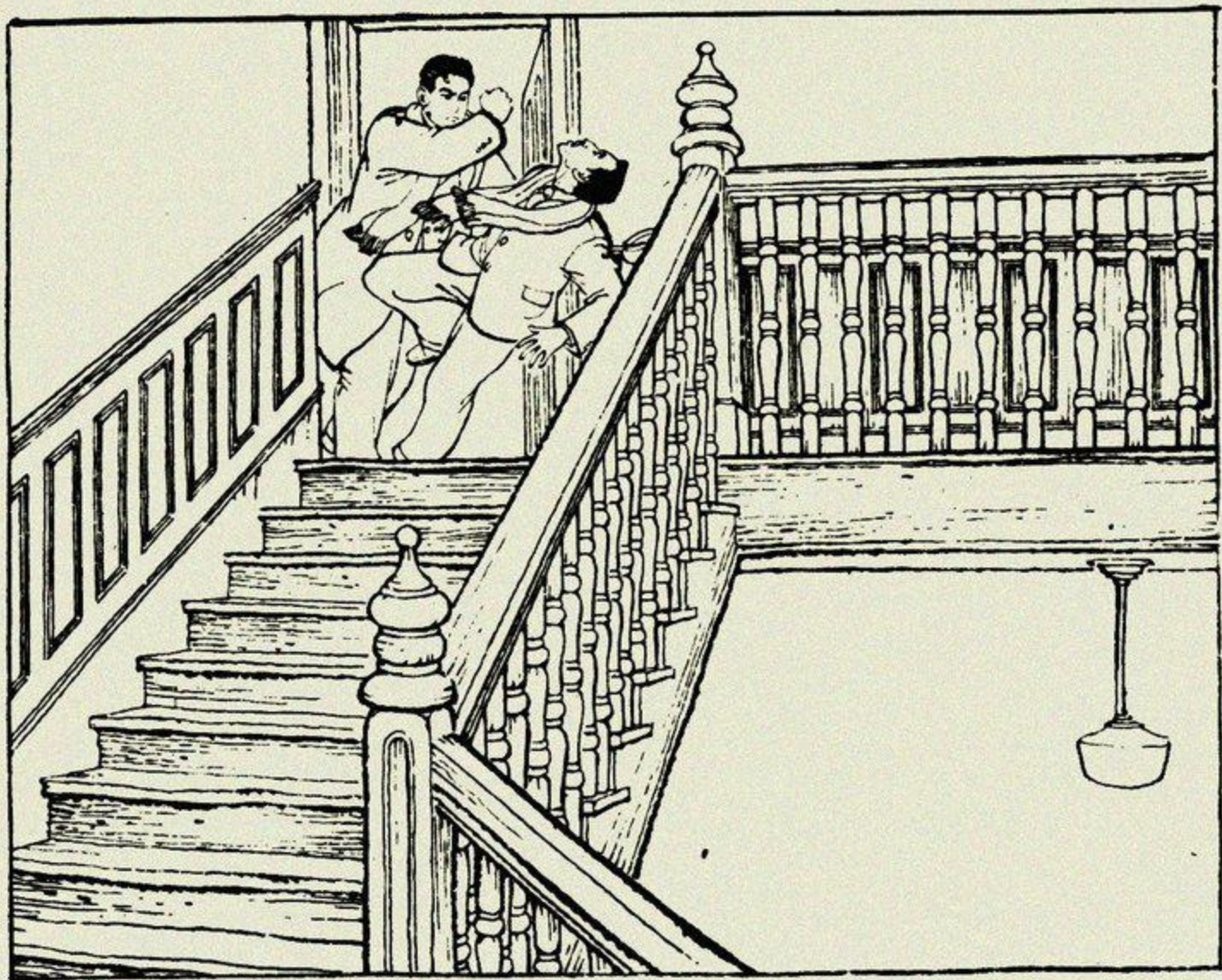
(79) 刘思扬觉得需要稳住这条毒蛇，主动向他汇报“情况”，趁他得意忘形之时，再寻找机会，突然出走。屋里的一切也来不及收拾了，他毫不迟疑地开了锁，拉开房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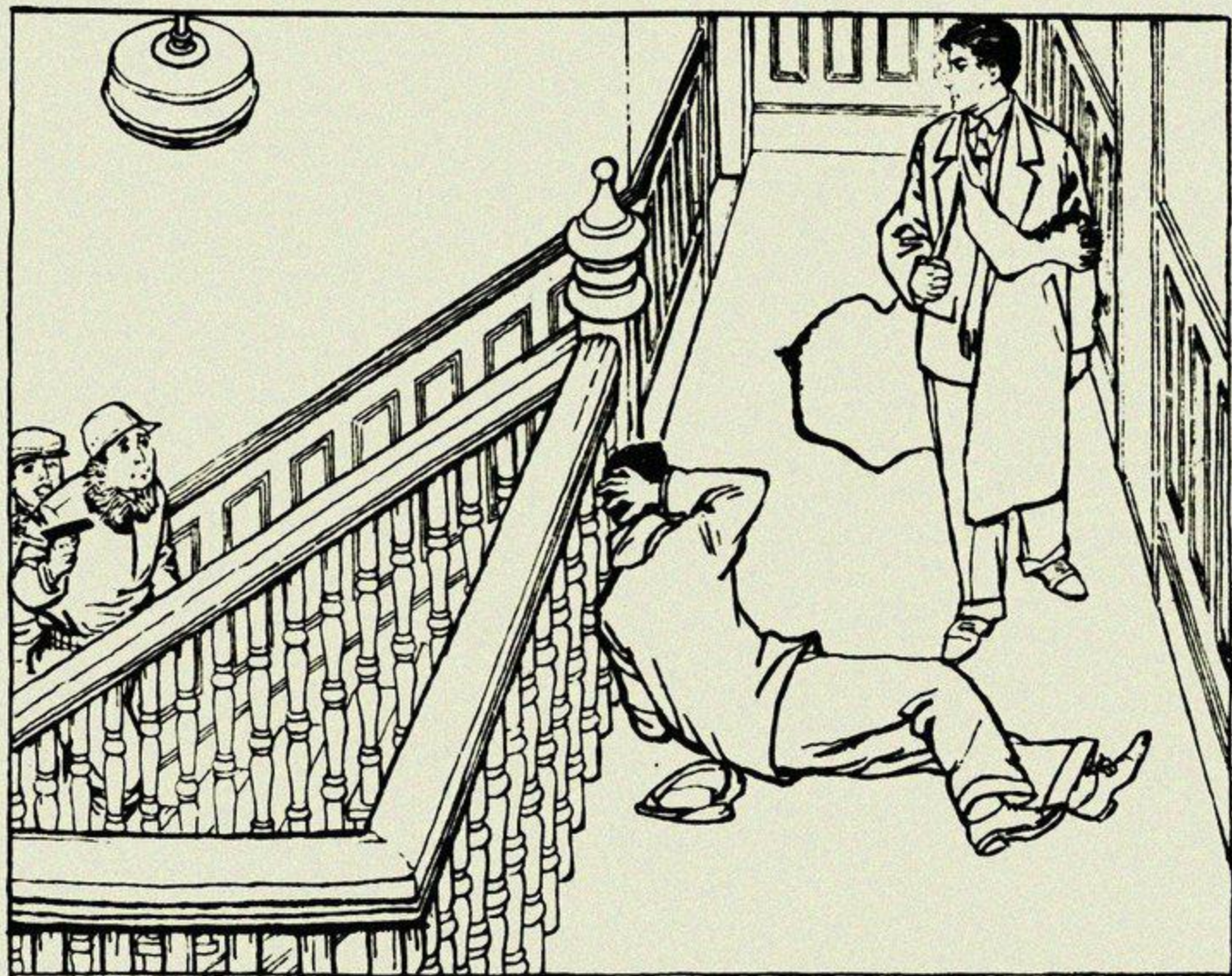
(80) 对方象狐狸一样狡猾的眼睛，将刘思扬和房间扫射了一阵，看到电炉上的残灰，他的脸上陡地泛起了冷酷的笑容：“老刘，难道你仍然是那句话：没有什么可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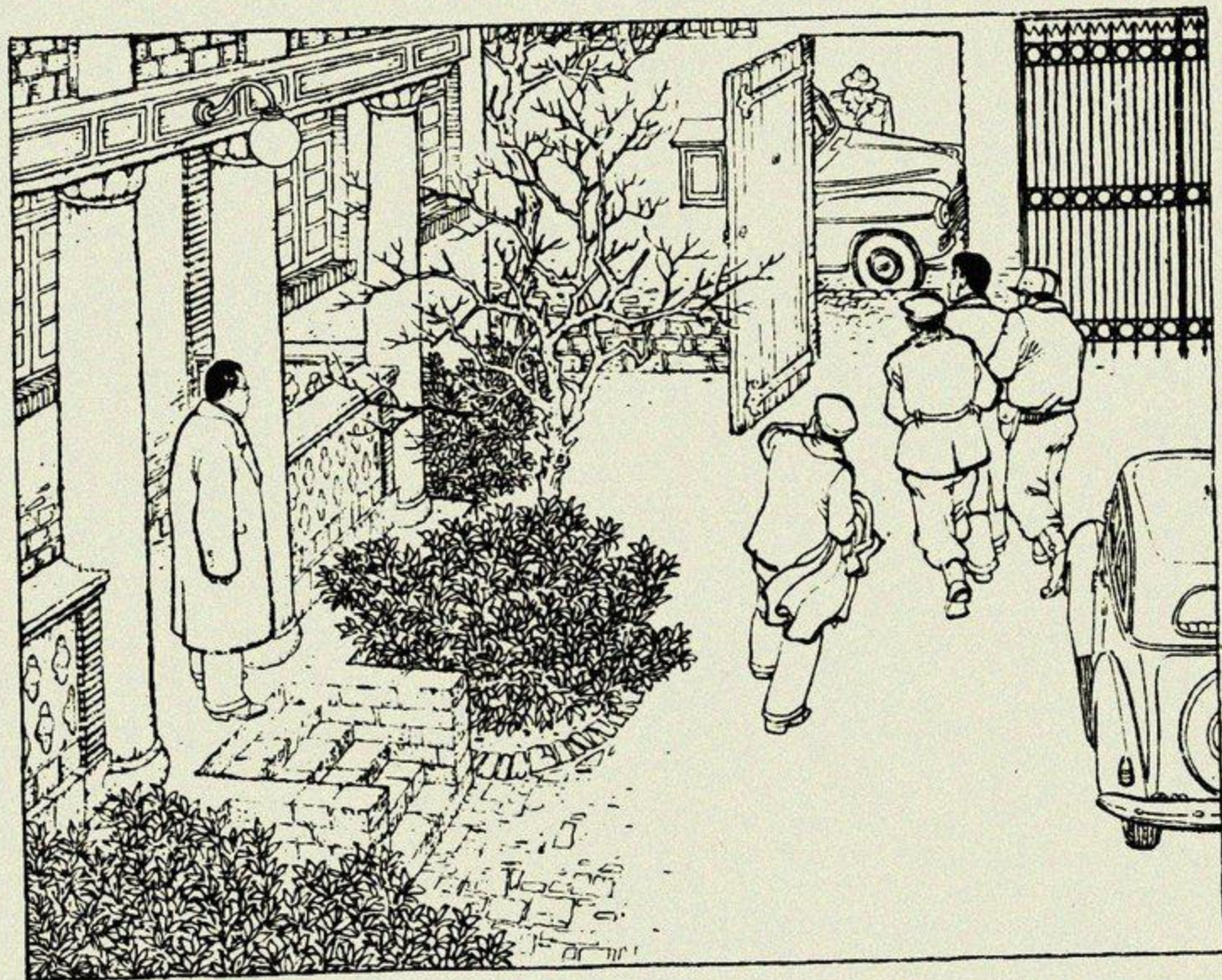
(81) 刘思扬按捺住心中的愤怒，敷衍地回答着对方的盘问。对方凶狠地问：“写不写?!”刘思扬咬紧牙关，仇恨地直视着，那燃烧怒火的目光，迫使来客连连后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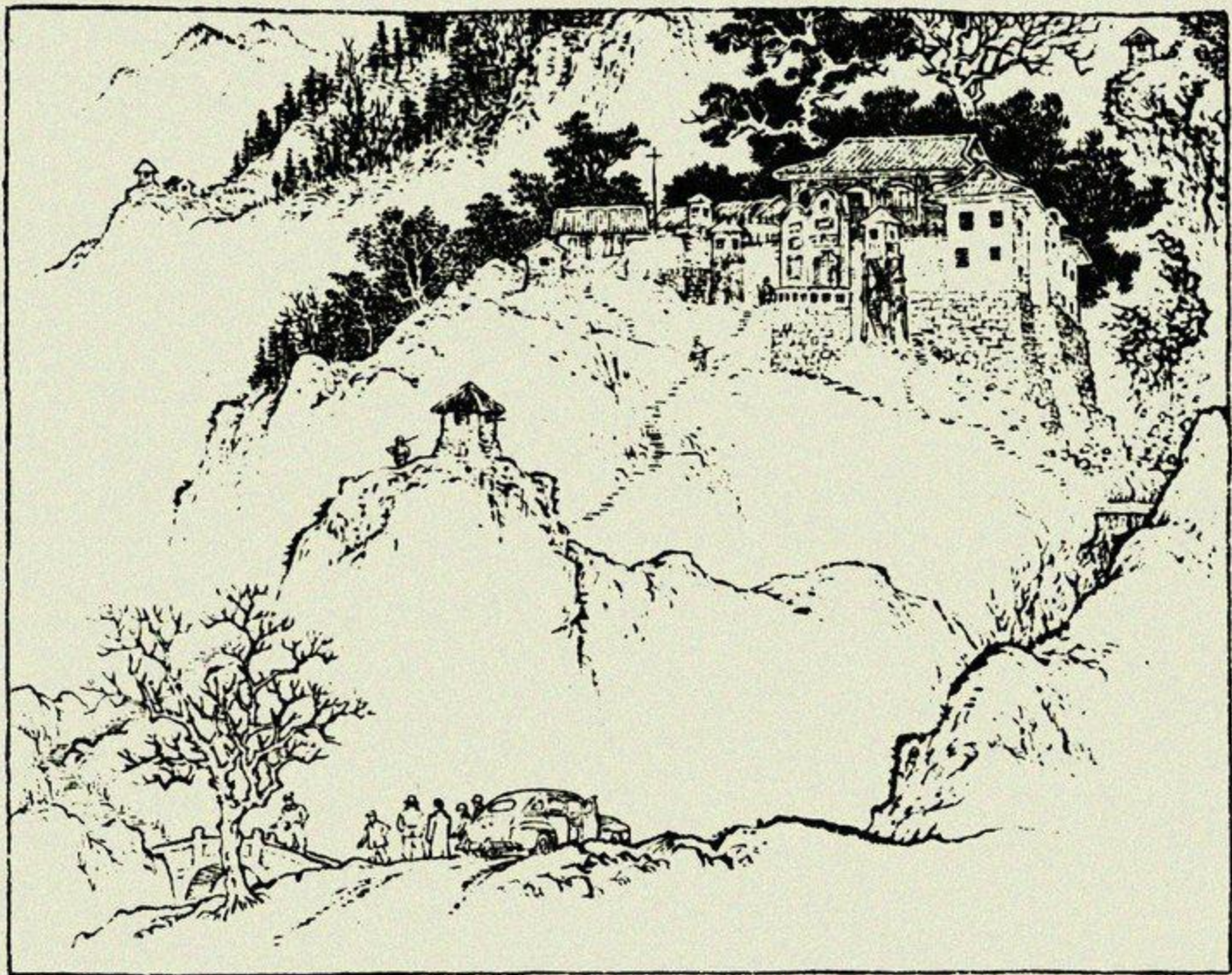
(82) 一切假面都揭穿了，这个自称“老朱”的人，原来就是特务郑克昌！他慌乱地向后退避，突然，左边太阳穴挨了重重的两拳，他觉得金星乱进，一下倒在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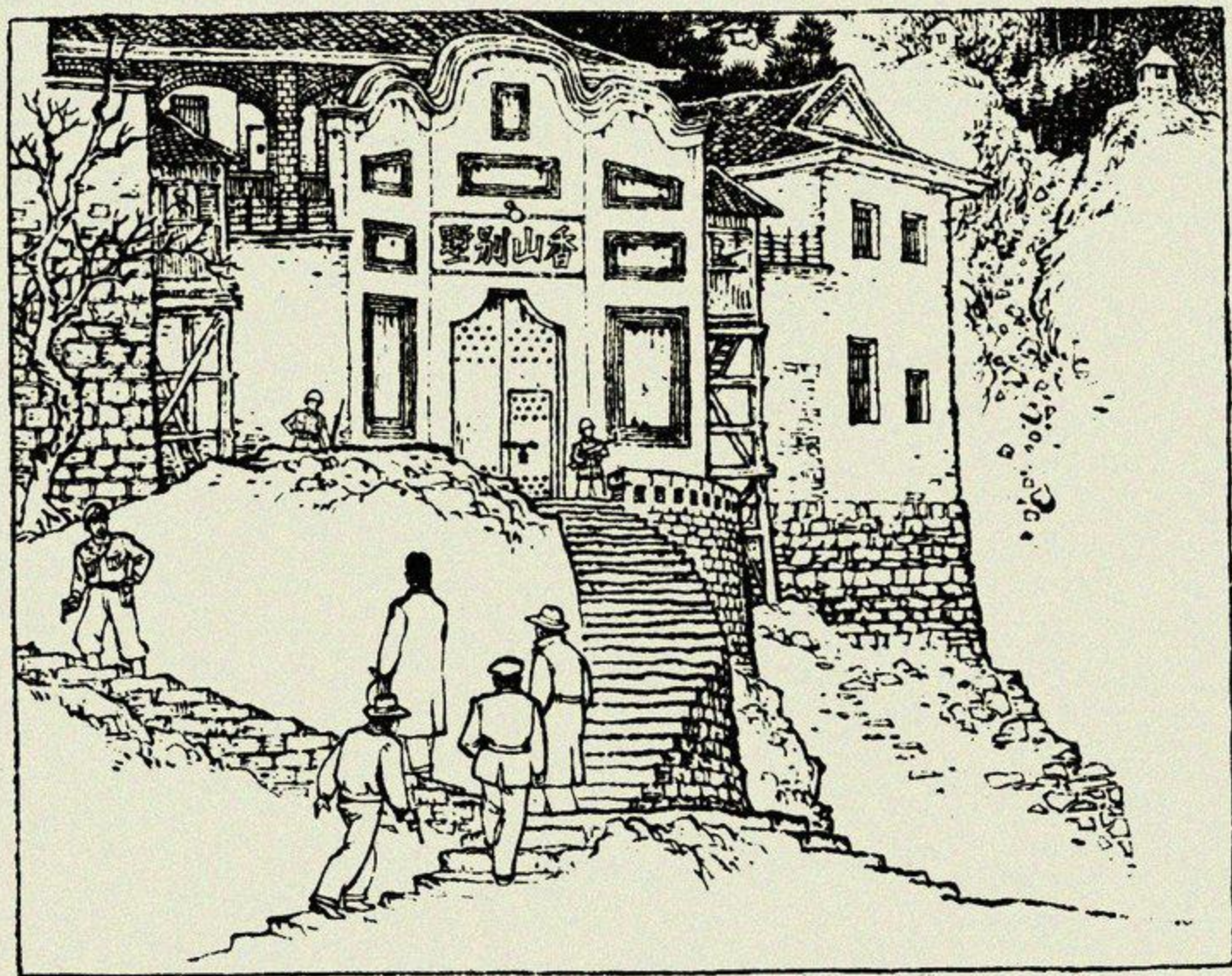
(83) 这头野兽嗥叫着，拔出枪来，朝空中放了一枪。外面的特务如飞地赶来，重新逮捕了刘思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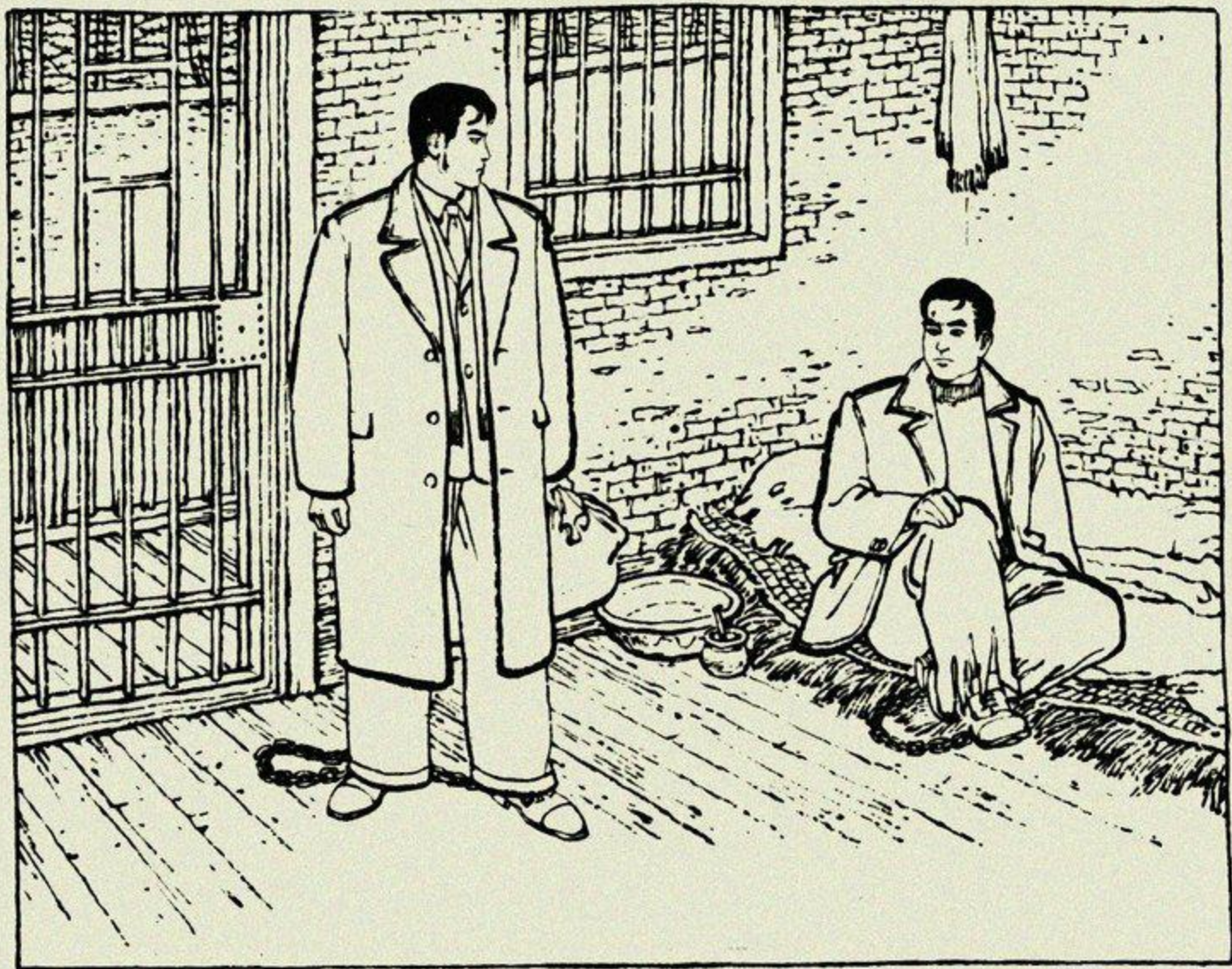
(84) 刘思扬被特务架上轿车，飞快地驶离了“刘庄”，把那个满脸焦愁的二哥，孤零零地丢在台阶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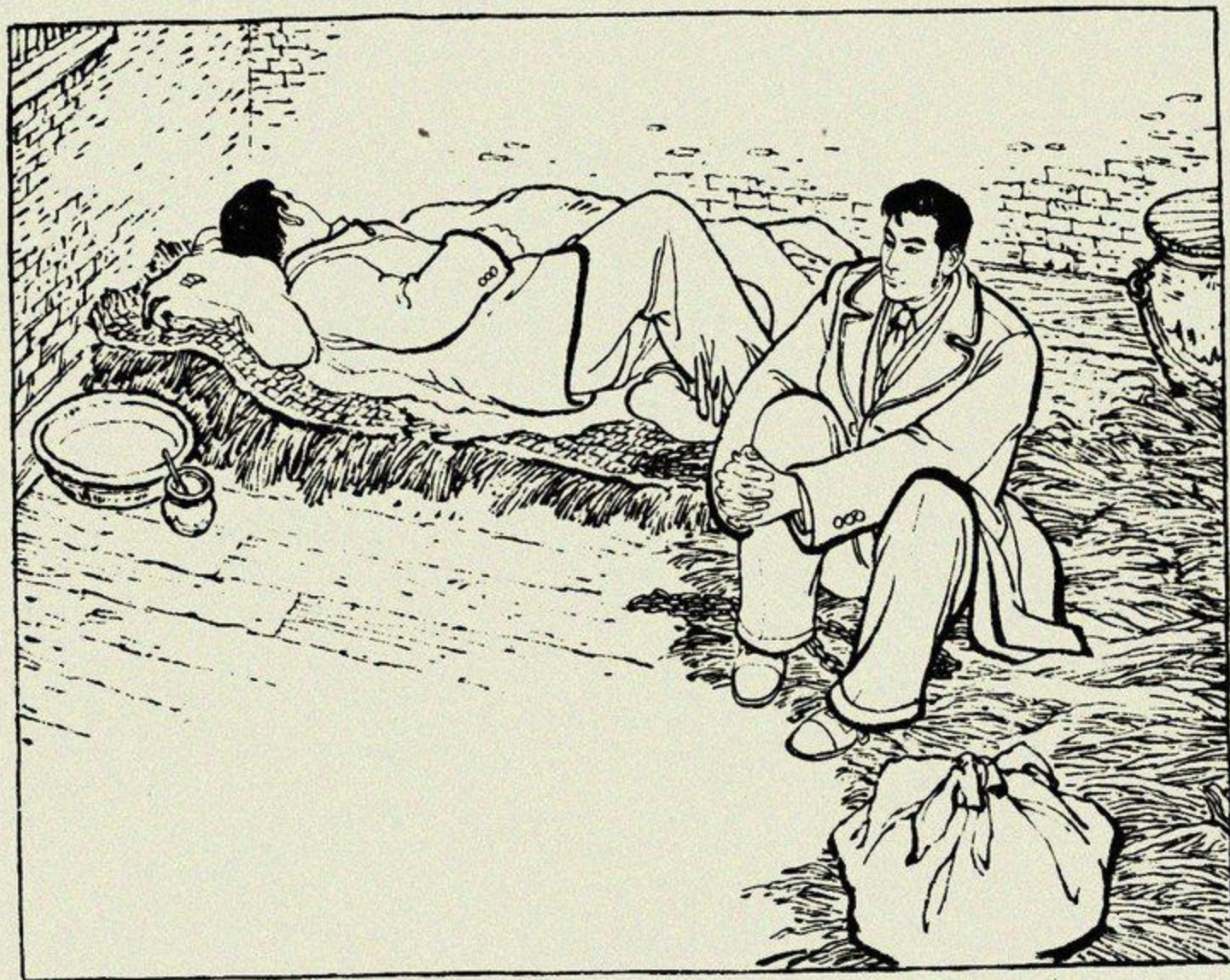
(85) 轿车在一座桥边停下来，护送的的特务象完成了最危险的任务似的，要刘思扬下车。刘思扬看了看四周，在险峻的山腰有一座巨大的白色楼房，周围有许多碉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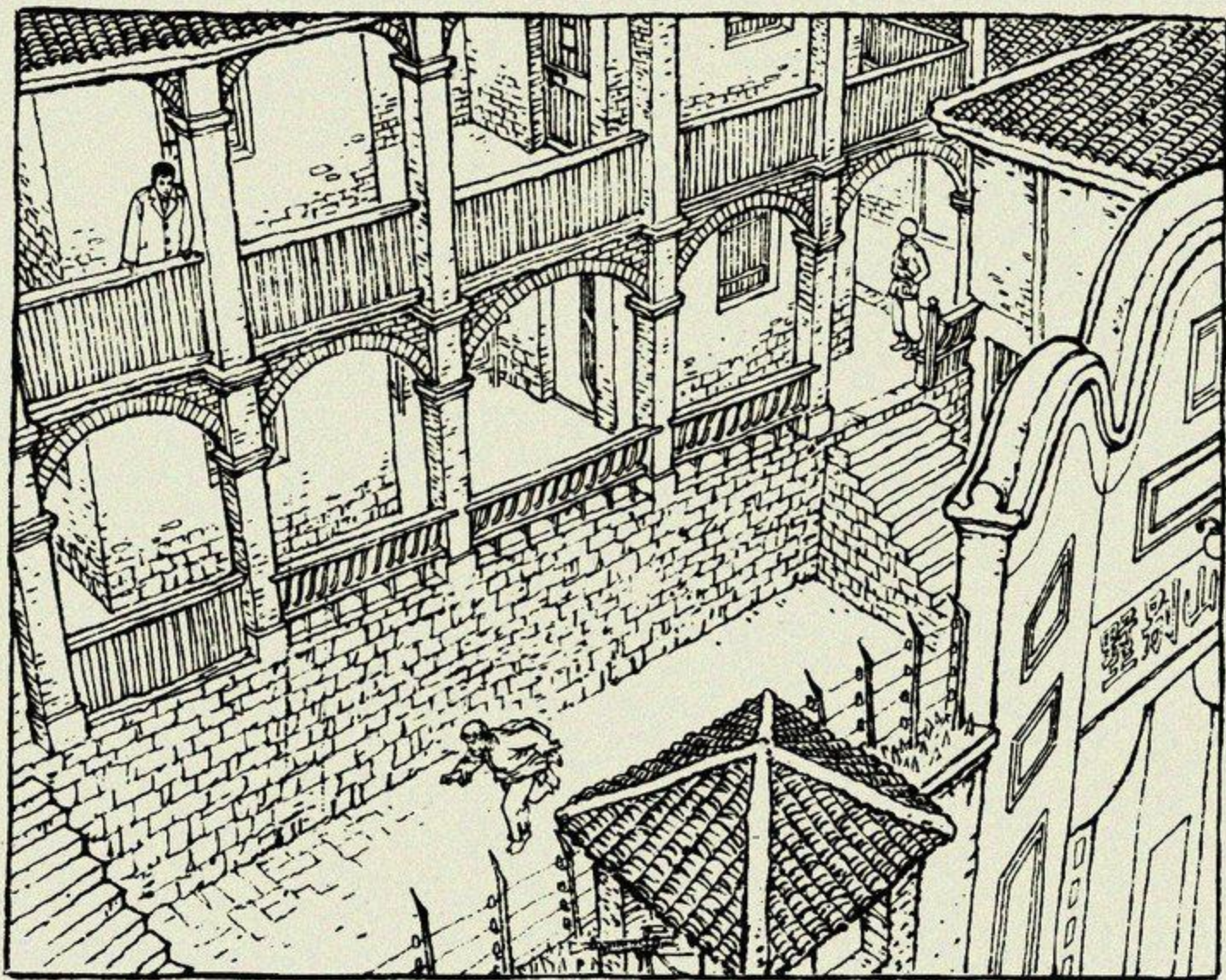
(86) 刘思扬被特务押上山，到了楼房铁门面前，他看到上面写有“香山别墅”四个字，他的心马上安定下来，这是白公馆，他能在这里找到那位姓齐的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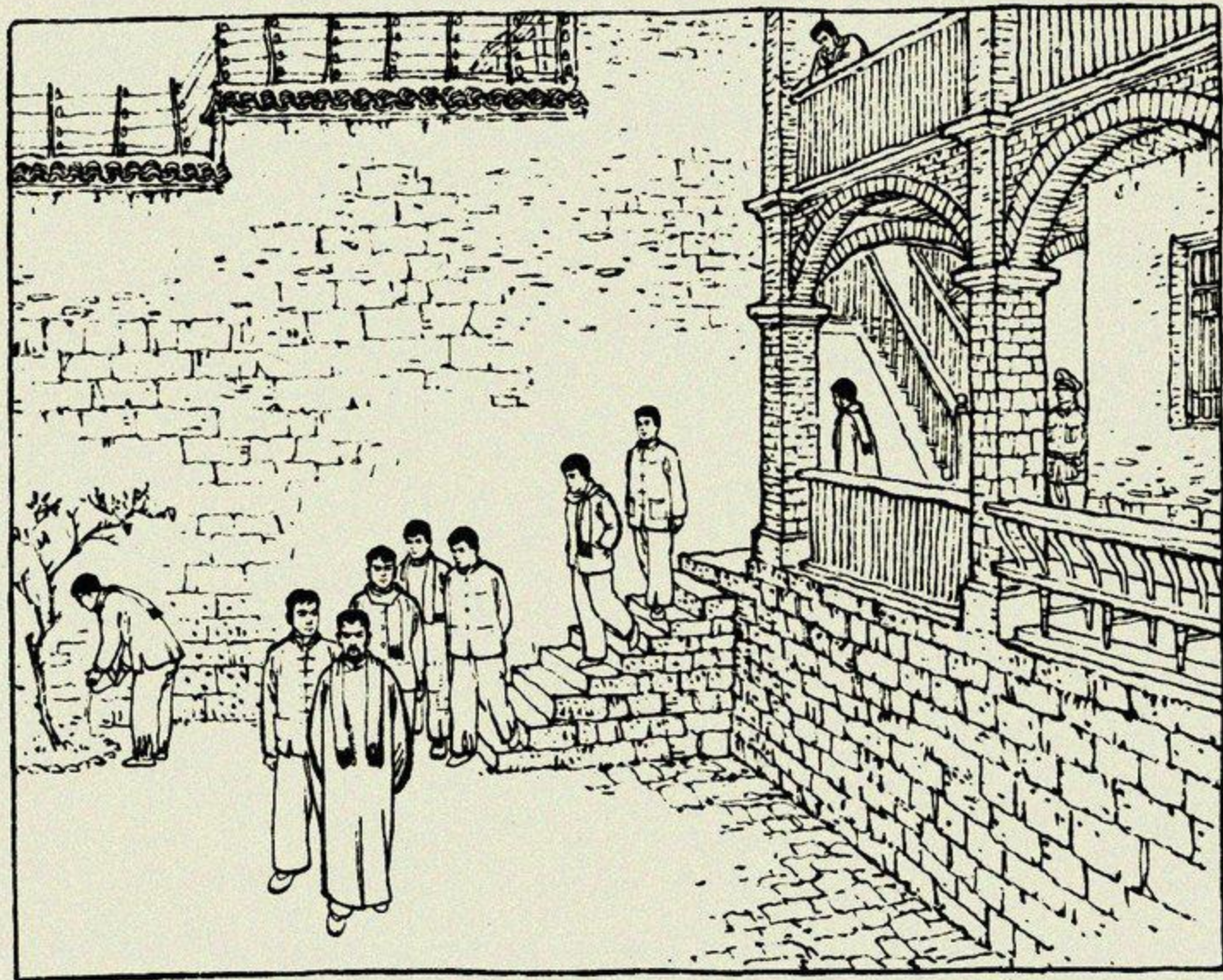
(87) 刘思扬被钉上脚镣，送进一间窄小的牢房，见一个年轻的陌生人，回过头来用锐利的目光望着他。刘思扬先打招呼：“我叫刘思扬。”对方冷冷地回答：“我叫成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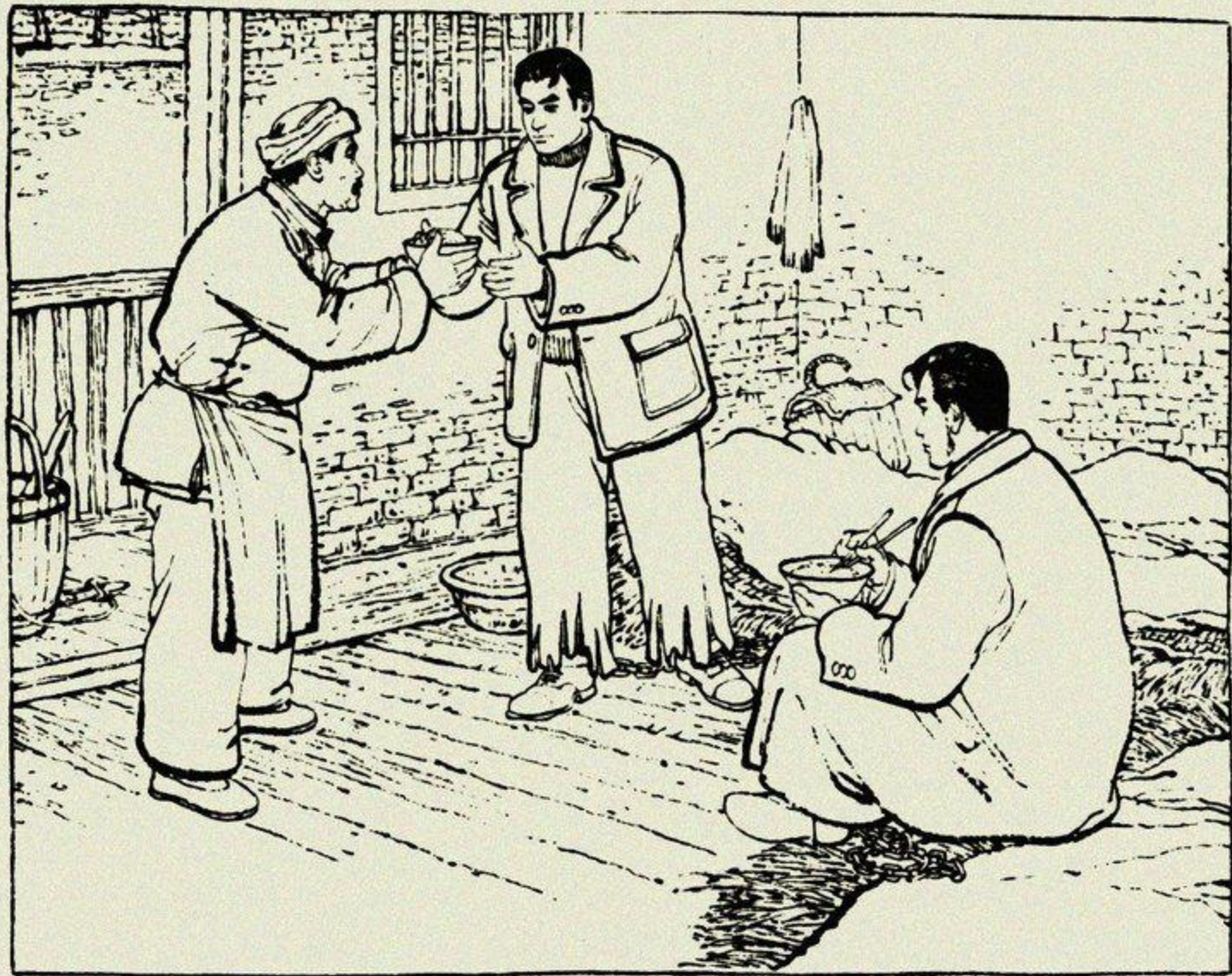
(88) 刘思扬非常高兴,他想说:“我们在《挺进报》工作中,是亲密的战友。”可是他克制着,因为成岗对他很冷淡。他深深感到:在这里,人们需要重新认识,才会互相信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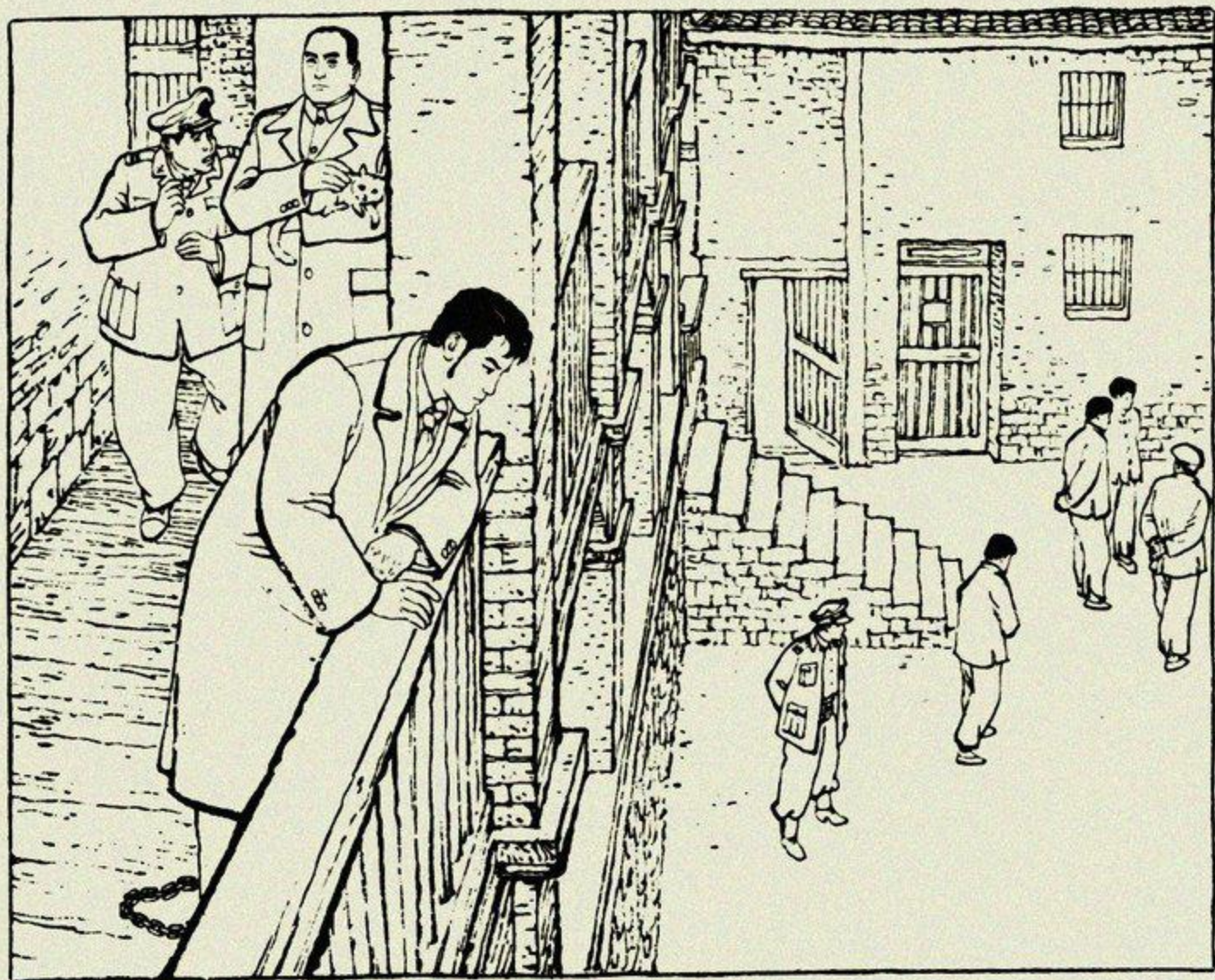
(89) 第二天放风时，他蹒跚地走出牢门，希望尽快熟悉魔窟的环境。只见四面是满布电网的高墙，院坝里，一个疯疯癫癫的老头在跑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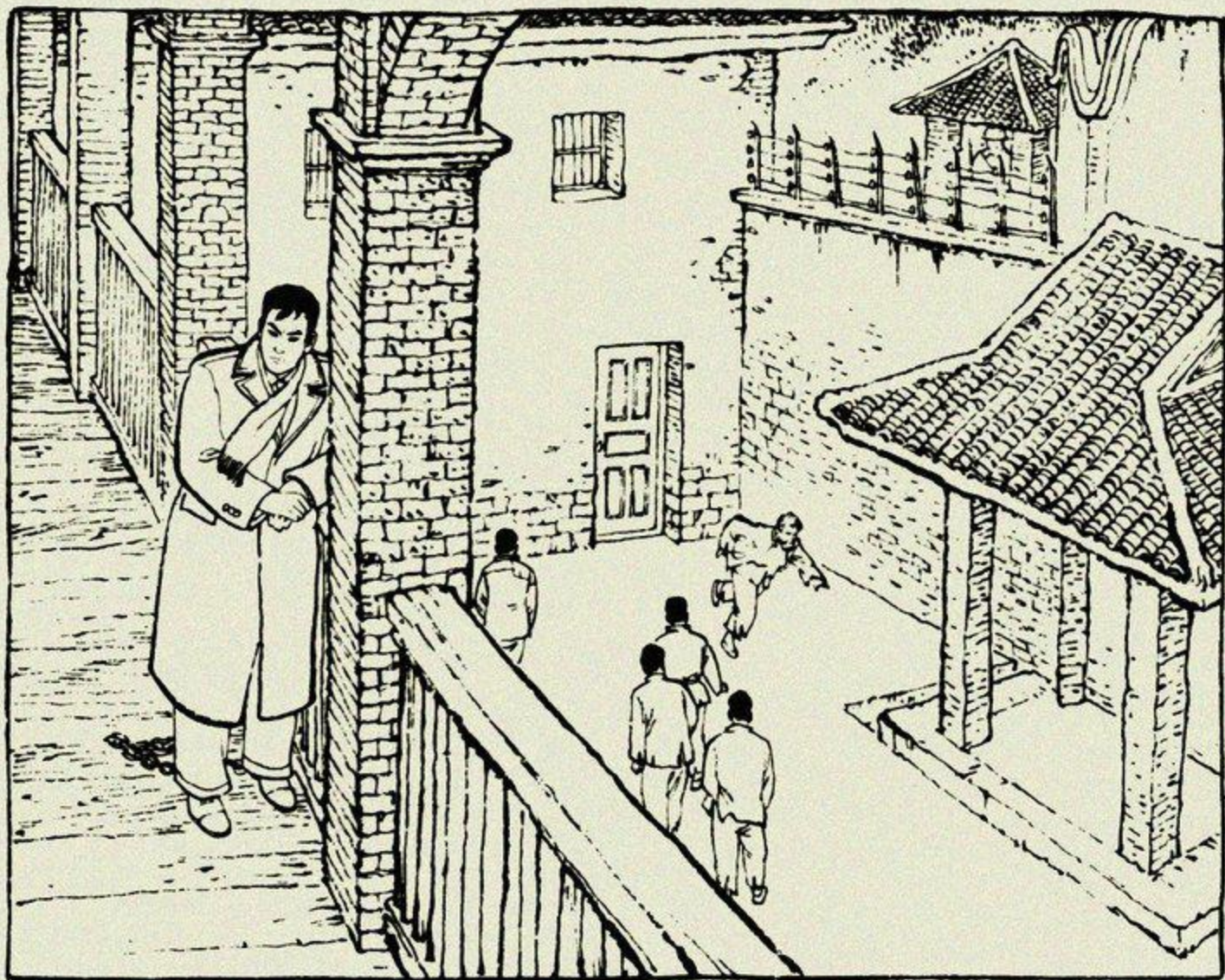
(90) 隔了一会，才见几个骨瘦如柴的人，走到院坝里来。没有人讲话，没有人张望，使人感到这里象是一个冷冰冰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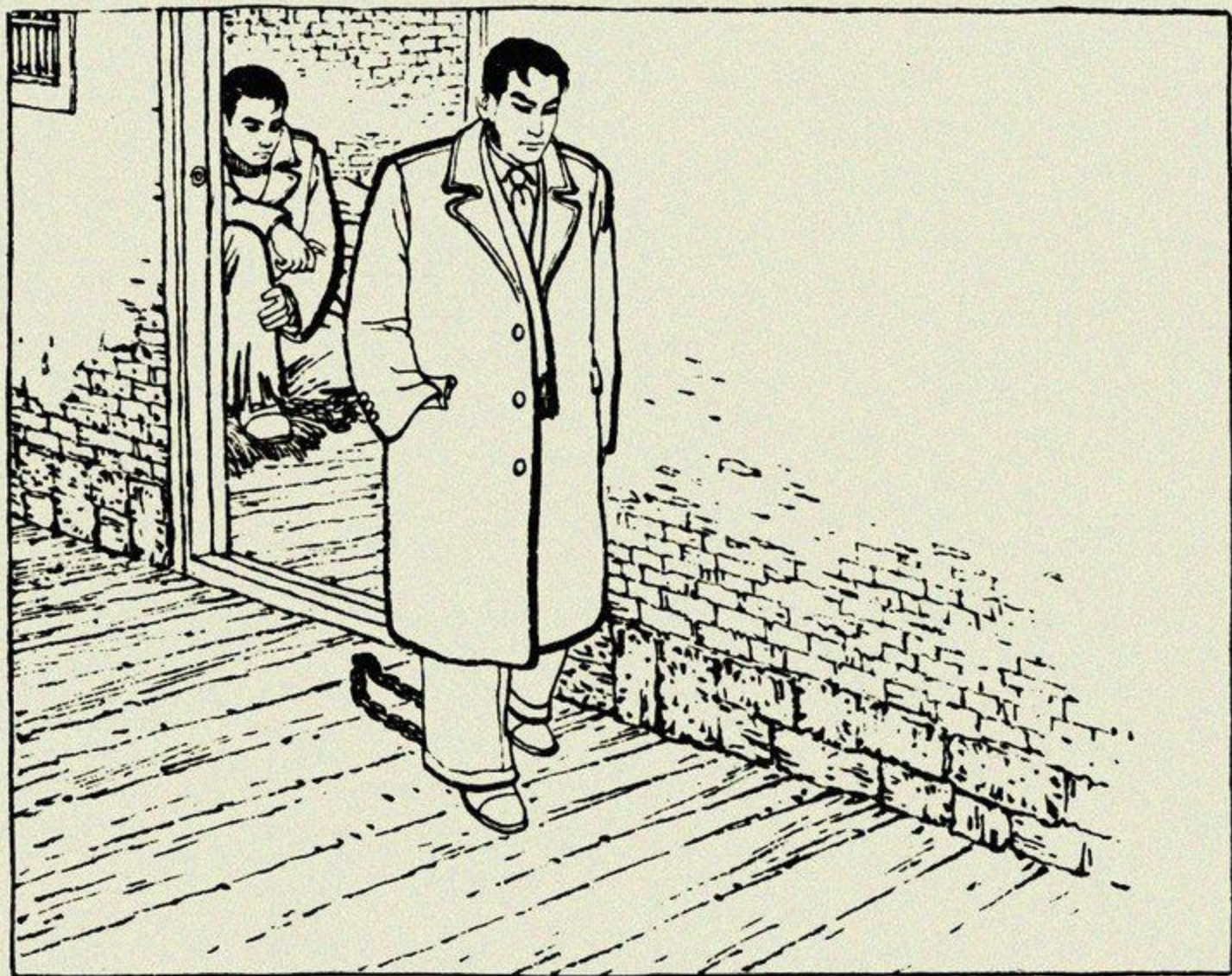
(91) 一个态度和蔼的老厨工把饭挑来，人们默默地吃着饭。看到这些情况，刘思扬想：也许这里有党的组织，但这种冷冰冰的世界，难道能出现渣滓洞那样火热的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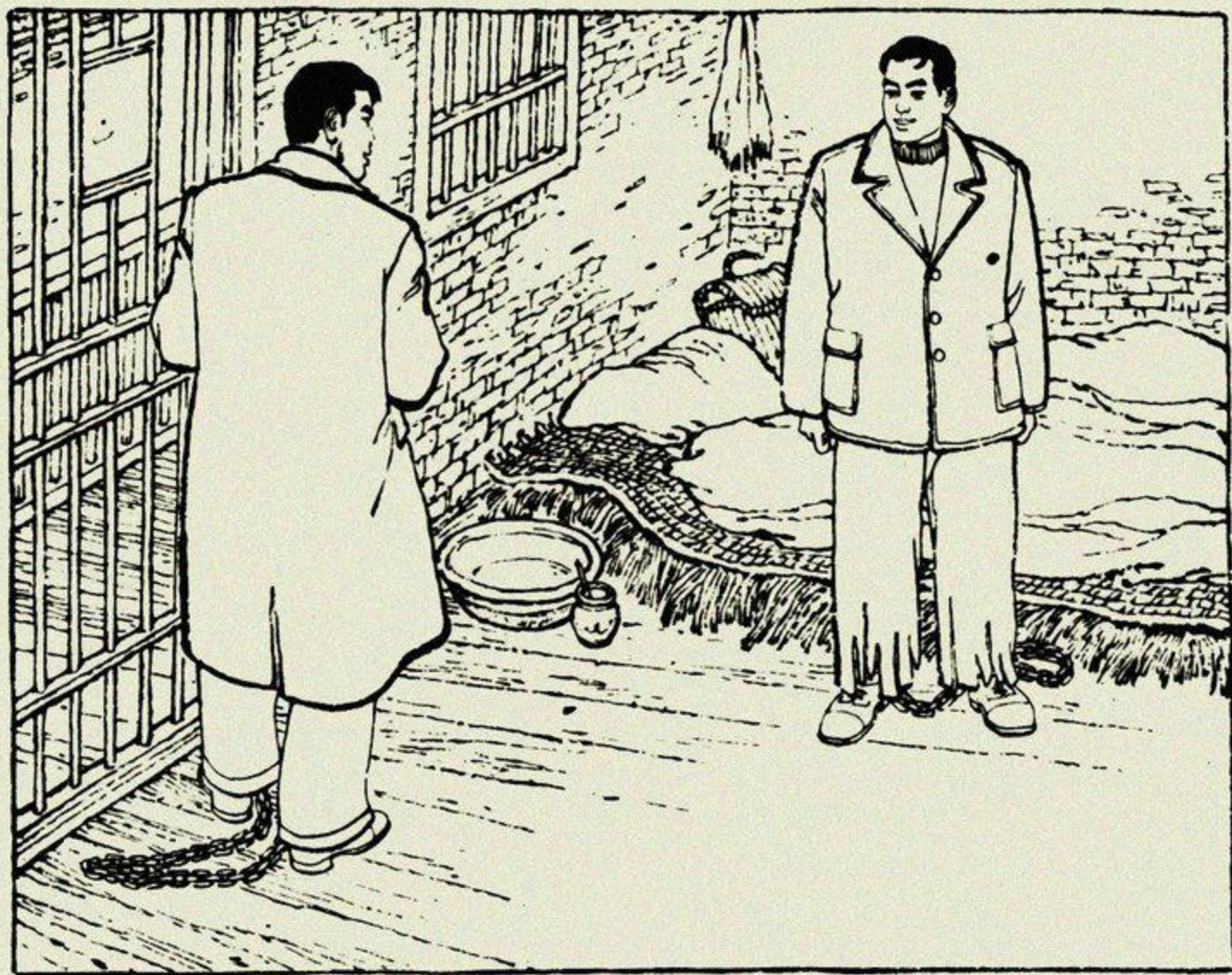
(92) 过了几天，刘思扬发现情况十分复杂，关在这里的还有国民党员，甚至有违反“纪律”的军统特务。团结同志展开斗争十分困难，只要一动，就会有被告密的危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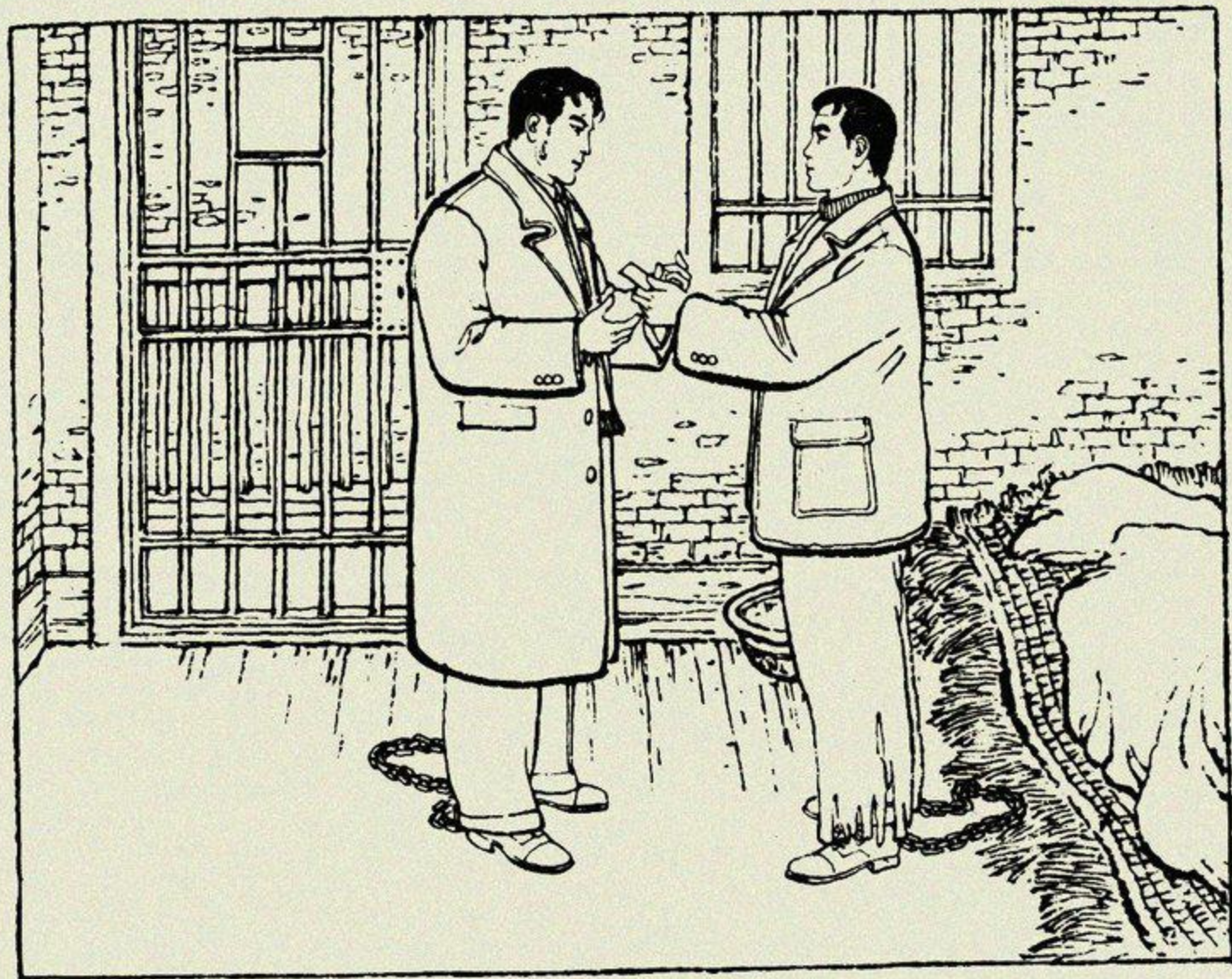
(93) 刘思扬和成岗被隔绝在楼上，不准下楼，每次放风时，他都注意关在楼下的那些战友，总想看出点什么不平凡的东西，但每次都使他感到失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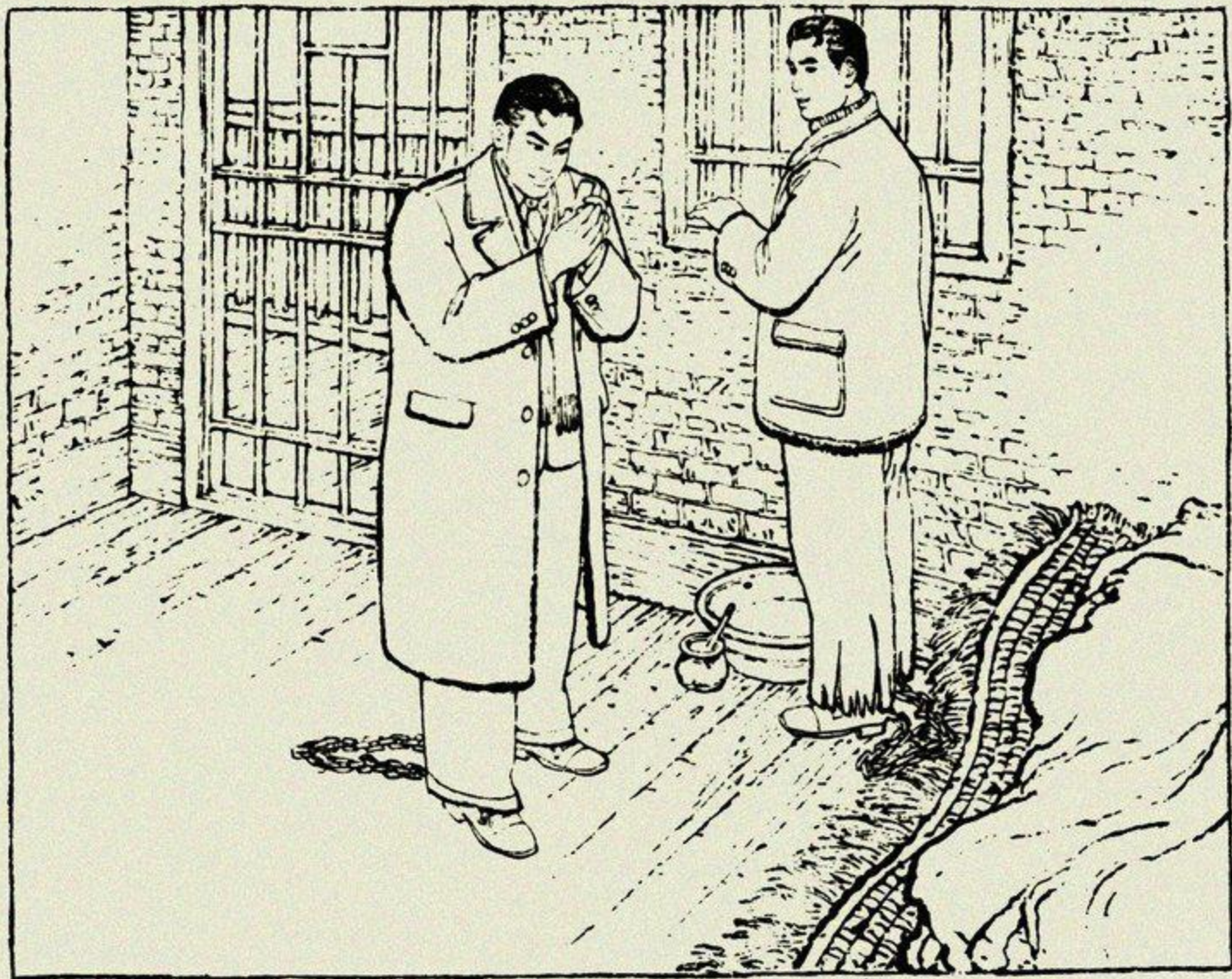
(94) 这天放风时，成岗推说脚痛，留在牢房里。刘思扬猜想他一定有什么秘密，要避开他干，因此走出牢房时，心情很不愉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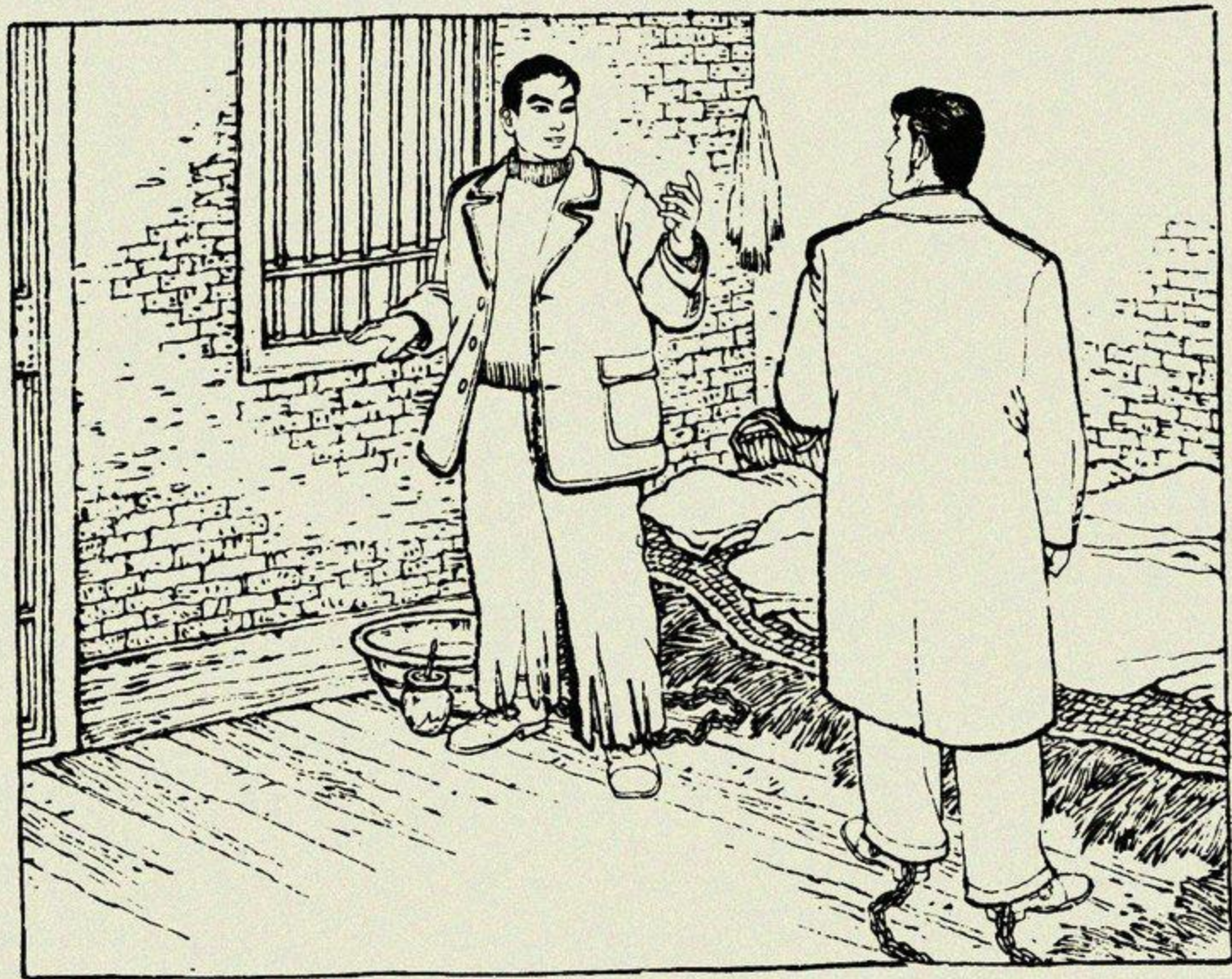
(95) 放风之后，刘思扬仍然怀着那种不愉快的心情，踱回牢房。他突然发现成岗用一双友好而信任的眼光望着他，这种同志式的眼光，正是他一直期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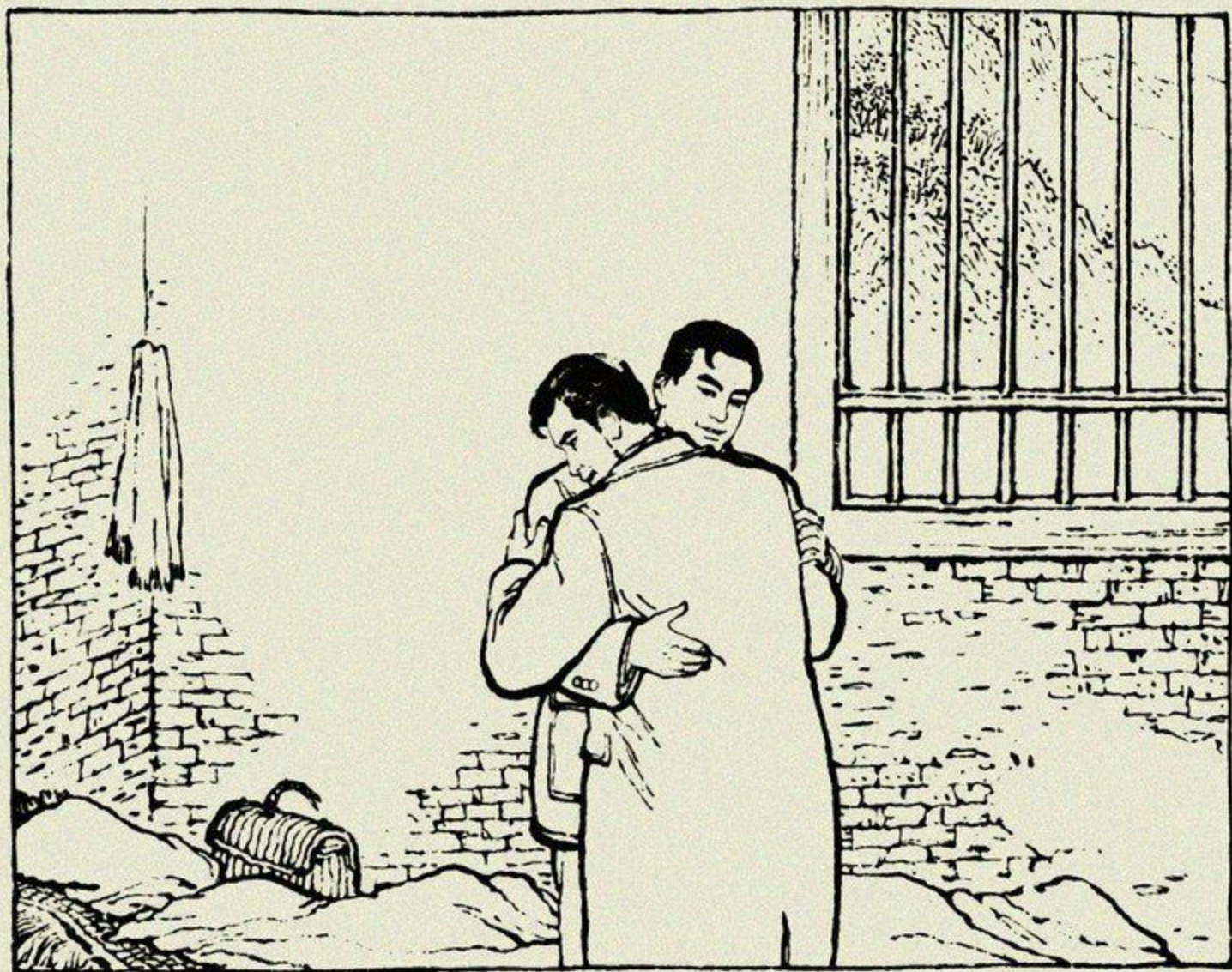
(96) 在刘思扬眼里，成岗的脸色变得年轻而热情，冷冰冰的神情完全消失了，他递给刘思扬一张纸条，用压低了的声音说：“这是楼下送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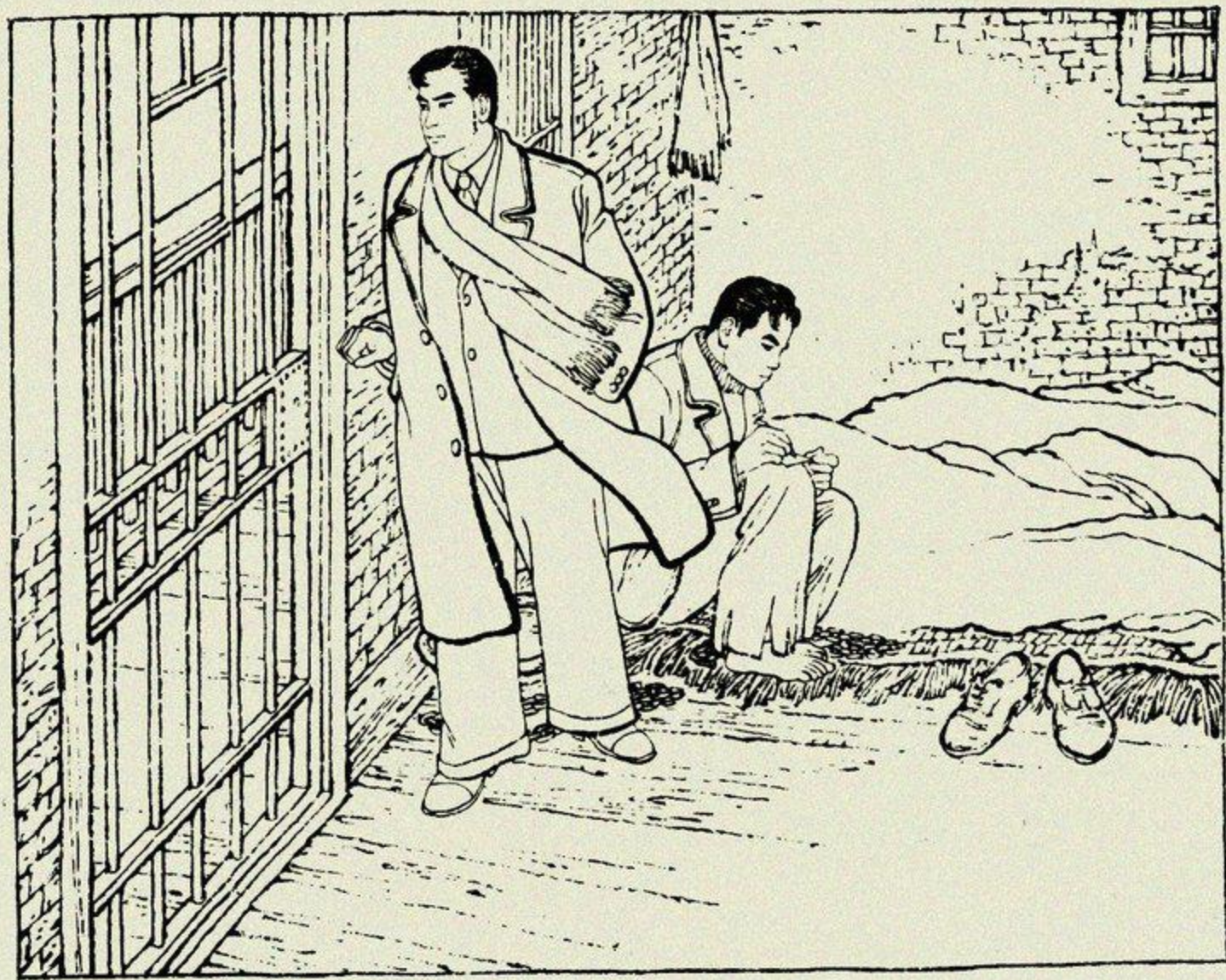
(97) 刘思扬接过小纸条，展开一看，见上面用铅笔写着四个仿宋字：“来人可靠。”他心花怒放地说：“是一个姓齐的同志写来的!?”成岗也笑着：“对，齐晓轩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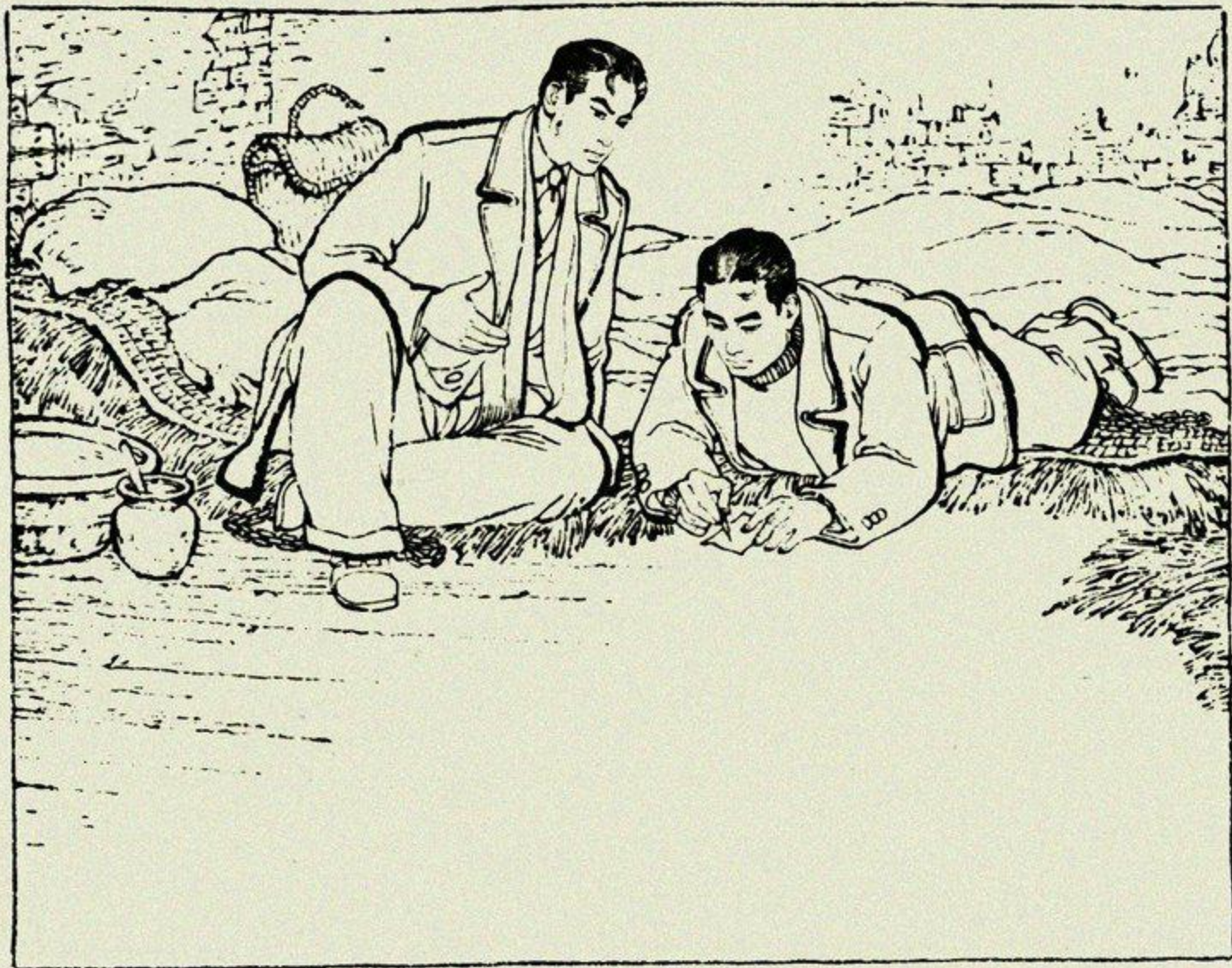
(98) 刘思扬的兴奋简直无法形容，在这里终于找到集体和同志。他销毁纸条，忍不住说：“成岗，你知道吗？我们早就朋友，早就通过信的。”成岗迷惑不解：“啊——你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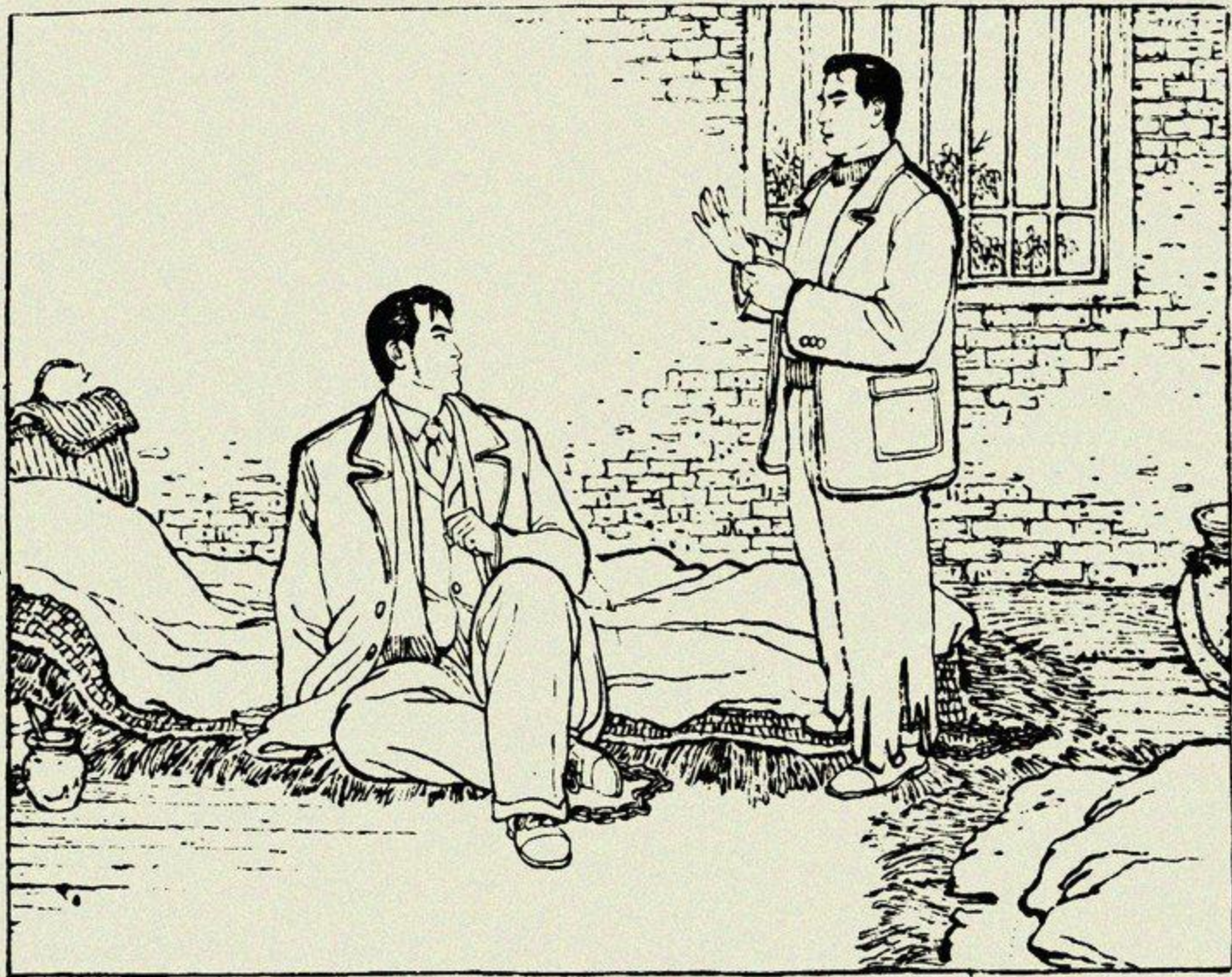
(99) 刘思扬激动地说：“就是我，‘致以革命的敬礼’。”成岗抢上一步说：“啊，‘紧紧地握你的手’！”两个战友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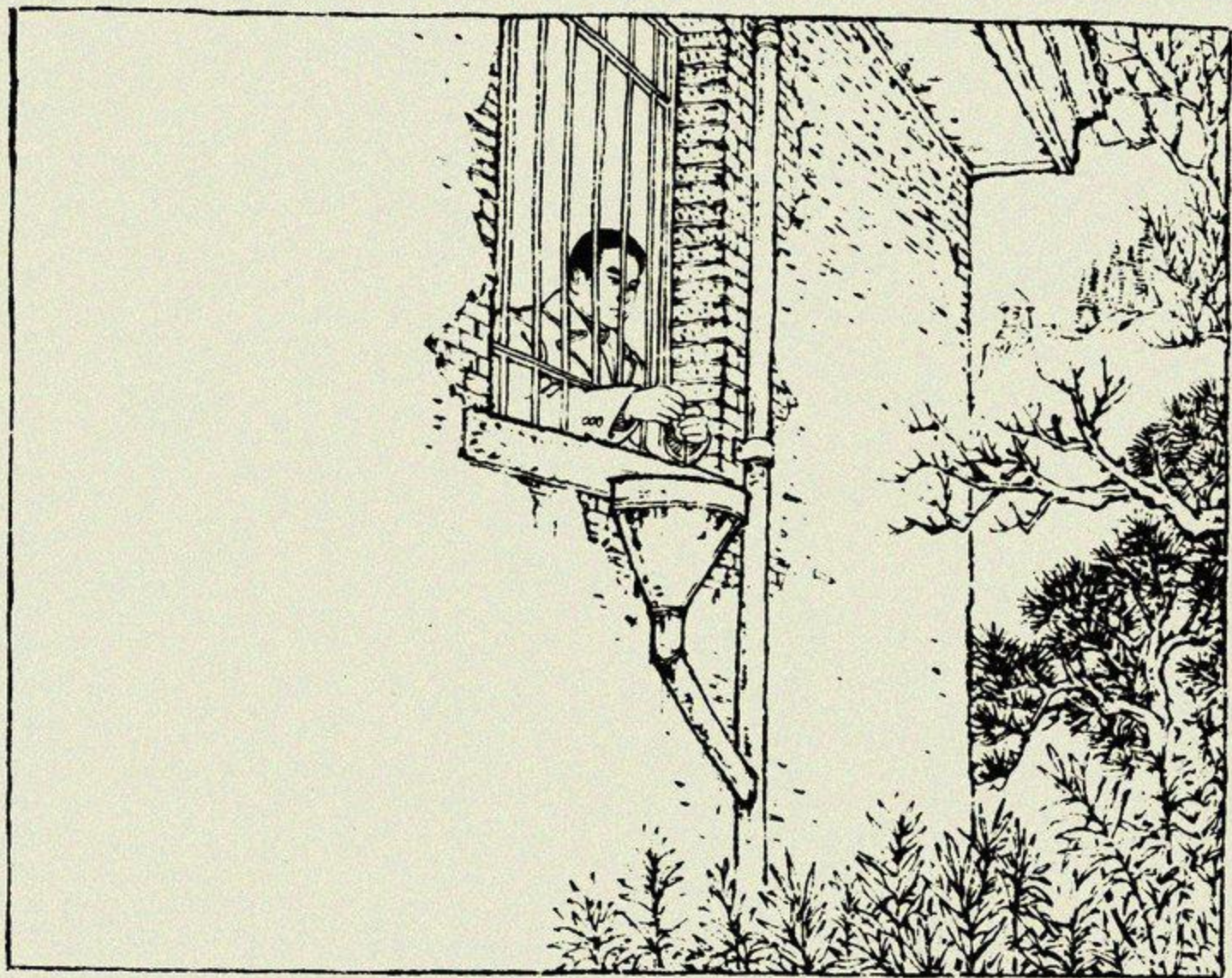
(100) 尤其使刘思扬兴奋的是,《挺进报》继续在白公馆刊行。前不久,成岗谨慎地停止了工作,现在,原先分在两地工作的战友,可以朝夕在一起进行战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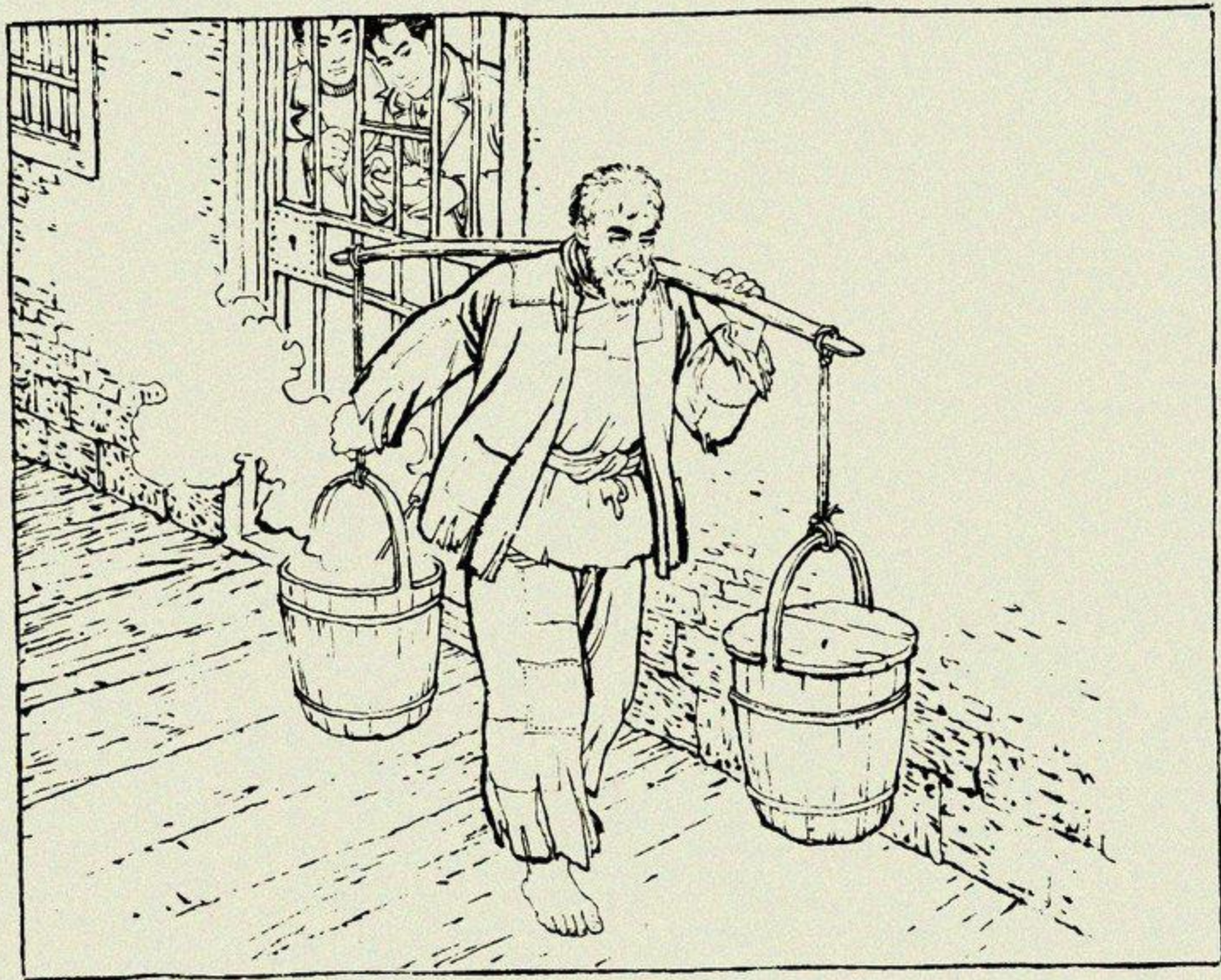
(101) 两人编成新一期《挺进报》，上面刊载了天津、北京解放，中共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等重大消息。刘思扬建议刊头标明《挺进报》三个字，认为这样才意味着党，意味着战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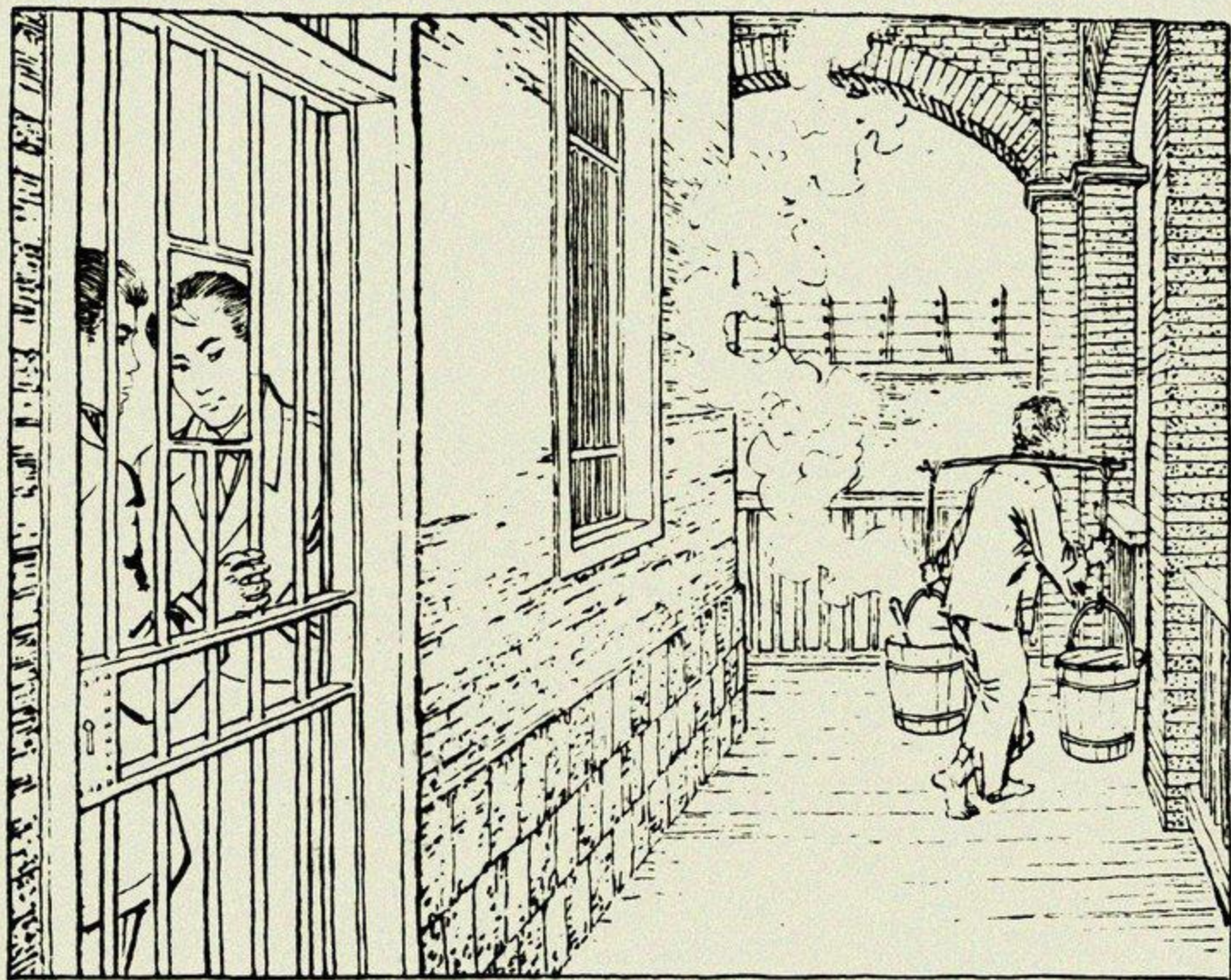
(102) 成岗说：“我用过一次，楼下警告说情况特殊，不能有任何疏忽。敌人发现了，可以从刊头、时间，发现我们的活动。”刘思扬猛然感到：这才是善于斗争，勇于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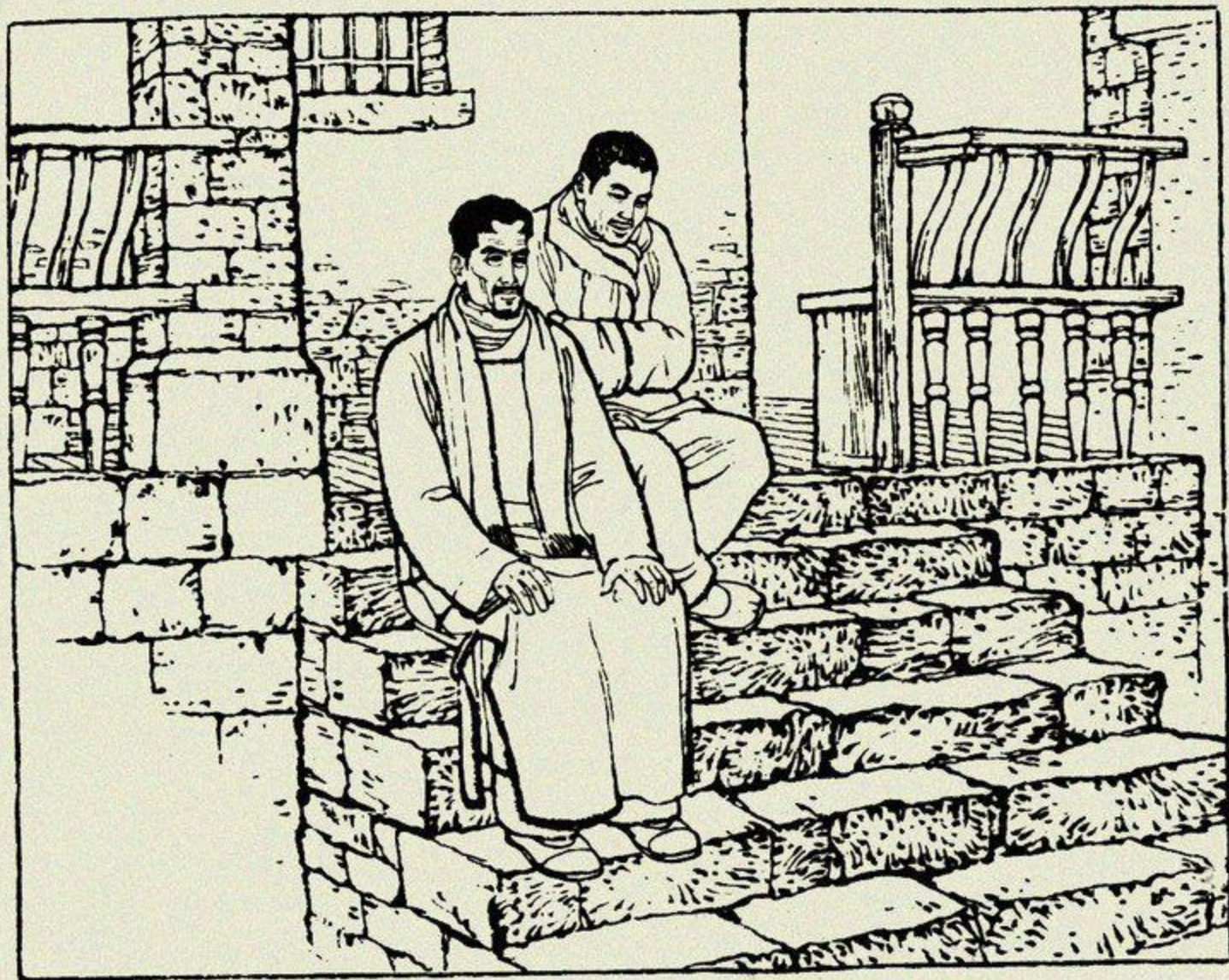
(103) 成岗把《挺进报》折成小纸条，系在一根细麻绳上，从靠近窗口的铁皮水槽里，放了下去。原来这就是楼上楼下常用的一条最安全的秘密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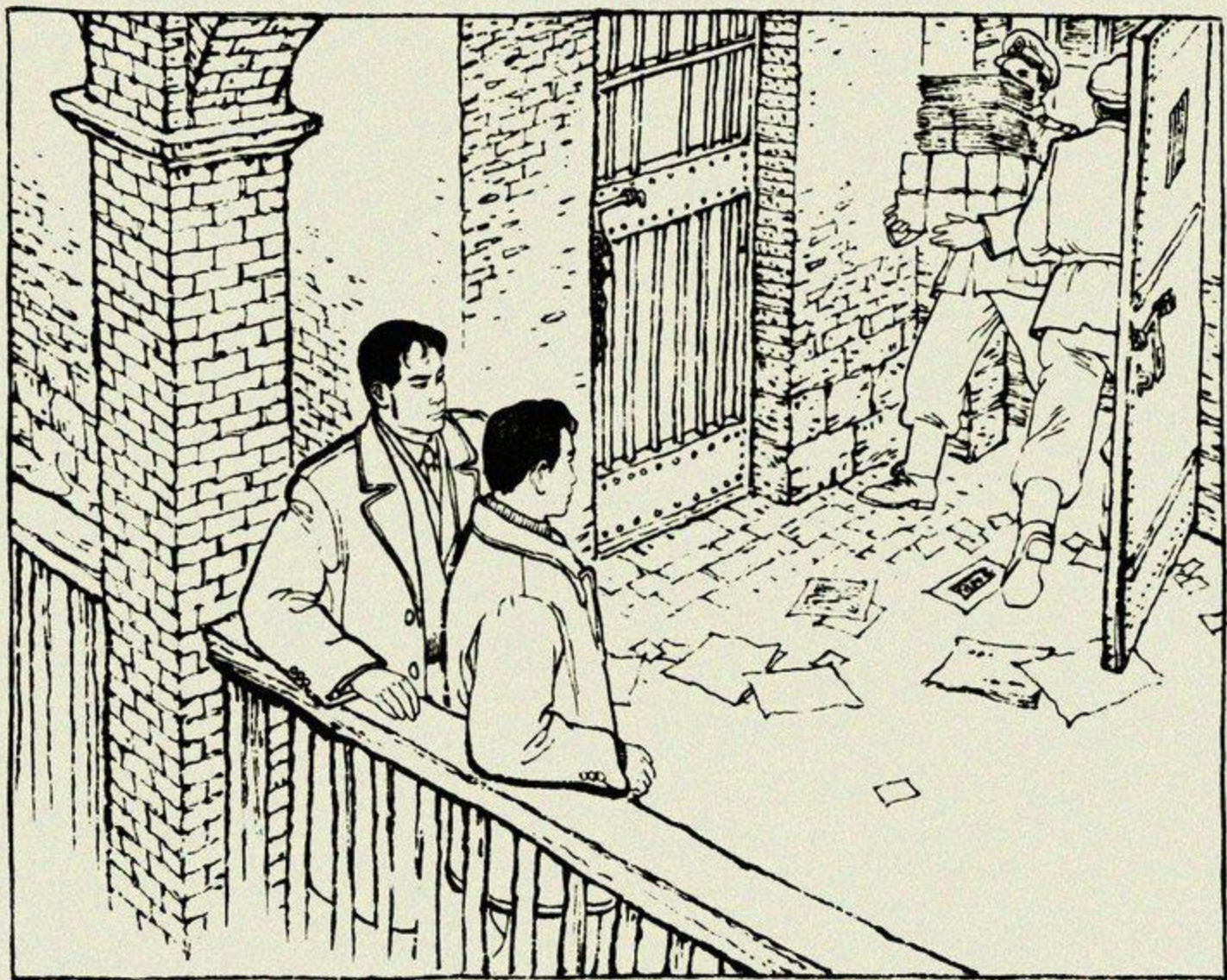
(104) 这天，刘思扬见那个疯疯癫癫的老头，往楼下牢房送饭，便问：“他是什么人？”成岗回答说：“他叫华子良，胆小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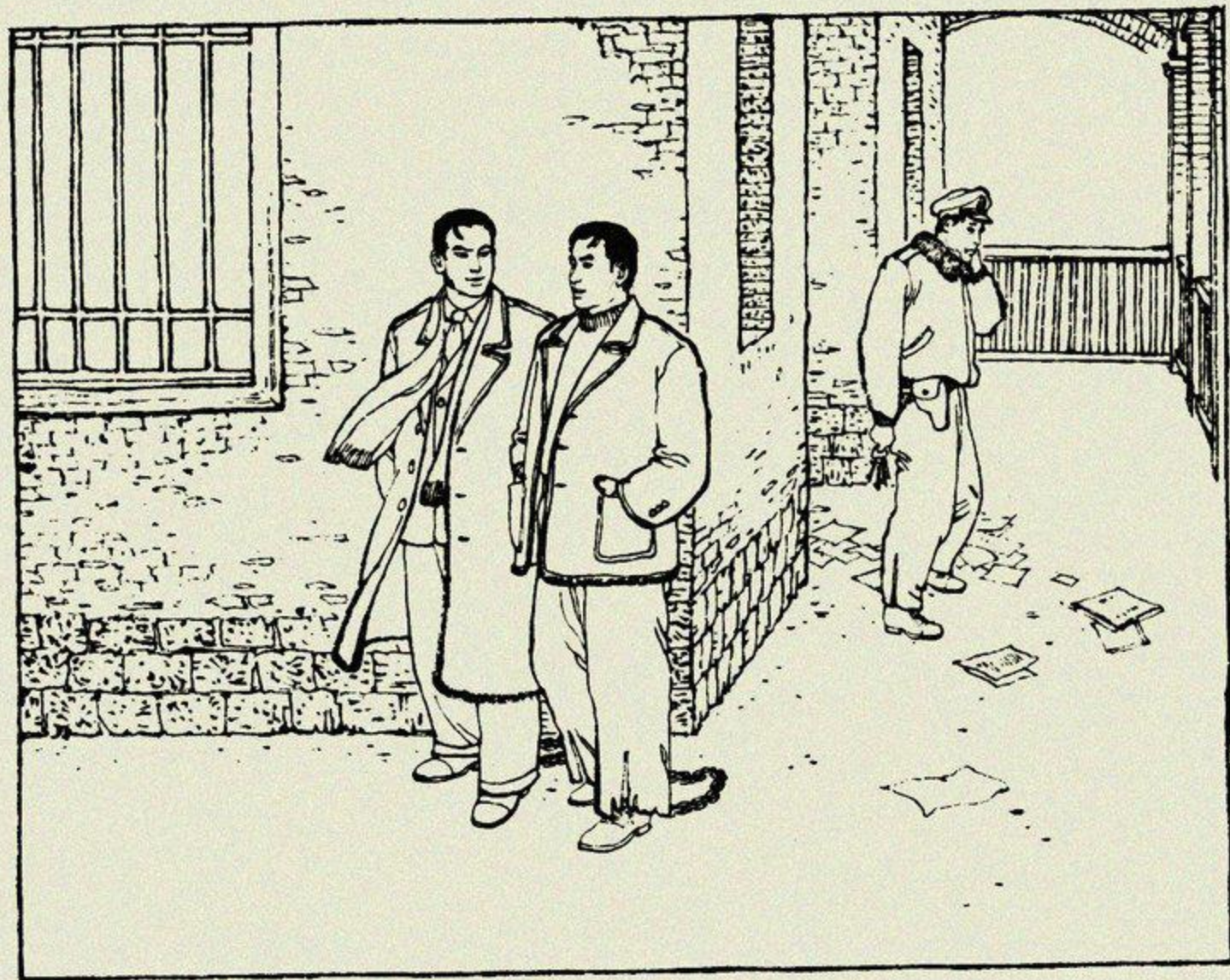
(105) 刘思扬不解的望着成岗,成岗告诉他:“前年罗世文、车耀先牺牲时,敌人把他押去陪杀场,枪一响,他就这样吓疯了。”刘思扬鄙夷地说:“真是软骨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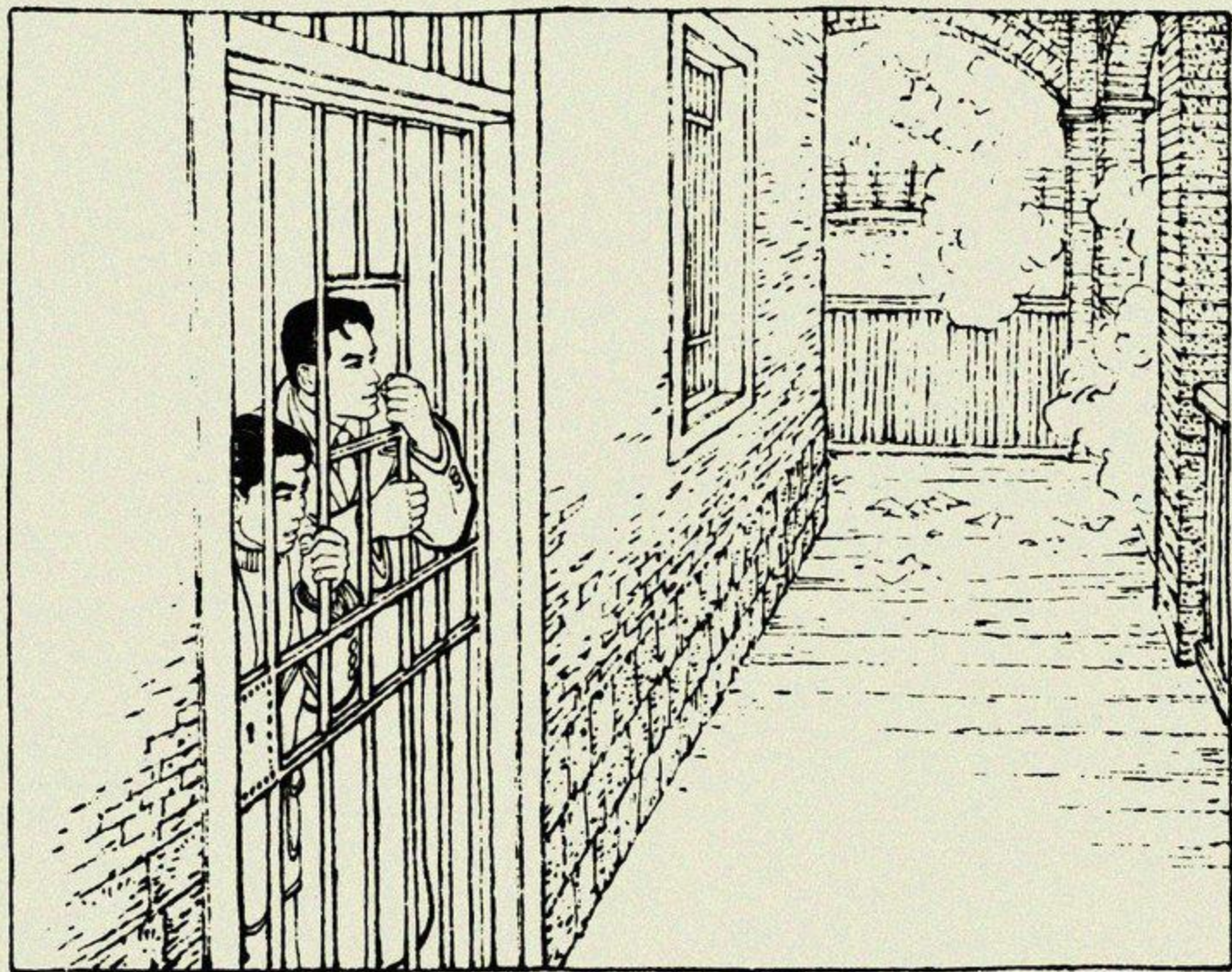
(106) 放风了，刘思扬和成岗一同出去。在院坝里，他俩看见齐晓轩和曾参加过长征的老袁，靠在一起晒太阳。两人都瘦骨嶙峋，非常衰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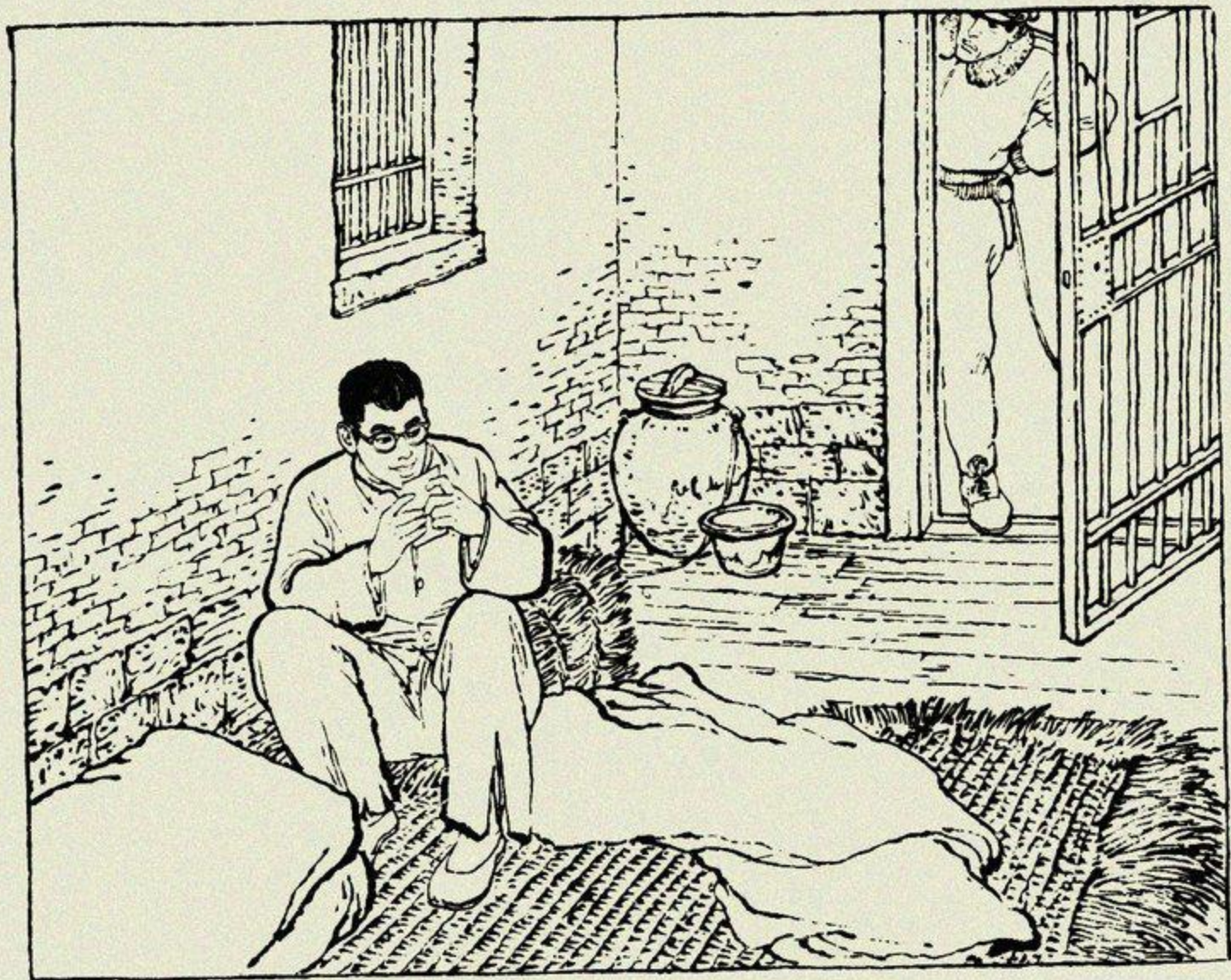
(107) 突然，一群特务拥到楼上，打开那间贴着封条的“档案室”大门，把一包包极其秘密的文件，匆匆搬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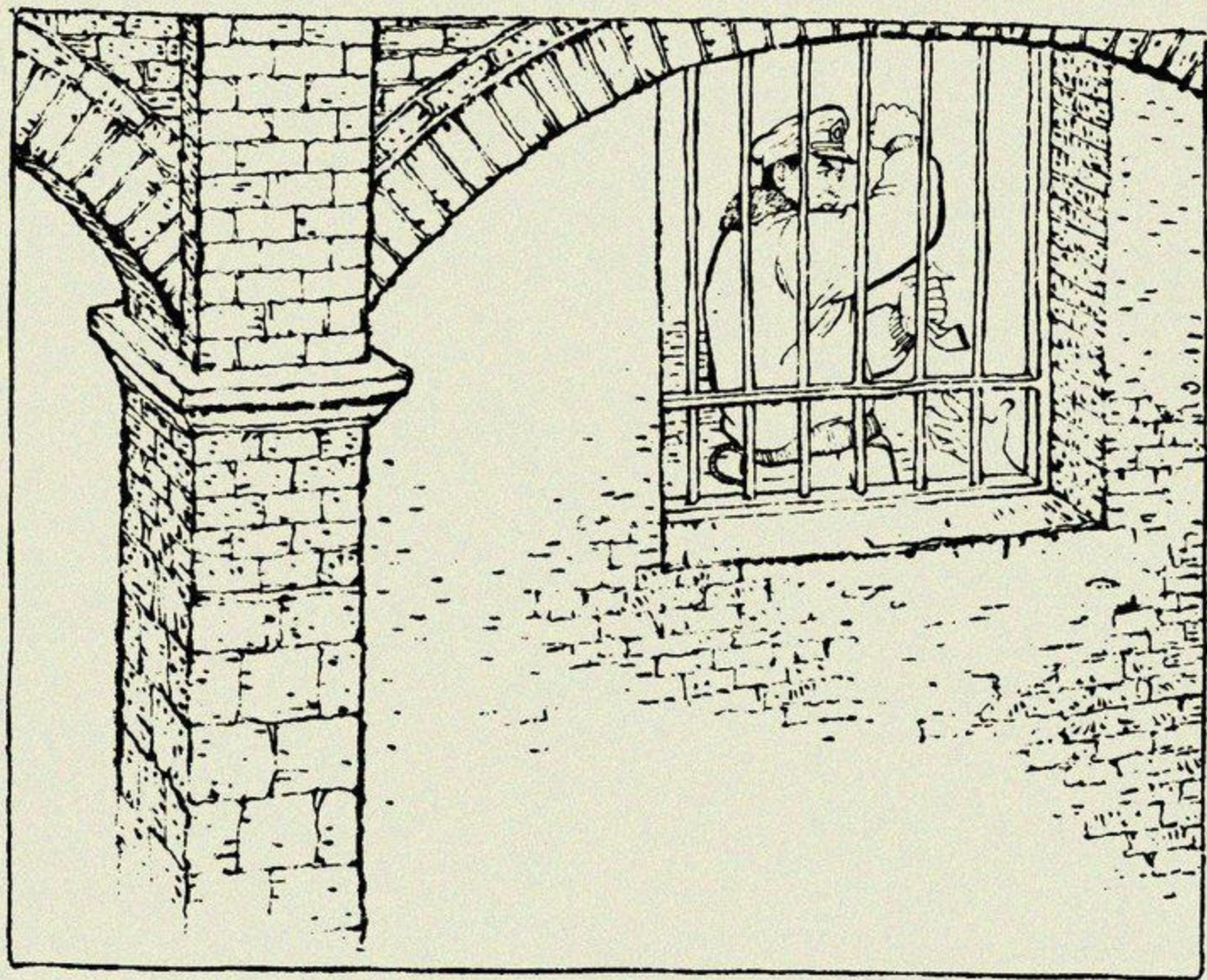
(108) 有些东西散在地上，特务也来不及收拾，皮鞋就在上面践踏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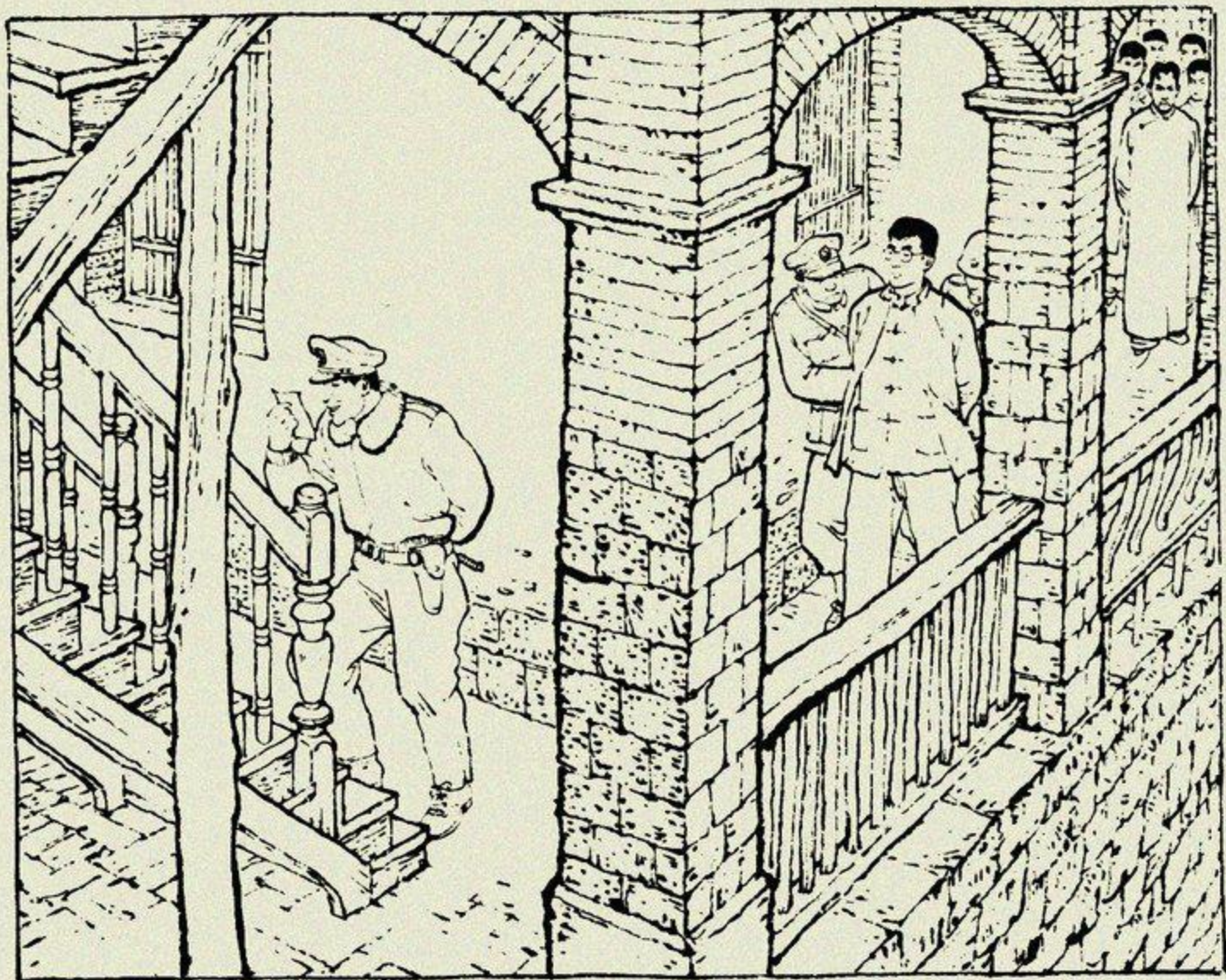
(109) 突然，火光冲天而起，特务正在焚毁秘密档案。刘思扬恨恨地说：“敌人害怕了，他们在办理后事！”成岗说：“敌人一定有毒辣的阴谋，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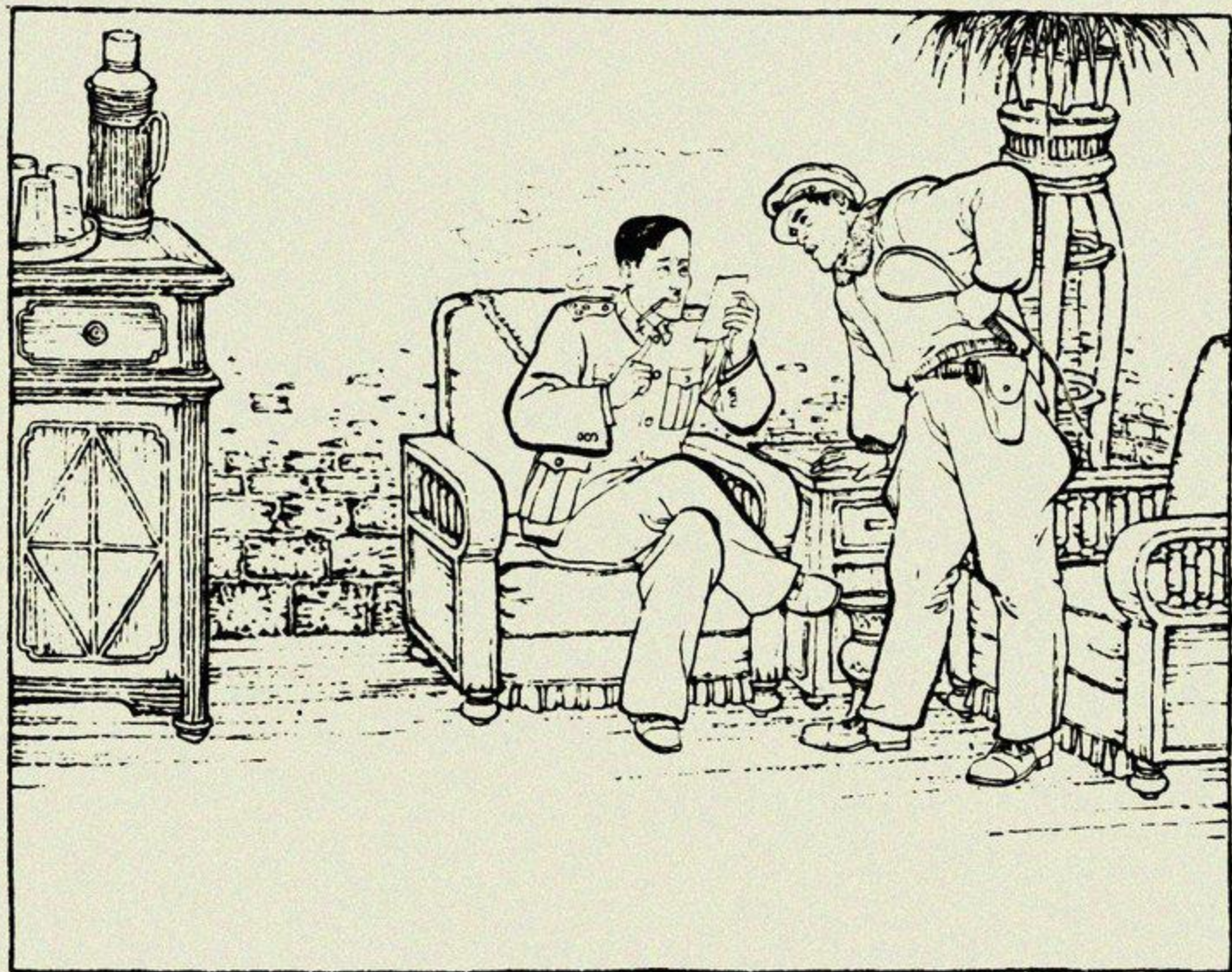
(110) 第二天放风时，眼睛极度近视的胡浩，躲在屋角里心情激动地读着没有刊头的《挺进报》，他没提防狡猾的特务看守长杨进兴，正在背后盯住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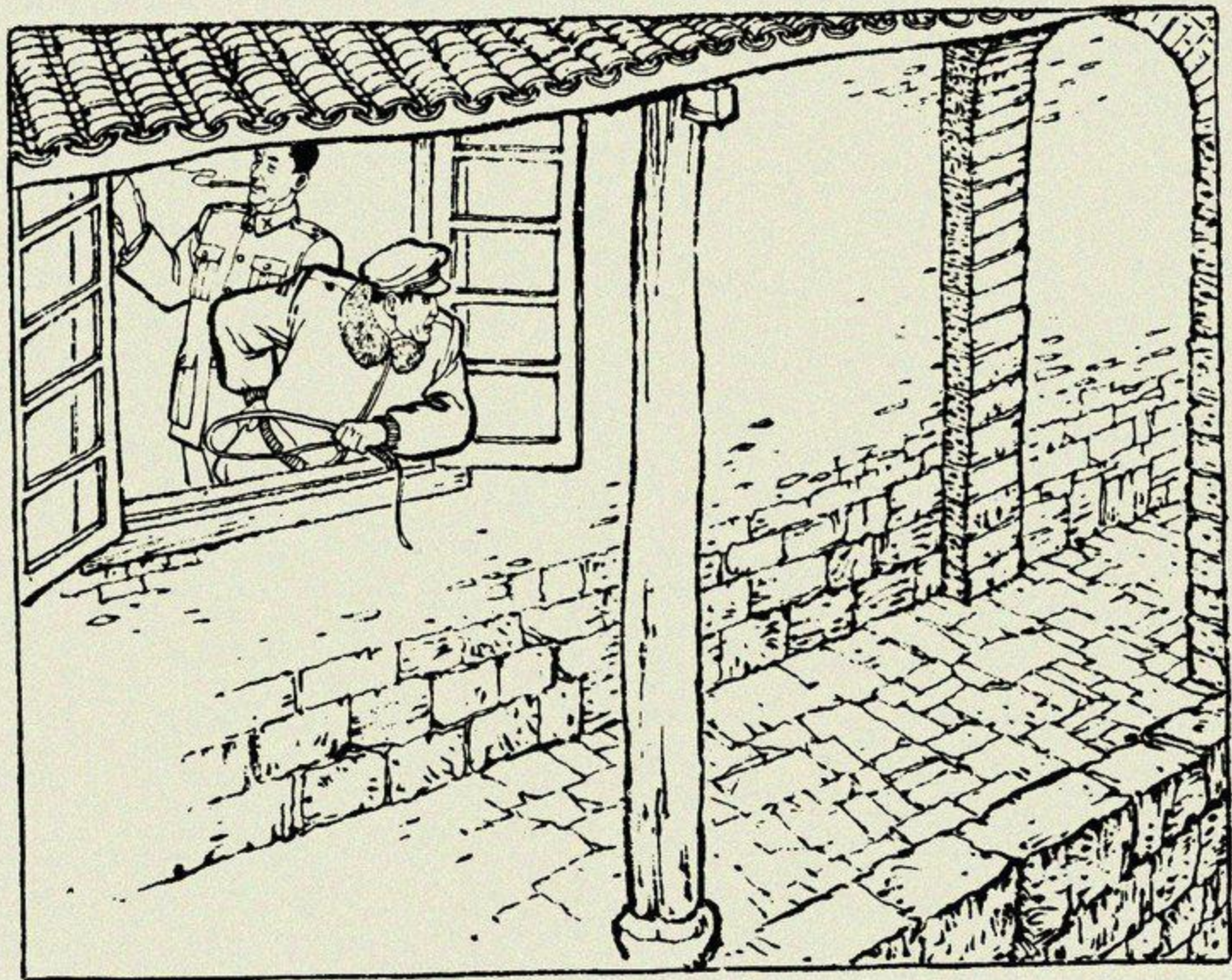
(111) 等到胡浩发觉背后有人时，已来不及了，杨进兴赶来一拳将他击昏，把那张纸抢了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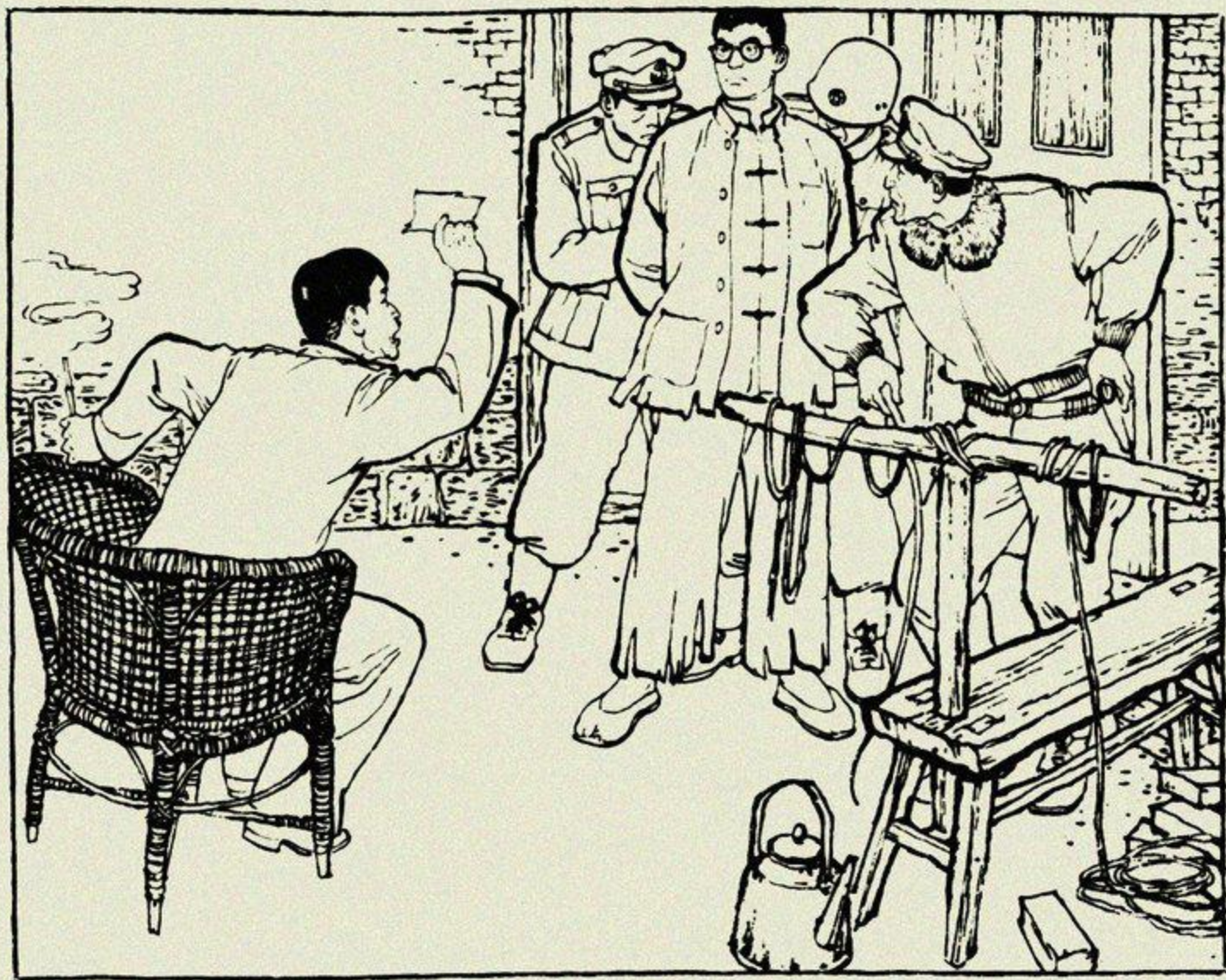
(112) 杨进兴朝那张纸瞥了一眼，纸上首行是整齐的仿宋字标题：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圆满结束。他不由又惊又喜，马上叫特务把胡浩架到所长办公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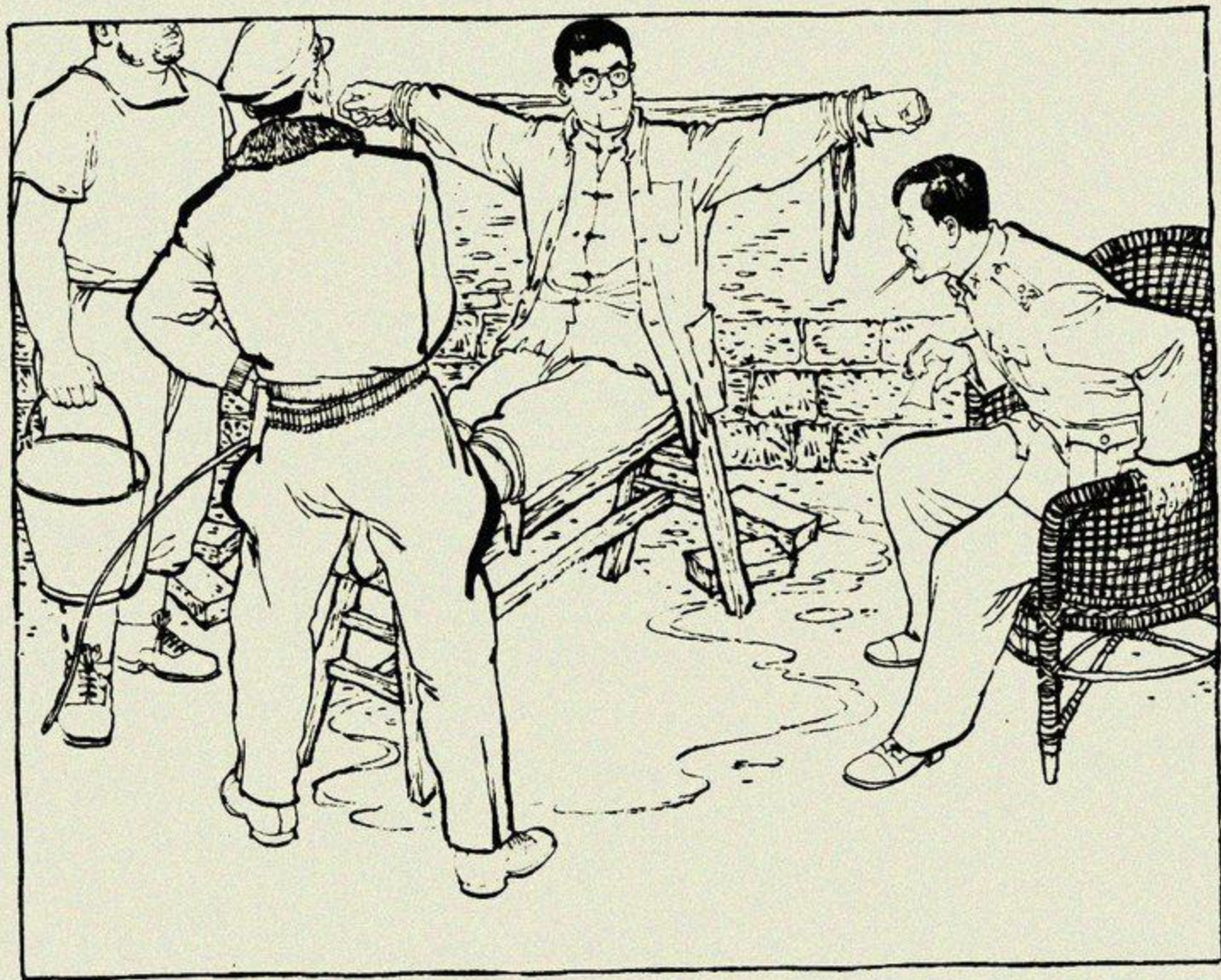
(113) 杨进兴把那张纸交给陆清，陆清也是又惊又喜：“可能是刘思扬带进来的，不过也很可能是他们直接和地下党有联系。不管是哪种可能，我们都能迫使对方应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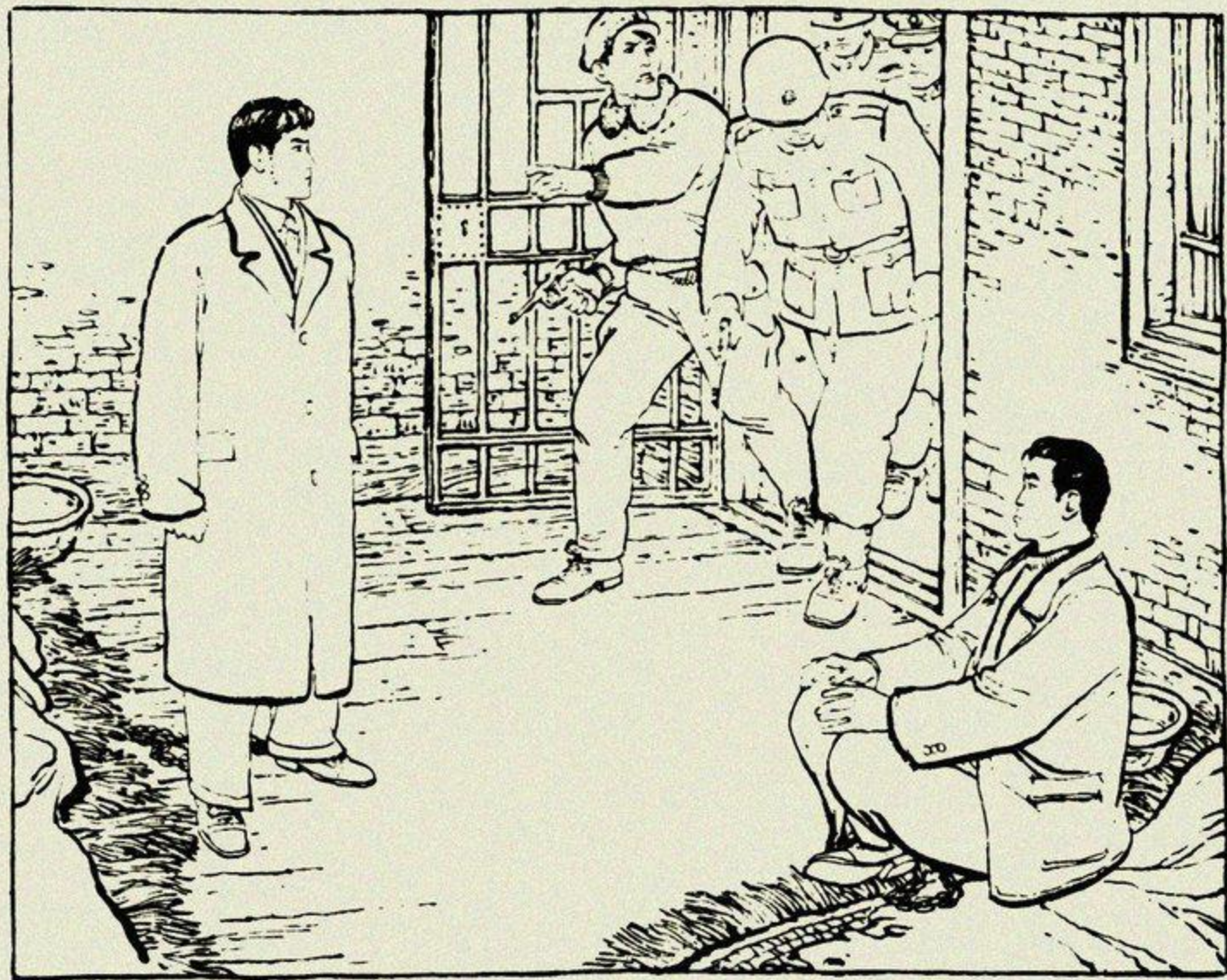
(114) 杨进兴说：“这次大有希望，是不是先报告……”陆清说：“不！我们抓稳了地下党的线索再报告，让美国特别顾问看看我们的手段。”接着，他要杨进兴把胡浩带进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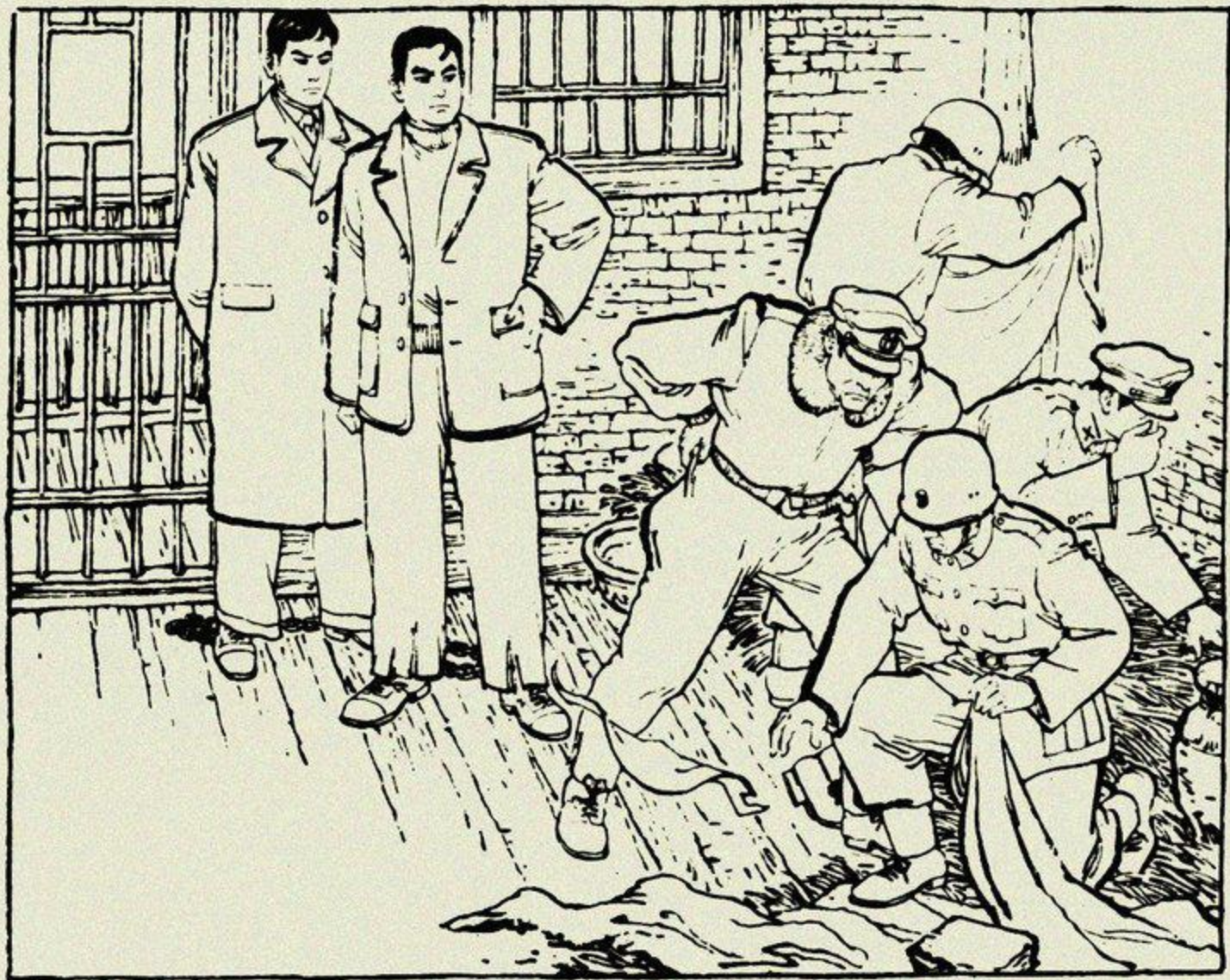
(115) 陆清摇着那张纸,大声问:“是谁写的?是谁给你的?”
胡浩先是拒不回答,最后他盯住特务:“我,我自己写的!”
陆清狂叫道:“你,你写不出来!来,替我狠狠地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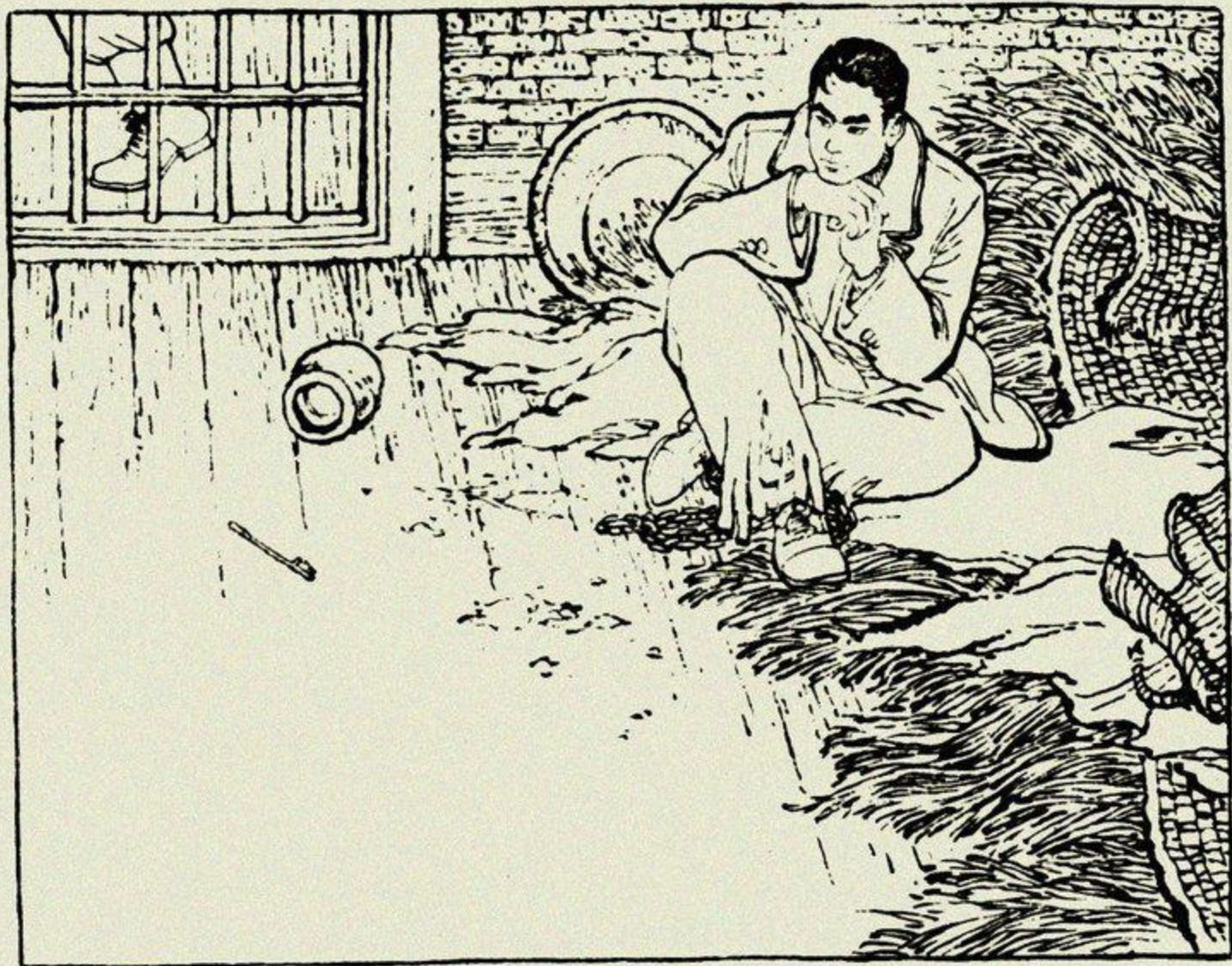
(116) 胡浩被打得满身鲜血，昏死过去。敌人用冷水泼醒他，继续问：“是谁写的？谁给你的？”胡浩呻吟着，重复那句话：“我写的……我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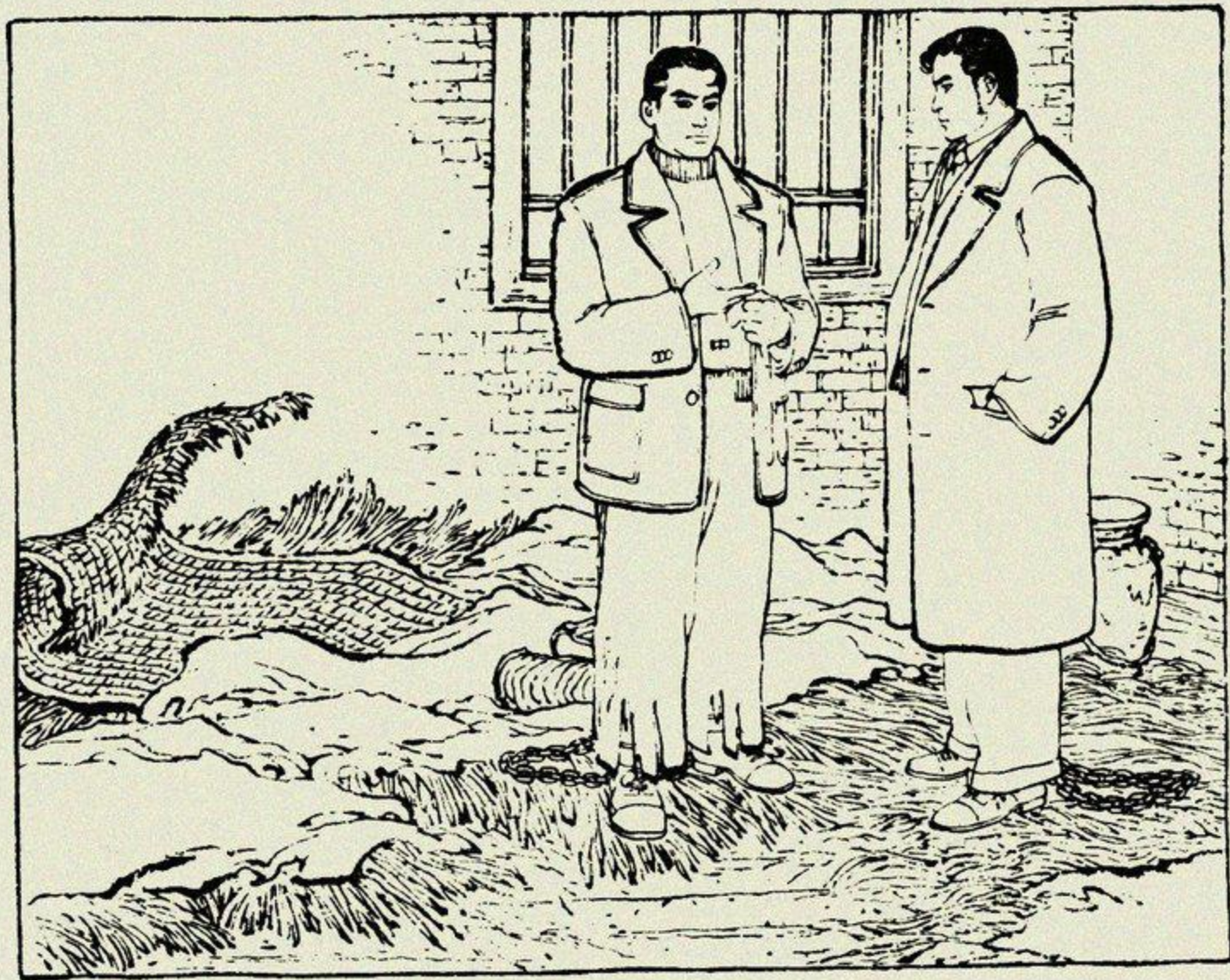
(117) 敌人从胡浩身上榨不出任何有用的东西，便带着特务闯进成岗、刘思扬的牢房，进行紧急搜查。刘思扬戒备的站了起来，成岗还是和平常一样，不去理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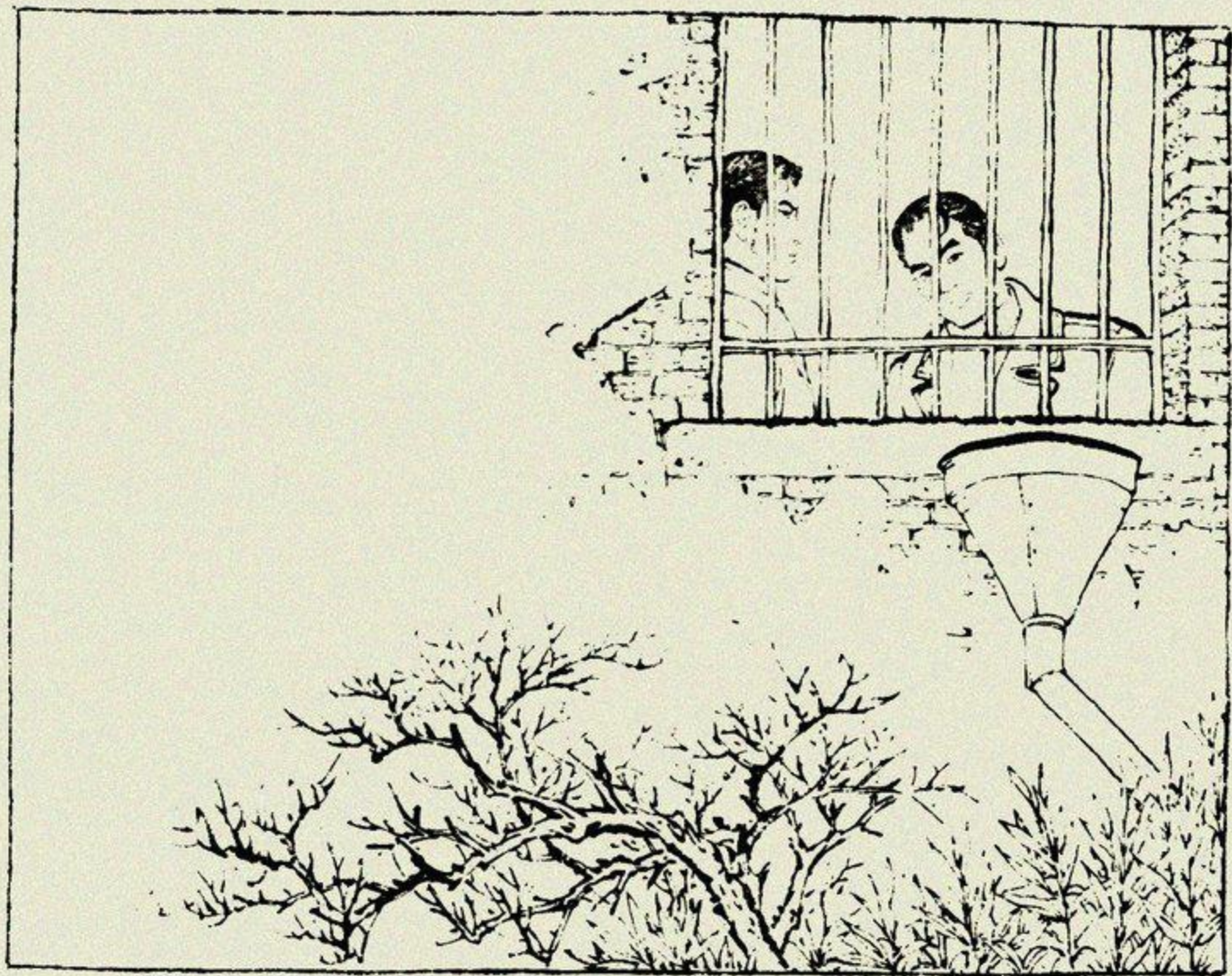
(118) 成岗和刘思扬全身被搜过了，毯子被撕破了，搜查了很长时间，没有搜到任何可疑的东西。特务只得锁上牢门，悻悻地走了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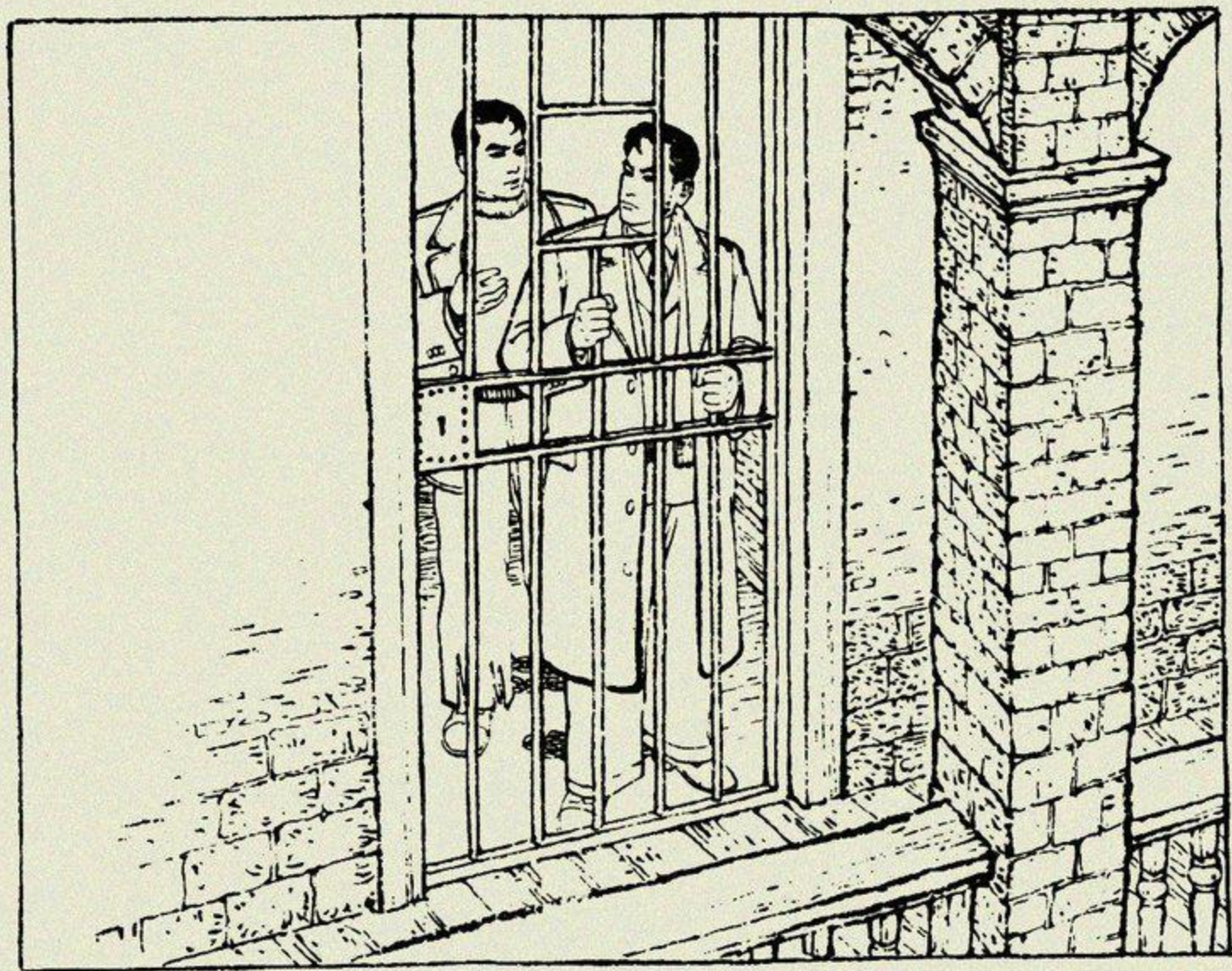
(119) 白公馆停止“放风”，进行大搜查。成岗想：莫非《挺进报》出了事？不会，铅笔、纸、小刀都没有发现。是楼下出了问题？也不会，楼下的战友一向谨慎小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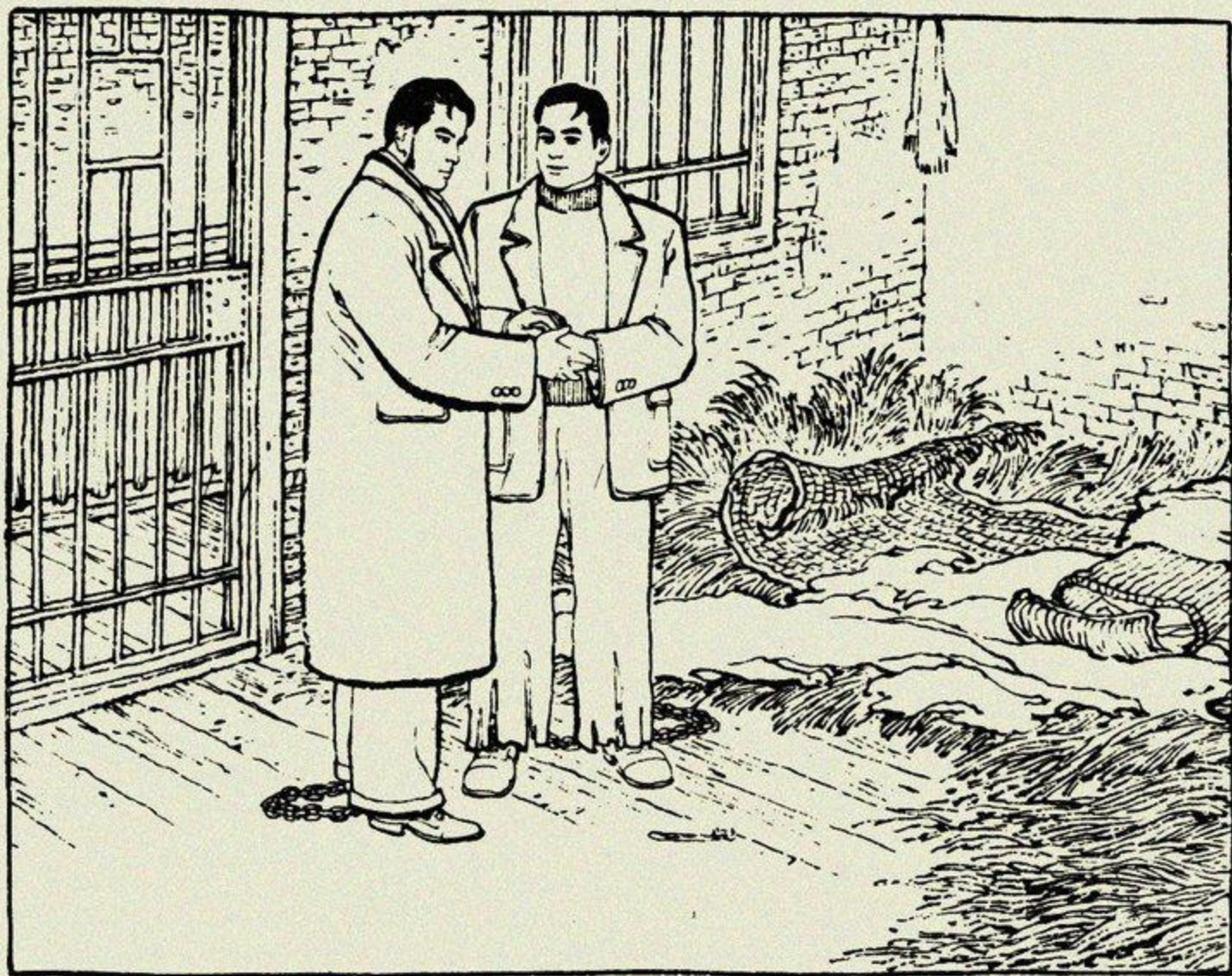
(120) 半夜里，成岗和楼下直接联系，询问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可是使他震惊的是，没有人来接他从秘密通道里放下去的纸条，楼上楼下的可靠联系已经中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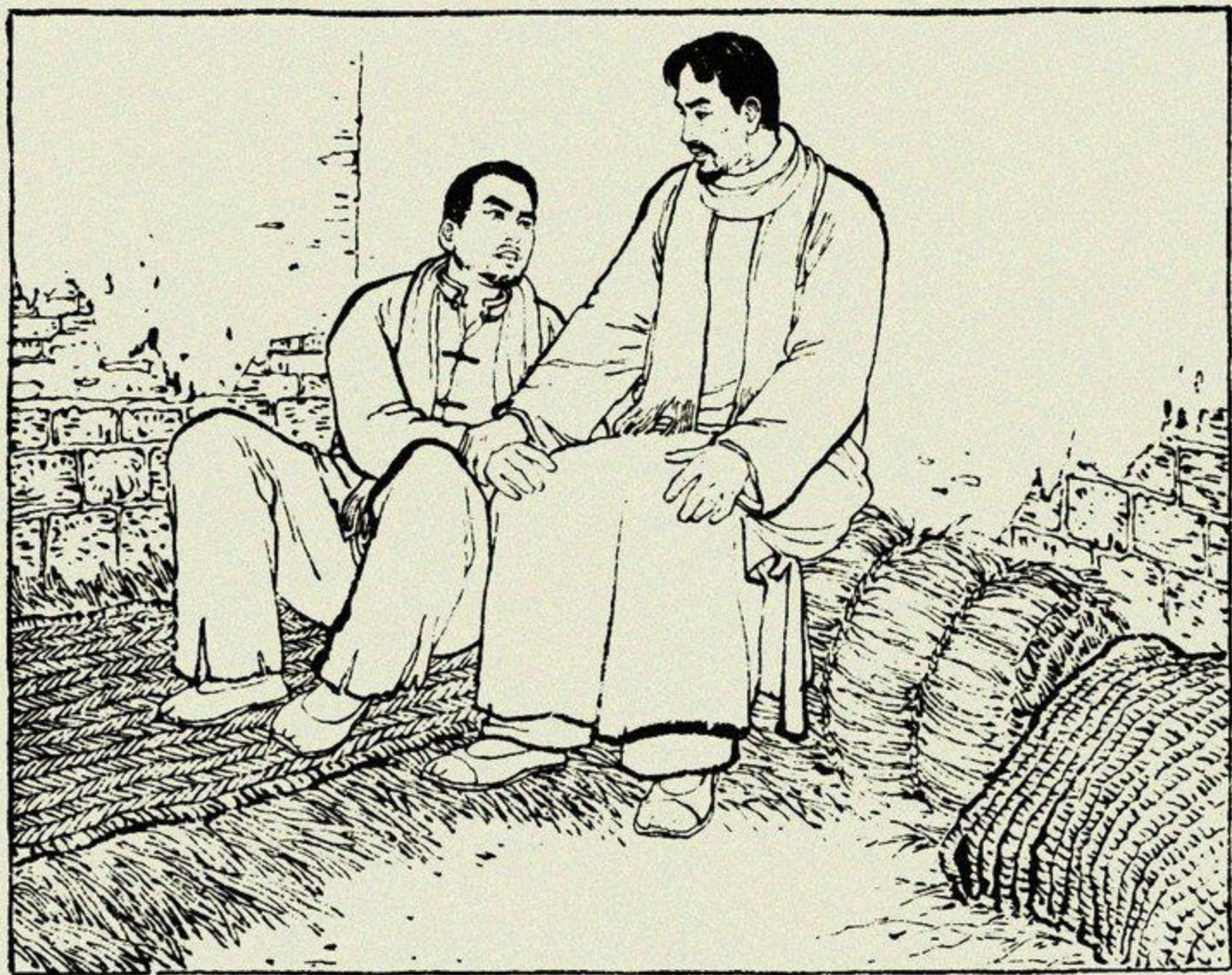
(121) 突然，窗外传来一阵惨叫声，他俩留神听着，从敌人的叫骂声中，知道是《挺进报》出了问题，敌人正在拷打胡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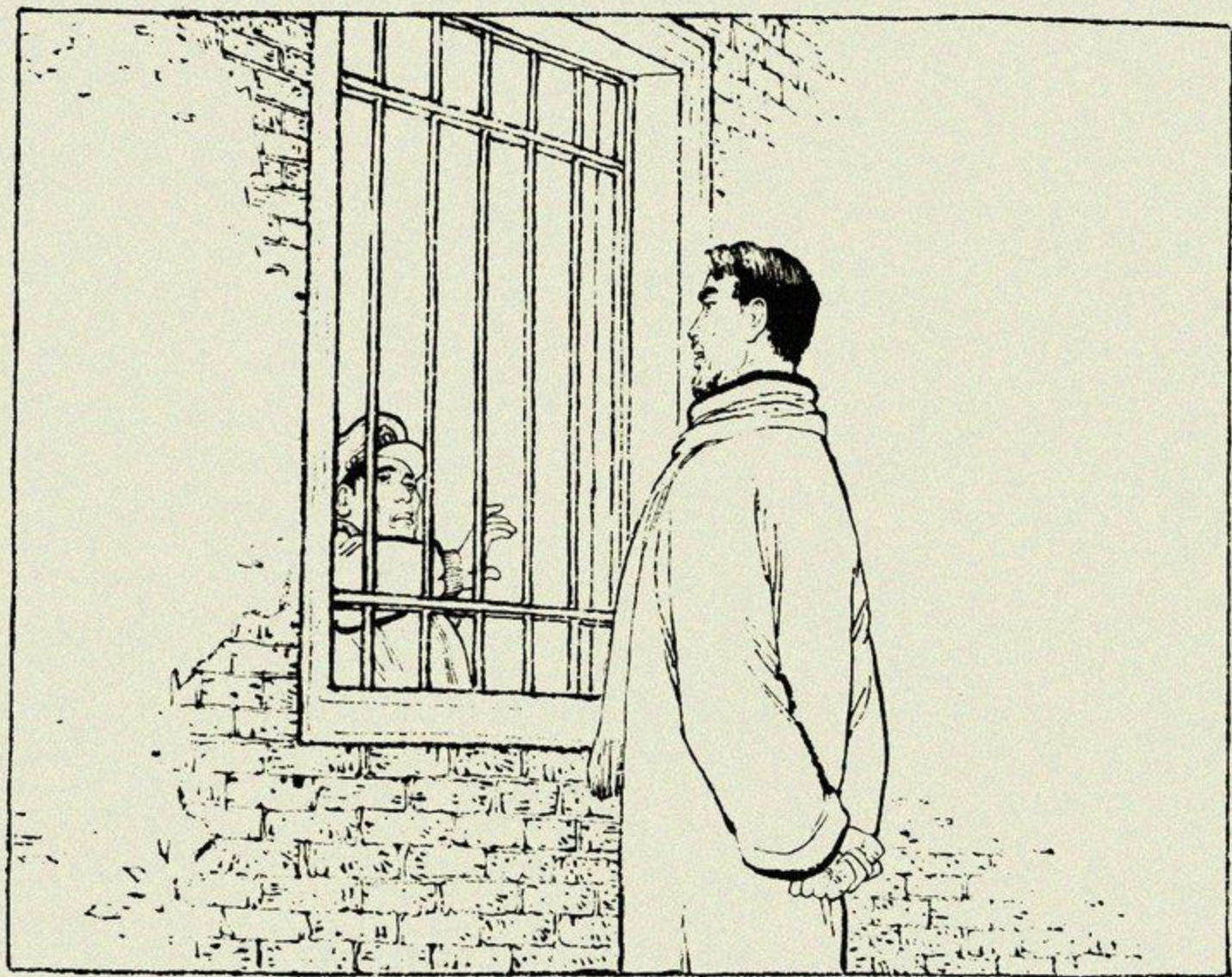
(122) 第二天，敌人继续严刑审问胡浩，惨叫不断传来，刘思扬痛苦地说：“我去承认！”成岗说：“如果需要，该我去。不过，没有楼下的意见，我们没有个人行动的权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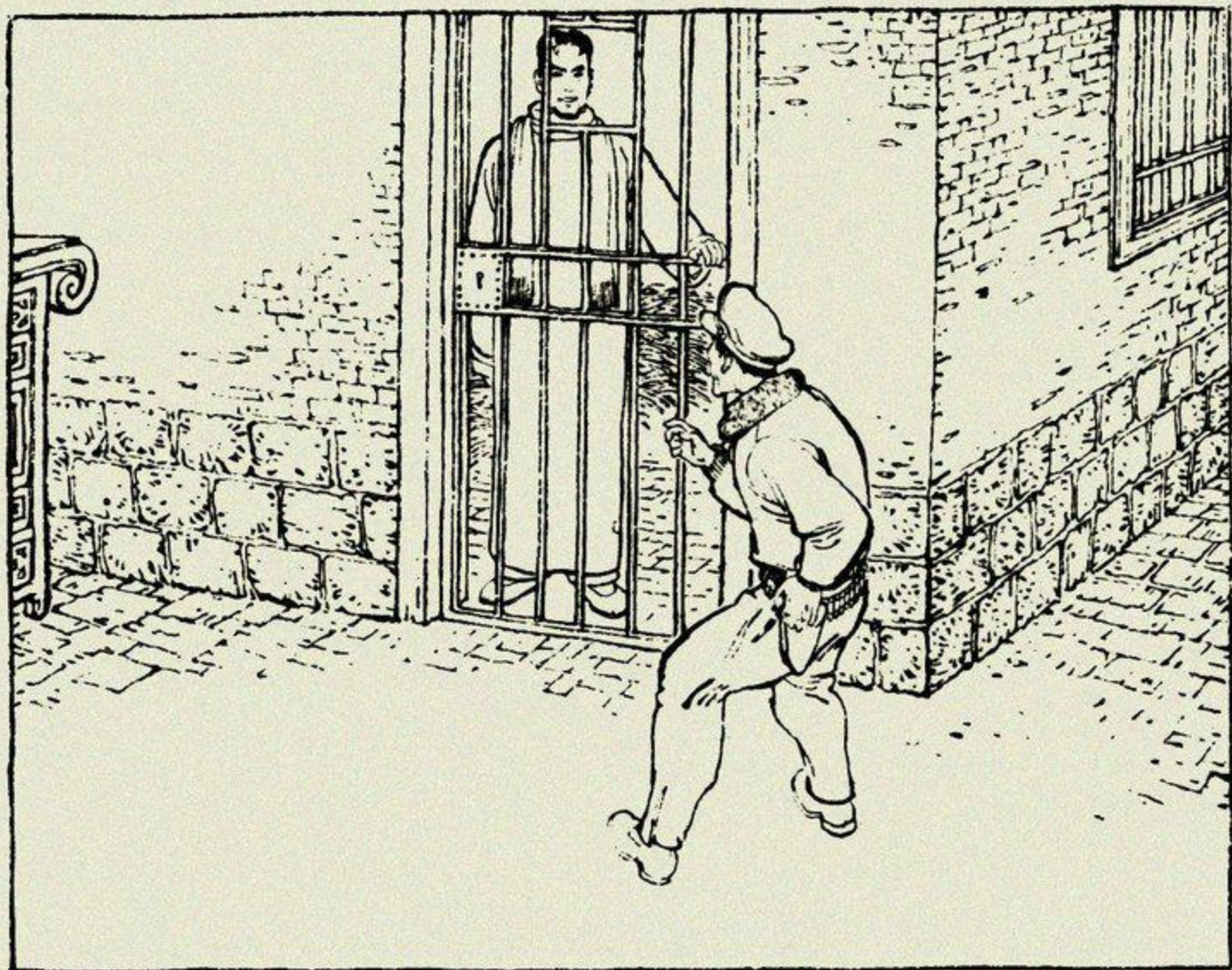
(123) 听了成岗的话，刘思扬一惊：对，去承认有什么用处？敌人不仅要找到写纸条的人，他们是要打开缺口，追寻党的组织。他紧握成岗的手，冲动的感情迅速平静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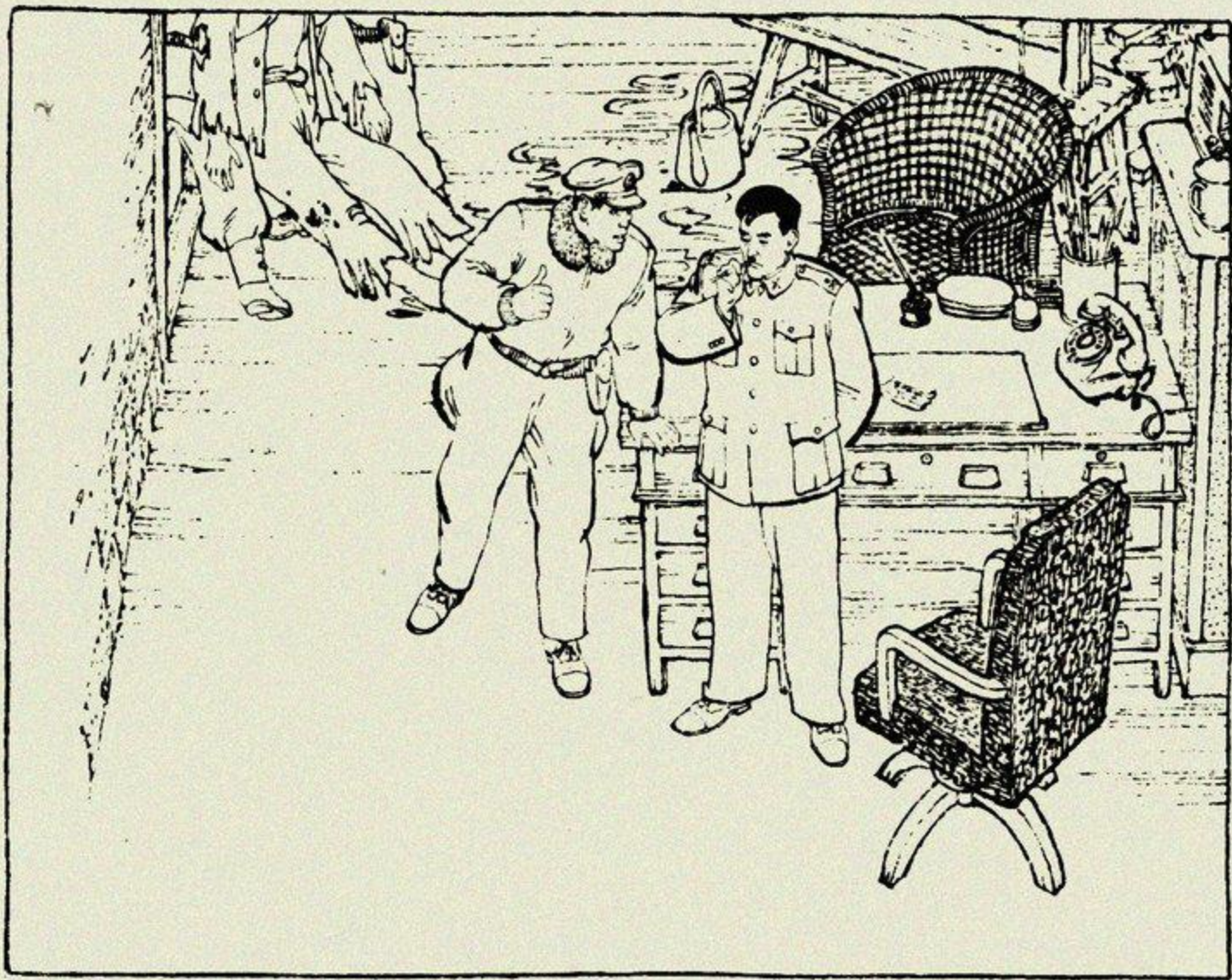
(124) 敌人继续拷打胡浩，他们希望共产党员会挺身而出承认一切，不会让群众无辜地牺牲。那位把《挺进报》交给胡浩的同志要去承认，齐晓轩这时轻声说：“让我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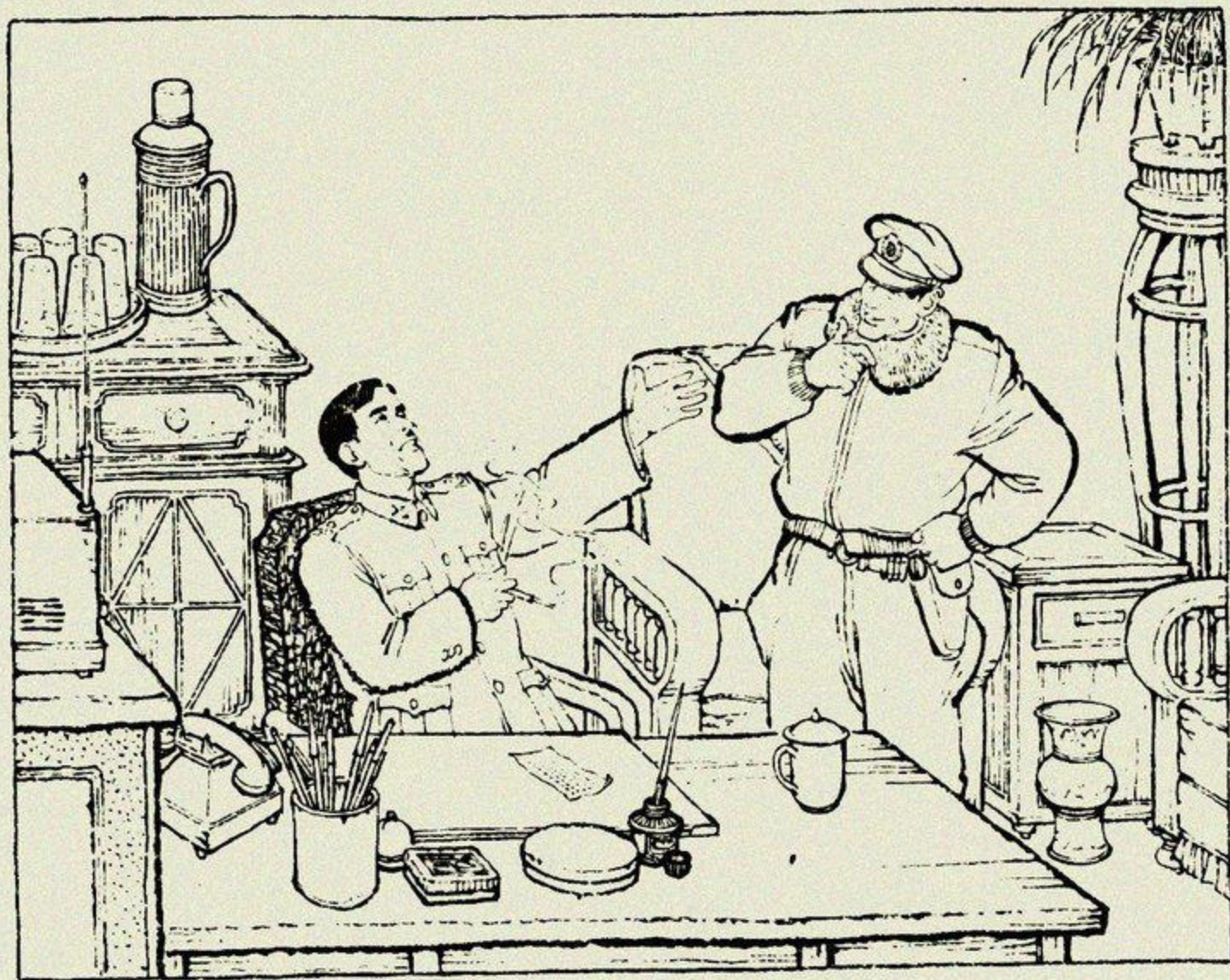
(125) 齐晓轩站立起来，走到窗前，对特务说：“我找所长。那张纸是我给胡浩的。”杨进兴大睁着一对豺狼似的眼睛站在齐晓轩面前，打量着突然出现的对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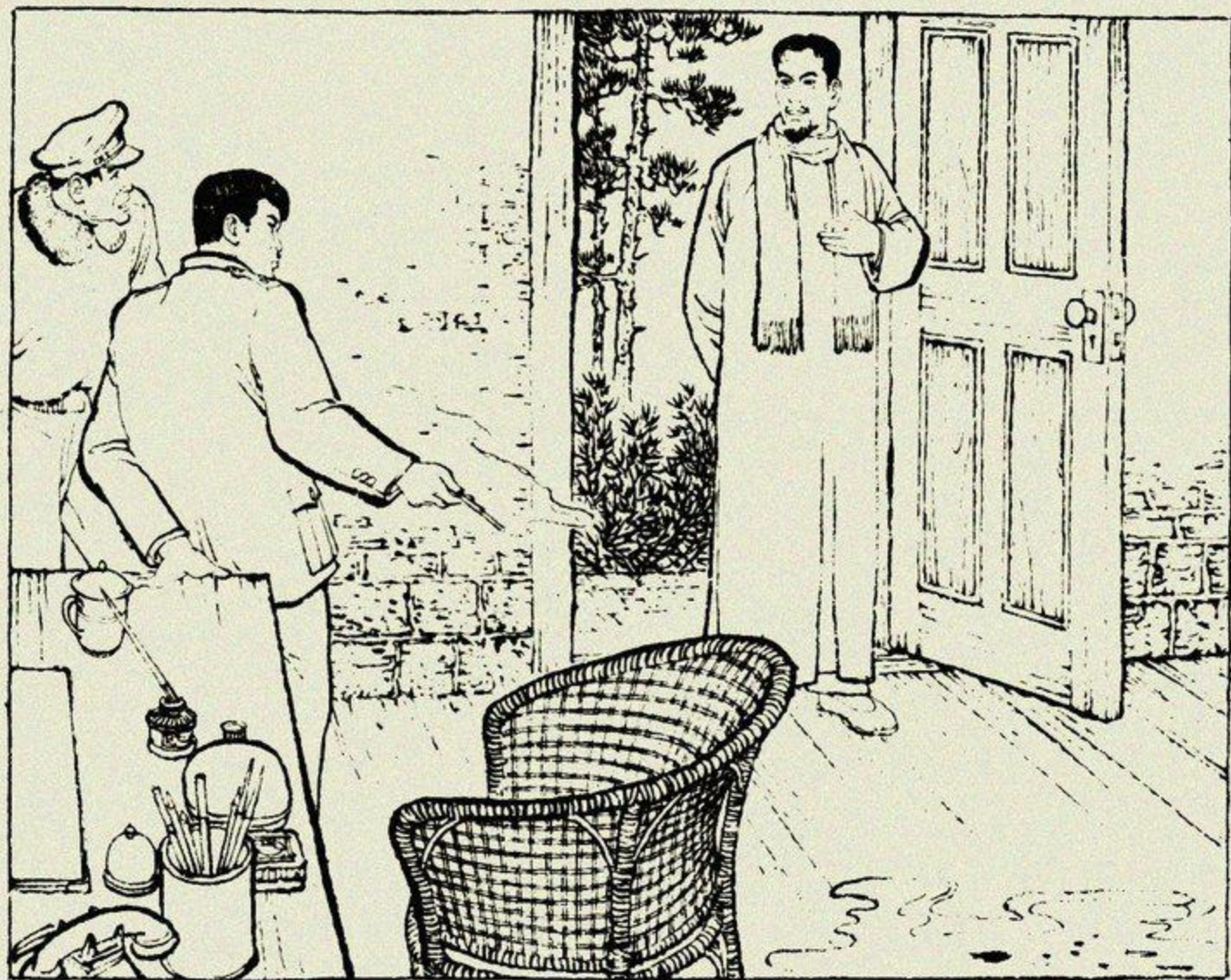
(126) “走吧!”齐晓轩说着，去推牢门。杨进兴忙说：“慢点，你等一等!”这条毒蛇知道，对方是个不容易对付的人，他要先和陆清研究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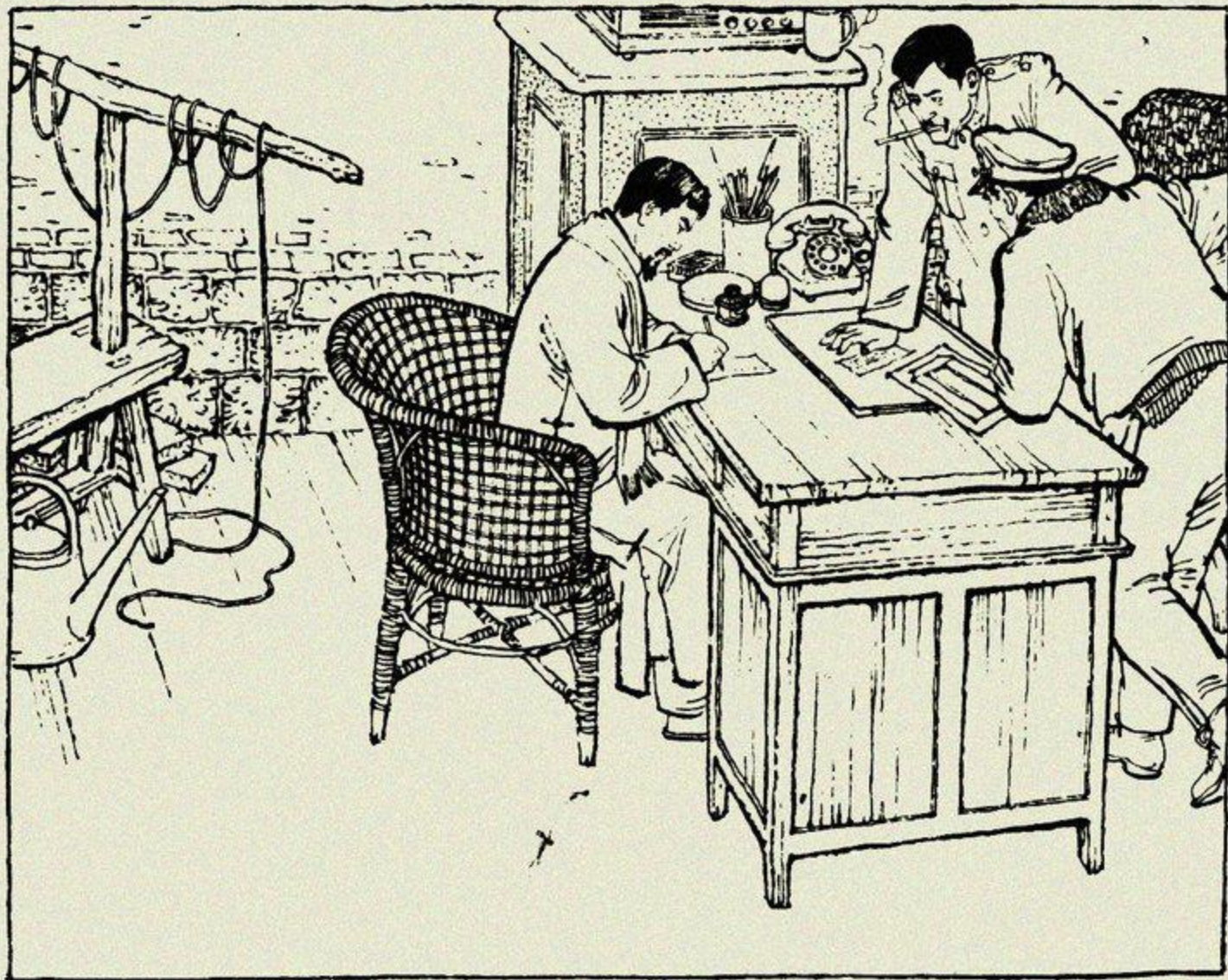
(127) 杨进兴冲进陆清的办公室，兴冲冲地喊道：“大鱼出来了！齐晓轩站出来了！”狡猾的陆清认为齐晓轩是故意站出来掩盖别人活动的，摇摇头说：“齐晓轩？不会是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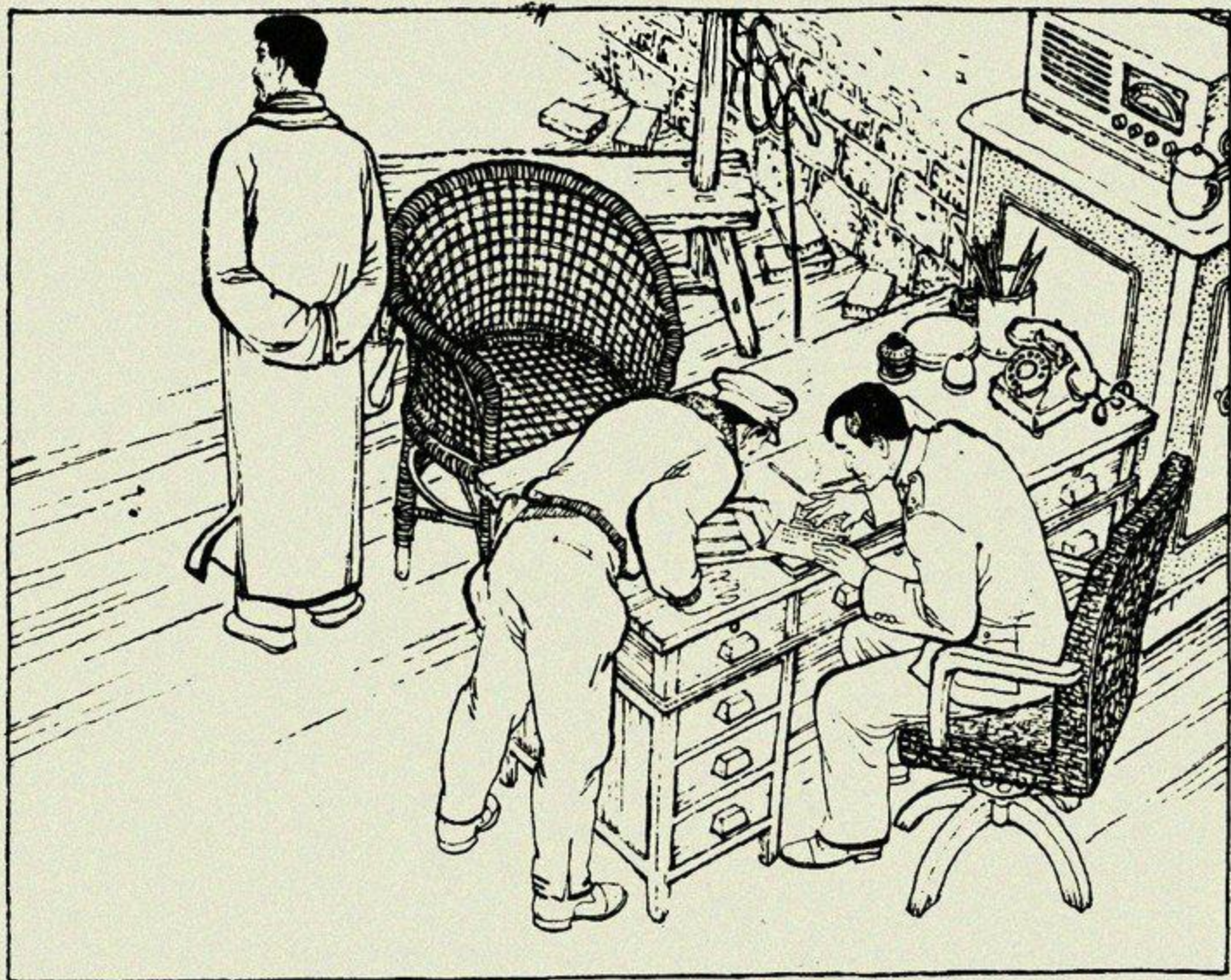
(128) 杨进兴说：“泄露杨虎城的消息，应该和这件事联系起来。”陆清听了，马上叫人带齐晓轩。他需要立刻证实齐晓轩的假冒，然后叫他招出狱中党组织和地下党的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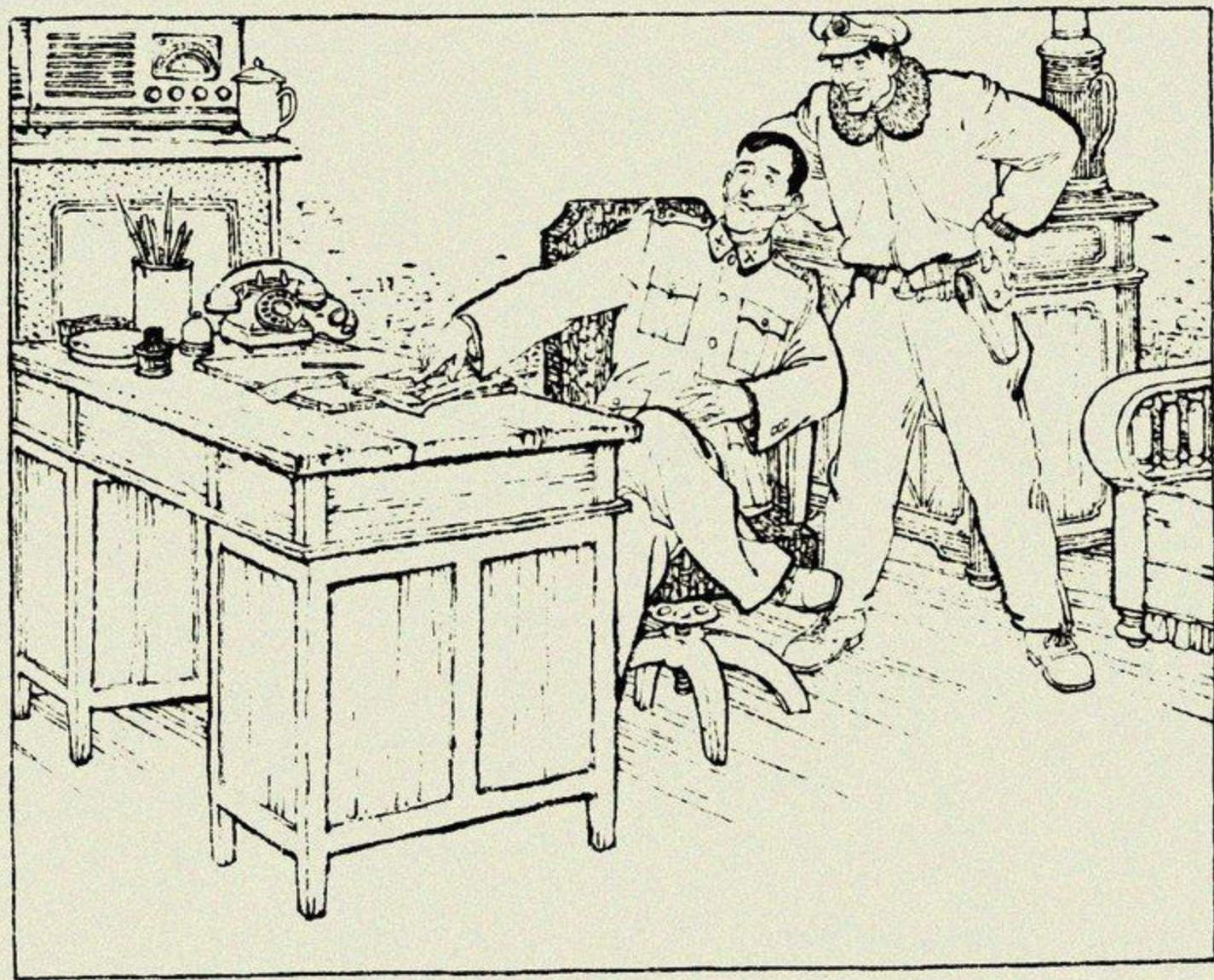
(129) 陆清见了齐晓轩，指了指地上的血迹，说：“看见了吧，胡浩不老实，落得这个结果。”齐晓轩微微一笑：“是我写的。”陆清也微笑着：“那么，你写几个字给我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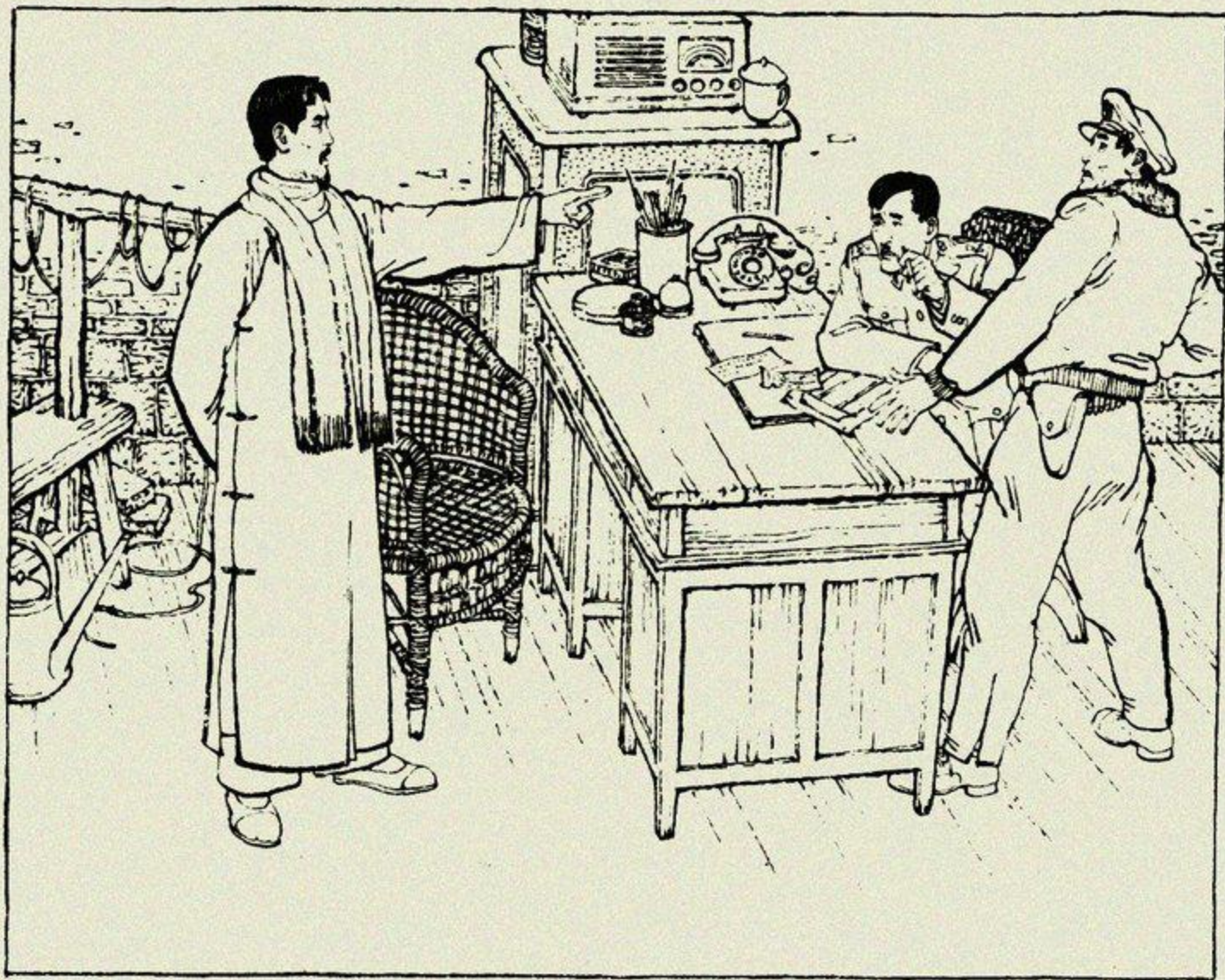
(130) 齐晓轩看了陆清一眼，多年的监狱生活，教会他防备一切可能发生的意外，他和许多战友早就学会成岗的笔迹。他走到桌边，拿起铅笔，沉着地写了几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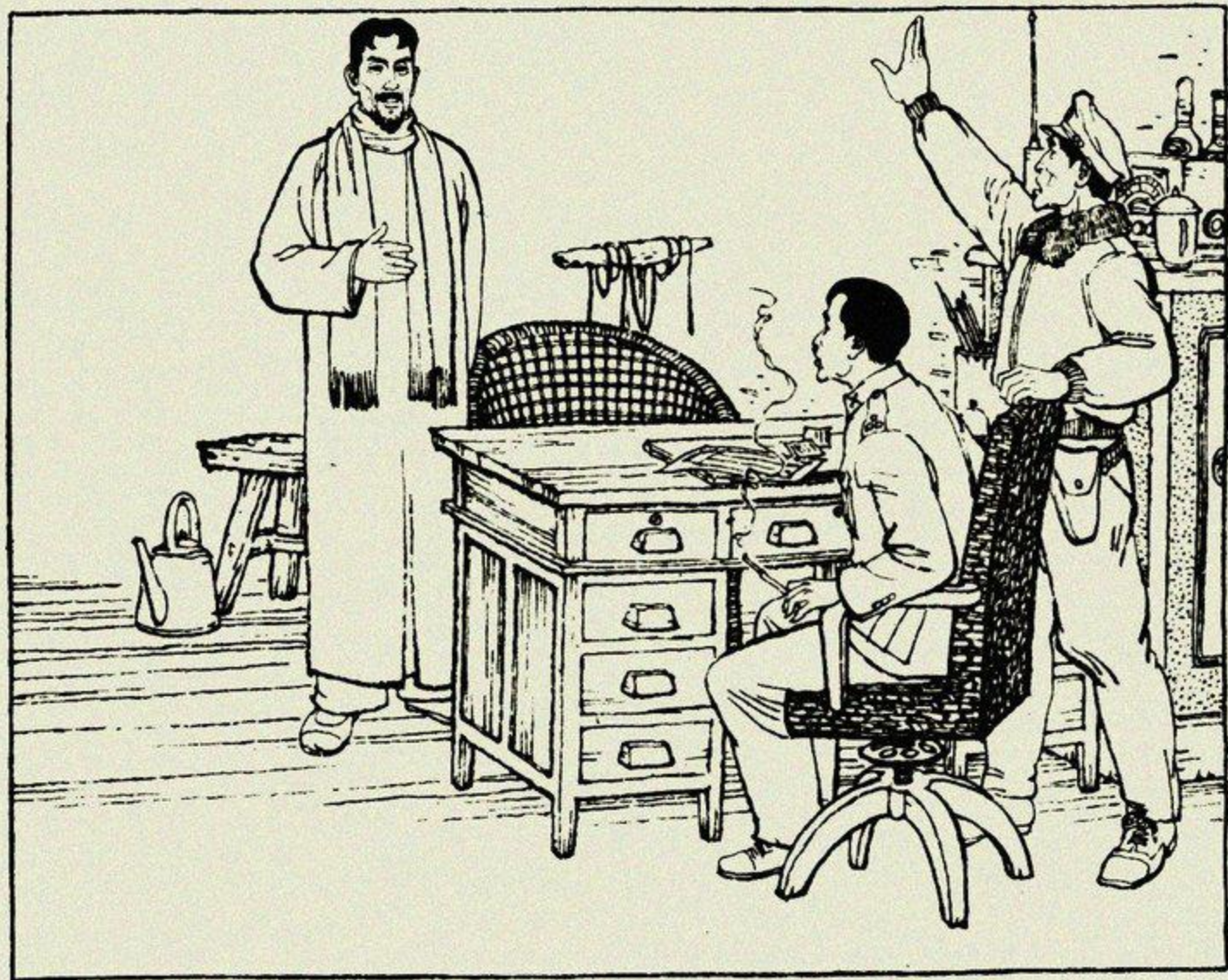
(131) 陆清抓过来看了看，连同原来那张纸条，一起封到公文袋里，叫人马上送到技术检验室研究，一面派人到齐晓轩牢房再进行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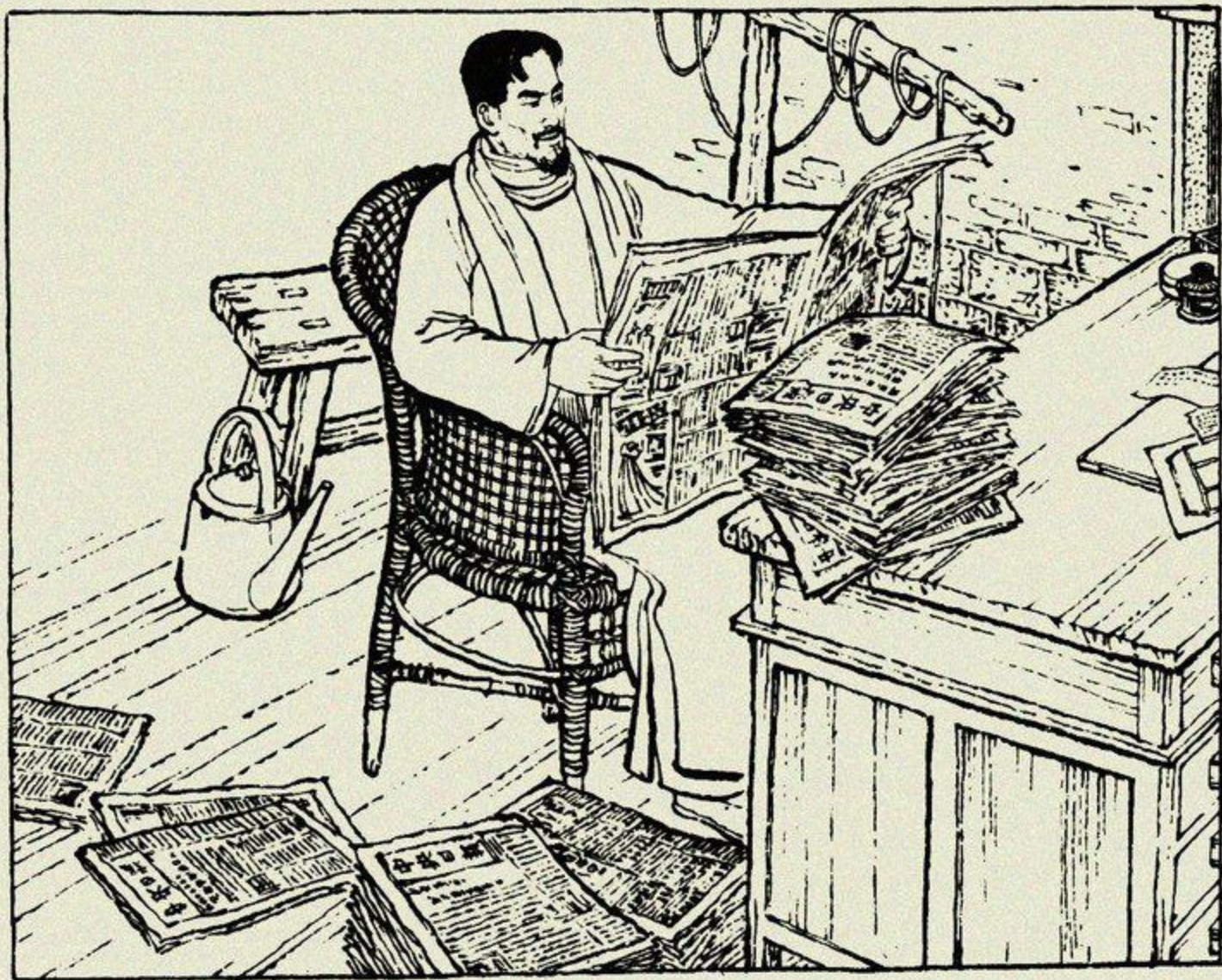
(132) 技术检验室送来的鉴定结论是：字迹相同。再次搜查的结果是：齐晓轩枕头里有截铅笔和几张破纸。陆清冷笑着：“是你写的，好，说说看，地下党怎么和你们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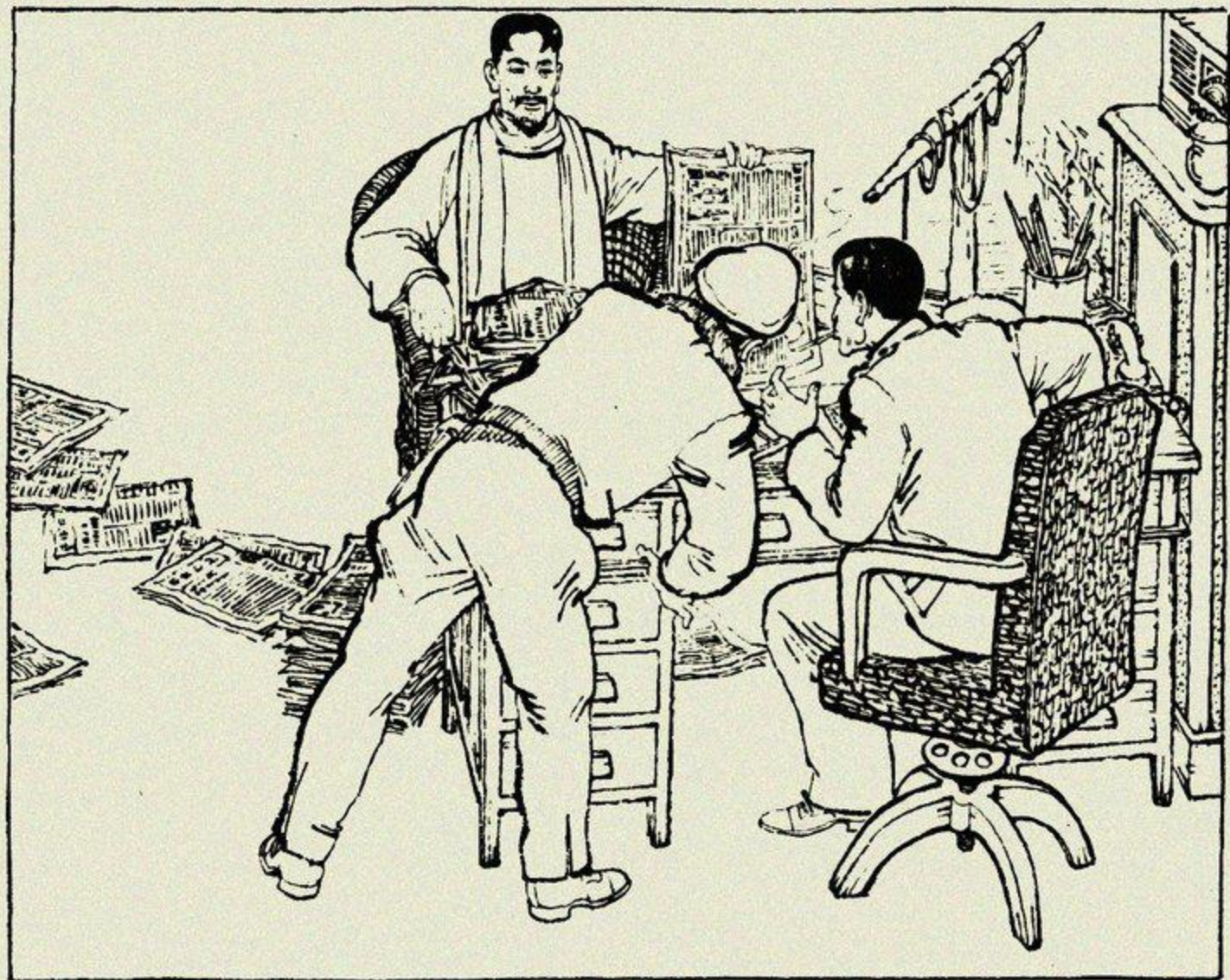
(133) 齐晓轩说：“烧文件那天，管理室没锁门，我进去翻看报纸，发现有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消息。”杨进兴听了，吓得脸色发白，他常常忘记关门，因此感到自己有重大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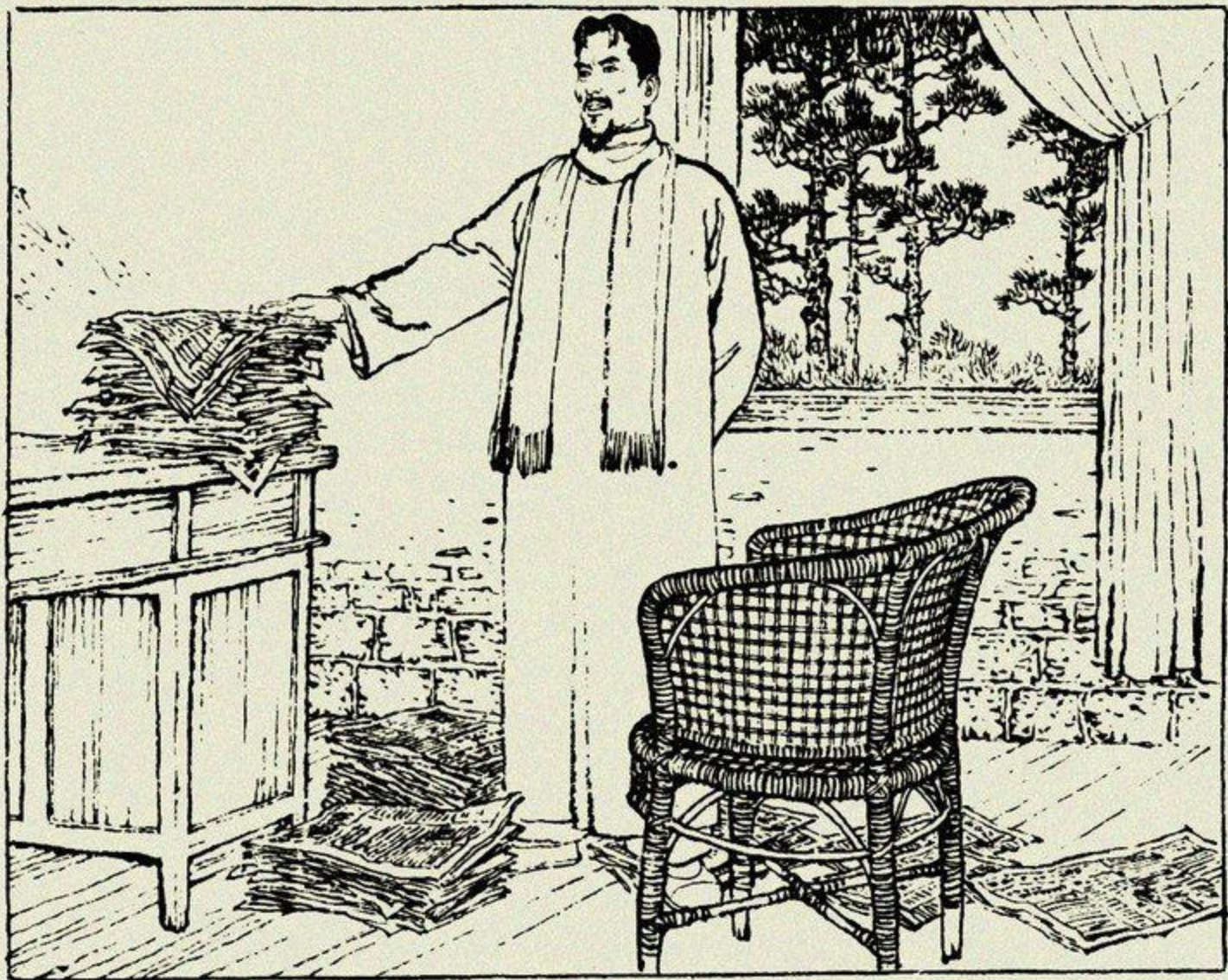
(134) 杨进兴声音发抖地狂吼着：“决不可能！我们的报纸怎么会登你们的消息。”齐晓轩没有丝毫异样的神情，淡淡地说：“你们把报纸拿来翻翻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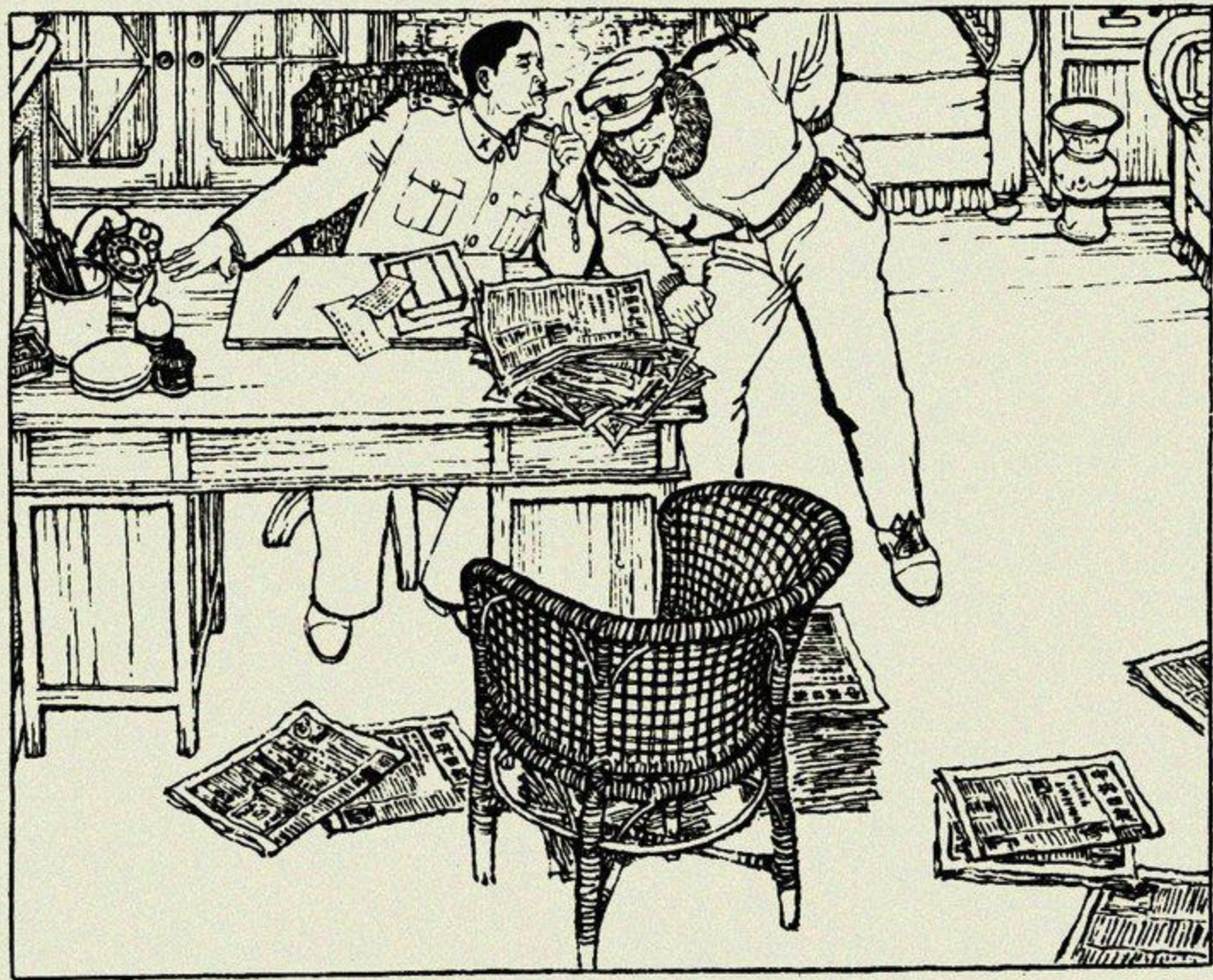
(135) 陆清叫人搬来报纸，齐晓轩翻看着，趁此记住更多的消息。他准确地估计消息是刘思扬提供的，刘思扬曾说“和谈”期间，国民党假装“民主”，新闻检查曾偶尔放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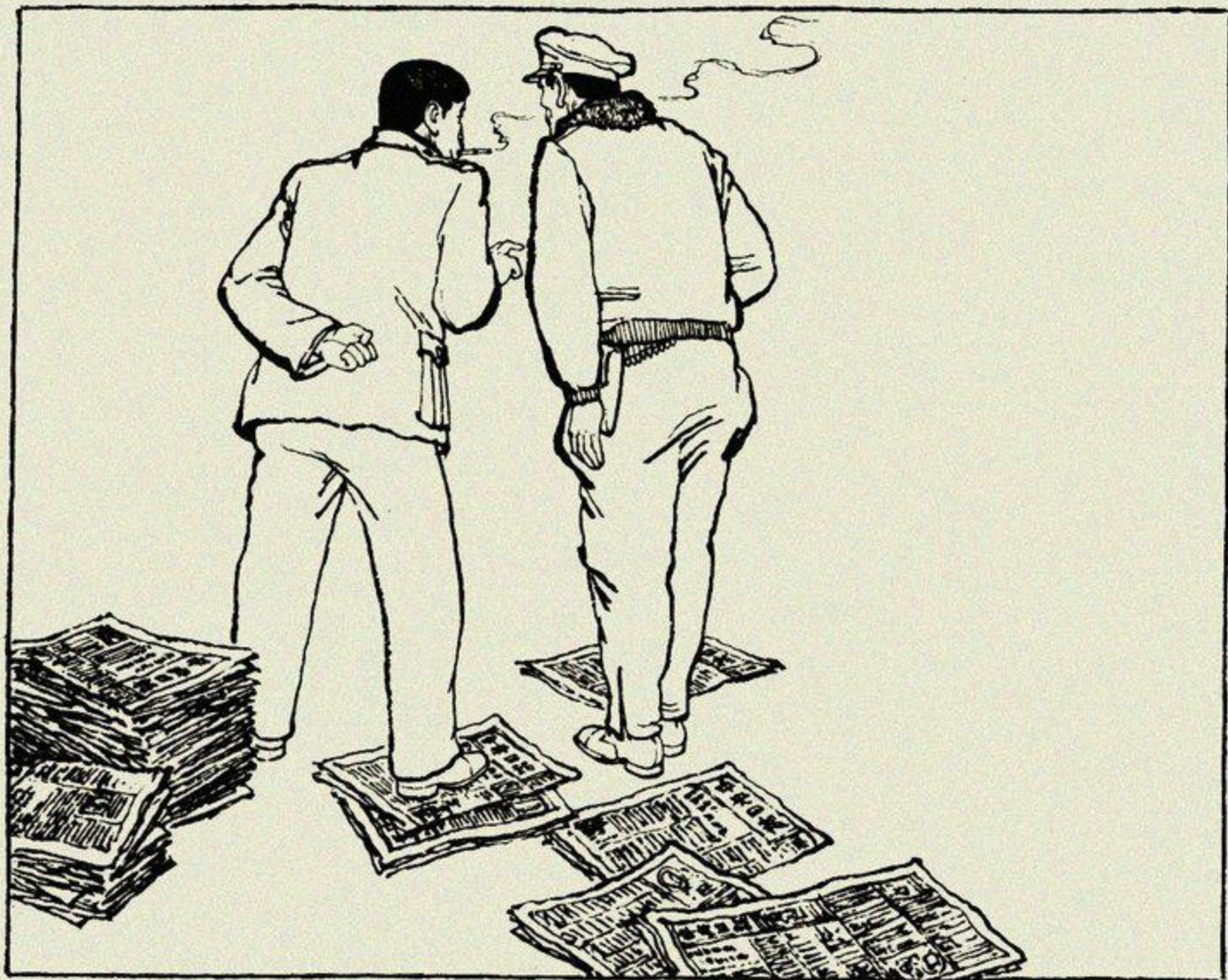
(136) 最后，齐晓轩指了指一张报纸，有一条消息清楚地印着：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二中全会。两人大吃一惊，陆清吼道：“你懂不懂所规和‘奸匪煽动’的处置条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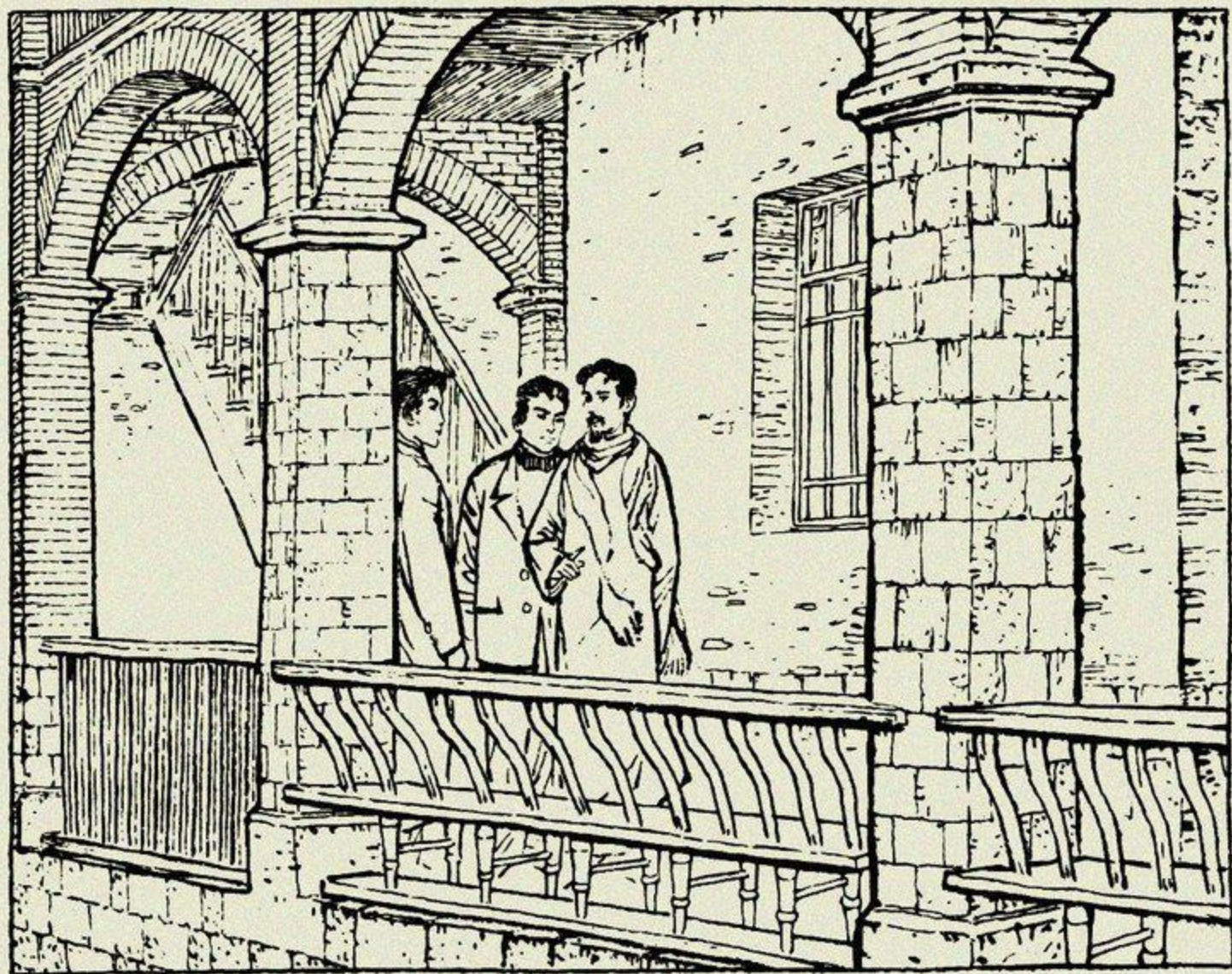
(137) 齐晓轩高声回答：“完全知道。告诉你们，我永远是共产党员！”陆清楞住了：他既找不到地下党的活动，更无法追究泄露杨虎城消息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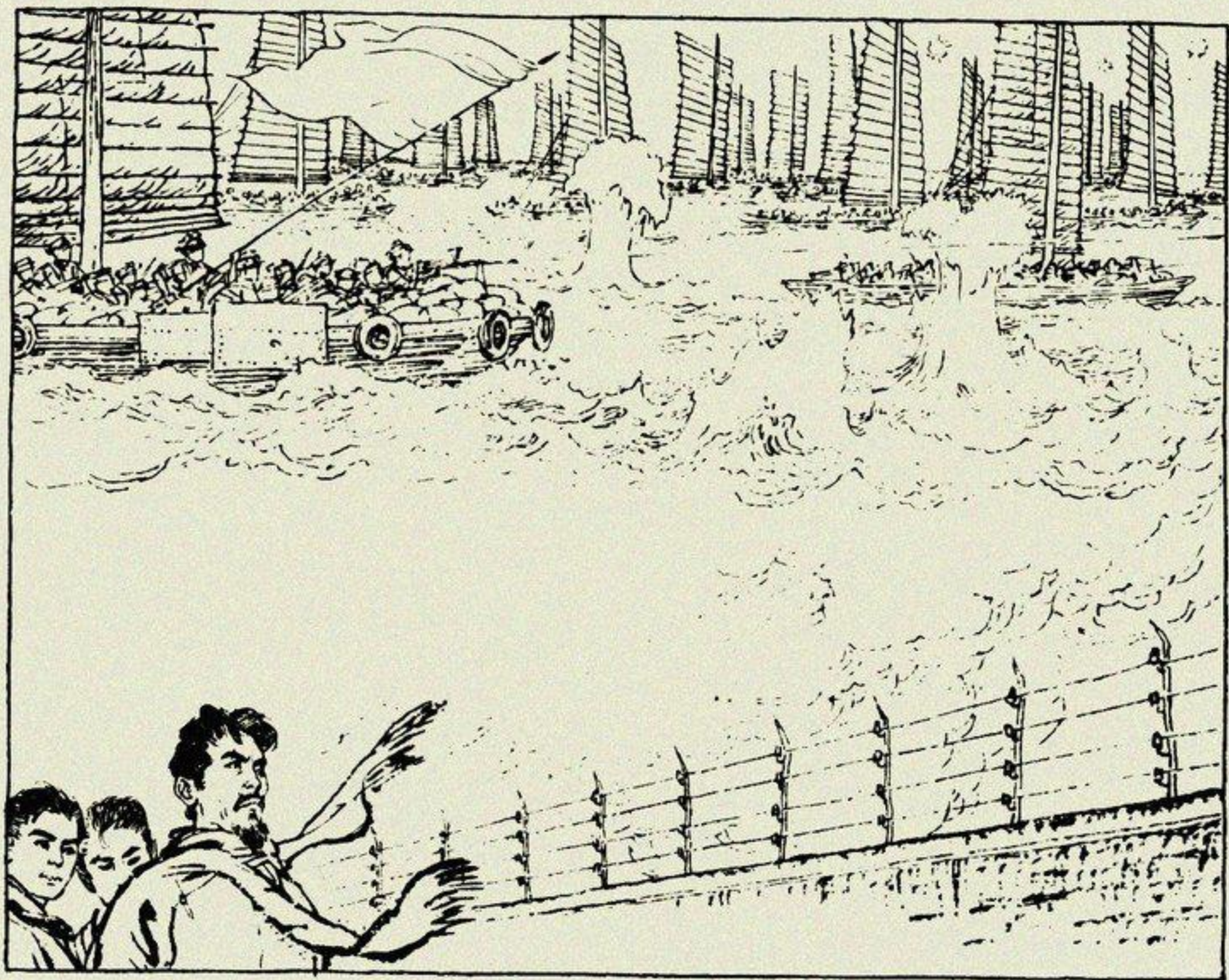
(138) 齐晓轩被带走了。办公室只剩下两头豺狼。陆清怕担当“管理不善”的罪名，想了很久，决定不许声张这件事。杨进兴心里也落下一块石头，因为他也怕受“失职”处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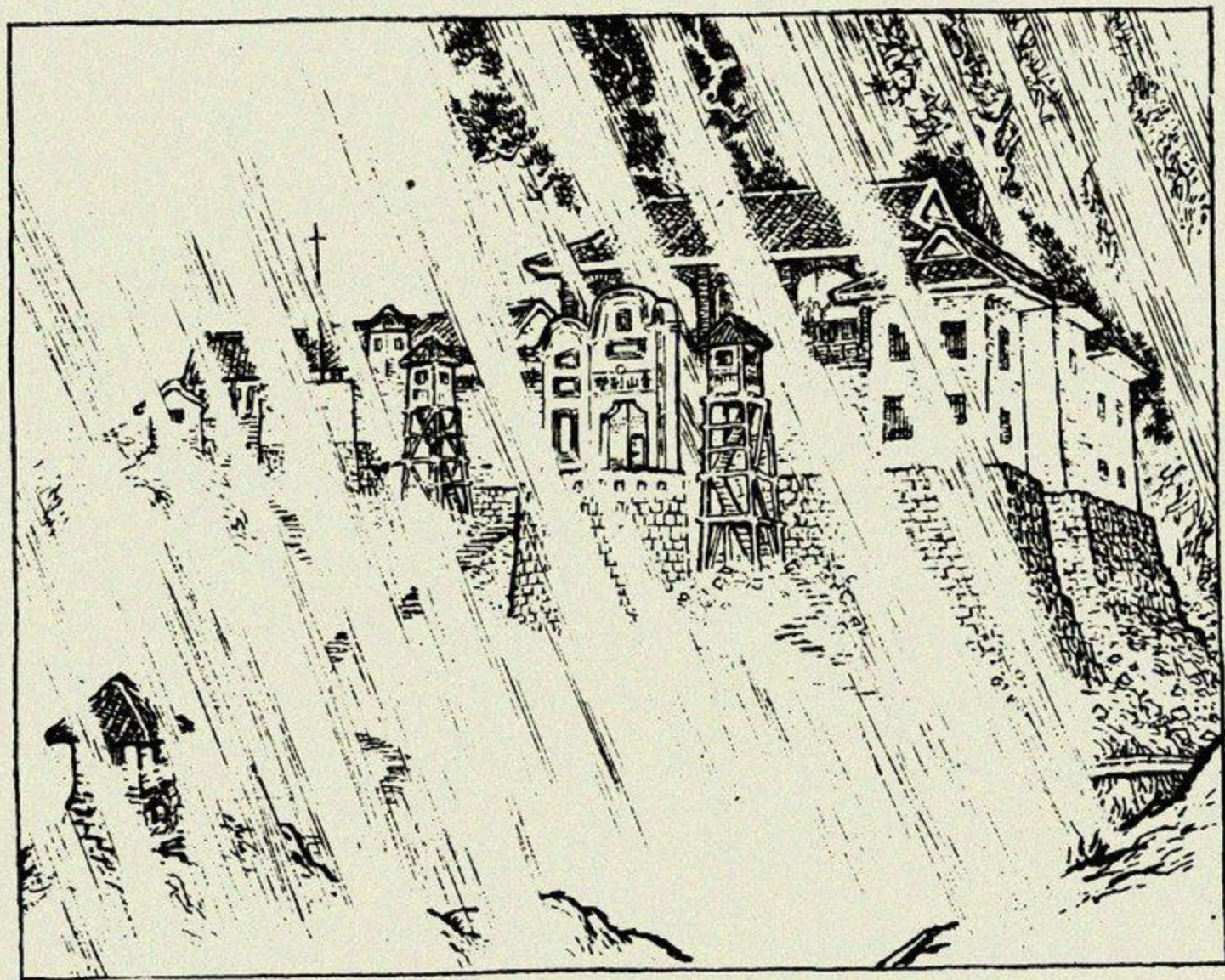
(139) 陆清轻声对杨进兴说：“他们和地下党的联系，必须继续追寻。共军现在攻势猛烈，我们主要的任务，应该加紧提防政治犯越狱。”



(140) 老齐回来，趁放风时把自己翻看报纸时见到的重大喜讯，告诉了成岗、刘思扬：“毛主席、朱总司令给解放军下达了命令：横渡长江，解放全中国！”两人高兴极了。



(141) 天空，狂风大作，浓云飞卷。在他们的眼前，仿佛出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巨大的身影，出现了浩荡的长江：红旗招展，千帆竞发，百万雄师，直下江南！



(142) 窗外，突然一阵闪电，接着就是雷声。黑牢，在雷声中颤抖，粗大的雨点，哗哗地打在屋瓦上。同志们的内心发出了强烈的共鸣：震撼世界的春雷，快点来吧！



—— 红 岩 (六) 揭破阴谋 ——

原著 罗广斌 杨益言 改编 可蒙 绘画 韩和平 罗盘 金奎 顾炳森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上海长乐路32弄33号) 总发行所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厂印刷
开本850×1048 1/64印张2 8/32 1980年9月第2版 1980年9月第3次印刷

—— 统一书号: 8081·5410 定价: 0.16元 ——